

嚴譯名著叢刊

富

原

(一)

亞丹斯密原著
嚴復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刊叢著名譯嚴

富

原

(一)

著原密斯丹亞
述譯復嚴

行發館書印務商

嚴譯名著叢刊例言

一 嚴幾道先生所譯各書，向由本館出版，久已風行海內，茲特重加排印，彙成一套，並將嚴先生之譯著，向由他處出版者，亦徵得原出版處同意，一律加入，以臻完備。並精校精印，版式一律，既易購置，尤便收藏。

二 本叢刊共分八種，乃輯合嚴先生所翻譯之著作而成，至嚴先生之著作，不屬於譯本之內者，均未輯入。

三 嚴先生之譯名，爲力求典雅故，多爲讀者所不能明瞭，且與近日流行之譯名不盡同，本叢刊在每冊之末，均附有譯名對照表，一面將原文列出，一面將近日流行之名詞，附列於後，使讀者易於明瞭。

四 凡書中所引之人名地名，均分別註明，以便讀者易於查考。

五 書中各名詞之用音譯者，則將其原文引出，以便讀者知其音譯之本字爲何。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謹識

序

嚴子旣譯亞丹氏所著計學書。名之曰原富。俾汝綸序之。亞丹氏是書歐美傳習已久。吾國未之前聞。嚴子之譯。不可以已也。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爲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而無政。則財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厲圖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尤急。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爲諱。又怙習於重農抑商之說。於是生財之途常隘。用財之數常多。而財之出於天地之間。往往遺棄而不理。吾棄財不理。則人之睨其旁者。勢必攘臂而并爭。於是財非其財。吾棄財不理而不給於用。則仍取給於隘生之途。途益隘而取益盡。於是上下交瘁。而國非其國。財非其財。國非其國。則危敗之形立見。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束手熟視而無如何。思變矣而不得所以變之之方。雖終日搶攘徬徨。交走駑愕。而卒無分毫之益。中國自周漢至今。傳所稱理財之方。其高者則節用而已耳。下乃奪民財以益國用已耳。奪民財以益國用。前所謂取給於隘生之途是矣。此自瘠之術也。節用之說。施之安寧之世。能使百政廢缺不舉。而財聚留於

不用之地。施之危敗之後。則節無可節。廢缺者不舉。而亦無可聚留。循是不變。是坐自困也。所爲變之方者。何也。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而已矣。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非必奇材異智而後能也。然而不痛改諱言利之習。不力破重農抑商之故見。則財且遺棄於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爲諱。則無理財之學。重農抑商。則財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財之所以通也。農者。生財之一途也。閉財之多途。使出於一。所謂隘也。其勢常處於不足。尙何通之可言。古之生財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則壅。故商興焉。禹之始治水也。旣與益稷。予衆庶稻。及他根食矣。又調有餘補不足。懋遷化居以通之。是商與農並興驗也。專農一途。故不需商也。禹於九州田賦。旣等而次之。至其實。筐則皆所鮮。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畝之所獵。漁之所獲。虞之所出。工之所作。升人之所職。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財取爲用。夫是故勸商。其每州之終必紀諸水母輸。則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農抑商之謬論乎。禹之理天下之財。至纖悉不專農如此。而升利尤遠。蓋荆揚之金三品。至周而猶盛。故詩曰。大賂南金。及漢武而後。乃稍衰歇。史公有言。豫章黃金。取之不足更費。其證也。然上湖神禹時。已二千年矣。禹之興升利如此。又據九州水道推論之。使神禹生今時。其從事於今之路。

礦。可意決也。況乃處危敗之後。則若周宣之考室。衛文之通商。惠工驟牝三千。蓋皆奉神禹爲師法。而可以利爲後而諱言之乎。今國家方修新政。而苦財賂衰耗。說者顧謂五洲萬國。我爲最富。是貧非吾患也。而嚴子之書適成於是時。此亞丹氏言利之書也。顧時若不滿於商。要非吾國抑商之說。故表而辨明之。世之君子。儻有取於西國計學家之言乎。則亞丹氏之說具在。儻有取於中國之舊聞乎。則下走所陳。尙幾通人財幸焉。

光緒辛丑十一月桐城吳汝綸

斯密亞丹傳

斯密亞丹者。斯密其氏。亞丹其名。蘇格蘭之噶谷邸人也。父業律師。爲其地監權。死逾月而亞丹生。母守志不再醮。撫遺腹甚有慈恩。卒享大年。親見其子成大名。而亞丹亦孝愛終其身不娶婦。門以內。雍如也。亞丹生而羸弱。甫三歲。遊外家。爲埃及流丐所擄。尋而復歸。入里小塾學書計。十四進格拉斯高鄉學。十八而爲巴列窩選生。資以廩餼。入英之鄂斯福國學。當十七稭中葉。英國國論最淆。教宗演事上無犯之旨。凡後此所嚴爲立政憲法者。皆以謂叛上褻天之邪說而斥之。韓諾華氏新入英爲王。英前王雅各黨人潛聚其中。陰謀所以反政者。以故國學師資窳怠。章則放紛。斯密遊於其間。獨奮矍矍。沈酣典籍。居之六年。而學術之基以立。既卒業。居額丁白拉。以辭令之學授徒。一時北部名流。多集館下。於是而交休蒙大關。休蒙大關者。以哲學而兼史家。爲三百年新學鉅子。斯密與深相結。交久而情益親。繼而主格拉斯高名學講習。其明年。改主德行學。又時時以計學要義演說教人。蓋斯密平生著作。傳者僅十餘種。原富最善。德性論次之。皆於此時肇其始矣。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有公爵拔古

魯者挾斯密以遊歐洲。居法國者三十閱月。法人爲自然學會。會中人皆名宿。而休蒙適副英使居巴黎。則介斯密遊其曹偶。遂與拓爾古、格斯尼、摩禮利輩皆莫逆爲摯交。而斯密之見聞乃益進。當是時。歐洲民生蕉然。大變將作。法國外則東失印度。西喪北美。內則財賦枵虛。政俗大壞。華盛頓起而與英爭自立。兩洲騷然。自由平等之義。所在大昌。民處困阨之中。求其故而不得。則相與歸獄於古制。有識之徒。於政治宗教。咸有論著。斯密生於此時。具深湛之思。值變化之會。故原富有作。雖曰其人瞻知。抑亦時之所相也。歸里杜門十年。而原富行於世。書出。各國傳譯。言計之家。偃爾宗之。而同時英宰相弼德於其學尤服膺。欲採其言。盡變英之財政。適與拿破崙相抗。兵連軍興。重未暇及也。然而弛愛爾蘭入口之禁。與法人更定條約。平其酒權。不相齟齬。則皆斯密氏之畫云。夫兵者國之蠹賊。而變法與民更始。非四封無警。尤不行。北美自立。英國債之積已多。洎連普魯士。以抗拿破崙。海陸倥傯。斯英人無釋負之一日矣。顧英國負雖重。而蓋藏則豐。至今之日。其宜貧弱而反富強者。夫非掎鎖廓門。任民自由之效歟。則甚矣。道之無負於人國也。居久之。斯密爲格拉斯高國學祭酒。年六十四矣。逾三年死。葬於額丁白拉剛囊門之某園。斯密於學靡所不窺。少具大志。欲取經世之要而一理之。道遠命促。僅竟

其二。德性論言風俗之所以成。其與同時哲學家異者。諸家言羣道起於自營。德性論謂起於人心之相感。性豈弟。人樂與親。與人言論。不爲發端。俟有所起而後應之。機牙周給。彊記多聞。舉座驚歎。燕居好深湛之思。當其獨往。耳目殆廢。家中貨。以學自饒。然勇於周恤。盡耗其產。死日獨餘檀書。以畀其外弟賓格拉斯云。

譯史氏曰。德人最重汗德心學。見謂生民未有。必求其配。無已其原富乎。夫二書辭旨。奧顯絕殊。而德人稱之顧若此。或曰。斯密之遊法也。去革命之起無幾時。然於事前未聞一論及之。此以云先幾之識。殆未然歟。嗟夫。此以見斯密之不苟。而立言之有法也。夫妄億一國之變。雖庸夫優爲之。中以邀名。不中無謔。獨至知言之士。一言之發。將使可復。彼寧默然者。知因緣至繁。無由施其內籀之術故也。不然。據旣然之迹。推必至之勢。理財禁民之際。一私之用。則禍害從之。執因而窮果。以斯密處此。猶疇人之於交食。良醫之於死生。夫何難焉。雖然。吾讀其書。見斯密自詭其言之見用也。則期諸烏託邦。其論四民之愛國也。則首農而黜商賈。顧死未三十年。大通商政。行之者不獨一英國也。而死守稼律。聯田主以旅距執政。乃農而非商也。事之未形。其變之不可知如此。雖在聖智。有時而癸。然則後之論世變者。

原 富

可不謹其所發也哉。可不謹其所發也哉。

譯事例言

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爲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爲凡料量經紀擄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爲邦國天下生食爲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衆。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脗合。則經濟旣嫌太廓。而理財又爲過隘。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爲義。不止於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爲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

然則何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達用多於明體。一也。匡謬急於講學。二也。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羅之言。於計學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

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爲專學。其散見於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

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於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命。若特嘉爾。若圖華尼。若休蒙大關。若哈哲孫。若洛克。若孟德斯鳩。若麥庚斯。若柏抵。其言論譬咳。皆散見於本書。而所標重農之旨。大抵法國自然學會之所演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獨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徵。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而後世知食貨爲專科之學。此所以見推宗匠。而爲新學之開山也。

計學於科學爲內籀之屬。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爲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圖。穆勒父子之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馬夏律諸書。則漸入外籀。爲微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窺全豹。於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爾。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遂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後時之歎。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後生可畏。知必有廣續而成之者矣。

計學以近代爲精密。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

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爲之證喻。不若他書。勃率理窟。潔淨精微。不便淺學。四也。

理在目前。而未及其時。雖賢哲有所不見。今如以金爲財。二百年以往。泰西幾無人不然。自斯密出。始知其物爲百貨之一。如博進之籌。取前民用。無可獨珍。此自今日觀之。若無甚高之論。難明之理者。然使吾輩生於往日。未必不隨俗作見。並爲一談也。試觀中國道咸間。計臣之所論議施行。與今日朝士之言通商。可以悟矣。是故一理既明之後。若揭日月而行。而當長夜漫漫。習非勝是之日。則必知幾之神。曠世之識。而後與之。此不獨理財之一事然也。

由於以金爲財。故論通商。則必爭進出差之正負。既斷斷於進出差之正負。則商約隨地皆荆棘矣。極力以求抵制之術。甚者或以興戎。而不悟國之貧富。不關在此。此亦亞東言富強者所人人皆墜之雲霧。而斯密能獨醒於二百年以往。此其所以爲難能也。

爭進出差之正負。斯保商之政。優內抑外之術。如雲而起。夫保商之力。昔有過於英國者乎。有外輸之

獎。有墾還之稅。有海運之條例。凡此皆爲抵制設也。而卒之英不以其而加富。且延緣而失美洲。自斯密論出。乃商賈亦知此類之政。名曰保之。實則困之。雖有一時一家之獲。而一國長久之利。所失滋多。於是翕然反之。而主客交利。今夫理之誠妄。不可以口舌爭也。其證存乎事實。歌白尼奈端之言。天運其說所不可復搖者。以可坐致數千萬年過去未來之躔度。而無杪忽之差也。斯密計學之例所以無可致疑者。亦以與之冥同則利。與之舛馳則害故耳。

保商專利諸政。既非大公至正之規。而又足沮遏國中商業之發達。是以言計者羣然非之。非之誠是也。然既行之後。欲與更張。則其事又不可以不謹。蓋人心浮動。而身被之者。常有不可道之災故也。已。實母本。不可復收。一也。事已成習。不可猝改。二也。故變法之際。無論舊法之何等。非計。新政之如何。利。民。皆其令朝頽。民夕狼顧。其目前之耗失。有萬萬無可解免者。此變法之所以難。而維新之所以多流血也。悲夫。

言之緣物而發者。非其至也。是以知言者慎之。斯密此書。論及商賈。輒有疾首蹙額之思。後人釋私平意觀之。每覺所言之過。然亦知斯密時之商賈。爲何等商賈乎。稅關屯棧者。公司之利也。彼以謀而沮

其成。陰嚇七年之戰。戰費既重。而印度公司。所待以樁柱其業者。又不營。事轉相因。於是乎有北美之戰。此其害於外者也。選議員則購推舉。議權稅則賂當軸。大壞英國之法度。此其害於內者也。此曹顧利否耳。何嘗恤國家乎。又何怪斯密言之之痛也。雖然。此緣物之論也。緣物之論。所持之理。恆非大公。世異情遷。則其言常過。學者守而不化。害亦從之。故緣物之論。爲一時之奏劄。可爲一時之報章。可。而以爲科學所明之理。必不可。科學所明者。公例。公例必無時而不誠。

斯密於同時國事。所最爲剽擊而不遺餘力者。無過印度之英公司。此自今日觀之。若無所過人者。顧當其時。則英公司之燁赫極矣。其事爲開關以來所未曾有。以數十百處污逐利之商旅。際蒙兀之積弱。印民之內訌。克來福一豎子耳。不數年間。取數百萬里之版圖。大與中國並者。據而有之。此亞烈山大所不能爲。羅馬安敦所不能致。而成吉思汗所圖之。而無以善後者也。其驚駭震耀各國之觀聽者。爲何如乎。顧自斯密視之。其驢非驢。馬非馬。上焉既不能臨民以爲政。下之又不足懋遷而化居。以言其政令。則魚肉身毒之民。以言其龍斷。則侵欺本國之衆。徒爲大盜。何裨人倫。惟其道存。故無所屈。賢哲之言論。夫豈聳於一時功利之見。而爲依阿也哉。嗚呼賢已。

然而猶有以斯密氏此書爲純於功利之說者。以謂如計學家言。則人道計慮虧。將無往而不出於喻利。馴致其效。天理將亡。此其爲言厲矣。獨不知科學之事。主於所明之誠妄而已。其合於仁義與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計也。固將非計不言。抑非曰人道止於爲計。乃已足也。從而尤之。此何異讀兵謀之書。而訾其伐國。覩鍼砭之論。而怪其傷人乎。且吾聞斯密氏少日之言矣。曰。今夫羣之所以成羣。未必皆善者機也。飲食男女。凡斯人之大欲。卽羣道之四維。缺一不行。羣道乃廢。禮樂之所以興。生養之所以遂。始於耕鑿。終於懋遷。出於爲人者寡。出於自爲者多。積私以爲公。世之所以盛也。此其言藉令褒衣大袂者聞之。不尤掩耳而疾走乎。則無怪斯密他日之悔其前論。戒學者以其意之已遷。而欲燬其講義也。

原富本文。排本已多。此譯所用。乃鄂斯福國學頒行新本。羅哲斯所輯閱者。羅亦計學家。著英倫麥價考。號翔膽。多發前人所未發者。其於是書。多所注釋匡訂。今錄其善者附譯之。以爲後案。不佞間亦雜取他家之說。參合己見。以相發明。溫故知新。取與好學深思者。備揚權討論之資云爾。

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爲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

獨於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荷京版克。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刪置之。又部甲後。有斯密及羅哲斯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倫敦麥價表。亦從刪削。又此譯所附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則張菊生比部。鄭稚辛孝廉。於編訂之餘。列爲數種。以便學者考訂者也。

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係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意有所根觸。輒爲案論。丁寧反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嗟乎。物競天擇之用。未嘗一息亡於人間。大地之輪廓。百昌之登成。止於有數。智佼者既多取之而豐。愚懦者自少分焉而齋。豐齋之際。盛衰係之矣。且人莫病於言非也。而相以爲是。行禍也。而相以爲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察之。而況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其所以失亡者。已無藝矣。此予智者罟獲陷阱之所以多也。欲違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而學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學之律令。亦無益也。自秦惠黔首。二千歲於茲矣。以天之道。舟車大通。通則雖欲自安於愚。無進於明。其勢

不可。數。十。百。年。以。往。吾。知。黃。人。之。子。孫。將。必。有。太。息。痛。恨。於。其。高。曾。祖。父。之。所。爲。者。嗚。呼。可。不。懼。哉。
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既望嚴復書於輔自然齋

中西年表

西歷前二十四世紀 起甲辰訖庚子

唐堯元載至五十七載

西歷前二十三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唐堯五十八載至百有二載 虞舜五十載 夏禹元歲至五歲

西歷前二十二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夏禹六歲至八歲 帝啓九歲 太康二十九歲 仲康十三歲 帝相二十八歲 少康元歲至

十八歲

西歷前二十一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夏少康十九歲至六十一歲 帝杼十七歲 帝槐二十六歲 帝芒元歲至十四歲

西歷前二十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夏帝芒十五歲至十八歲 帝泄十六歲 帝不降五十九歲 帝局二十一歲

西歷前十九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夏帝廬二十一歲 孔甲三十一歲 帝皋十一歲 帝發十九歲 桀癸元歲至十八歲

西歷前十八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夏桀十九歲至五十二歲 商湯十八祀至三十祀 太甲三十三祀 沃丁元祀至二十祀

西歷前十七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商沃丁二十一祀至二十九祀 太庚二十五祀 小甲十七祀 雍己十二祀 太戊元祀至三

十七祀

西歷前十六世紀起 辛巳訖庚申

商太戊三十八祀至七十五祀 仲丁十三祀 外壬十五祀 河亶甲九祀 祖乙十九祀 祖

辛元祀至六祀

西歷前十五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商祖辛七祀至十六祀 沃甲二十五祀 祖丁三十二祀 南庚二十五祀 陽甲七祀 盤庚元祀

西歷前十四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商盤庚二祀至二十八祀 小辛二十一祀 小乙二十八祀 武丁元祀至二十四祀

西歷前十三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商武丁二十五祀至五十九祀 祖庚七祀 祖甲三十三祀 廩丁六祀 庚丁元祀至十九祀

西歷前十二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商庚丁二十祀至二十一祀 武乙四祀 太丁三祀 帝乙三十七祀 紂辛三十二祀 周武

王十三年至十九年 成王元年至十五年

西歷前十一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周成王十六年至三十七年 康王二十六年 昭王五十一年 穆王元年

西歷前十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周穆王二年至五十五年 共王十二年 懿王二十五年 孝王元年至九年

西歷前九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周孝王十年至十五年 夷王十六年 厲王五十一年 宣王元年至二十七年

西歷前八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周宣王二十八年至四十六年 幽王十一年 平王五十一年 桓王元年至十九年

西歷前七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周桓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 莊王十五年 釐王五年 惠王二十五年 襄王三十三年 頃

王六年 匡王六年 定王元年至六年

西歷前六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周定王七年至二十一年 簡王十四年 靈王二十七年 景王二十五年 敬王元年至十九

年

西歷前五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周敬王二十年至四十四年 元王七年 貞定王二十八年 考王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四年
安王元年

西歷前四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周安王二年至二十六年 烈王七年 顯王四十八年 慎觀王六年 赧王元年至十四年

西歷前三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周赧王十五年至五十九年 東周君七年 秦莊襄王二年 始皇帝三十七年 二世三年

漢高帝元年至六年

西歷前二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漢高帝七年至十二年 惠帝七年 呂后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

後三年 武帝建元六年 元光六年 元朔六年 元狩六年 元鼎六年 元封六年 太初

四年

西歷前一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漢武帝天漢元年至四年 太始四年 征和四年 後元二年 昭帝始元六年 元鳳六年
元平一年 宣帝本始四年 地節四年 元康四年 神爵四年 五鳳四年 甘露四年 黃
龍一年 元帝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成帝建始四年 河平四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始四年 元延四年 綏和二年 哀帝建平四年 元壽二年
西歷第一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漢平帝元始元年至五年 孺子嬰二年 新莽初始一年 始建國五年 天鳳六年 地皇三
年 淮陽王更始二年 東漢世祖建武三十一年 中元二年 明帝永平十八年 章帝建初
八年 元和三年 章和二年 和帝永元元年至十二年

西歷第二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漢和帝永元十三年至十六年 元興一年 殤帝延平一年 安帝永初七年 元初六年 永
寧一年 建光一年 延光四年 順帝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
一年 沖帝永嘉一年 質帝本初一年 桓帝建和三年 和平一年 元嘉二年 永興二年

永壽三年 延熹九年 永康一年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 獻帝初
平四年 興平二年 建安元年至五年

西歷第三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漢獻帝建安六年至二十五年 後漢昭烈帝章武二年 後主建興十五年 延熙二十年 景
耀五年 炎興一年 魏咸熙元年 晉武帝泰始十年 咸寧五年 太康十年 惠帝永熙一
年 元康九年 永康一年

西歷第四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晉惠帝永寧元年 太安二年 永興二年 光熙一年 懷帝永嘉六年 愍帝建興四年 東
晉元帝建武一年 太興四年 永昌一年 明帝太寧三年 成帝咸和九年 咸康八年 康
帝建元二年 穆帝永和十二年 升平五年 哀帝隆和一年 興寧三年 帝奕太和五年
簡文帝咸安二年 孝武帝寧康三年 太元二十一年 安帝隆安元年至四年

西歷第五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晉安帝隆安五年 元興三年 義熙十四年 恭帝元熙二年 宋高祖永初二年至三年 少
帝景平一年 文帝元嘉三十年 武帝孝建三年 大明八年 廢帝景和一年 明帝泰始二
年至七年 泰豫一年 蒼梧王元徽四年 順帝昇明二年 齊高帝建元四年 武帝永明十
一年 明帝建武四年 永泰一年 東昏侯永元二年

西歷第六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齊和帝中興一年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 普通七年 大通二年 中大通六年 大同十一年
中大同一年 太清三年 簡文大寶二年 元帝承聖三年 敬帝紹泰一年 太平一年 陳
高祖永定三年 文帝天嘉六年 天康一年 廢帝光大二年 宣帝大建十四年 後主至德
四年 禎明二年 隋高祖開皇九年 至二十年

西歷第七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隋高祖仁壽元年至四年 煬帝大業十二年 恭帝侑義寧一年 恭帝侗皇泰二年 唐高祖
武德三年至九年 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高宗永徽六年 顯慶五年 龍朔三年 麟德二年

乾封二年 總章二年 咸亨四年 上元二年 儀鳳三年 調露一年 永隆一年 開耀一
年 永淳一年 弘道一年 中宗嗣聖元年至十七年

西歷第八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唐中宗嗣聖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神龍二年 景龍三年 睿宗景雲二年 太極一年 元宗
開元二十九年 天寶十四年 肅宗至德二年 乾元二年 上元二年 寶應一年 代宗廣
德二年 永泰一年 大歷十四年 德宗建中四年 興元一年 貞元元年至十六年

西歷第九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至二十年 順宗永貞一年 憲宗元和十五年 穆宗長慶四年 敬宗寶
歷二年 文宗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 武宗會昌六年 宣宗大中十三年 懿宗咸通十四年
僖宗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文德一年 昭宗龍德一年 大順二年
景福二年 乾寧四年 光化三年

西歷第十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唐昭宗天復元年至三年 昭宣帝天祐三年 後梁太祖開中四年 乾化二年 梁主璠乾化三年至四年 貞明六年 龍德二年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 明宗天成四年 長興四年 閔帝應順一年 廢帝清泰二年至三年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至八年 出帝開運三年 後漢高祖元年（稱天福十二年）次年（稱乾祐元年） 隱帝乾祐二年至三年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 世宗顯德六年 宋太祖建隆三年 乾德五年 開寶八年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雍熙四年 端拱二年 淳化五年 至道三年 眞宗咸平元年至三年

西歷第十一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宋眞宗咸平四年至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四年 乾興二年 仁宗天聖九年 明道二年 景祐四年 寶元二年 康定一年 慶歷八年 皇祐五年 至和二年 嘉祐八年 英宗治平四年 神宗熙寧十年 元豐八年 哲宗元祐八年 紹聖四年 元符三年 西歷第十二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宋徽宗建中靖國一年 崇寧五年 大觀四年 政和七年 重和一年 宣和七年 欽宗靖

康一年 高宗建炎四年 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隆興二年 乾道九年 淳熙十六年 光宗
紹熙五年 寧宗慶元六年

西歷第十三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宋寧宗嘉泰元年至四年 開禧三年 嘉定十七年 理宗寶慶三年 紹定六年 端平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六年 開慶一年 景定五年 度宗咸淳十年 恭宗德祐一
年 端宗景炎二年 帝昺祥興二年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至三十一年 成宗元貞二年 大
德元年至四年

西歷第十四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元成宗大德五年至十一年 武宗至大四年 仁宗皇慶二年 延祐七年 英宗至治三年
泰定帝泰定四年 文宗天歷二年 至順三年 順帝元統二年 至元六年 至正二十七年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惠帝建文元年至二年

西歷第十五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明惠帝建文三年至四年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洪熙一年 宣宗宣德十年 英宗正統十四年 景帝景泰七年 英宗天順八年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孝宗弘治元年至十三年 西歷第十六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至十八年 武宗至德十六年 世宗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隆慶六年 神宗萬曆元年至二十八年

西歷第十七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至四十八年 熹宗天啓七年 懷宗崇禎十六年 大清順治十八年 康熙元年至三十九年

西歷第十八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康熙四十年至六十一年 雍正十三年 乾隆六十年 嘉慶元年至五年

西歷第十九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嘉慶六年至二十五年 道光三十年 咸豐十一年 同治十三年 光緒元年至二十六年

目錄

序

斯密亞丹傳

譯事例言

中西年表

發凡

部甲

篇一	論分功之效	五
篇二	論分功交易相因爲用	一一
篇三	論分功交易相爲廣狹	一五
篇四	論泉幣之始	一九

篇五	論物有真值與市價異·····	二四
篇六	論物價之析分·····	四六
篇七	論經價時價之不同·····	五四
篇八	釋庸·····	六七
篇九	釋贏·····	九七
篇十	論業異而庸贏不同之故·····	一一四
一	業品之殊·····	一一五
二	政約之異·····	一三四
篇十一	釋租·····	一六七
一	地產之常得租者·····	一七二
二	地產之不常得租者·····	一八八
三	常得租與不常得租二產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	二〇四

四	旁論前去四百年中銀值之騰跌·····	二〇七
五	金銀相兌之變率·····	二三四
六	物產區爲三類民生日進著效之不同·····	二三八
七	結論銀值進退之理·····	二五七
八	論民業日進其效見於熟貨者·····	二六二
九	通結本篇論租·····	二六六
部乙		
引論	·····	二七七

篇一	論積貯分殊·····	二七九
篇二	論泉幣·····	二八七
篇三	論人功有生利有不生利·····	三二九
篇四	論貸貸息債·····	三五—

篇五 論役財治生之不同……………三五八

部丙

篇一 論進富自然之序……………三七五

篇二 論羅馬解紐歐洲厲農之政……………三七九

篇三 論羅馬解紐時城邑利權所由起……………三九三

篇四 論邑業興而野業轉進之理……………四〇三

部丁

引論……………四一八

篇一 論商宗計學之失……………四二〇

篇二 論沮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四四六

篇三 論兩國通商以進出差爲負而設法沮抑來貨之非……………四七〇

一 其非理自商宗計學之說觀之而見者……………四七〇

二	其非理自常道觀之而見者	四七七
篇四	論製還稅	四八九
篇五	論獎外輸	四九五
一	論穀麥商務及英國穀法	五一〇
篇六	論通商條約	五三二
篇七	論外屬(亦譯殖民地)	五四五
一	論新地所以開闢之故	五四五
二	論新地寢盛之由	五五五
三	論美洲既通印度海道亦達歐洲因之所獲之大利	五八〇
篇八	結論商宗計學之旨	六四一
篇九	論農宗計學	六六〇

部戊

篇一 論君主及合衆國家之度支(度支專以其所費用言與財賦之兼積儲者別)……	六八六
一 守禦之費……	六八六
二 理官之費……	七〇八
三 國功公局之費……	七二二
四 幼民學校之費……	七六一
五 無分長少通教國民之費……	七九七
六 國君養尊之費……	八二九
結論……	八三〇
篇二 論國家度支之源……	八三四
一 國財之不賦於民者……	八三四
二 國財之賦於民而爲稅者……	八四四
甲 論賦之征於租者……	八五〇

乙	論賦之征於贏者·····	八七五
丙	論賦之征於庸者·····	八九〇
丁	論雜賦·····	八九三
篇三	論國債·····	九三一

譯名表

原富

發凡

凡一羣生事之所需。皆於其民力是出。是故國之歲費。與其歲殖。有相待之率焉。殖過費則爲盈。盈則其民舒。費過殖則爲朒。朒則其民蹙。其所視以爲盈朒者。常在四事。一曰致力之巧拙。二曰出貨之疾徐。三曰生者之衆寡。四曰執業之損益。無論其國天時地利之何如。率之盈朒。恆視此四者。均是田也。甲十鍾而乙五。則巧拙之分也。均是民也。此日一而彼日百。則疾徐之異也。至於遊民衆多。作爲無益。國以之貧。其故尤易知耳。

雖然。四者孰重乎。曰。巧拙疾徐重。而衆寡損益方之輕也。凡屬初民。多爲漁獵。稍進乃耕稼。夫漁獵之衆。莫不操網罟。執弓矢矣。而耕稼之民。亦無一夫之不田。一女之不織。彼其生未嘗不衆也。其爲未始無益也。顧今如是之民。往往亦貧羸苦。時憂乏絕。而遊牧之國。乃常以生事弗供。如溺幼孩。播棄黎老。

以食烏鷹狼虎而不憐。獨至文物聲明之國。其民生而不勞力者至多。而奉養之優。轉什佰於勞力者。一國之內。百產充盈。衣食饒衍。其中最下小民。苟勤謹治生。則口體之養。有絕非草昧之民所能得者。然則卽已事而觀之。四者重輕。大可見矣。

吾之爲書。將以考國富之實。與夫所以富之由。以前說之故。首論力作生財之功。所以益疾益巧之理。與夫生財之後。殊等之衆食報。所以不同之由。是爲部甲。

夫力作生財之功。惟其巧拙疾徐。旣等。而後其所生之財。與生者之衆寡。有比例也。而生者之衆寡。又視積貯之盈虛。與夫發貯興事者之得失。以爲差。故吾次及母財。明其爲物之情。講其積畜之理。與夫母財異施。而國中力作。亦以不同之故。是爲部乙。

巧疾交臻之後。則本末之趨。其勢常分。富國之效。因之亦異。重本者。則厲力田樹畜之民。要末者。則講通商惠工之政。此其趣。民力作均也。而有在野在邑之異。野邑之間。道國者。意恆有所偏重。今夫亞洲（亞細亞卽古安息轉音。蓋西人分大地爲五洲。其三皆命於希臘。始皆一壤之名。其後乃舉以被其全洲。希人謂其國之西地爲歐羅巴。埃及與加達幾諸部。則曰阿非利加。其始僅全洲之北地濱海者。

猶東國之稱亞細亞。乃分亞洲之西極。今則別之曰小亞細亞。小亞細亞者。漢所云安息。安、亞、息、細、音近。而收音之亞。則猶波斯俄羅斯各名之收音例也。震旦。亘古重農。而歐洲則自羅馬不綱以來。國以製造懋遷相尙。此其所以致然之故。皆有至理定勢爲之。非微考而深論之。不可見也。是爲部丙。本末異重者。其始或由私利之牴牾。或由黨類之偏見。初非於其流極利害有前識也。然由此而計學之家（理財明富。名曰計學）宗旨大異焉。或以謂國之大命在農。或以謂利俗裕民莫若工賈。此其說始則見於著述議論之間。繼則異於發政施令之際。吾欲取諸家之說。審其異同。窮其事驗。用以見古今諸國生理之所以不齊。是爲部丁。

前四部之言財也。考租庸。論本末。皆合通國之盈虛息耗而言之。於國家之賦稅度支。則未嘗專及也。此論賦稅。總爲三篇。首言國無論君主民主。皆有不容已之度支。自設官詰戎以至宮寢之御。何者爲國之正費。而此正費何者宜無區別。以賦諸通國之民。何者宜有區別。而於彼民宜蠲。於此民宜賦。次言征斂之事。術各不同。遵何術則賦廣而民便之。失何道則賦糜而民以怨。末言近代諸邦。以何因緣。皆有國債。而國債之事。其與民生國計。利病云何。蓋是三者明。則成賦經國之理備矣。是爲部戊。

原书空白页

部甲 篇一

論分功之效

天下之常言曰。民生在勤。然則力作者。將斯人所定於天之分而無可逃者歟。雖然。均力作矣。其得效則此多而彼少。其致力則此益疾益巧。而彼常拙常遲。其故果安在也。曰。其事首判於功之分不分。功以分而收效益多。此民生日用之中。所在在可見者也。顧其效於小工作易見。於大製造難知。小工作所居之地狹。所用之人寡。所作之事不繁。可一覽而盡也。至於大製造則不然。其所仰給者。非一廛之肆能所辦也。往往取輪於甲。求輿於乙。衡軫蓋椽。各異其地。攢而聚之。而後成車。其功之分。難以見也。故欲明分功之有益力作。則莫若明以小工作之業。

案斯密氏成書於乾隆四十年。去今百餘歲矣。故其所言多與西國今日之情形異。今日大製造。多

萃於一廠一肆之中。蓋鐵軌既通。會合綦易。而一以省中僱之費。二以交相保險。而收利不畸重輕。此雖大製造所以不散處也。

不見夫業鍼者乎。使不習者一人而爲之。窮日之力。幸成一鍼。欲爲二十鍼焉。必不得也。今試分鍼之功。而使工各專其一事。拉者。挫者。銳者。或磋其芒。或鑽其鼻。或淬之使之犀。或藥之使有耀。或選純焉。或匣納焉。凡爲鍼之事十七八。或以手。或以機。皆析而爲之。而未嘗有兼者。則計一日之功。可得八萬六千鍼。而或且過此數。此見諸實事者也。使以十八人爲此。是人日四千八百鍼也。往者不分其功。則一人之力。雖至勤極敏。日不能二十鍼。今也分其功而爲之。則四千鍼而裕如。然則以分功之故。而益人力二百倍有餘也。治鍼如是。他製造可類推矣。吾故曰益力之事。首在分功。

分功之爲事。大抵分之愈簡。則其益力愈多。而民生日優。則分功之事日細。蓋二者皆有相資之用焉。今夫野蠻之國。其一民之業。在文明之國。皆數人分治而不足者也。彼之耕稼陶漁。弓矢鞬幕。不異人而任之。而此則一尋常服食器用之微。其分功之多。有不可勝數者。夫如是。則卽分功之繁簡。又可以覘人國治化之淺深矣。雖然。事有殊形。不能皆分之至極簡易如治鍼也。譬如田功。則分之不能若工

賈之細矣。蓋田功因時。春耕夏耘。秋收冬積。不能一時勤而三時逸也。其功之不可分以此。而農術之進不若他業之多者亦以此。富國與貧國較。其農與工固皆勝也。而勝之於農者。終不若勝之於工者之無窮。民力優。母財足。其播種也以時。其得稼也恆有以盡其地力。計其所勝。如是而已。然而其所出之糧。與其所費之財與力。常爲比例。不能遠過也。是故富國與貧國之粟。美惡同則價相若。富者之粟不能比貧者廉也。波蘭之與法國。其貧富相懸遠矣。法之與英。則又異也。其田疇之荒治則殊。而三國之穀價相若。此不僅穀之一事然也。地之所產。皆如此矣。此所謂生貨者也。波蘭所出大半生貨。至於熟貨。則舍陋陋常物之外。往往而絕。欲與英法比隆。愈乎遠矣。

功分則人力之收效益多。收效益多。則生財之能事愈大。此其所以然之故有三。事簡而人習。一也。業專而玩愒不生。二也。用意精而機巧出。三也。

所由於事簡而人習者。此最易見也。蓋用志不紛。雖事有至難。及其久之。皆若行其所無事。故欲事之習。必功之分。分之益簡。習之益至。又嘗觀鐵匠之爲釘矣。其非專業者。窮日之力。僅二三百枚。而多不純善。苟其專爲。則日能八九百枚而善。吾見日成二千三百枚。而枚枚皆善者。問之。則童而習此。未嘗

他驚者也。專之爲效。不其見歟。雖然。人爲全釘。尙非極簡之業也。鼓鑪聚炭冶鐵奮錘。皆一人之事。而一釘之中。聚其頭。蝨其尾。其用器致功。皆不同也。故僅若此。使由是而益分之。若治鍼之爲者。則人之成釘。不啻倍蓰。此數又可知也。

所由於業專而玩愒不生者。民之能勤。在無棄時而已。棄時無異於棄財也。業不專而屢易。其棄時必多。民之治一業也。飭其材。庀其器。而後從事焉。使不易業。無待更求也。易之必飭他材。必庀他器。而前飭前庀者。皆無用矣。此其棄時一也。常人之情。於易事之頃。不能無趨趨。當其始爲之時。心未能卽專也。力未能卽奮也。必有頃焉。乃臻服習。已服習而心專力奮矣。又使之轉治他業。彼必遑緩徘徊。以爲休息之頃。使如是日數易焉。何怪其功之鹽而所需時日之多乎。此其棄時二也。此於一業固不覺也。使合一國通數十年計之。則爲之不疾而財之所以不生。皆坐此矣。且民旣以業專而習。亦以業紛而惰也。鄉僻之傭工所操之業。食頃輒易。每易之際。必延竚容與而後卽功。初爲之時。其於事亦多不精審。如是習之旣久。遂成潦倒惰備。蓋比比也。

所由於用意精而機巧出者。西國益事省力之機。半由分功而出。蓋用意旣精。巧捷之術。恍若來告。吾

觀於工廠而遇極巧之機。叩其所由。多由工傭前以手足專司此事。後得巧法。創成此機。如汽機初創時。凡百運轉。皆機自爲。獨汽輪之閩。開閩須由人力。以其事輕。司以童子。後此童子思欲趁閒遊戲。因接桿繫繩。使其隨機開闔。此乃汽機中第一妙製。然其作者由於專業之童。舉此一端。則機由習創。非虛語也。

夫以機代工。則爲之者疾。夫人而知之矣。然機之所以成。不必由執其工者。製造之師。以造機爲專業。一機成家以之富。故竭其耳目心力爲之。格致家者。不奮手足之烈。專以仰觀俯察。學問思索爲功。故於物力陰陽。獨具先覺之智。文明之國。格致之學。與百工同人。專一途。而易事通功。有相得之用。故民智愈高。學之分功愈細。業亦益精。此專家之學所以衆也。方其聚精會神。人守一學。若甚睽孤也者。逮合以成之。則一羣之民智大進。此其有益人國。不僅富之一言所可盡也。而富爲尤著。蓋功分而爲之者疾。爲之者疾而百工之生物蕃。一人之所出。皆仟佰其所自需。人人有餘。而交易之事起矣。農以粟易械器。陶冶以械器易布帛。轉相爲易。至於各養其欲。各給其求而後止。然此猶是爲未有圓法泉幣者言也。泉幣興則其爲易益神。而財益進。故分功之國。民勤而生物蕃。生物蕃而交易起。交易起而財

用足。

民有相資之用。邦乃大和。今夫生於文明之國。而身爲賃工之傭。亦貧且賤矣。顧觀其一身一室之所。有爲計其所仰給之人。則百千萬億。猶未盡也。聞者疑吾言乎。則先卽其一麴而論之。出毛布者首羊。羊有牧者。毛有翦者。旣翦而凍而梳而染而紡而織而礪而縫。而後成罽。是獨指至切者言之。其所待者固已衆矣。然所待者又有所待也。羊之毛。不必其地之所有也。於是乎有轉運之事。以舟以車。舟必有造舟者。車必有造車者。編其帆。絢其索。均其輪。字其馬。至於槳柁轡銜之細。皆必有工。缺焉則其事不舉。翦。鐵器也。於是乎有叩人。有爐匠。有陶。有冶。有樵。有立宮室者。有鼓爐鞴者。有奮錘者。磨者。鬻者。少焉則此翦與凡鐵之事皆不生。轉而計之。豈有盡哉。然則是傭一身一室之所有。其至粗極陋固也。顧其牀榻臥具。刀几鼎鑪。與夫飲食餅酒之事。其所待之人功。雖巧歷不能計也。是知人之在羣。雖至貧賤。皆必有無窮之人。與爲通功易事之事而後濟。微論富貴者矣。雖然惟文明之國乃有是也。非洲野蠻之王。其壤地萬里。億兆之衆。殺生隨心。求如吾傭一日之奉。必不能也。吾故曰無化之王。不若有化之傭。

案斯密氏之論分功也。可謂辨晰矣。雖然。自後之計學家觀之。猶有未盡者。斯密之所言者。通功易事也。異事而相資也。然其事必自通力合作始。通力合作者。同事而相助也。十手而牽一壘。十足而舉一確。使不如是。事之不舉者衆矣。烏致有餘而爲易乎。且斯密所指分功之益。亦未賅也。所指之外。尚有四焉。一曰不異人而事辦。今馳傳之人。其持一絨。與持百絨千絨。勞力均也。牧者之飼一牛。與飼十牛。爲事相若也。功分則無贅人。二曰不異事而效收。事固有飭材庀工之後。惟恐求者之不多。印書其一事也。功之未分。則人而鈔書也。功分則無贅事。三曰人得各審其才之所當。夫人各有能有不能。使不分功。則或強於其才所不當。而力糜事苦。惟分功而後各出其所長也。四曰地得各出其產之所宜。夫粵鑄宋削。產各有宜。不分功則遷地而不能良。旣分功則地各收其所美。四者旣合。人之能事益宏。而財乃大出也。

篇一

論分功交易相因爲用

功分而生財之能事益宏。其事非俟聖人起而後爲之施設也。非前知其能生財而後分之若此也。蓋起於不得已焉。夫人生而有羣。天與之以有欲。其所以養此欲者。求之一人之身。不能備也。則其勢必取於相資。是故交易之事。國而有之。其利鈍繁簡。各視其進化之深淺爲差。獨至禽獸。則雖最靈者不能。兩狗之逐兔也。一角之一犄之。有相資之用焉。顧其事起於適然。各逐其欲而偶有合。非相爲約而各任其一事也。鳥不相易蟲。猿不相易果。蓋易者必先有此彼之分。此彼之分。禽獸未嘗有也。故交易之事。惟人爲能。且禽獸之得食也。於其類則以爭。強者得之。不問其誰屬也。其於人則以媚。搖尾磽舌。伏身帖耳。幸主人之已悅。分其餒以果腹焉。人之有求於其類也。媿阿卑伏。曲體順旨。與禽獸同術者。固有之矣。然而不可常用也。生夫羣之中。蓋無時焉不待無數人之我供而後足。使必俟悅我者。則竭畢生之精力。所結而相驩者。能幾人哉。雖欲用禽獸之術自給。勢有不能。夫吾既有求於羣。而他人之惠養。又不足恃。吾將何所恃以奉吾生乎。曰。恃天下之各恤其私而已矣。人自營之蟲也。與自營之蟲謀其所奉我者。是非有以成乎其私。固不可也。市於屠。酷於肆。糴乎高廩者之家。以資吾一殮之奉。非曰屠肆高廩者之仁有足恃也。恃是三者之各恤其私而已。入日中之市。而與蚩蚩者爲易也。意皆

曰與我彼。吾與若是。是之於若。方彼之於若。爲有贏也。則市之人皆歆之矣。此吾所以奉吾生者也。今夫無所易而受人之惠養者。蓋有之矣。行曰是也。然而無所易者其一。而有所易者多也。受財物於仁人。而是財物者。不能適如其所求也。方舉是以與市人爲易。飢所食。寒所衣。風雨所庇覆。皆必易焉。而後得之。則固與不曰者同也。然則交易者。固人道所不能外也。

有質劑（謂相易以約者）。有交易（謂相易以物者）。有買賣（謂以財爲易者）。而生事以供。亦有是三者而分功以著。射獵游牧之民。其中有善爲弓者。善爲矢者。以其弓矢。易他人之禽獲牛馬。如是而得。方之自獵自牧之得爲多。則彼將終於弓矢之業。而爲弓人矢人矣。又有善爲屋廬鞢幕者。爲他人之屋廬鞢幕。而他人與之牛羊脯鮮。如是而得。方之自獵自牧之得爲多。則彼將終於屋廬鞢幕之業。而爲梓人幕工矣。又如是而有攻金之工。爲之刀斤劍削。又如是而有攻皮之工。爲之衣裳冠履。是故治化既開。易事乃始。易事既有。乃各審其耳目手足之所最宜。各操一術焉。以前其羣之用。勞一人之心與力。而各有所出。自享不盡。斥其餘以爲易。以給他人之求。而已亦得其所欲。始也以材力地勢異其業。異之既久。乃爲習者之門。獨擅能事。衆莫能與之爭。

雖然。天之生才。其爲異也始微。彼之各以其能鳴而相望。若不及者。非用異以爲分。實因分而致異。苟自後而觀之。則聖人之與游手。度量相越。豈有涯哉。雖然。非生而異也。服習游處。被教砥礪之不同。由斯異耳。乳齒未毀。性情智慮。不相絕躡。當此之時。雖父母比鄰。不能指其異也。洎丁壯而操業不同。鷹爵之分。稍稍見矣。其究也。一則乃聖乃智。一則爲奴爲隸。聖智奴隸。固有殊矣。而孰謂其始之未嘗殊哉。今使民生而不易事。不易事則不分功。不分功則人之生事大致相若。事相若則習同。習同則民品一。草昧之民。其智若一邱之貉者。正坐此耳。故知民才相懸。待心力分勞而後有也。

案才異始微。初民如是。至進化既久之後。則有種業積累之異。不盡同也。

由此觀之。以人情之樂相爲用。而有交易。而有分功。分功久而人品殊。然數者相爲首尾。亦以樂相爲用。而後收殊品之利也。禽獸類同而品殊者衆矣。不待教。不由習。生而可見者也。人之生。聖智奴隸之爲異。不若犖之與盧。盧之與厖。厖與牧狗之爲異也。犖以絕有力著。盧以善走著。厖以警牧狗以馴著。其能品各殊而不相爲用。此何故也。不易則不通。不通則雖有殊能而皆立於獨。爪牙目鼻。各用其所受於天者以自爲養。而於同類則無利也。至於人則不然。或勞心焉。或勞力焉。而皆有相益之用。民生

而能操一技。則皆有以食於其羣。自聖智爲一世之耳目。至於轉移執事者之賤且勞。皆爲其羣所不能廢。故分功交易而人道尊。

篇三

論分功交易相爲廣狹

分功交易。相爲用則相爲廣狹。山城小市之民。貿易所通。其地甚狹。無取於專產一貨。（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如此。則名貨者。獨財帛其名。不但不能賤食。且不能賤餘物矣。今是書中凡有交易之量者。皆以貨稱。與古義異。學者詳之。）專攻一業。何則。自用而外。多致餘饒。匪所與易故也。彼方舍其專而業其兼。輟其一業之有餘。以補他業之不足。夫而後生事得粗具也。天下固有至微賤之工。而非大邑通都莫能存者。轉移執事之傭是已。負戴提挈。其爲技能淺矣。然不僅村墟屯集之中。靡所用之。卽在中市。亦不能常得其雇直。邊鄙之民。聚而處者。多不過數十百家。其中農民爲屠者。爲餅師。爲釀者。凡一家之所需。大抵

求之一身而備。如冶如梓如攻石之工。約百里而一有。而鬻茅絢索。例皆家自爲之。不能如都會之中。雇某作治某事也。卽有分功。亦分其大要而已。攻木者總梓匠輪輿。攻金者總冶桃梟栗。事近則一工兼程焉。再析爲細。勢不能也。今如蘇格蘭之山邑。歲用釘不過千數。而中巧者日製千釘。使其專之。則三百六句中。一日食而餘日餓也。可乎哉。

地勢之於人事也。川所以爲通。山所以爲阻。故舟車皆以通貨。而車不及舟。地爲水所通者。其市場必廣。而百工以興。此所以分功之所始。必在瀕海多江河之國。而內地去水遠者。常貧陋僂野而後時也。試爲計之。以一大車運四噸之貨。自倫敦以往額丁白拉。將車者二人。輓車者八馬。需時七日者六。而後能達也。以水道言之。則操舟者七八人。爲時亦四十二日。其由倫至額。可以運二百噸。此實與百人車五十馬四百者所致同也。夫此人百車五十馬四百者。將非徒用也。必有此四十二日人畜之糶芻。與夫車與馬之所磨損。其他煩費。固無論已。至於水道。不過六七人之所食。一舟之磨損。與風波之偶然。此其難易廉費。豈可同日語哉。設此二邑者。無水以爲通。則其所行之貨。必其輕簡珍貴。價高而利厚者。乃足以致。其不能若今日之百貨莫不通。無疑也。故市場狹者其交易寡。交易寡者其功不分。則

貨棄於地而利壅矣。由倫敦以至羯羅屈閣。其爲遠幾何。使惟有陸可通。將行何貨焉。乃可以當其費。當其費矣。而途中所過凶悍野蠻之國無數。能卒達者幾何。然而二邑者。今之交相爲市者至衆也。互相爲用而百工興。民各以富。夫非斯水之力也哉。

是故近水之士。民勤而業良。其爲通愈遙。其爲業彌奮。富厚文明。由此而出。遠水之士。四境而外。與通者希。大海之濱。可漕之河。皆爲四鄰之所隔。其爲市也。僅視本土之富庶以爲差。故富教之效。皆劣於近水者。北美之始墾也。來而集者。皆沿江海之孺。其深入內地者。往往而絕也。

考之於史。尤可知矣。歐洲治化始於地中海之四周。天下水入地深者。莫此海若。不通潮汐。舍風所鼓。別無巨浪。小大諸島。棋布星羅。故水恬而多可泊。初民舟製不堅。不識慈鐵之用。於此海最宜。去岸過遠。目不見山。則憚而不敢試。芝伯羅塔者。地中海出大西洋之門戶也。大秦之人謂曰巨靈之峽。過此以西。動色相戒。涉者獨非尼加加達幾尼亞二部之民。垂千餘年。餘國之民。莫有出者。

環地中海之濱十餘國。埃及最古。其民講於農工最先。埃及分上下國。溯尼祿以南爲上埃及。皆並河爲聚落。去岸不百里。則荒地矣。尼祿下流。播爲十數支。爲下埃及。罔分脈結。在在可以通航。城邑林立。

而其民皆媮佚富厚焉。北之荷蘭。叢爾國也。其土與財。以比例言。於他國無所讓。亦以瀕海而有鄂林摩斯二河之故。是故海國多港汊。內地多江河。不淤不濫而常可漕者。國之至寶。致富之資也。希臘義大里在古稱富強。而至今爲建國者。職是故耳。

東攬夫亞細亞。則印度之孟加拉最富庶。而支那各省。財賦最盛稱三吳。一則瀕印度洋而承旣伽之衝。一則臨東海而扼揚子之吭。此皆與埃及之尼祿河同其利用者也。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國。皆有海禁。以內地市場已廣。不願有外交以致窺伺。然而是三國者。皆古盛而今衰。

五洲之地。阿非利加最混沌無竅。其民終古稱野蠻。而亞洲內地距水遠者。如斯吉地亞韃靼錫伯利亞。亦亘古未進化。由北溟沍凍。大河散處。不可漕通故耳。至如波羅特亞都里厄特黑海諸水之在歐。如亞拉伯灣波斯灣孟加拉灣暹羅灣渤澥諸水之在亞。皆斗入大地數百千里。使之批竅導竅。以成互通之利。而非洲則未嘗有也。且國有河而不播爲小支。或踞其上游。而入海下流。爲他族所割據。則其通商不盛。蓋無支流則不相匯通。失下游則出入多梗。此所以達牛河雖長大。而於上游諸國匪所利者。坐海口爲土耳其所據也。此與有河之全由源達海者。利害相懸遠矣。

案中國北之黑龍。南之瀾滄。皆坐此患。一失之於俄。一失之於法也。

篇四

論泉幣之始

分功局定。民之生事。取足於己者。日以少。待給於人者。日以多。專營一業。自享有餘。以與其羣爲易。懋遷有無。民皆待易而後足。如是之羣。命曰商羣。

爲易之始。必有所窒。甲居一貨而有餘。乙於此貨有不足。則甲願以易。乙願易而得之。然使乙之所以易。非甲之所欲有。則易之事窮。屠者鼓刀而宰。全牛之肉。非一身一家之所能盡也。餅師釀者。皆樂分有之。餅師之易。必以餅。釀者之易。必以酒。設屠既有餅酒而不欲多。則易之事又窮。如是屠者苦於有餘。餅釀苦於不足。卒不能相爲用焉。此大不便也。有智者起。別儲一物。使隨時隨地。出以爲易。人皆樂之。而不吾拒。則生事得常給矣。

如是之物。名曰易中。方古之時。易中亦多物矣。有以馬牛羊者。凡貿易之事。皆以馬牛羊也。由今觀之。

甚拙可笑。然古之時。資產物價以馬牛羊計者。載之傳志。不知凡幾。鄂謨之詩。謂諦阿默德之甲直九牛。而格魯古之甲直百牛矣。（考工記云牛戴牛。）亞伯斯尼亞之易以鹽。印度以象貝。紐方蘭以乾魚。威占尼亞以菸葉。支那以鹿皮以布以縑。衛藏以茶磚。而蘇格蘭之民。尚有攔釘以入酒肆者。皆易中也。

治化漸開。易中必舍他品而用諸金者。必至之勢也。諸金之爲物也。不獨經久不蠹。爲萬物尤。且析爲至微。於值無損。而由散爲合。又易易也。夫可析易合者。易中最要之能事也。而他品不能。如寶石如珠。大以豪釐。值相倍蓰。不得以輕重爲比例也。既析不能復合。合之不能復原值也。此其爲易中不便明矣。如牛如羊。未食則不可析也。已析則不可合也。今有以羊易鹽豉者。凡易必以全羊。不可少也。苟欲多則必倍之。必三之。此其爲易中不便又明矣。至用諸金。則可析可合。而多少輕重。皆可相準。此其獨有之德也。故以爲易中最宜。

案漢貢禹於元帝時欲罷鑄錢諸官。而用布帛及穀。議者亦謂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而禹議以寢。

古今所用爲易中者。貴賤諸金皆有之。希臘之斯巴丹以鐵。羅馬以銅。印度以銀。今歐洲各國則金銀並用。

案中國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是三品並用。與今英法諸國同也。至秦并天下。幣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是金銅並用也。漢興。以秦錢重難用。乃更鑄莢錢。降而爲五銖。後代所用。大抵損益五銖漢錢。號爲圓法。而齊布秦刀諸品。微矣。黃白二金。亦無範以爲圓法者。

古用金爲幣。無圓法也。羅馬之有圓法。自司爾威始。初以銅版資交易。其不便甚衆。出入必衡。一也。懼其雜無以驗。二也。賤金可忽。貴金銖黍之差。爲值甚鉅。非審權微驗不可。則廢時失事之道也。小民挾零星易常物。必皆有事於衡。旣已煩矣。而別其雜僞尤難。權金之器。驗金之藥。固不能以時具也。則相率爲奸欺。奸欺日衆。其羣乃疑。而利用厚生之道。澆微澆滅。故欲富其國而圓法不謹。猶欲肥之人而日飲瘡藥也。知計之主。於一錢之入市。重幾何。精幾分。皆爲著文明白。範而鎔之。是曰制幣。此實與置鑿市司價之官同意。皆主杜絕奸欺。使民相任而已。

驗精難於審重輕。而所繫亦重。故制幣先有官印。官印者。課其精幾分也。印其一方。不漫全幕。猶今英國銀器有師子頭印。西班牙金錠有庫印。取以杜僞雜而已。古之用金。以重計不以枚計。傳載亞伯拉罕買麥克非拉田於伊佛狼。以白金四百希格爲價。此猶支那之用銀兩矣。英國當撒遜種人爲王時。收賦於民。任土作貢。不以泉幣。至威廉滅國造邦。乃以幣賦。然是時主藏所課入者。仍言重不言枚也。久之乃定制重幾何。精幾分爲制幣一幣之面背。像王面紀年月通印之。時或爲邊紋極緻。以絕雜僞摩鈴者。夫而後國幣齊一。價以枚稱。衡驗之煩。舉無事焉。

泉幣之等。其始皆卽重以爲名也。羅馬之幣名亞斯。亦曰滂圖。滂圖者。磅也。重如其名。蓋精銅一磅也。英國之幣名鎊。鎊卽磅也。當義都活第一時。重如其名。得白金一臺磅。至顯理第八之十八載。始定制造幣用杜雷磅。杜雷者。法國邑名。當時歐洲懋遷。法國最盛。而杜雷爲諸市輻湊處。故其權量各國通行之。法國之幣名利佛。利佛亦磅也。當察理第一時。重如其名。得白金一杜雷磅。蘇格蘭與英吉利分治之世。自亞烈山大第一至魯勃德布魯斯。鎊制與英同。英法蘇三國。皆有便士。始亦權名也。二十便士爲一翁斯。故一便士者。二百四十分磅之一也。鎊便士之間。有先令。亦權名。然其重時升時降。無定

程。不若鎊便士之可準。法古所謂鍰。卽先令。易五便士。有時十二。或二十。或四十。不齊如此。英當撤遜時。每先令作五便士。然亦時變。與法互市。不能不隨法爲遷移矣。法自察理第一以來。英自威廉第一以來。鎊先令便士三幣相受之率。無大變改者。變者獨其值耳。吾嘗謂各國君王多貪無信。務欺其民。故制幣以重名。而其重日削。所可考者。羅馬末年。亞斯之重。不過二十四初制之一。雖名滂圖。半翁斯耳。法國最甚。後之方前。僅六十六之一。蘇格蘭次之。三十六之一。英最善。今鎊方古。猶餘三之一焉。蓋其君操制幣之權。則用仍名變實之術。以與其國人相遁。此其所以爲聚斂之事也。顧一時所造之輕幣。其君不能獨用也。將必與其民共之。民亦操是以轉相給。償逋納賦。莫不以此。其負彌多。贏得彌厚。至使編戶齊民。貧富易位。雖國經干戈水火之禍變。不如是之甚也。皆居上無厭階之厲已。

案合觀斯密氏之論。則泉幣之爲用可知已。泉幣之爲用二。一曰懋遷易中。二曰物值通量。此不必定金品也。而金品之泉幣有四德焉。一曰易挾。二曰不腐。三曰可析。四曰值不驟變。然自通商日廣。而天下之礦產日多。此第四德。亦難言矣。國家制幣之要道二。一曰銖兩數均。二曰精雜齊等。由是而生三善。一曰便事。二曰止奸。三曰美俗。夫泉幣所以名財而非真財也。使其所名與所與易者亡。

則彼三品者。無異土苴而已。

篇五

論物有真值與市價異

言物之貴。有二義焉。有以利用言者。有以交易言者。物每有利用甚宏。生事所不可無。而不可以相易。空氣水土是已。亦有易權甚大。而利用蓋微。珠璣寶石是已。夫欲明交易。先辨三理。一物以何者爲真值。真值以何者爲差率。二凡物之值。不僅一事之所爲也。必有數事焉。叢而爲之。三物自爲言。則有真值。以之入市。則有定價。（物與物相易爲值。與泉幣相易爲價。後仿此。）價時高時下。非無故而然也。明其故而後物價之情可得見矣。以下三篇。卽言三理。其理既贖。其詞自繁。理贖則有待於讀者之專精。詞繁則有待於讀者之無厭。能專而不厭。而後斯理得共明也。在不佞亦勉爲其難而已。請先論物之真值。

案空氣水土三者。有時亦可相易。正文云。特言其大凡而已。又物值無自言之理。斯密此說頗爲

後人所攻。

民之生也。皆有所需利訢悅者。而貧富之等。即以享此之權力爲差。故化進而分功繁。民之所享。待於人者日益繁多。產於己者日益專一。其貧其富。一視其馭功致物多寡之率而已矣。己之物甲。出以功力者也。以易他人之物乙。則彼出乙之功力。宜與我出甲者相當。是名爲值。然則功力者。物相爲易之真值也。而百產之值。皆可以功力第高下矣。

人情狃於習。則昧其本然。故獨視金銀銅三品爲財。而萬物皆以此計貴賤。一若非泉幣莫可貴者。不知始也百產之登。非力不辦。其不由三品以市諸富媪明矣。卽至今日一室之中。粗者械器。珍者珠玉。溯其元始。非力曷來。始也以力致物。今也積力於物。及其未毀。斥以與人。或易物焉。或得錢焉。自我觀之。其所得者。必讎於是力者也。然則今之所爲。不過假前積之力。以節吾今用之力已耳。何則。假使無物可斥。而吾欲有其錢物。其必奮吾今有之力。勞而後能得之。無疑也。

郝伯斯曰。財者乃權。雖然。權亦多物矣。有使衆之權。相之坐廟堂以進退百執事是已。有威衆之權。將之主兵柄以戰勝攻取是已。斯之爲權。不必有財者之所能得也。然則有財者之權爲何如權乎。曰能

致物而已。其致物云何。曰。致他人之功力與其功力之所成就而已。入五都之市。其列肆而待沽者。皆功力之積也。故其致物彌廣者。其稱財彌雄。其積力彌多也。其爲貨彌貴。

夫物既有真值矣。入市之頃。何不準此以相易。乃更云與市價異者。何也。曰。論物值之所由起。固當言功力。而人未嘗用此定市價者。則較物所積之功力難也。今使執功力以爲準。則將以勞力之人數定乎。抑以用力之久暫殊乎。而無如二者可以較同事之人功。而不可以齊異曲之能事也。有勞逸焉。有巧拙焉。事固有一人之爲難。瘁於十人之爲易。又有一舉手奮舌之技。待十年數十年勤苦服習而後能者。是之差率。又烏從而課乎。是故物之相易也。其值其價。皆取定於兩家當市之評。甲仰而乙俯之。乙出而甲入之。商權抑揚。至於各得分願而後止。夫如是者。謂之市價。市價必不皆真值也。而交易常法。必待是而後行。

案斯密氏以產物之功力爲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視功力之難易多少爲差。其言雖近理。然智者千慮之一失也。蓋物無定值。而純視供求二者相劑之間。供少求多。難得則貴。供多求少。易有則賤。方其難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畝之地。處僻邑邊鄙。價數金而莫售。及在都會之

中。雖萬金而爭買。此豈有功力之異耶。一樹之果。向陽者以甘大而得善價。背日者以小酢而人棄之。此豈又有功力之異耶。故值者直也。兩相當之名而對待之數也。以功力言。則物物所獨具。而無隨時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後之計學家。皆不由斯密氏物有真值之說也。

且交易之事。以物易物者多。以物易力者少。多則習而易喻。少則微而難知。物。實物也。力。懸意也。故計物之值。以功力多寡言。不若以異物之多寡言。何則。取便常智。順而明也。

然此猶是圓法未立泉幣未行時也。至圓法既立。泉幣既行。則凡物入市。皆以易錢。罕以易物。屠者欲得餅酒。不復持其肉。以與餅師釀者爲易也。彼方售其肉。以得錢。更持其錢。以求餅酒。夫如是。則其所出。以爲易之肉。與其所易之餅與酒。皆習以錢計而便之。其名值也。曰。吾肉每磅值三便士。四便士。不曰。若干枚餅。亦不曰。若干斤酒也。是故泉幣既行。則凡物皆名錢。是爲物價。不僅不以產物之功力言。且不以所當之他物言也。

夫天下既皆以錢名物矣。吾論物值。不以錢而以力。何也。蓋惟己不變者。乃可以較物。錢之爲物。不能不變也。錢必以金銀銅三品爲之。是三品者。其值之變化。與他物同。有時易得。有時難求。故有時而貴。

有時而賤。總天下而課其盈虛。視其時礦產之多寡肥磽而已。往者美洲新通。金銀二礦。所在多有。采運致之。不甚費功力。故其時金銀之值。參昔之一。物產之費力少者。其馭力亦少。其馭力少者。其易物自不多。而俗不曰錢之賤。乃曰物之貴。此所謂囿習者也。三品之變如此。因而爲泉幣之變。又如此。設用之爲物值之程。何異古者以肘量長短以撮量多寡哉。隨體爲異。其不足整齊萬物較差等。明矣。至於功力則不然。功力幾何。無論何地何時。自勞力以產物致貨者言之。一耳。精力肢體如平時。工巧便給相若。一功之程。其所服之勞苦。與其所不得自由之情。一也。其庸固時有高下之差。然此其庸變。非其所施之功力變也。大校而言。費力多者其物貴。費力少者其物廉。惟功力有恆。可以爲物值之準。以功力言者。物之真值也。以三品泉幣言者。號爲價者也。號爲價者。市價也。市價不足定貴賤之實也。以產一物。致一貨。使其功力從同。則勞力者視之如一。是固然矣。然自雇役者視之。則有時而多與值。有時而少與值。故力役與百貨等。亦若暫貴暫賤無定程者。不知此乃所與以爲值者之變。而非力役之能變也。是故以常法論。則力役亦有真值市價之分。真值云何。爲一日之工。而一日之飲食與凡生事所必不可少者是已。市價云何。一日所得之錢是已。勞力者之優絀貧富。與真值有比例。與市價無比。

例也。

夫言物力設爲真值市價之分者。非虛爲精審。無益事實也。蓋其異不可不知。知者於人事有大裨。譬如有人買田。而約歲收租若干石。使其約納禾稼地產。雖歷千載無大差。使其約折色爲金銀。數十年可以絕異。何則。禾稼地產。與力役有比例。而三品泉幣。其貴賤可年月不同也。故約租稅以泉幣折色交納者。有二弊焉。圓法常變名同而實異。一也。三品之饒儉有時。輕重雖等。而易物之權大殊。二也。

何言乎圓法常變名同實異也。制幣者國家之權。使爲民上者。意謂吾存其名而制之輕。可以邀一切之利。則幣日窳。而民又不能視輕幣與重者同也。斯折扣之矣。故雖租常如約。而歲入遞微。何言乎三品饒儉有時而易權大殊也。前者美洲得礦多。而歐洲之金值減。地不愛寶。其減方長。然則租之以金論者。又日削矣。前者以枚言而少。後者以重言而亦少。

故租稅貢賦之事。制折色者便一時。而任土物者可久遠。往者英后額理查白十八年。著令云。國中學校田業。其三之二爲若干金。其三之一納禾稼地產。或隨時准照最近市廛時價。折色完納。據柏來斯敦言。此三之一者之所折納。已倍其三之二之金數矣。然則今之金較古之金。爲值不過四分得一而

已。且此固由金值遞減。易權世微。而非由圖法之敝。何則。英國制幣。自馬理亞至今。尚無有變。如鎊如先令。其精其重。皆仍舊也。假其金之本值日賤。而國家制幣。又復世輕。則折色之受損。愈不可計矣。蘇格蘭國幣遞輕。方英爲甚。而法則更甚於蘇。故法國折色之租。在古爲重。而今幾與無租同焉。

物值之不變者。莫如功力。穀次之。金銀爲下。民待食而後能出力。故以若干穀易若干力。以廩課功。年代雖遠。其率略同。雖然。穀特較他貨爲有恆而已。遽謂其值不變。又未可也。大抵民食豐約。視治理之進退隆污。進者優於中立。中立優於退者。故曰以廩課功。不能無變。功之廩食變。則穀之爲值。又烏能無變乎。顧其事以數理言之。則二者相待爲變之率。有雙單之異。穀值之變也。視其與功力相待之率。此單率之比例也。他貨物之值之變也。必先視其與穀相待之率。而後及其與功力相待之率。此雙率之比例也。單者變簡。雙者變繁。故租之舍穀而以他貨物言者。其變大也。

不折色之租。固較折色者爲可久。然必自其既久而觀之。乃可見耳。大抵米麥之值。棋與棋較（百年爲棋。）其變常少。年與年較。其異轉多。而力役庸錢。常法不隨當年糧食之貴賤爲高下。而與通數年數十年穀食之平價爲差。而穀之平價。視金銀銅三品之易權。三品之易權。視其物在市之盈不足。其

物在市之盈不足。又視礦業之耗羨與運致之難易。此猶是以所費功力之多寡差之矣。夫三品之易權。稊與稊較。爲變常大年與年較。爲變蓋微。有經數百年無甚相絕者。故其時穀食之平價。歷久相若。而力役庸錢亦歷久相若。而其國之有大變故者。非所論也。至於上下數稊之間。客歲斗五十而今茲斗百者。則恆有之。當其斗百。不折色者之所收。自倍於斗五十者。而力役之庸。則不必因之而爲變。吾之所求。在得一物焉。以衡量萬物之真值。以審其貴賤之差。由前觀之物之最公獨真。不以地殊。不以時異。可以爲諸值之程準者。獨人力明矣。三品之不可用者。以其稊而異也。五穀之不可用者。以其稊而殊也。不以稊殊。不以稊異。或久或暫。程焉皆可得其真者。惟人力耳。舍人力而欲衡量物值。則定百年以外之物值。金不如穀。餼同者其馭力同也。較數年以內之物值。穀不如金。價均者其食功均也。三品者以世事爲盈不足。五穀者以歲時爲饑穰。二者均有所不通。故功力者。物值之程準也。疇物貴賤。而設爲真值市價之分。與夫以金以粟以力評之之互異。言計學者必窮其源。不得已耳。然知其義者。於國家任土作貢則壤成賦之道。或有補焉。至於民生日用治產積居。固無事此也。同地同時。物之市價。必與其真值相爲比例也。物之不勞而出者。其價必廉。物之索價高者。其真值自大。通一

廉之貨。其真值上下之差。視其價而第之。可也。雖然。此必同地同時而後可。或地異。或時異。或地與時俱異。徒以價疇萬物之貴賤者。未有不失其情者也。

地異則徒價固不足疇物之貴賤。然而通商行貨之家。其操奇計贏。所謹稽出入者。又常在市價之間。真值非所論也。今假有商焉。通貨於倫敦廣州之間。在廣之銀半翁斯。其易物與馭力之權。或大於在倫之一翁斯。夫如是以真價言之。則廣人之有半翁斯者。實富有倫人之有一翁斯者。而物之在倫價一翁斯者。實賤於在廣之價半翁斯者。然而彼通貨之商。固不如是以疇物論盈絀也。彼但知貨之能以半翁斯得於廣。而繼以一翁斯售於倫。則彼於此一入一出之間。夫已業百贏百。一若倫與廣二地之銀易權相等也者。贏與折之分。純視乎市價之多寡。曷嘗計真值哉。是故懋遷之巧拙。恆以市價之高低爲斷。而常人之治生。自旦明而至嚮晦。所言與聞。又無時焉不在物之市價。習之既久。視爲固然。斯天下攘攘熙熙。無一人焉能語物之真值者矣。

今所欲講而明者。既在富財之原。則物求真值。事不可廢。顧真值必以人力言。而力役之庸。古及今貴賤之不齊。傳記不少概見。末由考得其真。獨五穀之價。雖不盡載。間猶有一二存者。故欲定一物以爲

羣值之程準。又不得不降求其次。舍功力而取五穀矣。此亦爲其稍近真者。非曰其物果不變也。是書購物真值。多取其時穀價而言。職此故也。

易事通功。交利俱贍矣。而獨用一品之泉幣。必不便也。則造爲多品相權行之。夷考各國所用。大抵金銀銅三品。大者以黃金。次者以銀。又次以銅。若下品如鐵如錫如鉛。顧雖殊品並行。民常顯立其一。以爲餘品之程。名曰本位法錢。本位法錢立。餘品之幣之貴賤重輕。皆權本位而用之。此不必最貴最重者也。惟其羣所前用者。是故園法之事。改本位法錢難。往往利用之情既遷。而民猶樂守其舊也。

案歐美本位。先皆用銀。至近數十年。始改用金。而英吉利獨早。至於中國。則至今猶用銅也。

當布匿戰事之先。（考羅馬布匿之戰。前後二役。前役起耶穌生前二百六十四年。是時羅馬民主正盛。與非洲北部之加達幾爭昔昔利島也。）羅馬用銅錢而無金銀之幣。先耶穌生二百五十九年。始造銀幣。名塞西特爾希。（此卽史記大宛傳所謂以銀爲錢。錢如王面者也。而銅者尙沿守以爲本位法錢。貨產貨物。皆以銅論。名亞斯。其銀幣塞西。枚以二亞斯有半爲率。故羅馬以多銅稱富。其負債者。曰家藏他人之銅。

羅馬解紐。歐洲北部代興。考諸傳記。皆原本用銀。而黃赤二金圓法。乃晚出之制。（歐洲北部日耳曼峨特諸種。皆由安息絕黑海溯達牛河而入普法瑞典。不列顛諸境。意者亞洲西域古行銀幣。其民雖散之歐洲。而猶沿守舊制也。）英國自撒遜種人爲王時。已行銀幣。而金幣自義都活第三始。銅幣自雅各第一始。國中貨產貨物。皆以銀計。其占貨稱若干鎊。不曰若干幾尼。蓋幾尼金幣。造於義都活朝。而鎊者猶羅馬之滂圖。本銀貨之名。今之金錢當二十先令者。自本位法錢由銀而金時。乃有者也。餘國以銀計貨者。所由來同此。

歐洲諸邦。其泉幣多品者。其交易貨納賦償負。必以本位爲計。如是者謂之法償。法償云者。如是之償。乃應法也。英古法償皆銀幣。後義都活第三。以黃金造幾尼矣。然不得用爲法償者。蓋久。金銀相受之率。且暮有異。官不爲定價也。盈縮折納。當市者自爲之。民償逋以金不以銀。主者勿受。可也。評價相準而受焉。可也。銅幣雖通行。獨取與貴幣子母相權。了畸零之數。從未用爲法償也。故本位法錢立。而殊品之用異。三品之別。不僅區區名字間也。

案以他書考之。斯密氏此言。頗失實矣。英始造金幣。在宋理宗寶祐五年。自此時已令民用爲法償。

而與銀折兌之率。則國主時時頒令定之。直至康熙三年。猶用此法。則其云不得用作法償久。而官不強定價者。誤矣。當時所造金幣。皆幾尼。無名鎊者。康熙五十六年。始定幾尼枚當二十一先令。與先令並用爲法償。然每幾尼真值。不足二十一先令之銀。故民間納賦償負。其款大者。皆趨用金。而先令則朝發夕毀。或輸外國。其獲留國中。以資流轉者。皆年久磨漫。銖兩不及者耳。迨乾隆三十九年。卽斯密氏原富成書之前一歲。議院著令。凡民間納賦償負。欲計枚論還者。不得逾五百先令。卽二十五鎊之數。其過此款目。卽當以重論還。而定五先令二便士爲銀一翁斯。數多則以重論不以枚論。用磨漫者無所利。蓋欲救前弊也。嘉慶二十一年。令製幣官造銀幣先令時。於前之每鎊造六十二枚者。今造六十六枚以輕之。而二十一當一幾尼如故。卽以所餘之四先令。充匠器范冶之費。而國賦亦陰行其中。蓋值百而征六五矣。此令旣行。而金銀二品。仍均法償。則民用之。其勢必反前弊。匿金用銀。而金幣將無由立。於是著令納賦償負。款逾四十先令者。銀幣不爲法償。其爲無限法償者。獨金而已。又令官造先令不得逾若干數。以救過多趨賤之弊。至銅貨二品。便士可爲法償者。不得過十二。當一先令之數。法丁不得過二十四。當半先令之數。蓋自是而英之本位法錢立。而圖

法之美。遂爲諸國最也。其私造私銷之弊所以絕者。非其鑄法獨嚴也。英律凡官鑄金幣。由錠而枚。毫不增損。而爐炭一切之費。皆取之先令便士之中。又爲精其范冶。邊幕藻刻。齊一巧密。使奸民私造者。非大舉則不能。大舉則旋敗露。竊謂中國泉貨之制。頽弊已甚。苟圖富強。則五均三府。當其所首事者。故詳著於篇。俾覽者有鏡焉。

獨至歷時既久。泉貨之制。百姓習知。而相受之率。不虞贖亂。乃爲立其定程。小大相準。如英往者。定每幾尼金。直二十一先令銀。同作法價。相權行用是已。夫如是則二品法錢。同稱本位。異名同實。多寡攸殊。民之用之。匪所擇也。

本位之關繫。獨見於二品相受之率。有更張時。試爲論之。今設前指幾尼先令二幣。其相受之率。有時降爲二十。有時升爲二十有二者。而國中一切會計。民之張簿契徹。皆以銀幣言之。則凡交易往來。通負相償之際。需銀幾許。無異平時。獨至以金計之。則二者絕異。於後率則幾尼數少。於前率則幾尼數多。如是則常覺銀值無變。而金值時低時昂。是之謂以銀爲準。以銀爲準者。實產貨物。皆以銀稱。而金雖經爲幣。實則等諸百貨之一而已。又設金爲本位。譬如某甲家藏鈔商楮幣。上載存幾尼金幣五十。

則無論何時可取幾尼。同於此數。獨至持易先令。則二率大異。於前率爲千。於後率爲一千一百也。如是則若金有定程。而銀無常值。是之謂以金爲準。以金爲準者。一切會計。皆以金稱。而銀雖經爲幣。實則等諸百貨之一而已。故或爲本位。或不爲本位。名實兩殊。民之用之。有所擇也。

多品泉貨行。相受之率定。則諸品之值。常制於最貴者。今如銅幣。英之圓法。便士十二枚。重半磅。當未爲幣。此半磅銅。值十二分先令之七而已。及其爲幣。則此半磅者。當一先令。持此入市。隨時可易。且錢之磨損。上幣本較下幣爲輕。故圓法未修之前。幾尼之重。大致相若。而先令則磨損輕薄者大半。使徒以重言。則實不副名遠矣。而此輕薄先令。每二十一枚。易一幾尼。尙如其朔。持此入市。隨時可易。近者圓法既修。嚴鑄錢取鉛之禁。且約徵收巨款。以重爲程。故幾尼金幣。民愈珍襲。而漫者用希。獨銀幣先令。則磨損如故。取易金幣。與新出於冶者同科。然則圓法之修。於金幣無所出入。而銀銅二品。則所當者皆過真值矣。

案斯密氏謂多品貨行。相受率定。則諸品之值。視最貴者。此說未然。往者計學家馬格樂常駁之云。國之諸金。以事勢不同。各自爲值。金不能制銀之貴賤。猶銀不能制金之貴賤也。此在未成幣者固

然。在既成幣者亦然。而闢夫淺人。不悟此理。常欲以法貴賤之。此圓法之所以亂而民生之所以被其毒也。考各國法償。其用金用銀。皆出於必然之勢。自其國先者之著令。有以致之。蓋當金銀二幣並用之初。大抵皆爲法償。匪所畸重。自相受之率以令定之。斯二者時羨時耗。幾不能一曙而恆。於是用是幣者。亦時利時不利。及真率與所定之率所差甚多。則納賦償負之家。必用其過實之幣。而不及實者。則或聚而鎔之。或攬而輸之外國。雖用峻典。末由禁也。今夫用金爲準。英國獨先。終受其益。顧考其始。非在上者豫慮而爲然也。此因康熙五十六年所定二十一先令作一幾尼之率。當時金幣。緣此以銀爲計名過實者。每幾尼約四便士有奇。如是凡用金者。值百贏一分六釐三毫強。更遇雍乾之間。歐洲金饒銀儉。贏者愈多。二品既均爲法償。交易之事。遂無往而不用金矣。而後之人從而定之爲本位。因勢乘便。順民所欲者也。至法德奧義諸邦之用銀。其勢正與英相反。法國於乾隆五十年。其金幣名盧夷者。值銀幣名利佛者二十四枚。而每盧夷真值乃二十五利佛又十蘇。如是則納賦償負。用金者遇每盧夷折一利佛十蘇。交易之事。遂無往而不用銀矣。既爲通行。斯爲本位。又立制者所無可如何者也。至於近世。始易銀爲金。故一國財賦之事。惟其理有固然。斯其勢有

必至。決非在上者所得強物從我。倒行逆施也。

英國製幣官定制。每磅法金。(英制造幣法。金約十二分之中精者十一。而其一爲銅。若他品其不用純金者。以金純則柔。摩損愈易。故舍純取雜。)造金幣名幾尼者四十四枚有半。枚值二十一先令。而二十先令爲幣一磅。是每磅法金。造幣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也。英權析一磅爲十二翁斯。則金幣合重一翁斯者。當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也。造金幣者。無鑪鞴冶炭一切費。民持金錠抵局。受成幣與原金等。權色無抑減者。故號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爲每翁斯法金之局價。法金法銀者。謂精雜應圓法者也。

圓法未修前。每翁斯法金。或錠或塊。市價常過三鎊十八先令。間至三鎊十九先令或四鎊者。然以舊幣多摩損。總其重或不及一翁斯。圓法既改。每翁斯法金。市價常不及三鎊十七先令七便士。前則常浮於局價。後則常減於局價。以金易以銀。易皆如是。故圓法改而金幣所范之金。過於前時。由是而與金幣子母相權之先令。亦與之俱貴。及他貨物價同前者所易實金。亦緣此而多。第貨物市價之低昂。所由來者多且遠。其差數微而難見耳。

又製幣官定制。每磅法銀。造銀幣名先令者六十二枚。枚值銅幣十二便士。故每翁斯五先令二便士爲局價。圓法未修前。法銀市價時低時昂。自五先令四便士至五先令八便士不等。而五先令七便士爲常率。圓法既改。其價不逾五先令五便士。賤或至五先令三便士。蓋圓法改而銀錠價跌。然未嘗如局價之微也。

觀國幣三品相受之率。知銅幣所當。遠逾本值。而銀幣所當。則較本值爲不足。歐洲中原。如法如荷蘭之國。大較金銀相受。其率十四。而英則十五之。則以銀爲計。金之在此。貴於中原也。顧英之銅幣。所當雖過。而銅之市價。不因以貴。銀幣所當。雖遜本值。而銀之市價。不因以廉。銀錠之易金。銅塊之易銀。皆守其通行常價也。

考威廉第三朝修改銀幣圓法。而市中銀價。仍較局價爲昂。名理家洛克以謂此緣國家徒禁銀幣外輸。而不禁銀錠外輸之故。國中銀錠少而銀幣不乏。此市價所以昂於局價也。然洛說亦有不盡然者。蓋民之日用。銀幣自較銀錠爲急。法宜使旣成幣之銀貴。而未成幣之銀廉。且今日之律。亦許金錠出口而禁金幣外流矣。市之金價。不聞坐此而貴。大率皆在局價之下。何耶。銀成幣後。其所當之值。以金

計之實在本值以下。而三品之值。又皆取衡於金。前之修改銀幣圖法。既不能使銀價因之而跌。與局價平。則知金銀市價。皆非法之所能軒輊者矣。

案銀成幣後。所當之值。以金計之。在本值下。特當斯密時如此。今大相反矣。又英自嘉慶二十四年。金銀幣出國之禁皆弛。

夫銀幣所名。既劣本值。設英製幣官收回摩損之銀幣。而悉易以足重新造者。將見一幾尼所易之二十一先令。是中所有之銀。方之在市所買之銀。鋌爲優。民之趨利。猶水就下。則將收聚先令。鎔凝成鋌。由鋌易金。由金更易先令。數番之後。獲利孔多。雖嚴禁防。姦必不止。是故欲救厥弊。非於二幣相受之率。詳審更張。必不可也。

詳審更張奈何。曰。莫若更造銀幣。爲之制輕。制輕云者。謂以金計之。先令所名。浮於實值。而定幣銀法。不得過二十一先令當一幾尼之數。以杜民之取巧用輕。譬如今之銅幣便士。所名大過其實。而姦巧不滋者。亦以法價立限。不得過十二枚故也。誠如是。則幣銀雖輕而民不病。有子母相權之便。而無趨利不平之憂。制之精詳。莫如此者。計以此爲不便者。獨民間鈔店而已。彼之爲業。造鈔售財。貸財取

息最患挾鈔者持據蝟集。立索見錢。則常用巧術以展宕時刻。陰資轉輸。其術常以最小銀幣名半先令者。徐徐給支。前令誠行。則爲法償所限。須支幾尼。轉注無時。勢必多儲金幣。則所貸以取子錢者隘矣。故不便之也。然而主計者安能以一業之私不便。而廢一國之公便乎。

案今英與各國用金本位者。皆用此議。先令法償。以四十爲限。不僅二十一也。

一翁斯法金。易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者。局價也。當圓法修明。精權畫一。則在鎰在幣。銖兩齊均。五雀六燕。匪所棄擇矣。雖然。金旣成幣。方未成者便給爲多。且轉鎰爲幣。卽無角尖之費。而民之持金抵局。須數七日始得領幣。常官局工般。則閱數月者有之。停金在冶。子錢不收。此之延宕。不殊抽賦。故金之在幣貴於在鎰也。前議欲救鎰毀外輸之弊。法宜銀幣制輕而立償限。乃今觀之。不必制輕。但使一如本值。則一時銀鎰市價。自比局價宜低。而前弊已絕。况今市中行用舊造先令銀幣。強半摩漫削薄。而相易之時。與新出於冶者。乃無別擇耶。

進而論之。設造金銀二幣時。益以制幣之費。則在幣之金。彌貴於未成幣者。此如範金爲器。價逾其坯。不徒銷毀姦絕。國幣亦不至外流。卽有時闌出邊關。轉眴之間。勢必自返。蓋其制雖精。異國用之。計重。

估色。與未成幣者等。故其易權常遜。而齎以返者。常有所贏也。往日法國造幣。官鑄之費。值百取八。其外流者皆自歸也。

黃金之價。有低有昂。與百貨無以異也。其所以低昂之理。亦與百貨無以異也。海陸之所湛沒。塗飾緣繡之所消糜。在幣在器之所磨損。散之難以見。聚之則甚多。是故國不產金。歲必有輸入者以彌所耗。而金商之運籌逐時。與他商又無以異。大抵計求爲供而已矣。彼竭其智慮而爲之。而有時過不及者。供與求之間。相劑不易故也。假一時所供者過於所求。彼不能運以復去也。於是寧減於經價而售之。又假一時所供者不及所求。則彼將翹之過於經價用以獲利。此不遁之驗也。故設國中金銀市價。連歲相若。或較局價常盈。或較局價常不足。則知此盈不足而恆之故。必在其國制幣之中。其名之所當。有常強常弱於其實者。而後有此效。凡事之理。因恆而後果恆。

泉幣者。百貨之權度也。必泉幣審而後百貨之貴賤可論。猶尺寸定而後萬物之長短可差。如英四十四幾尼有半之幣。常當一磅之法金。如是則此金幣。無論何地何時。皆可爲物價之權度。設經摩取銖。抑日久薄削。不惟成輕。且所輕不一。則難爲權度。而操奇計贏之衆。其計利也。常不以名而以實。故常

視所與買之國泉幣精雜良楛之何如。以制爲其價。主者徒標其名而陰蝕其實。固奚益哉。如在義都活第一之世。其六先令八便士。與今之一磅等。名異而實同也。是書所言物價。皆以實不以名。

案前篇因論真值市價之殊。而及泉幣之制。其於世輕世重之由。與夫推行盡利之效。可謂詳晰矣。顧其中多舉英制。又與其國今日圓法。微有異同。散見錯出。讀者或病其紛。故今彙括於此。以便講斯學者之考論焉。今案英法二國泉幣。古皆用銀。而以一磅爲單位。此猶古黃金之稱斤。今紋銀之稱兩。皆以重行也。未嘗以一磅爲造幣者。造幣初制。乃取銀一磅。析之造二百四十枚。號便士。而總十二便士名先令。由是而二十先令爲一磅。曰先令。曰磅。皆總便士之數。以重爲名。無專幣也。洎元大德四年。義都活第一析一磅爲二百四十三便士。以征其民。自茲以降。代有所增。至額理查白當有明嘉隆間。析爲七百四十四枚。仍名便士。則愈無藝矣。蓋以一磅之銀。作三磅二先令用也。循是而計之。故每翁斯銀得五先令二便士。此所謂法銀局價者也。而二百四十便士。猶號爲磅。實則七百四十四分磅之二百四十而已。弱於三分之一也。鎊與磅之分自此始。有明之季。察理第二爲王。當時其民往非洲西部開墾者日衆。多挾金歸。乃造幾尼金幣。幾尼者。以得金之地名名其幣也。幾

尼初制。以當二十先令。猶今之金鎊。然名不及實。如篇中指。而格物碩士奈端適主鼓鑄。建言幾尼真值。過所名者八便士強。於是議院定其率爲二十一先令。而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者。爲法金之局價。局價之定自此始。然金銀相受。時眇時胸。不可強定也。既定二十一先令爲一幾尼矣。而二品同爲法價。不立程限。又其時銀貴。以是率計。每幾尼金幣。過其真值者四便士有奇。故其民爭用金幣以納賦償負。其銀幣先令。多經藏棄。或輸外國。此一時之事勢。而其流極至使通國用金。此英用金爲準。獨先諸國所由然也。然法價定制。至一千八百一十六年始立。蓋采斯密是書所言。與名理碩士洛克國幣不二準之議。其資羣策歷久成憲。乃如此。至於純雜之分。則後之金鎊。枚重一百二十三黍又六百二十三分黍之一百七十一（四百八十黍爲一翁斯）其中含精金一百一十三黍又六百二十三分黍之一。其十黍又六百二十三分之一百七十則銅也。粗而言之。十二分之十一爲淨金耳。此所謂法金者也。民間行用。靡損至不及一百二十二黍又四分黍之三。者。不得爲法價。宜受者拒之勿受可也。至於銀幣先令。則以一磅造六十六枚。如前所指。此與銅幣便士皆取便小費。以與鎊先令子母相權。故所名故過其實。今者銀值大賤。與金相衡。道咸間率十五。今乃三

十有六。則其過實愈遠。而國家取此爲造幣一切之費。而賦稅亦陰行其中。然其制民便之而遵用不廢者。則以有償限故耳。

篇六

論物價之析分

民始合羣。無占田亦無積聚。交易之事。舍功力則差率無由見。譬諸游獵之部。其殺一麋鼠。方之殺一鹿者。其難倍之。則一麋鼠應易兩鹿。事之資二日作苦而後成者。其值倍於一日作苦之所成者。自然之勢也。又設彼事之作苦。其費精力過於此事。當其爲易。以是費力。是以可貴。故有一時之功。可以當他人之兩時者。又自然之勢也。又設彼事之成。所資巧習。過於此事。以是巧習。相易以多。蓋巧習非人而能也。或以天分之獨優。或以學久而後至。則其相易之所多。適以償其前勞而已。故事以巧力兼至而交易優者。又自然之勢也。羣治既進。事之以巧力至而交易優者。於其廩餼庸錢而見之。此文明之世然。而草昧之世。分功雖簡。勢亦不得不然也。

蓋生民之始。百產登成。皆資人力。是以酬庸享實。皆歸肆力之家。物既以功力之多寡第其貴賤矣。則其相易之率。亦以功力爲差。舍此而外。無可論者。浸假乃有積聚矣。而生民之業。自耕稼陶漁以往。皆力作居先。食報居後。二者不能同時。方其力作。非先有以贍其口體。固不可也。則必仰於積聚者之家。積聚者斥其財實。以飭材庀工。是之謂母財。力作者被其巧力於材。以成器而爲天下利。轉而售之。所得溢於前費者。是之謂贏利。方其斥以相易也。或以泉貨焉。或以材物焉。或以力役焉。蔑不可也。顧一轉之餘。其所收者必有以當原材之值。與夫力作者之餼廩。二者既得。又必有贏焉。乃爲前斥母財者之息利。夫而後積聚之家。利其業而勸爲之也。是故天生品物。得人力以成熟貨。由生轉熟。其值乃贏。其所贏者。當分爲二。一資力庸。一爲本息而原材之值。與夫力役之庸。皆斥積聚者所前給者矣。故使發貯興業之家。爲其事而無贏利。則工賈之業皆不行。使所贏與前斥者之多寡無比例。彼將常爲其少而不爲其多。

駁者曰。發貯治生者之贏利。非贏利也。特庸之異其名而已。蓋其人權責交重而顧慮者多。有昏閱之勤焉。有指麾之略然。故其得利也。惟其功力。功力所得。則固庸也。謂之贏利。異名而已。應之曰不然。贏

之與庸。其物絕異。制其消長。不關人力。夫督閱之勤惰。指麾之巧拙。固有攸殊。而制贏利之消長者。則別有物。不關二者。夫贏利者。視母財爲高下者也。今設有市。其中常贏。歲百得十。治生之衆。以此爲期。甲乙二廠。甲產粗功。乙造細貨。廠各雇工二十人。其庸率歲十五鎊。如是則年各出庸錢三百鎊也。又甲之粗貨。出者年值七百鎊。乙之細貨。年值七千。故甲廠歲需母財一千。而乙需者七千三百。以什一贏率計之。甲之所贏。歲可望百。而乙則七百三十。二廠贏利不齊如此。而問其所爲督閱指麾之事。甲與乙不相懸也。此與運籌之煩。往往任之以一司計而已足。夫司計者之食。則固庸耳。彼固以督閱指麾會計之勤而得之。卽主人不僅酬其功力。以付託之重。或別有加。然是所加者。從未嘗視所斥母財之多寡。而與爲高下也。且斥財爲母者。旣與人以庸矣。其所期之贏利。固計母以責子。是故物價之中。有一分然。當爲母財之贏利。母財之贏利。非庸而異名。而贏利之所待爲消長。與庸所待爲消長者。亦絕非同物也。

是故篇首所云交易以功力爲差率者。必如合羣之初。無占田亦無積聚之世。洎乎合羣稍久。物產登成。非勞力者所得全而有之。彼旣藉積聚之家。以受材受庸矣。則施功成貨。肆今享實。必有起而與之。

分利者焉。否則發貯食功之事莫之肯爲。發貯食功之事莫之肯爲。則物產之登微而隘矣。故於此而課物之值。不得獨以功力爲差。謂酬是則已足也。其中必有一分焉。爲出母財者之所應得。施力成貨者之所應得。是謂庸錢。出母財者之所應得。是謂息利。

案贏利可以兼庸而言。息利不能兼庸而言也。

然而未已也。合羣之先。地無所專屬也。草昧建侯。分民分土。而天下之地皆私財矣。如是者謂之地主。地主不必用地也。而常分用地者所收之實。山麓之材木。牧場之芻茭。藪澤原隰之動植。凡其地之所自生者。當其未私。其有待於勞力者。不外采之擷之畋之漁之而已。及其既私。則采擷畋漁者。不得勞其力而全有之也。將必有一分焉。獻之私是地者。而後可采可擷可畋可漁也。如是者謂之租賦。萬物皆出於地。故物價亦常有一分焉。析之則租賦也。租賦者因地之私而有。猶庸錢之因於功力。息利之起於母財。

今夫計學之於物價。猶化學之於物質也。必析之至盡而後其物之情可知。而公例可以立。租庸息者。物價之原行也。卽一物之價而論之。將見或此或彼。或僅一焉。或兼三焉。而皆統於是三物者。方民羣

之初合。物價一有所甚。一有所亡。至質散文滋。則物產或兼三而成價。其大較也。顧租庸息雖不同物。而其始則皆功力之所出。故皆可以功力爲權度。

合三成價。觀於穀價最明。其中必有田畝之租賦。必有長年佃者之庸錢。與牛馬田畜之所食。凡皆庸也。二者之餘。則有農人所斥母財之息利。總是三者。而後穀價成焉。或將謂牛馬田器積歲用之。必稍稍耗。不有以彌。勢不可久。當其評價。是在其中。則三者之外尙有物也。三烏足以盡之乎。不知此牛馬田器之價。亦乃合三而成。如畜養之場。必有場租。攻牧之夫。必資饗食。而農家先斥其財以贍是。二歲終會計。亦望贏息。是則穀價之內。雖有小分以爲買生備器之需。顧確而言之。仍歸三物。於吾前說。何能據耶。

麥轉爲麵。則價增乎前。以磨者之庸與坊主之息利故。麵轉爲餌。則價增乎前。以餅師之庸與號主之息利故。且麥不能自行也。由庾而坊。由坊而號。皆必有轉運者之庸。與夫畜是轉運者之利息。故前二之外。又且有增焉而後可也。食旣如此。衣亦有然。麻之爲物。合三成價。與麥等也。而麻布之價。則必增。漚者凍者紡者織者之庸。與夫各養其工者之利息。是故其貨彌熟。其積功彌多。以積功之多也。故其

價之中庸與息累焉而常居其大分。所謂租者。相形渺矣。且方其積製造之功也。不僅斥本求息之家乘也。後之所息。必鉅於其前。何以知其然也。蓋息之微鉅視母。後母大於前母故也。譬諸麻業。畜織者之母財。必大於畜紡者之母財。畜織者之斥本也。必有以酬畜紡者之本息矣。又有以食其業之織工。夫而後能取其既紡之麻而織之。故曰其母財大也。母大者子亦大。故曰後之所息。鉅乎前也。

案前說必分功既細。其理乃明。假如羣治未恢。分功不細。則斯密氏所指以磨工餅師與夫漚凍紡織之業。皆一家事耳。母子層疊遞增之微。雖其事具存。難以見矣。

前謂質散文滋。則價兼三物固然。卽在文物極優之國。必有價焉不能兼三。或得二而無租。或去二而得庸。此質國文國之所同也。譬諸海魚。其價之中。獨函二物。蓋漁者之庸。與夫庀船網養漁者之息利。海無租也。至於梁谿滄池。水常有主。則賦稅興焉。如歐洲各國漁鮐之業是已。蘇格蘭小民。於潮落時。爭循海壩拾怪石。其石有文章。任刻鏤。美而難覲者。往往得善價。此則獨以庸言矣。

案今日海亦有租者。

雖然。是不足以酬吾合三成價之說也。恆業之民。斥所產者以與人爲易。私其土者則得租。生者爲者

轉者則得庸。二者既償。必有人焉得其餘爲贏利。分而論之。凡物之值。終歸是三。合而言之。通一國之所產。亦舍是三者無餘物。哀其國財。最其歲入。而區其民之所分。或得一焉。或兼二三焉。不異乎此。此其所以爲養也。是租庸息三者。國富之源也。民生之本也。而凡邦用財。賄莫不資者也。

民之能以三物自養者。謂之自立之民。國之楨幹也。奮手足耳目心思之烈。食其報者。貴賤異而皆庸也。其次則發貯鬻財。以殖其貨。則贏利矣。治生者徒財不足以爲贏也。將必有其經營之勤。與夫得失不齊之慮。贏利之中。所以報其勤慮者爲庸。所以報其廢居者乃爲息耳。民之獨以息利自養者。則子錢家是已。借財於人謂之資。以財借人謂之貸。貸者擁貲而不自殖其貨。資者受之。以爲殖貨之資。而酬貸者以息。故息者。所以市用財之權者也。而業之成敗利鈍。資者當之。於貸者無與也。獨以租自養者。古有采地之君。與今之以田宅僦人者是已。南畝之民。田不己屬。所得贏利。兼息與庸。其受田也。猶買者之資財。而報之以租。租者。所以市用地之權者也。而歲之豐歉。受田者當之。於名田者無與也。凡國之俸祿。餼廩餉糈。自君公將相。以至抱關之隸。執戟之士。貴賤有異等。所受於國。於吾計學。皆名庸錢。小民固勞其肢體。而聖人亦竭其心思。以功力食於其羣。一而已矣。是故一國之度支。所以爲俸祿。

饑廩餉糈。以至振貧之粟。養老之糧。工程之所費。國債之息財。或遠或近。亦皆於前三物者是取。外是無所於取也。

案國之分三物以賦於其民者。唐之租庸調是已。漢舟車之算。則豫征於贏利者。而楊可告緡。則兼三物而取之。他如孔僅之鹽鐵。桑羊之均輸。則以天子爲工商。如王莽所稱周官之賒貸。宋王安石之青苗。又以天子爲子錢家。非食租衣稅之事矣。

三物各有專屬。則顯而易別。三物同歸一業。則微而難分。故其所稱。往往相亂。今如新占地畝。自墾自耕。如是而收。廩食之餘。皆其所有。此租與贏合也。而人悉曰贏利。忘其中之有租。北美古巴墾荒之人。斥母財。庀田器。飼其僮奴馬牛。以耕已所分地。於其歲入。皆計贏而止。常農之於田事也。督耕矣。而扶犁播籽耘穫之事。皆與庸者共力作。如是而收。納租雇佃之餘。息與庸合。而彼悉曰息利。忘其中之挾庸。故前事租與贏混。後事庸與息混。此之相亂。不獨農也。雖工亦有之。斥其母財。以具其業之材與器。方其力作。資前儲之財以供日食。如是成貨。寘於市以售之。其所得者息與庸合。而俗通曰贏利。是息與庸無辨也。種果者治隙地以藝樹焉。一人之身。爲園丁。爲藝者。爲果主人。是其產兼三物也。然其得

利。通謂之曰吾之庸錢。是三者混也。

治化既進。則物價全出於功力者少。而兼之以租與息利者多。故通國之所歲登。較之原用之功力。所贏倍蓰。繼乃更以所贏。食工役。墾荒地。轉滯財。交相資以殖其貨。則歲歲之出。皆進乎前。數稔之間。法宜大富。而民生大舒。然而不能者。則害富之事衆也。國有無名之費。而積畜者不盡爲母財。有些惰游手之民。而食積畜者不盡有所出。而奇袤虛耗。一切無所贏之爲作。又無論已。此天下之所以富國少而貧國多也。大抵勤惰愚智之民相待之比例率。國財之盈不足與物產之廉貴恆視之。

篇七

論經價時價之不同

都市民業不齊。而各業之中。功力之庸。與母財之息利。皆有常率。此其多寡饒儉之殊。由其羣之有貧有富。其治之有進境有中立有退行。與其所治生業情形之互異。庸息如此。惟租亦然。係於民羣之貧富與治化之進退矣。而其地勢之遠近夷險。與地方之豐瘠又主之。是故一時一地。庸租息常率者。生

於理勢之自然。非人意所能輕重者也。設有貨物。其名價也。計本量委。以與是三者之常率相準。如是之價。謂之經價。亦曰平價。

案古之均輸平準常平諸法。所欲求而一之者。皆此所謂平價者也。如漢書食貨志載莽令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買賣物周民用而不讐者。均官有以考檢其實。以本賈取之。毋令折錢。物印貴過平一錢。以平賈賣與民。氏賤減平。聽自相市。以防貴賤者。其求平價之術。不知通三月之市價而取其平乎。抑會三物常率而爲之也。惟其所謂本賈。則合三而成者耳。

物以經價交易。則售者之所得。適如其貨之真值。真值非他。所以致是貨入市之全費也。惟是市中常法。售貨稱及本者。多不賅售者之贏利而言。然使貨售僅得本價。無常率通行之贏利。則其人固已折錢。所得者非經價矣。設彼移此業之母財以貸人。則必有應得之息利也。且此贏利。若人所有爲而治生者。當其治辦一貨之時。諸工之餼廩。穴作之舖食。駝馬之豆芻。不斥畜藏。無以事事。卽其身家奉養之豐儉。亦逆計所應入之常利以爲差。使貨出祇如所謂本價者售之。是種種費。烏從出乎。故其交易

爲折錢。而不可以俗之所謂及本者爲經價也。

故經價者。貨物可售最廉之價。夫當市所售。劣於經價者有之。顧其事可暫爲而不可久處。使其久處。則必有所牽率不得去者。否則不崇朝其業徙矣。故曰經價者。貨物可售最廉之價也。

當市所售者曰時價。時價與經價異。或等或過或不及。視供與求相劑之間。物求售者謂之供。人欲得者謂之求。雖然。欲得虛願。不可謂求也。襁褓之夫。每懷狐白。貧寒之勺。亦望肥甘。此曰虛願。不足致物。不足致物。則於物價無驗。故有驗之求。必願力相副。能具經價。以分酬貨之租庸若息利者。夫而後與供者之物有相劑之效。計學之事。不計無驗之求也。

使供之數不及乎求之數。則將有力勝者。寧出過經之價。不使願虛。供少求多。則求者競。競而時價優於經價矣。價如是者。謂之騰。騰之數。視供者所少之幾何。與競者願力之大小。願力等矣。則視其情之緩急。圍城之內。饑饉之年。生事所資。仟佰往日。以供者有限而求者至多故也。

使供之數過乎求之數。以經價求者無多。而急售者衆。求少供多。則供者競。競而時價劣於經價矣。價如是者。謂之跌。跌之數。視供者所過之幾何。與競者渴財之甚否。所儲之堅脆。易腐敗否。易失時否。設

其兼之。跌尤無算。逐利折閱。或至破產蕩然。大抵坐供過所求已耳。

使供之數適如乎求之數。則時價與經價平。求者以貨之足供。無待過經之價而後能得。供者以銷之甚易。亦無待於劣經之價而後可售。蓋有供之競。則勢不能騰。有求之競。則勢不至跌。此懋遷之最爲平善者也。然其境爲都市所絕無。近似則有之矣。無少出入者。未嘗見也。

案漢書食貨志。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贖。與欲得。所謂不贖。卽供過求者。所謂欲得。卽供不及求者。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懋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云云。皆供求相劑之事。古人所爲。皆欲使二競相平而已。顧其事出於自然。設官幹之。強物情。就已意。執不平以爲平。則大亂之道也。用此知理財正辭。爲禮家一大事。觀古所設。則知其學所素講者。漢氏以後。俗儒以其言利。動色相戒。不復知其爲何學矣。

曰供求相劑者。謂任物自已。則二者常趨於平也。夫供求相等。有實事所絕無。而勢之所趨。又常以相等爲的。今夫供者之家。或以其地。或以其力。或以其財。而致資生之一物。利在使供之數。常勿過求。求

者之家。所利反此。今使供之數過求。則時價劣。經價而嚮者三物之中。必有一焉受其敵者矣。受其敵云者。其所得不能如其時其地通可得之常率也。使其在租。則有地者將改而他藝。使其在庸。則力作者將徙而他治。使其在息利。則斥母者將變而他事。是故時價劣。經而三物之一受敵。受敵則遷。遷則供者絀。供者絀而後與求者之不及相劑。供求相劑。則時價與經價趨平。自然之勢也。又設反此。使供之數不及求。則時價優。經價而嚮者三物之中。必有一焉享其休者矣。享其休云者。其所得不止如其時其地通可得之常率也。使其在租。則地將更闢。使其在庸。則工將更集。使其在息利。則財將更出。是故時價優。經而三物之一享休。享休則徠。徠則供者衆。供者衆而後與求者之過相劑。供求相劑。則時價與經價趨平。又自然之勢也。是故通而論之。物價如懸擺然。而經價者擺之中點。擺之搖也。時前時卻。而地心之吸力。常使之終趨於中點而成靜。物價之騰跌也。時低時昂。而供求之相劑。常使之終趨於經價以爲平。觀於懸擺。而物價之情可見矣。故曰任物自己。則供求自趨於平也。

惟供求之相劑。故力作懋遷之事。常準求以爲供。通數歲而估之。視所銷之多寡。以逆定一年之所出。毋使過求。致病其業。此發貯運籌者之常道也。物產之登成也。有事恆而所登之物產亦恆者。有事恆

而所登之多寡至無恆者。譬諸農功。一國之中。數稔之際。扶犁把鎌。畝之手指相若。而禾稼酒漿油蒸果蔬之所出。歲殊織紵之業則不然。苟手夔足機之民數不變。將麻泉絲鬪之勤。準去歲而可知。故農民之酌求爲供也。最數歲之所出。稽平數而爲之。顧常歲所收之實。往往有甚過甚不及者。故其供之於求也。亦或過焉。或不及焉。此時價之所爲常變也。織者之業。事同則效同。其率求劑供易也。故其時價有微歧而無逕庭。此夫人而知者矣。蓋織業之變。視求者之數。而農業之變。視求者之數。又視天時之不齊。

時價之於經價。或優或劣。則成價三物。將必有享休受敵之家。此必至之驗也。然而有輕重焉。以常法論。則在庸在息者常重。而在租者則輕也。使所納之租。不任土物而爲泉幣。則任產物時價之騰跌。何如。於彼無所出入也。獨至任土作貢。則物之入市轉售。自亦隨時價爲貴賤。故田主以田授農。其名租也。必最數稔十數稔之所出。稽其平數而爲之。未嘗以常歲之時價而名之也。

價有低昂。其損益於庸與息者。甚於租矣。而二者之中。又時有所畸重。有時而專在息。有時而專在庸。供求不齊。在貨者則歸息。在工者則歸庸。此易見者也。今如忽逢國卹。而黑呢大昂（西俗以緇元爲

喪服。黑呢常法在市者少。賈之前。待此貨多者。得息自厚。而於絨呢之工。則無與也。市所欲得者。已成之貨。非成貨之工也。而縫紉之工。其庸乃貴。製爲喪服。求之過供。又在工也。雜采縑繒。價皆大跌。業此之賈。坐以耗虧。供過乎求。此又在貨。喪期六月。或至一年。織染諸工。庸以之薄。工之與貨。皆不讐也。此以見價之低昂。變在庸息。或此或彼。視供求之不齊。在工抑在貨也。

前謂任物自己。則供求二者自劑於平。而物價常趨於經價。此猶水之歸海。曲折赴此而後爲平。公例大法。固如是也。然有時以人事偶爾之不齊。地勢自然之有異。抑或政令約束之所爲。每能使一時物價。大過乎經。歷數百年而不變者。此又不可不知也。吾得次第言之。

貨物入市。使有力而欲得者日多。則時價或大逾經價。彼斥財而殖此貨者。必謹祕之。蓋使舉國而知其然。則措本與角逐者將衆。始則供與求平。而贏利薄。繼且供過乎求。而價減輕矣。此所以必祕其情也。使其市場距出貨之鄉甚遠。則其情歷年不泄者有之。用長享其厚實。然而往往甚難。而所得之厚實。亦不易久享也。

上之所言。商之祕也。商之祕。不若工之祕。工之祕。方之商之祕。爲難泄而易私。假有染工。得一新訣。設

色佳而用料廉。因享厚利。使其謹之。則其利可資其終身。且可傳之後葉。此其利而優者。乃其庸也。然以其斥本飭材。而後術有所附而施也。則往往謂之贏利矣。前之二事。皆起於人事之偶然。然方其用事。則物價不得趨平。有至於數年十數年之久者。

地。有其土壤之性。其方所之居。而最宜於一產者。一國之地。情勢與埒者無多。則供常劣於求。其利爲所獨擅。蓋求之者競。則其產之價過經。而地偏產狹。專之可數百年而未已。第其因既起於地。故此過經之利。其果必歸於租。此如法蘭西之葡萄田。往往一鄉一邑之中。肥磽正同。荒闢亦等。其租乃大異焉。而作治之庸錢。母財之息利。又與其地之常率。無大異也。此其物價過經之故。則起於地利之自然。使其因不變。則其果與之俱不變矣。

案自斯密成書以來。法國葡萄田地。價大騰躍。每闕克至千磅以上矣。

國家許工商以辜權之權。其效與商祕市情。工私方訣等。蓋辜權之家所以得利。在常使供不副求。供不副求。價乃逾經。而其業之庸息並進。故辜權專市。其效與任物之競者正反。任物之競。是謂自由生業。生業自由。則供求相劑。物價不期自平。而定於最廉之經價。辜權壅其所產。極於至昂之價而後售。

自由生業。能竭供者之廉。辜權懋遷。必盡求者之力。過前則供者不繼。過後則求者莫徠。

他如工商各業之業聯徒限。與凡立章程使相競之家有數而不得踰者。其事驗皆與辜權相若。蓋皆欲業者無多。塞平均爲競之門。然後視求爲供。常無使過。則價之逾經。歷時可久。而其中之出力得庸。斥財得息者。皆可較常率而優也。是皆緣政令約束之不均。故其得利亦與政令約束之行廢爲終始也。

案供求相劑之理。非必古人所不知。其發之精鑿如此。則斯密氏所獨到。此所謂曠古之慮也。蓋當時格物之學。如夜方旦。斯密氏以所得於水學者通之理財。知物價趨經。猶水趨平。道在任其自己而已。顧任物爲競。則如縱衆流以歸大壑。非得其平不止。而辜權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隄鄣。暫而得止。卽以爲平。去真遠矣。考字書。辜者郵也。權者獨木之梁。故壅利獨享者。謂之辜權。而孟子則譬之壟斷。大抵皆沮抑不通義也。又斯密氏謂辜權之事。能使求貨者出最貴不可復加之價。而自由相競。則物價最廉。以常法論之。其大例自不可易。然懋遷理蹟。其效亦有不盡然者。今如荷蘭之香業。則以辜權而價逾經。中國之官鹽。亦以辜權而貴數倍。然如郵政一事。則歐洲諸國。轉賴辜權而

郵費大廉。國家歲賦。此爲鉅款。假使用民間信局。有必不能者矣。卽自由爲競。物價轉不能廉者。亦有之。如其業需母甚鉅。則所貴逾多。英人最憎辜權。故國中鐵軌。亦聽分行。然行者之懾。未聞因此而約。倫敦都市。候雇之馬車。幾百萬輛。然以車衆而雇分。雇分而僱重。此又盡人之所知也。故近世計學家察圖翼。設爲市場內外競之分。外競者。爭得市場也。內競者。同場而競也。謂外競可。內競不可。姑舉之以備異聞。非定論也。

時價之於經價。時過時不及。然過經者。其勢可久。不及經者。其勢不可久也。蓋虧折之事。人所不能。方其價不及經。三物之中。必有受敵之家。受敵折閱。勢必遷業。遷之多寡。亦與所不及之數有比例。必待求足勸供。其遷始止。而求足勸供。則時價必過經價明矣。

逐利之工賈。常欲供不副求。以擅其利。則爲之業聯徒限焉。業聯云者。不使同業而賈者過定數也。徒限云者。不使同業而工者多新進也。此其利皆成於一時之私。故不能無後害。當其業之盛。踴勦力者。固以此而多得庸。及其既衰。力得者亦坐是而大失利。蓋其術旣行。業皆有約。始也己不受。人終也人。不已納。因衰徒業。乃成至難。則作法自敵而已矣。雖然。利之事可久。害之事不可久。故受業聯徒限之。

益而價常過經者。可數十數百年。至於其敝極之不過盡業者之餘年而已。其子孫固可改也。改則各適時勢。視求爲供。以擇其業矣。夫至子孫而猶受其業之敝者。必其國之政俗。如埃及如印度之非理而苛而後爾。二國之俗。凡民之業。皆世守之。無論學業居位。闢土殖穀。作巧成器。通財鬻貨之所爲。皆子循父。不得覩異物而遷。遷則爲犯教律之大者。夫如是雖世異時殊。數世被其毒焉可也。

案斯密氏所譏埃印二國之事。正中國所稱三代之美俗。今中國以時會不同。幸而自變。彼高麗以區區國猶用之。然而其效可觀矣。夫因循守舊之風。固有其善。而自昧者用之。則治化坐以日偷。不徒不進而已。斯密氏之所發明。猶其小小者也。

此篇所論者。物有經價。而入市隨時價之或低或昂。或久或暫。皆有可指之由。供求相劑。其大較也。顧經之價成。本於三物。故經之價變。又視三者而爲差。而三者之差。則如篇首所云。視其羣之有貧有富。其治化之有進境有中立有退行。故繼此四篇。皆就吾思力之所及。以推明諸變相待之理。一辨力役之庸錢。視何因爲消長。而此因之視本羣貧富。與治化之進境中立退行者。其理何如。二辨母財之贏利。視何因爲消長。而此因之視本羣貧富。與治化之進境中立退行者。其理何如。三用力不同則受庸

異。用母不同。則贏利異。然而合全羣之庸與贏而計之。則二者對觀。常有一定之比例。而此比例之率。既視用財用力者情事之不同。又視其羣制法行政之善否。獨於前所爲本羣貧富治化之進境中立。退行。則若無所相待爲變者。故吾又取此比例率所待爲變之事。究切而言之。四辨租稅所待以爲變。與地產眞值所待以爲高下者。其事維何。

原书空白页

篇八

釋庸

力不可以終勞。故受之以成貨。成貨者。所以報勞力者之庸錢。而使之可繼也。民之初羣。無私土亦無積畜。則成貨之實。皆勞力者之所得。未嘗有斥地具母者與爲分也。使天下至今。常如是而無變。則如分功諸事。將使民力日益。爲之加疾。而成貨世多。庸之爲進。豈有量哉。夫如是則百貨將皆日賤。蓋其所需以成之力。日減而相易之量。又以所需以成之力爲差率故也。

雖然物實賤矣。而當此之時必有物焉。民見其日貴而不見廉。今設有無數事焉。爲之加疾。十倍於古。而獨有一二事焉。今之成貨。其疾僅倍乎前。設二貨爲易。而純以所需之人力爲差。則前之一以易一者。今乃十以易二。明矣。彼操前貨者。覺曩之以一易而足者。乃今以五而後得之。方存乎見貴。何存乎

見廉。而不知質以言之。則古者之一日之業。今者之五半日之功。是無間其貨之已成。人成。皆古之勤六時而獲者。今則勞三時而有也。其享物之利用同。而勞苦減半。夫寧非進歟。

案斯密此言。往往見諸實事。講食貨者不察。則於物價古今消長之際。殺亂失真。如在明初。英國可考者。鐵每噸價六鎊。鉛每噸價五鎊。今則前約五鎊。後乃二十鎊。然此僅以泉幣言。不得實也。欲得其實。則須知五百年以來。英之穀麥工庸。以民生日優。金銀日溢之故。其價增者九倍。以此而較。則鐵雖僅減一鎊。其值今之方古。祇什一耳。而鉛值以金論。雖四倍乎前。而實則廉至四分之一也。故徇名忘實者。不足與言國計。

且此爲初民之局。浸假而國有私土。家有積畜。則其局變矣。是故勞力享全之事。勢不可久。且不待分功甚密。生財之能事大進而後然。前之所指。姑以見事理之本然。雖勿窮其流變可也。土私則有租賦。租賦行而勞力者之入減矣。自扶犁破塊。以至納稼登場。中間數閱月。勞力者未必食其所已有也。則必有人焉爲之主。發其所積畜者以食之。彼不能無所利而爲是也。故勞力者之所登。必有以復所前發者。而益之以贏利。贏利取而勞力者之所得又減矣。

贏利之所減。不徒農食之事然也。凡施力成貨者莫不如此。將必有斥所積畜。以充物材。贍餼廩。迨材被人巧。因以成器。而值增乎前。則廢居殖貨者之贏利也。卽有時施力成貨之工。能自庇其材。自具其食。而無待於外。迨其成器。輸市得價。全而有之。顧此不外庸嬴合一而已。彼旣以一人之身。同時而兼二體。則其所得。亦同時而函二物。不得以一人受之。遂有其一而亡其一也。且此所謂無待之工。事不多有。見諸歐洲者。二十而一。卽身爲兼。其自計庸。亦以常法。市然身然。餘則贏利。不因兼而得庸。輒多也。

案斯密氏所謂無待之工。乃自行具本者。自指鐵木諸作而言。必非佃作之農傭也。而原文之語稍混。遂來威克非諸家之駁。蓋田事以地主農家田工三家分營者。惟英與荷蘭爲然。至於餘國及南北美。則地廣者耕以田奴。地狹則占者自耕。而雇佃以耕者絕少。法國自耕其田者。四農得三。北美前以新闢地。廣人希。工庸極貴。非用黑奴。勢無從雇。故亦多自占自耕者。蓋田地母財力役。皆一家之所出。租庸贏三物。匪所分矣。卽所指製造之工。今之英德製造公司。多用東夥通力之法。其法。歲終計利。庸息二物。先按市中常率分付。有餘。則斥母與出力二家之所得。皆比例而增。不及。則比例

而減。主傭休戚。益復相關。不待督察而勤。事辦而兩家之利皆進。其事與斯密氏之日。亦有不同也。庸之高下。定於勞力與斥母者兩家之約。然受庸而勞力。與出庸以雇工。二者之利。常相妨也。受者惟恐其少。出者惟恐其多。是故傭者常合羣挾主以求其增。主者亦連約抑傭以爲其減。二者之爭。孰與勝負。此不難見者也。主者之人數。少則易爲合。一矣。國家之法。不禁主者之爲合以抑制。而禁傭者之爲合以把持。二矣。禁糾合衆傭。求增工價。議院有專條。主者公議。減給工資。議院無專條。三矣。且相持之頃。主與傭固皆失業。然主之持久勢易。傭之持久勢難。田主農頭廠東鉅商。例有積畜。歇業雖一二年。不必病也。至於勞力之傭工。仰手足之勤動。以贍其身家。其能數日不事事者。固已少矣。能終月者益希。至於期年。則餓殍矣。是故究極爲論。主者之不可無傭。猶傭者之不可無主。爭而不下。誠兼敗而俱傷。而主固不若傭之勢急也。

案傭工索增工食之禁。英議院於道光四年議罷。而恃強凌弱。牽抑勒之禁。則如故也。或有謂主合抑傭。事不多有。傭合挾主。乃所常聞。爲此說者。不徒不察事情。其於世故。蓋亦淺矣。彼以謂主少爲合者。蓋不知通都大邑之中。凡一業雇傭之主。雖不顯約。勢已陰合。務使衆工所受。不得過

見定者毫釐。知此之爲公利。則不待要約。固已守若詛盟矣。故其黨之中。設有一二寬大者。破例爲優。則必爲僣等所詬厲。其爲合之堅很如是。而外人不少概聞者。彼行其所無事。而此習之爲固然故也。但賃工之主。其於庸錢。不特不肯爲增也。有時且欲爲減。其爲此也。恆不動聲色。潛合而私議之意。合條成。乃與布露。當此之時。彼傭固未嘗不甚苦甚怒之也。而無如諸主家之勢已合。他適無門。則俯首帖耳。蟬聯故業。若無事然。而業外之人。靡聞見也。至有時不得已約同業之傭。以相保持抗拒。亦有時未經抑損。糾合僣偶。先發求增。則必宣言糧食騰貴。抑云本業貿易繁興。主家贏利。於前已厚。傭工勞力成貨。法當優分云云。前事保其固有爲守。後事爲其益多爲戰。爲戰爲守。事皆外聞。且其行事也。勢不能久懸。則謹譟喧歷。冀其早定。其智下。故其術左。其勢蹙。故其事暴。求不輒得。則凍餒之災隨之。事之常聞。亦由是耳。顧其時彼雇工之主人。亦未嘗不暴戾張皇。以與之相應也。引條約。陳禁令。憑官長之力以爲己資。故其究也。傭者雖力竭聲嘶。於所欲得者無毫末之益。蓋一則以官吏之居間。大抵抑傭而扶主。二則以兩家愚智相懸。其行事有鹵莽審詳之異。三則以傭貧主富。待食勢逼。爲合不堅。而終於折入。徒聞官取爲首某人某人。加嚴罰以懲效尤而已。無餘事也。

主與傭爭。其勢固常勝矣。然而裁減工食之事。必有所底。減之而過。欲其可久。雖最下之傭不能。此所謂最低庸率者也。蓋民之勤勞。所以爲食。亦待食而後能勞。然則至微之庸。非有以贍其口體者。固不可也。不寧惟是。使勤劬者之所得。僅贍其一人之口體而無餘。則一傳之後。傭種將絕。其事之不可久。又明。是故使其事相引而彌長。必贍其口體之外。兼有以畜其室家。俾娶妻而育子。夫而後勞力之衆。與有地有財者成相養之局而不廢也。往者計學家庚智倫嘗計之矣。使賃工之傭。一人而有二子。則受食必倍於養己者而後能。傭有一婦。婦固可自食其力也。然以有鞠子之事。故補短絕長。通一人所得。僅足以自給。常法貧家四乳而兩育。而一夫之食。可以濟四嬰。稍長則一壯之糧。可贍二少。故通而計之。贍兩身者。天下至穀之庸也。且勞力者以一人而兼兩食。苟自其所產者而言之。不爲過也。夫功食相準。奴虜最劣。然課其所產之值。當身無疾病時。未嘗遜兩身之食者。而雇傭之功。或相倍蓰。終未嘗遜奴虜。故曰不爲過也。庚智倫之說如此。自我觀之。則最下庸率。應以兩身爲計與否。姑勿定論。特世欲匹夫匹婦。力作而長子孫。則雖至賤之工。至穀之庸。必有餘於二人之自養。夫固不待明者而後能知之矣。

庸之常率如此。然有時事會使然。不待糾合求增。而庸率大進者。但使國勢日恢。興作歲廣。則其需勞力受庸之衆。皆以日急。今茲所雇。方之昔歲。潮長川增。功多手寡。相競求傭。而糜優者附。所謂主合抑傭之局。不攻自破。國中庸率。舉以優矣。

蓋力役爲物。與百貨同體。庸者。力役之價也。庸之消長。視供求相劑之何如。而求之多寡。視與事母財之多寡。無積畜固不足以養人。而滯財雖衆。亦無益於勞力之民。故必飭材庀工。而後其財稱母。而母財之益斥。由二塗焉。一曰資生而有餘。二曰資事而有餘。資生有餘者。如田主債主與凡有財者之家。自隱其歲入。以贍一家之經費有餘。則或全或分。將斥此餘以益收僮指。其益之爲事。與餘之爲數。有相待者焉。自然之勢也。資事有餘者。無待之工。如織工如鞣匠。自隱其歲入。以購材具食有餘。則將斥此餘以益雇傭夥。其益之爲事。與餘之爲數。有相待者焉。又自然之勢也。是故欲庸率之長。必俟求傭者多。欲求傭者多。必俟通國歲入積畜之益進。而歲入積畜進者。國財舉多也。然則庸率之進退。與國財之增減。猶影響之於形聲。國財不增。而求庸率之進者。猶卻行而求前也。

然有不可不辨者。庸之進退。不關其羣之貧富。而以國財增長之舒疾爲差。故雖在至富之國。其力役

之庸不必優獨勃興之國方富之羣。其庸率爲最大。如徒以富厚言。則居今之時（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吾英自優於北美。顧在美之庸。乃遠過之。奴約郡中常庸日三先令六便士。在此爲二先令也。船匠日十先令六便士。益酒一升。值六便士。在此爲六先令六便士也。木作塲工。日八先令。在此爲四先令六便士也。縫紉諸工。日五先令。在此爲二先令十便士也。凡此之庸。皆大過於在英之同業者。聞其地他部。庸率皆不減奴約。且糧食諸物。在美者亦方英爲廉。卽有荒歉。不過出口者減耳。國中之奉。固恆足也。合二者而并觀之。則庸價既高。而泉幣之易權又大。其庸率之所優。不僅見諸其名而已。

故論北美既有之富厚。固不逮英。而其國方將之機。泉達火然。過英甚遠。庸之豐。齋。端視此耳。今夫規國興耗。莫著明於戶口。不列顛三島之中。洎夫歐洲諸國。五百年以來。郡邑戶口。無白倍者。而北美諸部。則二十年或二十五年而已然。占墾之民。前者五十。轉瞬成百。不止此數。往往有之。勞力之民。食報最厚。生子過多。在他所或爲孳累。在此則爲富厚之資。一子長成。克膺析負。於其父母。與歲進百金同科。婦人少寡。挾四五兒者。在歐洲中戶之民。再醮不易。在此則爲奇貨。爭欲得之。人樂昏嫁。爲利添丁。故北美男女。什九早合。其孳乳寢多。既如是矣。然尙以丁單爲憾。蓋戶口之增疾矣。而母財之增尤疾。

待闢之地尙多。求傭者常過於供。庸率之優。尙未艾也。

案北美人口。一千八百七十年。計三十八兆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而自六十八至七十八。此十一年之中。民之由歐赴美者。歲約二十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人。當斯密時。每丁已值百鎊矣。計今之值。當不止此。則美洲新民之集。以財計之。乃不異歲進三千萬鎊也。卽吾國閩粵之民。歲至其地者。當以千計。彊力勤事。方之歐民。蓋有加焉。以計學之道言之。固於北美爲大利。乃當道者徇歐民媚嫉之私。時持驅逐華民之議。而彼族之來吾土者。乃日責徧地之通商。此所謂公理私利兩無所取者矣。

反是而觀。則知國雖甚富而治不進者。其小民力役之庸。不能厚矣。其積畜未嘗不多。其母財未嘗不廣。顧但使地產通商。歷數百年而恆相若。則所需勞力之民。今昔無異。厮役扈養。供常過求。且歲以益蕃。終無劣求之日。如是則雇者不待競。而競者常在待雇之家。無善價徠工之主。而常有減庸勾事之工。卽其初所受。一身之外。足贖其家。而事勢遷流。俄頃之間。必俛然僅足自養其軀而後已。此其事效。觀之支那。可以見矣。夫支那五洲上腴。非所謂天府之國耶。民庶而非不勤。野廣而非未闢。特治不

加進者幾數百千年。當蒙古爲君時。義大里人瑪可波羅。嘗遊其國。歸而以事下獄。著書紀其耕桑之業。闖盜之形。其書見在。取以較今人遊記之所言。殆無少異。蓋其國之政法民風。遠在元代之前。富庶已極其量。而後則循常襲故。無所加前。且諸家紀述。躑躅多有。獨至指工庸之儉薄。閔生計之多艱。則如出一人之口。田事之傭。掉屨爬土。日出而作。晚歸得米。鼓腹酣歌。已爲至足。至於雜作傭工。則方此猶劣。歐洲之傭。居肆待事。人有雇者。就而呼之。而支那之傭。則負戴作具。行唱於塗。勾人賃雇。蓋支那小民。其顛連窮厄。雖歐洲極貧之國所未嘗聞也。粵東附郭窮黎。牽舟作屋。不下數千萬家。名曰蜚戶。其生事至微。有西人船至。則環船而伺。幸其棄殘江中。爭相撈食。狗鬻猫腊。半敗生蛆。苟得分沾。卽同異味嫁娶無節。而好孕惡育。例不舉兒。都會棄孩。每夕多有。或以溺殺。如豚犬然。此天下至極殘忍之事。而其國有公操其業以爲生者。

案斯密氏之後數十年。英國計學家有馬羅達者。考戶口蕃息之理。著論謂衣食無虧。至緩之率。二十五年自倍。而地產養人者。其進率不能如是。大抵民物之進率。用遞乘級數。(如二、四、八、十六是)。地產之進率。用遞加級數。(如一二三四五)且地產之進有限。而民物之蕃無窮。故地之養人。

其勢必屈。而不有新地可以移民。則兵饑疾疫之禍。殆無可逃。其論初出。大爲歐洲所驚歎。以爲得未曾有。雖不喜其說者。亦無以窮之。至達爾文斯賓塞爾諸家興。其說始稍變。然而未盡廢也。今觀斯密氏此所云云。則已爲馬羅達導其先路矣。

然而支那之治。雖不進尙未退也。何以知之。其中府州縣之民。尙無流亡他徙者。已耕之地。仍歲而耕。則力役之事。仍歲相若。而所斥以養此力役之財。亦仍歲相若。雖最賤之民。極貧之工。必有所資以嫁娶生子者。否則其種將盡。而不能如是之穰穰也。明矣。

假使其治退行。致所斥以養力役之財。日以見少。則傭工所養之受雇者。歲希。上工失業。降爲中工。中工失業。降爲下工。下工之爲生。旣蹙矣。而上中者。又降而奪其業。則競於得業。減庸爲售。其事勢之流。不成至苦極薄之傭不止。如是而猶不可得。則弱者必爲行乞。強者必爲盜賊。闖闖行旅。始騷然矣。飢寒之所天。刑罰之所加。暴君豪子之所侵奪。死喪疾疫之所耘鋤。始之下民。地及中戶。草薶禽獮。轉徙流離。馴至子遺之民。與子遺之財相給。而後稍衰歇耳。此今印度之孟加拉與英屬之餘部。大較然也。彼皆沃壤。其地著戶口。亦前耗而非甚稠。夫以少民而居腴土。然而餓莩之數。歲告三四十萬人者。則

母財之日絀。不足以振窮黎。贍功役。灼然可知矣。今夫東印之與北美。二土皆英藩也。而民生之彫瘵。靡虞。不同如是。無他。一則新民屯聚。公立法度以相保持。一則駟僮公司。腴遺利而陵轢土著。事驗顯然。難以掩諱者矣。

案中土舊說。崇儉素。教止足。故下民飲食。雖極菲薄。其心甘之。而未嘗以爲不足也。此誠古處。然計學家言。民食愈菲者。其國愈易饑。蓋藏雖裕。業作雖劇。無益也。歐洲諸國。如比利時。如蘇格蘭山邑。如愛爾蘭。其民皆極勤儉。不嫌菲食。以薯蕷爲糧。然常被荒饑。法英之小民最奢。無遠慮。貧乏則家有之。而自宋元以來。其國未嘗患饑饉。印度民食資米。與中國同。他嘉穀不常食。酒肉待歲時而後具。故偏災歲告也。

是故察國財之進退。莫著於勞力者之庸。庸優者進。庸劣者不前。至於國有飢餓之備。其國財斯日退矣。此誠必至之符。自然之驗也。

若即英之一國而言。則今者勞力之庸。其寬綽有餘。乃不僅贍其一身一家已也。前謂最下之庸。必倍其一身之養而後可。今欲明吾英通國之備所得之不止如是。不必特籌算考物值。以求之於疑似之

間也。卽其顯然可見之數事而參伍之。夫已釐然可決已。英國常庸。冬夏殊。大抵夏貴而冬賤。而貧家冬日以薪炭爲大費。故生事所仰。冬逾於夏。乃勞力者之所得。當其用省而轉優。由是知庸之贍工。不僅如其所費爲定率矣。或謂廩之雖如是。而彼小民。方將節夏日之所盈。以待冬日之不足。挹多注寡。通一年爲計。或僅足而無餘。然而僮奴最穀之庸。其廩之不如是。僮奴之食。常視當日所需以爲支放。以此知雇賃之庸。不止於僅贍兩身者一也。

英之常庸。不隨糧食爲貴賤。糧食之價。年月而殊。而國中諸部庸率。多數十年無變者。使小民之身家。際其貴而不乏。則當平歲已舒。逢穰年稱饒衍矣。吾國已往十年。糧食皆貴。而諸部雇役。未聞數減。亦未聞價增。卽或一二有之。乃緣與事需功。不爲貴糧增率。此以知雇賃之庸。不止於僅贍兩身者二也。案庸不隨糧食爲貴賤。此乃要例。不僅在英爲然。主護商者多疑之。以其不知凡物貴賤。全由供求相劑之所爲耳。每聞人言中國工廉。由於食賤。其受病於主護商法正同也。

年與年言。則糧價之變多。而庸率之變寡。郡與郡較。則糧價之變寡。而庸率之變多。今以麩麩（廣雅。麩麩謂之麩。方言凡以火乾五穀之類。關西隴冀以往謂之儻。秦晉之間或謂之聚。聚與麩同。鄭注籩

人云鮑者於糶室熬乾之。此與西人之作饅頭同事。且其名與西音甚近。今取以名之焉。及臄膳（說文臄膳也。南史孔靖飲宋高祖無臄取伏雞卵爲肴。又說文臄膳肉也。周官膳夫鄭注膳牲肉也。今取以譯屠肆諸肉之字）之價。全國之中。不大相過。如此二物。與凡日用零售之倫。郡邑之價方之鄉鄙。或等或賤。未嘗貴也。而賃傭之價。則通都之過郊野者。常四五分之一。倫敦庸率。日十八便士爲常。而數十里以外。則日十四五便士而已。額丁白拉庸率。日十便士爲常。而數十里以外。則日八便士而已。夫以地而言。咫尺之間。價之不均如此。使在貨物。則雖千里萬里而遙。將有挹注轉輸之事。獨至傭工。乃不能移賤就貴於數十里之間。人之安土重遷。有如是者。然此不具論。論者見小民之力役。處賤所苟有以贍身家。則處貴所之窶爾有餘。不待辨矣。此以知雇賃之庸。不止於僅贍兩身者。三也。

案斯密氏言此之時。英國之鐵軌未興也。卽國中道涂亦不甚治。故物與傭之價皆參差如此。至鐵軌大興。通國人物皆如水矣。豈惟一國而已。全地之中。互相挹注。不然。則美非澳三洲之新壤。何以實焉。至小民之安土。不必其天性然也。墳墓親戚之愛。既有牽乎其心。而言語服習。風俗刑教。則尤爲阻力之大者。是故悲故鄉。願樂土。二者相與戰於心。前勝則止。後勝則移。惟止與移。均非無故。頓

鼠之害。猛虎之苛。所從來舊矣。

庸無論以地言以時言。皆不隨糧食爲貴賤。旣前證矣。顧其事不止此。乃常若與糧食相反爲貴賤者。此又以地以時。皆可得而證者矣。

以地言之。則不列顛之民食麥。麥之產也。蘇格蘭少而英倫多。蘇常仰給於英。故麥價在英賤而在蘇貴也。然旣轉於蘇矣。使英產者與蘇產者美惡同。則在市之價相若。麥之美惡。視同量者作麪之多寡。而英麥之麪爲多。故有時以量言英麥若貴者。而以重言則英麥實賤也。夫麥之爲價。英賤蘇貴如此。及觀乎二地之庸。則反蘇賤而英貴。然則使勞力受庸之小民。居蘇而已給。其居英者之爲優厚。明矣。蘇之小民。貧者多。麩雀麥以爲飯。其食穀於英之貧民。議者多以謂此蘇庸廉於英庸之故。以此言理。所謂倒果爲因。犯名學（名學西名洛集克。又名代額勒迪克。乃明用思之理。立言之例。別嫌疑證。是非窮理之利器。而正名之要術也。明代李之芳嘗譯之。其書名名理探。今人稱曰辨學。然辨不足以盡名學之事也。）之厲禁者也。甲乘車而乙徒步者。以甲富而乙貧也。非甲以乘車而富。乙以徒步而貧也。

以時言之。則前數百年。糧食之價。無論在蘇在英。皆視今爲稍貴。且百年來糧食降賤。不獨此島爲然。歐洲諸國。大凡如此。其在法國。尤有明徵。夫糧食既古貴。今賤如此。而功力之庸。則古少今多。亦無疑義。夫如是。則勞力之民。在昔既有以贍其身家。居今之日。乃爲優厚。又以明矣。此則合前而觀。知吾國之備。其勞力之所得。不僅以兩身爲率者。此其四矣。

閒嘗考之。當前棋時（斯密生世爲第十八棋）。蘇格蘭庸率。夏六便士而冬五便士。總七日之所得。約三先令。此在北方山部及西岸諸島中。至今尚有然者。迤南則漸多。今之庸率。日八便士矣。額丁白拉左近。日乃十便士。至一先令者。間亦有之。蓋由接壤交通人事旺盛之故。如格拉斯高。喀爾倫。愛耳哈爾諸邑是已。至英庸所以久優於蘇者。亦緣南國農功製造商務之維新。方蘇爲早。事資人力。而工食遂以之日增。且自彼以還。庸率之遞增者甚大。特事繁地異。難以一切言也。其略可見者。則如當一千六百十四年。步兵口糧。日定八便士。兵餉如此。則常傭日廩。可推而知。兵固自常傭中來也。昔察理第二時。大執法海理著論常傭之家。六口爲率。夫婦而外。男女四人。其中能事事者二。幼而不事事亦二。七日之食。須十先令而後給。通一年計。則二十六鎊也。且云此爲至質之數。不及此者。非匄且盜。海

鉅公名人。其言固審諦可信者。又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政治家金古烈哥理言。通國常備之家。通而計之。經數戶不下三口半。歲須十五鎊。乃可自存。此其計數。若與海理異者。而其實則同。皆以二十便士。爲小民每口七日之糧者也。金精會計。其能事爲同時名人所推服者。合二者而觀之。則知自彼迄今。通國傭民。歲進歲費。二者皆遠過其初。雖多寡之數。地或不同。而概而論之。皆有所進。特不若今一二。人言所進之多已耳。蓋小民之庸錢實率。本難精求。地同事同。其所得或此多而彼寡。不僅以傭人之巧拙爲差。主者寬嗇亦以異也。故論庸之事。苟非定由國令。則後之考者。祇能取其經數而言。但庸之高下。有至理定勢行乎其中。而生其不齊之效。強以法令一切整齊之者。多見其逆理而敗也。

物有真值。勞力者之優絀貧富。與真值有比例。與市價無比例。然則徒以所受之庸錢多寡而言。於小民之生計尙未盡也。欲知小民生計之舒蹙。必合其庸率與時物之貴賤而言之。設如是言。則吾傭生計日舒。將愈可見。蓋生計之舒蹙。視日用資生之物得之者之易與難。方其易得。庸雖少無害。方其難得。庸雖多何利焉。吾英百年以來。不僅麥之價日賤也。實則凡貧民之所仰。皆比例而日廉。一餐之中。異品略備。如薯蕷。今之價半五十年前者也。蘆菔芥菘。前之種者用鋏。今之種者以耒矣。園林所出。價

皆日低。百年以前。如蘋婆。如蒜薤。多由伏蘭德而來。今自饒衍。食既如此。衣被械器亦然。紡績之功。日以益疾。麻桌鬪駢。價日賤。而物日良。無衣之歎。斯以免矣。銅鉛鐵錫。地產日恢。宮中所資。小費輒辦。生事如此。不亦易歟。計今所貴於古者。特鹹鹽皮蠟與諸酒釀耳。其所以貴。賦稅爲之。顧編戶齊民。需是有限。所貴者少。所廉者多。不足病也。每理士夫相聚談語。皆以民生日靡爲憂。咸論往者惡衣菲食。狹處卑宮。而民知足。今則不然。此其說之當理與否。姑勿與議。愈以見小民生事之優。不僅存庸率少多之際。時物饒衍。所利尤多。然則吾國之備。所得者不止於兩身爲率。得此益明。是其五矣。

案於此五者。見當斯密氏時英國民生之甚舒。雖至末年（斯密於一千七百九十年卒。）法國民變。拿破侖出。牽動歐洲全局。英民亦被具災。百貨騰踊。然而富彊之業。猶日進也。至弼德爲相。其經國通商諸大政。皆遵用此書成算。自護商之法既除。英之國財。如川方至矣。此計學家公論也。又五證之中。所及公例。皆精要者。如庸率不以費爲差。庸不隨糧食爲貴賤。地異庸殊。而糧食不必異價。民亦不必從之而遷。庸之高下。常與糧食之價相反。庸率不可以法強齊云云。皆成計學中建言矣。吾英勞力之民。其所得以爲庸者。不特非最下之率。且日進而優。此合一羣之利害論之。所謂庸率進。

物價廉。使小民居養日以發舒者。固通國合羣之利矣。乃或議以爲不然。一羣之中。自力田疇工。泊乎臧獲備保。勞力之民。居其大半。凡事利大半者。不能爲其全之害甚明。不然。必大半之民。困苦怨咨。焦然而生。而後爲全羣之利歟。必不然矣。耕者。績者。造室居者。皆出於此大半。是有此大半。而後羣之中。有飲食衣服燕處也。彼出食以食人。爲衣以衣人。造室居以居人。而獨已於是三者。必逼籬單陋而後可。過斯已往。則或憂之。曰是侈靡過制。而將馴致貧乏衰亂也。使制而如是。亦可謂天下之至不平者矣。且議者烏知是貧富之效。固與其所憂者相反也耶。

昏嫁之事。因貧而難。然不因貧而絕也。至生子之量。則若因貧賤而轉大。嘗見蘇格蘭山部婦人。飢羸困苦。併日而食。連生二十餘乳爲常。而高門之中。美衣豐食。反輒童然不生。卽或有之。至於二三。生意盡矣。故嗣續艱難。在富貴爲至常。在貧苦爲罕觀。意者安肆優厚之中。其使人薰心縱樂有餘。而生生之機。轉由是而斲歟。

貧乏之生。雖無害於孕毓。然最不利於長成。人種初生。至爲孳肥。譬諸弱草柔萌。苗於氣寒壤瘠之區。其痿瘵於黃。可立待也。前所連生二十餘乳。望存活者。不外兩雛。有軍官久於其地者。嘗爲余言。舊法

議以本隊孤兒。彌補缺額。乃常不能。但籍爲笳鼓手。亦不能足。營中兵生小兒至多。然未至十四五。殤過半矣。或不及四週而殤。或七齡而殤。而過十齡者。則尤少也。此以見窮簷鞠子之難。無他。坐不能如富者撫視之周耳。是以貧民脾胃。其孳乳雖較富者爲易而多。而苗壯長成。則較富者遠不逮。至於國家卹孤之局。教會育嬰之堂。其殤率視貧家自哺之兒。爲尤大也。

案天演家謂孳生易則長成難。長成多則孳生少。乃生物公例。不僅在人爲然。至於動植。莫不如此。魚子之出也。大魚以爲糧。長成最不易。故物之多子。莫魚若。生品漸上。其多少相劑。大較如例。虎象生無不成。其孕毓方之他獸爲寡矣。至於人類。智下者生多而成丁少。智上者其成彌信。其生彌珍。斯賓塞爾論民生。謂邦治之時無過庶之患者。以此。斯密不識天演學。然其所論。與前例有相發明者矣。

生物之蕃。與資生之物爲正比例。故生之量。以資生之量爲界畛也。文物之羣。苦資生之儉。至生以不蕃者。下戶則如是耳。而所以狹隘其生者。卽在此易孳生而難長成之事。

案生之量以資生之量爲界畛。然此界羣有不同。儂野蠢愚之民。以度日不死最下之食爲界。必至

饑饉。其生始屈。文明之羣。民習於豐給。則其界略高。不待饑饉。生機已狹。

功力之食報日優。斯小民孳生之界域日擴。蓋庸厚而家計充。所以撫育男女者周。而夭殤之數寡也。由此觀之。則此界之廣狹。亦視乎力役供求相劑之間已耳。何以明之。今使求傭者多。而供傭者少。則庸率必進。庸率進而小民之生計舒。生計舒而畜家厚。畜家厚則子之長成者多。小民之長成者多。則力役之供數。有以與其求之數相副矣。相副而不止。則供乃過求。庸率又減。庸率減而小民孳生之界又狹。平陂往復。皆莫之爲而自已者也。故勞力之衆。人而供求相劑之理。行乎其中。與百貨無以異。民生彫盛。胥視此已。天下之國。莫不然也。見於北美。見於歐洲。見於支那。於北美。則使之戶口年月自倍。於歐洲。則使之雖進而不驟。於支那。則使之凝然無所盈虛。皆此例之行也。

力役有僮奴賃傭之異。賃傭者。雇役也。計功受廩。自由者也。僮奴者。身屬主人。分同牛馬。不自由者也。以勞力者人品之不同。而功實亦異。或曰體力之虧耗。在僮奴則所損者主人當之。在賃傭則傭者自當之。故奴工費。不知徒以虧耗言。則在奴在傭。所損者均主人受之也。蓋自其究竟言之。則或進或退。或中立惟其時。而勞力之受庸。必足贍其生與遺育其種類。以使供求相副。則主者當出庸之頃。固已

合其所虧耗之體力而彌之矣。傭又安能無所出而獨當其損耶。故曰。損者均主人受之也。然則奴功傭功。廉費等乎。曰否。奴之功固費於傭也。所損者雖同出於主人。然在奴則飼者主而食者奴。二者不相關通。而必多糜濫。在傭則主廩而傭者自飼而自食之。利於贏得。故有節而不糜。均之彌體力所虧耗也。前則主者爲之而虛。後則傭自爲之而實。而利害則終歸於主人。故曰奴之功費於傭也。是以古今諸國。驗於終事。皆睨然於僮奴之功。比諸賃傭爲費。直至今日。北美如保斯敦。奴約。非勒德爾。非亞諸部。雇庸極貴。猶較奴功之所費爲廉也。視已成事。愈以明矣。

案此謂在奴在傭。損均主受。理最諦審。於後賢大力常住之理。幾所先獲。聰明精銳。先覺之亞也。然於奴功之費未盡。今爲益之。奴功之所以費於賃傭者。蓋食不視功爲升降。則其心無所顧藉。一也。習爲潦倒。與之器則易毀。與之畜則易斃。二也。傭之多寡。主者得以市之盛衰節也。而畜僮指者不能。三也。功必不精。出貨多鹽。四也。無所取於巧捷。苟以度時。在奴則同。於主則費。五也。凡此皆其所費之故。斯密豈以其易知而置弗論耶。然奴功亦有時而便。如在西印古巴諸所。地氣煩溽。雇傭極貴。而所產者乃粗品。如菸蔗諸物。而地又極腴。不患其傷地力。夫而後奴可用也。

然則勞力者食報之優。爲國財日進之果。而卽爲戶口繁庶之因。因果相生。自然之效。彼以力庸饒厚。起風俗侈靡之憂者。所謂哀生悼福。不祥之人也。

雖然。民生之驩虞也。不在旣衍旣饒之後。而在將安將樂之時。故一羣之盛。與進爲期。旣止斯憂。退則爲病。此不僅小民所歷之境然也。自君公以訖庶人。心之爲用。莫不如此。當其乍進。不必若已止者之多也。而以樂。及其旣止。常比方進者過也。而以憂。知此者。可與擾民。可與覘國。

惟庸率進而後生齒蕃。亦惟庸率進而民生愈勤。旣稟稱事。百工乃來。故庸厚所以獎勤。亦旣獎而其勤益至。衣食饒裕。體力自完。民常有更上之一境。在其想望之中。冀晚節衰頹。得優遊於霑足。斯筋力奮而樂事不疲矣。是故庸優之國。其民勗力。最捷給。最不倦。庸劣者不能也。觀英蘇二國之異。與都邑邊鄙之不同。則庸之勸功。可以見矣。夫謂皆窳之民。七日之糧。以四日勤之而可得。則餘三將不事事而坐食。此固國而有之。然不概見也。每見賃工之傭。其成貨以件論售而得善價。則早夜矻矻。力作不休。如是數年。而體力大損。故倫敦及他都會。木作極力治業。常法八年而衰。他作價高而貨以件售者。其效同此。百工之事。過勞皆致專疾。往義大里名醫刺穆精尼嘗著書論之。名曰百工專證。小民逐

利則忘勞。不其見歟。卽如營卒額兵。著號墮懶。至爲利陰毆。則亦不爾。嘗有工程。計物授值。則軍官於發工之時。須與領者爲約。每日所獲。至多不得過若干。否則務得貪多。相競趨工。過勞成損。然則利之所在。本無惰民。又可見已。前指惰工。四日作勞。餘三不事。詳究所以。亦多由前四之中。努力而過。遂使餘日。不得不休。蓋業無論勞力勞心。假其勤苦連日。以常人體力當之。例非將息不可。其不能者。坐牽率抑勒故耳。否則無不暫息以遊。勞而思息。生理自然。乃不自由。不關欲否。甚且徒息不足。須與自恣酣嬉。以蘇旣困。使精神旣憊。尙然自勉。或爲人所牽。輕則生疾。重且致死。此逐利忘身之民。數稔之間。竟成痿廢。不僅一二業然也。故使雇傭之主爲仁智之人。則不惟束縛馳驟所不爲也。將且以寬舒不偏爲程。不知者以爲損利失計。而知計之士。則悟優游和緩。使從事者精力充裕。無作輟之虞。往往工堅事良。其得利方之操蹙者。常日計不足而歲校有餘也。

案自斯密氏此言出。而英國議院著律。名廠令。傭者操作。每禮拜不得過五十二小時。而傭主交利。自是以來。各國大抵著廠令矣。英民業時最少。而光緒二十三年業機器者尙求減功作時刻。不得則罷工爭之。其民之惜力如此。小民耐勞之量。國有等差。炎方諸國最下。而溫帶諸民。歐不及亞。中

國操工小民。夜以繼日。幾無休時。西國七日一輟業。中國並此無有。其勤可謂至極。使待西民而然。不終日譁矣。然英民常自謂其功。能以少時勝人多時。其英法諸國之差。經計學家爲之參較。見謂所稱不誣。至歐洲支那功力之差。未經較驗。未知何如。是在後之留心國計民莫者。

又案民之所以爲仁若登。爲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難進者。分義利爲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泰東西之舊教。莫不分義利爲二塗。此其用意至美。然而於化於道皆淺。幾率天下禍仁義矣。自天演學興。而後非誼不利非道無功之理。洞若觀火。而計學之論。爲之先聲焉。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嘗謂天下有淺夫。有昏子。而無真小人。何則。小人之見。不出乎利。然使其規長久真實之利。則不與君子同術焉。固不可矣。人品之下。至於穿窬極矣。朝攫金而夕敗露。取後此凡所得應享之利而易之。此而爲利。則何者爲害耶。故天演之道。不以淺夫昏子之利爲利矣。亦不以谿刻自敦濫施妄與者之義爲義。以其無所利也。庶幾義利合。民樂從善。而治化之進不遠歟。嗚呼。此計學家最偉之功也。

或曰富歲多賴。則傭民好逸。儉歲艱食。則傭民差勤。故富足者惰之媒。而荒歉者勤之厲也。此似是實

非之說也。夫曰幸遇豐穰。而勞力者或思自逸。此其說誠有然者。然不可以一概論也。且若謂顛頡之民。耐勞過於飽食。虞憂之子。趨事勇於權忻。疾病羸弱者之操作。比諸茁壯豐碩者爲殷也。則其言什八九謬矣。饑饉連年。癘疫流亡。相因而起。國財以耗。物產以衰。史不絕書。大地歲有此誠。斷然可知者也。

然而彼之所以云然者。亦自有故。蓋豐稔之年。穀食廉平。傭者皆欲舍傭而爲主。自致其力。以爲益多。而又以豐稔之故。養工之母財日充。興事者衆。出穀之農。欲多出以敵其賤。如是則雇傭之主彌多。而爲傭民數。則與往年相若。求者過供。此豐稔之年。庸率之所以進而傭驕也。至凶歉之歲。其事反此。生事既艱。立肆坐列。利入難而不可必。故前之欲舍傭爲主者。乃今思舍主而爲傭。而穀價翔騰。養工母財。曩也見多。今也見少。雇傭之業。或輟或減。如是則傭荒。自食之工。蓋藏漸盡。則降而爲受廩之工。求不及供。此凶歉之歲。庸率之所以退而傭馴也。斥財之主。見後之傭索食微而易於約束。前之傭責償奢而不帖帖也。則曰富歲之傭好逸。而凶歲之傭差勤矣。然此何異即蹄涔之盈虛。而論大海之注洩乎。且養傭多者。大抵農頭田主之家。農頭之贏。田主之租。皆土物也。其利視糧食之騰跌爲進退。年饑

穀貴。於傭爲病者。於彼則爲利也。其樂歉歲固然。而以是律傭之勤惰。則幾與事實相反者矣。蓋凶年多受雇之傭。而富歲多自業之工。謂彼在凶年則勤。在富歲則惰者。無異謂常人之情。爲己不力而爲人過也。夫豈然哉。大抵自食之工。較之雇傭。其勤倍蓰。蓋一則獨享其所出之實。一則有主者爲之分。且廩食之工。羣傭雜處。一傭惰窳。衆乃效尤。自食之工。則此無患。受雇者以年月爲論。時同廩均。勤惰之勤。無以爲異。此以比自食之業。尺寸利害皆所身受者。怠奮相懸。豈待論哉。惟富歲則自食之工多。而凶年則受雇之傭衆。故以通國之財爲論。富歲民之出力成貨宏。凶年民之出力成貨狹也。

曩法國作家梅山斯。學博而詞辨。因受森得田歲計。著論小民出力成貨。富歲多於凶年之理。（梅山斯書名倭維恩理安鄂盧恩三部戶口考。成於乾隆三十一年。）以近部三廠簿張。每年所產之多寡。盈不足爲據。三廠者。額爾白弗氈業。與鄂盧恩之麻絲二業也。三廠爲其地生計大宗。歲之所登。官有簿錄。於此見小民出力成貨。數與值皆以豐歲爲優。歉歲爲絀。愈豐稔愈多。最歉耗最少。而積年爲計。則豐歲所盈。正與歉歲所不足者相劑。補短絕長。其業爲無進退也。

至英國工業。則與此異。如蘇格蘭之麻業。約克沙之氈業。雖歲有出入。而都凡爲言。皆爲方進滋大之

基。至稽其簿張。則若與年時稷歉。有不相關然者。當一千七百四十年。北地歲大歉收。二業所出。誠皆不睢。而一千七百五十六年。歲亦大損。乃蘇之麻業。出貨甚多。約克沙氈鬪。自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至一千七百六十六年。所出者皆不睢而歲減。至北美印花稅罷徵。而後其業大振。蓋自是以來。其出貨歲有進境也。

由此觀之。則知凡懋遷廣遠之國。其中製造諸工之衰睢。視所與通之國之事勢爲多。而視本土之年時饑穰者爲少。戰爭之起滅。同業爲競者之廢興。與夫銷產之民之所欣厭。胥視此矣。且欲定一地物產之盛衰。卽官私簿張。亦不足盡之也。蓋其所漏者多矣。今如力作之民。或去其主者而自立。紡績女紅。歸其父母。業焉以衣被其家。自食之備。其成貨不必皆斥之於市也。或以資其身。或爲里鄰之所雇畜。凡此之倫。皆簿錄所不能盡也。而言計學者往往據之以定物產之數。考天下之盈虛。則其去真遠矣。

前謂庸不隨糧食爲貴賤。且常與其價相反以爲率者。旣云爾矣。然以是之故。輒謂食糧之價。與庸率絕不相關。則大不可。蓋備功之市價。自以二者爲轉移。求備者之多寡。一也。糧食之貴賤。二也。求備者

之數。或進或退或中立。則傭者之數。亦或進或退或中立以與之相劑。夫如是則傭者之所以爲養定矣。所以爲養定。故傭之市價定。何則。彼因得此以市夫糧食者也。故有時糧食甚賤。而庸率猶昂。則知使求傭之急無變乎前。而糧食乃不賤而貴者。則庸率之昂。益無藝矣。

歲驟穰。求傭多。歲驟歉。求傭減。由是而庸進庸退焉。蓋歲驟穰。積貯盈。足以食多傭過常數。而傭之數不能驟進也。則斥財之主。相與出厚庸以徠之。所以進也。歲驟歉者。反是。蓋藏罄。小民失業多。急受雇。而母財見減。不足以盡食之也。則勞力之民。相與減庸以求之。所以退也。英國當一千七百四十年。歲游饑。傭者求食而已。不望餘也。其翌年歲大有。不僅庸貴。且難得焉。是故最而論之。庸之高下。其所以經緯之者。有二因焉。歲歉求少。庸之勢退矣。而穀食之貴。又使之務增。穰歲求多。庸之勢進矣。而穀食之賤。又使之可減。故常時一國之中。功力庸率。經久無變。意者歲穰歲歉。一進一退之間。是二因者。常隱然相劑以折其中云爾。

案二因並用。而視前因爲多。庸率久無變。其因不止於二者之相劑也。

物合三而成價。故庸長則價不能不騰。然供者之價騰。則求者之數損。其損之程。視騰之度。此相因必

至之效也。雖然庸之所以能長者。爲斥以養力役者之母財多也。而母財既多。又將使出母者常欲大生財之能事。用之益巧。爲之益疾。其所資之功力彌少。其收成之物產彌多。斥母既宏。雇傭既衆。主者得以部勒署置。或分功。或合力。用力等而得效多。且又將制爲機巧。資以善事而節力。此不僅一家一業然也。風會所趨。通國之中。莫不如此。惟手足衆。故功以易分。亦心智會而機易以創。古之需人十者。而今則一之。古之以年時成者。而今乃日之。庸固長也。而成貨之需力微。二者相抵。所贏實多。故庸日長而物價日廉。其能日偉。故不害奉生之優。其事日闢。故無有失業之嗟。化國之民。所以食豐用闕而力不屈者。胥由此耳。

案大生財能事者。計學最要之旨。故功力之廉費。必不可於庸率貴賤中求之。有時庸率雖大。其工實廉。有時雖少實費。亦其生財能事異耳。能事大者。庸率雖大何傷乎。由來一貨之成。其中必有最費之功。制作之家。所欲代以機器者。亦於此爲最急。此機成則物價之減者常無算。化國之民。其所以能操天下利權。而非旦暮所可奪者。亦在此耳。

篇九

釋贏

案前論合三成價。出地者之所得爲租。出力者之所得爲庸。出財者之所得爲息。然不曰租庸息。而常曰租庸贏者。蓋息者無所兼。而贏有所兼也。所兼者何。本財應得之息利。一也。出財經營。事資督率。督率之庸。二也。懋遷之事。得失相半。取得償失。成保險費。三也。合是三者。通名曰贏。以一家之所獲。故計學專論之而不分也。

贏之厚薄。庸之高下。皆消息於國財之盛衰。顧二者之所因同。而其所以因者大異。約而言之。則一正一反也。何言乎一正一反也。蓋功力之酬。多乃有養。必國財盛而後庸率高。而母本之斥。少則渴之。故國財衰而後贏得厚也。鉅商鬪賈。觀一業之利。則爭發貯經營。以殖其貨。相競之餘。自然利減。此在一業之事然也。使國財盛而凡業皆有競者。則通國之贏率皆微矣。故曰斥母者之利害。其視國財與庸反也。

夫欲求功力庸錢之通率難。此不必廣遠也。就一時一地而計之。夫已難得其實矣。故前所謂庸率者。皆取其最多。都凡撫略以定之而已。獨至贏率。則並此不能。蓋贏得之事。變動不居。卽叩之本業之主。彼之贏進。歲率幾何。往往不能答也。其所待爲變。不僅價之高下而止。同業之盛衰。受貨者之舒急。水陸之險夷。囤藏之隱露。凡此之倫。旁午萬端。皆能爲異。故其變不獨以年。且以月日。且以晷刻者也。大都廣國之中。欲取一時工商之贏利。通而估之。得其經數已難。至欲居今考古。跡變動之由。求進退之實。則其勢有斷斷不能者矣。

贏率之難知。固然。卽貸者之息利而求之。反可以常得其大較也。第六篇之釋三物也。曰息者。所以市用財之權者也。然則使用之者之利優。其所以市之者自厚。用之者之利遜。其所以市之者自薄。是故觀息之變。可以知贏之變。二者相爲消長者也。故曰卽息利以權贏率。可常得其大較也。

顯理第八三十七年。禁貸取息者。歲百不得過十。（西人言息。皆以歲。不以月。後仿此。）過者有刑。此以見先之不止此矣。義都活第六立。教會以通財取息爲不義。則悉取子錢之事而禁之。願其令卒不行。而民齋。子錢愈益重。額理查白十三年。復申顯理之禁。於是什一爲通行制息矣。泊雅各第一

二十一年。更令歲百息八。察理第二復辟。更令歲百息六。后安十二年。更令歲百息五。至今國家雖有制息之令。然息非操枋者所能高下也。前令大抵息率先行於時。而後從而制之。中產勤業然諾不侵之民。其出資財。率不過制。而自后安以來。都市通率。多不及歲百息五者。懋遷往還。以三零五或四或四零五爲常。而當美洲自立戰事。英國民債。則歲百息三也。

由此觀之。則知吾英自顯理第八以來。歲賦國財。如川方進。且載驟駸駸。降而彌疾。故其見於事驗者。功力之庸率則世增。而發貯鬻財工商諸業之所收。則日以趨薄。

案民之日富。其驗如此。庸則日升。贏則日降。皆母財日多。政理公平之效也。財退之羣反是。

又案斯密氏謂贏率之少。以鉅商鬪賈。觀一業之利。則爭出財爲之。競者既多。其利自減。此說未盡。贏率之日少。正坐國財日富。而斥以爲母者多也。蓋亦供求相劑之一事。故使國財富矣。而可興之業猶多。則庸贏二者。同時可以並大（說見本篇下）。如有時賦稅雖重。贏利仍多。理亦同此。至息率高下。則尤以供資之財多寡爲差。息者贏中之一分耳。其餘則爲商庸。爲保險。既爲商庸。其盈胸自與前篇所持之理合。因競而減。斯爲確耳。

又案以令制息。斯密氏不以爲非。然既云息者。所以市用財之權。則息者乃價。凡價皆供求相劑之例之所爲。操枋者又烏能強定之耶。使國家設爲司市。取百貨之市價而悉平之。如新莽之所爲。此其爲謬。雖愚夫知之。制息之令。何以異此。且制爲息令者。禁并兼者之賤利也。而不知必制之令。而後賤乃益深。蓋未令之先。重利不爲犯法。既令乃然。而利之所以重。坐資者急也。資者既急。不恤利之輕重。以得財爲愉快。貸者息輕則不肯爲。息重則犯刑憲。既犯之矣。則子錢之外。須益之以冒禁之保險而後爲之。故其息愈重。而賤民益深也。主計者不知此。皆出於自然。故使理財。靡靡大亂也。斯密之後。英國有賓德門嘗深論之。愜意同此。故咸同之間。制息之令皆廢。

廢居殖貨。在都會則需母多。在鄉鄙則需母少。需母既多。而多財者相與競於其業。故贏得之厚。都會不及鄉鄙也。願力役之庸。則都會過於鄉鄙。處輻湊之區。積畜饒衍。治生者求力作之傭。若弗及。則厚其贏廩以徠之。庸之厚者。贏之薄也。至於鄙遠之區。其勢反是。見財無多。而傭作者充斥。求雇若不及。則劣其價以爭之。庸之劣者。傭之優也。

凡此皆驗諸各國而可知者也。蘇格蘭制息。與英國同。而民所用以資貸者。其率方英爲大。雖信義素

著之家。其貸息歲百不下五也。額丁白拉版克（版克此云銀號。又曰票號。曰兌局。曰錢店。其實皆版克也。所不當云銀號者。以其業不僅銀。所不當云鈔局者。以其事之異古。而票號諸名又嫌不典。不若直譯其音之爲當也。鈔則當云紙幣。此書所譯間用雜出。取讀者易明而已。歐洲版克之業。中古創於義大里國。蓋其民寄存積畜之所。其字義與隄岸通。蓋其業培聚而周防。有類江湖之埂堰。故異物同名耳。受人囤財。剖券以與主者。約隨時取。計日起息。猶百而四。此在倫敦名長流囤無所息也。諸坐列販貨。在蘇需母。皆劣於英。則蘇之贏率。過英明矣。至於二地庸率高下。已前及之。蓋蘇之於英。不僅貧富迥殊。卽向富之機。亦英殷而蘇緩。故見諸諸贏庸者不同如此。

案英蘇二島（海汶中斷。綴以蜂腰。故可名二島）以其土沃瘠之不齊。貧富初懸若此。而至今日。乃幾相埒。此其民之勤奮善計實爲之。斯密亞丹及他計學家如穆勒父（雅各）子（約翰）如馬格樂數十百家。皆蘇人也。可以見矣。然亦有術。康雍之間。蘇格蘭始設版克。造賒貸法。民大便之。國以日富。一千八百年以前。蘇之賦稅皆不充度支。自一千七百年來。歲有進步。今與英法諸國侔矣。故論者謂蘇格蘭處荒寒絕外之地。土瘠而民悍。幾於野蠻。一二百年之間。所進如是之無限者。

學校版克二者制善。使之然也。案賒貸法者。版克出財以貸民。使民勤而貧者。資以爲母。民欲貸則聯數家有力者爲之公保。至少無下二人。名保誠。保誠定所賒之數。常法自百鎊至千鎊爲率。議定乃恣出入歲終計息納之。而保誠有禁予縱縮之權。若貧者見不能。若惰佚。則止勿賒貸。如是。故其民之力有所資。而爭自奮於業。爲勤良。蓋富而有教之效矣。其法與新莽之賒貸北宋之青苗錢無稍異。異者。彼民自爲之。而莽與宋。則以官筭其收發而已。目論之士。至今言青苗。無不疾首痛絕之者。而不知其行法非。而法之良。意之美。則無可議也。

法蘭西之制息也。與英異。上以意爲升降。不從市息之後而制之也。一千七百二十年。減五分爲二分。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復加爲三分五釐。其明年。更加爲五分。至一千七百六十六年。相刺維第當國。則減爲四分。神甫德黎繼枋。復舊率爲五分。或謂其息率驟減之故。乃爲國債還息道地。考法史記誠有然者。其制息或減於英。其市息則往往而過。蓋以國財論。法富固不及英。而賁貸之際。民與法相遁。故市息常過制。老於行賈者。嘗爲余言。斥母逐利。在法勝於英甚遠。故雖法俗以懋遷爲汗處。英人以久賈相矜。而英賈樂居法。有由然矣。至於力役之庸。法之遜英。猶鬻財畸贏。英之遜法。常言遊者由蘇而

英親見兩國之民容飾居養雍容纖蓄之不同。則閭閻豐儉之異。皦然可識。今使其由法而復英。則相去之度滋遠矣。夫法之物博地大。固容幾蘇。而民生不優者。蘇進而法不進故也。豈惟不進。退者殆十八九焉。此其言未必皆有據依。而致此之云。詎無故耶。今使有客寓蘇二三十年。必不曰蘇格蘭退也。荷蘭國財。若取土地之廣袤。戶口之數。合而疇之。則方英爲富。故其國家貸借民債。常率二分。民間交質。信義足倚者。三分而已。比歐諸國皆微。獨至力役庸率。則方英甚優。以其贏得微薄之故。或遂謂荷蘭商務。降而愈衰。此卽一二業云然。則尙可信。若謂通國商業皆然。則恐正違事實耳。以計學公例言之。庸厚贏薄之效。必非國財日退之國所能有也。大抵當贏率歲減之時。發貯殖貨之家。易言生計衰歇。不知贏率告薄。正國財日溢之明徵。又以見業廣同前。斥母日恢之實也。輒近英法紛爭。法之懋遷。幾盡歸荷。後雖事平。其大分荷猶主之。英法國債出自荷人者至多。其在英者云四十兆。（自注云。此數恐大過實。）民私齋資。數復不貲。大抵諸國息率高者。荷財皆往出貨。統此數端。足見荷蘭國財之充溢。國中業隘母閔。贏率致薄。不然。其財不出國也。譬諸私家之富。用一業興。財日以周。過其所需之母。增益從事。贏率遂微。自用有餘。乃以出貨。然其商業則方盛未艾也。大國母財日充。正如此耳。

案今之英美諸國。皆庸優羸劣。而中國反此。彼之通我。最爲得利。此所以海禁既開。自西徂東。日盛月熾。雖鐵牡湯池。不能距也。而我出力求庸之衆。亦航海適彼。如新舊金山者。勢亦日多。美人恐吾備奪其小民之生。乃造天下至不公之律。以拒華傭。故至今在美者。不過十餘萬衆。使不爲此。一任事勢之自然。則益充斥無疑也。凡此皆計學公例之行而不可遏者也。

若夫美洲中北部之英屬。其力庸財息。皆優於英。息優則羸亦優矣。其息率或制息或市息。皆自六分至八分。無更下者。夫力庸與財息並優。乃人間至不數觀之事。觀者獨新墾之地耳。蓋新墾之地。土廣民稀。積畜始有。故其母財不足以副事。其力役又不足以副其母財。必多歷年。始能免此。故其初占之田。必擇壤埴最腴。轉輸最便之地。或遵海濱。或緣江介。以利漕轉。兼資溉田。又新墾之地。其值必廉。聽人自占。價不抵殖。且處女之壤。產力至優。略施治關。所收億秭。母財羸率。自然過當。雖出重息。貸之。不虧折也。其收利之疾。且優如此。故其積畜。轉瞬豐稠。乃欲增雇傭作。而傭者之來。或不能如是之速也。町畦多而手指少。則其酬之也不厚不得。此庸率之所以日進也。至於拓地稍廣。移者降多。主者之羸。稍稍遜矣。蓋自壤埴最腴。轉輸最便之地。以次占關。更占之所。稍不及前。羸率坐減。息率亦日趨平矣。

故吾英屬土之中。百年以來。息率之差。相去數倍。大抵國財日進。生齒日蕃。而分功日密。則稱貸之息日微。獨至勞力之庸。則不隨贏利爲減。何則。求傭之數。純以母財之多寡爲差。而與贏率之厚薄無涉也。且母財之進退。亦不以贏率之厚薄而殊。有時贏率甚薄。而全贏轉多。蓋贏薄而母多。方之嬴厚而母少者。所收常過。此在戮力治產之家。而在勤奮率作之國。亦莫不然者也。若其國忽辟新疆。或所與通商者益廣。則雖國財日溢。贏率可以不減而反增。嬴率既進。則息率從之矣。人情逐利。必擇最優。當其疆土乍闢。而所通忽廣之秋。事業驟多。國財如故。財不周事。勢將棄劣而從優。謀新而舍舊。而舊者之母既收。則其業之爲競者少。其產入市。亦以無多。供少求同。價值自起。價值既起。贏利乃多。贏利多者。息率大也。故曰不減而反增也。輓近英倫。戰事既平。私家貸。卽信釭（懋實貌）業厚者。不在五分以下。而前此則四分五釐足矣。此反增之驗也。當此時英於西印度美利堅拓土極大。民間新業繁興。息率不減而增。殆必由此。而非國財之損使之然也。蓋卽使國財如故。而戰勝之後。開通國土。如是之多。民之移故就新。正符前論。至於戰事所費。雖誠不貲。而英之富厚。不因而減。此其徵驗。吾得於後篇及之。

母財所以養工。故母財消則庸率減。雖然庸率減矣。而贏率則以增也。贏增則息亦增矣。蓋自庸率減而工價廉。故成貨之本不鉅。亦自母財消而供者少。故入市之價以騰。本輕價騰。兼贏兩利。雖以重息貸母。不折閱也。故息率大焉。印度孟加拉部之公司。與他泰東新步之懋遷。其贏得之至優。可以證此。東方多彫敝之國。故其地皆贏利無藝。而庸率至微。息乃比例。與之俱大。孟加拉農民之舉債也。歲百息四十至六十者有之。且皆以秋成爲質。夫能舉如是之債爲母而猶有贏。則其贏之大可想見矣。樹藝之業。贏大則蔑租。息大則所餘以爲督耕之庸者少。此其事不僅印度然也。羅馬未解紐時。吏汙而并兼之家衆。郡省息率之大。大都如此。布魯達。有仁人之號者。然甌克祿文紀其治塞布刺斯島時。放債於民。歲百息四十八。則他可知已。

國富以其天時地利人事三者爲量。使其量既充而中立。則庸與贏可以並薄。蓋其於庸也。則極其幅員之廣狹。積畜之盈虛。而戶口之衆寡。與之相稱。既極其量。不可復加。而後民競於工。工競則庸之率終趨於至薄。其於贏也。則極其物產之耗穰。交通之廣狹。而母財之滯斥。與之相謀。安於守成。不爲維新。而後富者競於業。業競則贏之率終趨於至微。

問天下有如是之國乎。無有也。秦東之建國曰支那。支那富國也。既充其量矣乎。曰未也。何以知其未耶。曰支那之富。充其人事之量云爾。所不加進者。民智與其政法教俗囿之也。支那國處溫帶。西北背山陸。而東南襟海。有長江大河。爲之疆通。形勝之國也。然其進於今治。而無所增長者。不知其幾何世矣。徒以其天時地利之量言之。支那之富厚。詎止是而已哉。嘗試論之。其俗以商賈爲汗處。立海禁。醜與外國往來。西國之賈。舶交海中。一二口外。舉不得入。夫如是則懋遷不廣。而貨棄地者多矣。故曰未充其量也。且其政不均。豪彊倚勢力以爲并兼。中賈以下。爲貪吏之所睥睨。信義墮。其契約不足恃。赴愬於理。則所失益多。夫如是則國多滯財。所斥爲母者。不副其懋遷之量。然而其國大商賈之贏利。尙爲不薄者。則何也。有力者侵牟小民。立辜權而罔市利故也。觀其國之息率。齋貸子錢者。歲百息十二爲常。其贏之尙厚。可推求爾。顧其小民功力之庸。則最下之率矣。故曰支那之不加富。政治教俗囿之也。

夫政法不均。則其國之息率寡不重者。不必國財之豐。蓄爲之也。蓋息率之所以廉平。以假者之無不歸也。使政法不均。而上不爲其民責約。則富者以財貸人。常有不收之慮。以其約之不足深恃也。故其

稱息也。必重信者之所酬。以償無信者之所不酬。須平息之外。益之保險之費。而後爲之。此政慮之羣。所以無輕息也。羅馬末葉。日耳曼拂篠峨特之族。蹂躪其西諸部。當此之時。契徹質劑之事。聽民自爲。渝者無罰。其子錢之重。皆今所不概見者。職是故耳。

法禁子錢。則無益而反損。蓋民旣需財。而已無有。非資則不得財。非息則不得資。而貸者之爲此也。旣有亡財之慮。復懷犯憲之憂。非有所償。固不貸也。償則務平息之餘。益以二者之保險費。而息愈不費矣。歐東回民。子錢至重。法國政治家孟德斯鳩謂其弊由法禁子錢。而契徹不信。不盡由其國之貧也。廢居治生。有得不能無失。使九得而一失。則於其九者通之。必有以償此一失者。爲保險費。而猶有奇餘焉。夫而後其業可爲也。此之奇餘。是謂實贏。除之以十。而與母相權。百得幾分。斯爲贏率。其一役之所贏。或多或少。皆爲總贏。總贏者。兼所失而言之。不分析也。然使舉債斥母以治生。其子錢息率。則當與實贏作比例。不當與總贏作比例也。

故最下贏率。必以有償虧折之失。而有餘。贏旣如此。息亦有然。必有以補不歸之逋。而猶有獲。夫而後曰贏曰息也。使其不然。友朋推解之情。緩急相周之雅。而非國人資貸之事矣。

案由此推之。將不獨如前所言。官不爲民責約。則稱貸之息率大也。每見官宰鵠突。其理貿易倒荒之案。輒袒逋家。而不察其有欺詐之情。株連之累。此之流極。必至民不相任。商賈不行。勤愿者失依。巧僞者得計。物大騰貴。息利不倫而後已。故曰婦孺之仁。所惠者小近。而所禍者大遠。豈不然哉。

國之所病。在多惰遊。而惰遊之所以多。坐食租衣稅仰子錢之家衆也。今且無論租稅。第言子錢之家。則使國富充其量而不可加。工商諸業之用。皆至足而不可復多。如是則其贏率必至薄。而子錢之率從之。且子錢之率既微。則仰此以贖其身家者。非至富饒。固不足也。夫如是則仰息之民寡。而中產以降。必舉其積畜而自經營之。冀以收兼庸之贏。如此則風俗成。而通國之民皆農工商賈矣。龔磨世變。增益不能。而無逸居之飽食。此其羣之所以日蒸也。今荷蘭之於諸邦。最爲近此者矣。逼於生事。束於國俗。其民皆以無所經營而坐食爲恥。譬諸衣然。不能人皆短小距地。而我獨大袈裟衣也。又如習尙然。居營砦之中。則不武而契需者爲笑。惰民之於勤國。致亦猶此。夫有迫而使奮者矣。

物既合三以成價。則必其二皆微。而後其一獨鉅。故贏利過厚。則蔑租。而製作與運致之庸亦薄。然而庸雖薄。尙不能盡無也。暴君之發卒征徭。必有粟焉。以食其徒而後舉。不然廢矣。至於地主人之租。則

事勢不同。有時可以無有。羯羅屈閣大東公司。其貿易贏得之厚。爲租庸皆至薄耳。

息率與實贏爲比例。而此比例之率。又與贏之厚薄爲消長。英賈常法。以倍息之贏爲平贏。假如齋賁爲母。實贏之率。歲百得十。中去息利五分。其他五分。卽爲經營者之所得。以酬其服賈之勤。與其役財之冒險。顧此之爲率。亦視其地通行贏率。或過或不及之何如。使甚不及。則息家不必得半。抑或甚過。則所以酬息者固可從而多也。

國日富則贏減而庸增。庸增則貨價宜日騰。然以贏減之故。而貨價尙可以無騰。而以與他所庸賤者之所出。競爲售也。從來商賈製造之家。皆謂物產之所以騰踊難銷。由於庸長母多之故。此有見於人無見於己之說也。平情而論。則物之貴也。由於斥母之家責贏過厚者多。而由於傭工小民責庸之優者少也。何以明之。蓋因庸爲加。一加而已。至於責贏之厚。則貨經數手。視母爲子。遞而求贏。後母大於前母。後贏過於前贏。子母並增。故爲大也。因庸爲加。加以加法者也。因贏爲加。加以乘法者也。以代數術言之。前用加減級數者也。故其長微。後用乘除級數者也。故其積鉅。今試以竹布一貨言之。假其中漚凍紡織諸工。每日之庸。如增一便士。如是成貨。每匹之價。所長者不過計功作加。工幾人。作幾日。成

若干疋。每若干價。如是止耳。至於贏率之大則不然。設以值百贏五爲率。今增三分。使之值百贏八。則出麻之農。計其成本。每百贏八。而售於漚工。彼亦計其成本。值百贏八。而售於凍工。如是而紡。如是而績。始之贏者。計母爲率。繼之贏者。併子入母。逐事遞增。以視彼庸。孰爲重乎。譬諸稱息。前者簡息。後者繁息。繁息者。至於息期。合息入母。謂爲新母。以起息也。故曰物值之貴。起於增庸者微。起於增贏者鉅。而商賈製造之家不以云者。利與人則分明。利歸己則芒昧也。

案自斯密氏成書以來。計學家後起者有三大例焉。其關於民生治亂之源甚鉅。今譯以附於此篇之末。一曰馬羅達之戶口蕃息例。二曰理嘉圖之田租升降例。二家皆英人。自其論出。而計學之理益精密矣。馬羅達曰。戶口常法。二十年自倍。然而有不然者。食限之也。食限若何。可耕之田易盡也。夫曰可耕盡者。非田盡也。民日益庶。則必耕下則之田。其勞力費財同。而所收日寡。卽田之肥磽無盡。亦必多費財力。而所收不能比例而增。且以益庶之故。壤之可耕者靡不耕。母之可益者靡不益。至於得不償勞而止。此所謂食之限也。而生齒之寢多。往往欲過此限。過則貧且亂焉。不及則安且治焉。蕃息之例如此。理嘉圖曰。當蕃息之日趨於其限也。庸贏二率。亦以日薄。獨地之租率。則以日

增。租之所以增者。以腴地耕盡。漸及瘠土故也。國中。之民數加多。而母財日益。雖贏率稍薄。富者。可願斥而爲之前也。費千金而收百石。今也。費二千金而收百五十石。則後之千金。所取償者。不外五十石已耳。且此既以千金五十石而可爲。則受田者。以千金五十石爲率。過此之稷。貢以爲租。以前人爲競。如是。則往者。費千金而收百石。今乃倍費而收百五十石。而其中五十石。乃租稅也。使彼不爲。則他人爲之。是通以千金收五十石也。而租率以之大進焉。凡國生齒愈繁。闢田愈下。殖量既差。名租遂異。故腴田之租日增也。(田之殖量。視其壤之沃瘠一也。視其處所之轉輸便否二也。合之爲田之殖量。)田租升降之例如此。生事之難易。民物之盛衰。大抵此二例之行而已。顧此之專以田爲說者。蓋食者生事之大舉。大則例其餘。斯密氏生財三物。曰地。曰力。曰母財。地或曰業場。斯密氏此篇。斟酌於庸贏消長之間。其言民生所以因之爲舒戚者。可謂備矣。顧不兼業場而言。則猶未盡也。蓋不兼業場之廣狹而言之。則物產之所分。役財與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軋之勢。庸厚則贏薄。贏巨則庸微。不能兩利而俱存也。而有用力同用財同。在此則庸贏並劣。在彼則庸贏俱優者。無他。業場之廣狹異也。今若取母財力役業場三者優絀之間較而論之。則民生不同。可分爲四境焉。

一使其國母財富於力役。而業場甚廣。母財尙不足以盡之。如是者其庸贏並優。此美利堅之事然也。二使其國母財富於力役。而業場狹。則其庸率大而贏率微。此凡國兵燹饑凶之餘。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境不能久也。三使其國母財不足養其力役。而亦不副其業場。則庸率至微。而贏率至大。中國今日之事正如此。其在往日。印度已然。故英人得之。國以鉅富。四使其國母財不足養其力役。而業場又狹。不足盡其母財。如此者則庸贏並微。五十年前。荷蘭義大里皆如此矣。此力母三物不同相互爲變之略也。又斯密氏之論世變也。分三際焉。曰進。曰退。曰中立。進者。庸贏皆大。民生日蕃。中立則業場已盡。而庸贏皆微。其民躓困。至於退。則不獨庸贏皆薄。且其民之受贏者。將降而受庸。而受庸者之數。亦日以寡。其民流亡。此爲最下者矣。然三者之外。尙有一境焉。業場固廣也。而戶口母財之進。適與之齊。則庸贏不進。蓋業場雖日廣。而母財亦日增。國固日富也。而贏率不加。次則業場母財並多。而戶口歲增。與之相稱。如是者國亦日富也。而庸率亦進。蓋庸贏之變。必三者有過不及而後形。且民情悅豫。必遇進境而然。中立則憂。退益顛沛。故使其三者俱大俱小。而無過不及之差。則所居之國。雖誠日富。而其民殖財者可以幽憂。勞力者可以困殆。此又論世

變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抑更有進者。以一國之計而論之。則過庶患也。而過富亦憂。人但知過庶之爲患。不識過富之爲憂者。此不知計學者也。計學家以謂母財之與力役二物之判。在於過去卽今之間。民前施筋力而積其收成之實。斯爲積畜。斥此以養後來之力役。則號母財。母財者。前積之力役也。故不僅現在之力役可以至於盈溢。卽前積之力役。亦可過於饒衍也。現在之盈溢爲過庶。前積之饒衍爲過富。過庶者母財不足以養工。而庸率日減。過富者業場不足以周財。而贏率日微。庸率日減。則小民彫弊。戶口蕭條。贏率日微。則中產耗虧。閭閻愁歎。前之效病國民。後之效損國力。而其爲窮蹙之象則均也。如今日西國之患。恆坐過富。母財歲進。而業場不增。故其謀國者之推廣業場爲第一要義。德意志并力於山左。法蘭西注意於南陲。而吳楚之間。則爲英人之禁巒。凡皆爲此一事而已。此其所以爲爭之情。與戰國諸雄與前代苦中國之戎虜大有異處。今日之謀人國家者。所以不可不知計學也。

篇十

論業異而庸贏不同之故

夫苟聽民之自己。而不加擢塞驅繫於其間。則一國之中。民生諸業。凡所以致其力而役其財者。將苦樂利不利相若。都邑錯處。風氣棗通。使一業之獨腴。則民將自趨。使一業之獨瘠。則民將自抑。趨之者多。則轉而不腴矣。抑之者衆。則俄而不瘠矣。民將各審其內外之分。而自爲其最宜。以與其所居之羣相得。不必爲其上者爲之焦勤也。惟爲其上者爲之焦勤。而後民失其自由。而業之不齊以著。故曰民如水。自趨平。又曰國助不如民自助。

夫歐羅巴者。天下之業場也。或役財焉。或勞力焉。孜孜擻擻。其贏與庸莫有同者。此其異焉由起乎。本業殊致。喜嗜不倫。或利微而所甘。或利優而所苦。起於其業而異者。一也。國異政。鄉殊俗。附離約束。不平以生。起於政令規約而異者。二也。是故吾論庸贏之異也。亦可別而二之焉。一曰業品之殊。次曰政約之異。

以下論業品之殊。

業之優絀不同。其所抑揚損益。使之平均若一者五。一曰本業之可欣可厭。汗潔休劇榮辱。二曰學操

之甘苦廉費。三曰售業之恆不恆。四曰執業者責任之重輕。五曰所業期成之可恃不可恃。

所謂異生於本業之可欣可厭。汙潔休劇榮辱者。如當都會之地。凡縫紉之工。通一年之所得。劣於織紡之工。縫紉休而織紡劇也。織紡之工。劣於冶鑄之工。織紡休而潔。冶鑄劇而垢也。冶鑄之工。六時之所得。不及采煤者之四時。冶鑄者之於采煤。事潔而不殆也。夫榮辱之分。生於人意。而其業之酬。乃以大異。榮業所得。大抵常微。鼓刀而屠。溲處也。而其業之取庸以厚。刑人之隸。通國之所憎。使非厚廩。則莫有爲之者矣。

畋漁之事。居狂榛之世。則生事所必資。進而文明。則爲好樂遊戲之娛。而倚此爲業者。皆窮簷矣。漁之業微。自希臘上古而已然。而英國今日之獵戶例貧子。以其事之根性而易操。是故爲之者衆。數獲入市所得者。常不足以贖其勤。而其業遂至絀矣。

此不僅使庸之數異也。贏率不均。有由此者。市酤酒肆之主人。與傭保雜作。往往爲醉人所捶罵。業之煩溲者也。然而斥母少而贏得多者。一閨之市。酒壚往往稱最焉。

所謂異生於學操之甘苦廉費者。其事得以機器明之。製造之廠。設一機器。爲費甚奢。故其責償於此

機也。及其未毀。最此機之所出。必與機價相敵而尚有贏焉。夫而後其機用也。人之學爲一業也。其技巧習給。必勞力需時而後能。故責償於其業也。猶製造者之於機。課其所獲。必常庸而外。更有以酬前者之勞費。計母爲子。尚有餘焉。夫而後其業可學也。且以人比機。則機之長短可豫知。而人之壽夭至難測。人生一世之中。能治生者率三十餘年止耳。故其取償又以重也。是故業有專常之別。專業受庸。與常工異者。致由此耳。歐洲常法。以梓匠金玉諸作。與凡製造之家。爲巧工爲專業。而田野山澤之事。則爲常傭。故各國律令。操前業者。必自從師爲學。徒始。徒有徒限。寬苛之制。隨業不同。徒限之中。徒之力役。皆其主若師之所全有。徒之衣食。取具於所親。或如學子然。行束脩而後授業也。設其家貧不辦此。則書券展徒限。爲之傭以讎之。其所爲於徒則多損。而於其師亦未必利也。蓋展限之中。多傭徒。至於農升山林之事。則人以爲不學可能。乃無爲徒從師之事。今如田傭。當其受雇之時。卽其學操之日。計力受庸。稍足自養。以是不同。故歐洲專業之工。餼廩皆較常傭爲厚。而在編民之伍。流品亦緣是而稍高。以日庸而計之。如麻桌。如木棉。所受者以比常傭。爲優蓋微。而通一年爲計。則以受雇之較恆。其積則比常傭多也。第其所多。每不敵其學爲是業之所前費者。至於精詣之業。事資學問。尤遲久而難

成。則售技之精。彌厚不倫焉。此如繪塑之工。如律師如醫士是已。

案農升之業。不需爲徒從師。特當斯密時如此。今大異矣。

至於斥母立業。其贏得之上下。則未嘗以學成之難易廉費論也。若專以役財治生之事而言。則諸業之難易相若。或土著之貿易。抑四國之通商。任舉一塗。皆不能此繁而彼簡。其爲業既相似。其贏得宜略同也。故課母責贏。而優絀不由斯而起。

所謂異生於售業之恆不恆者。如製造廠局之工。都會賃工之傭。當一身無疾病。皆得勞其力以受食。獨至築垣壘石之工。嚴霜淫雨。皆可輟業。又必俟雇者之呼於其門。而後能奏其勤也。是故一年之內。坐以待雇者半之。則其受庸也。不僅資當日之養。必有以均其作輟。且務償其望工之苦。與其不或必得之虞。此所以常傭之日廩。石工圻者常加半。抑倍之矣。使其地常傭。七日之廩爲四五先令。則斯二工必七或八。前者六七。則後者九十。前者九十。則後者十五或十八焉。此皆驗之於吾英倫敦與各部之庸率者也。且此庸獨大。非以他故而然也。天下易能之事。莫築垣壘石若。倫敦堯凡之匠。夏則爲石工圻者以取優。冬則執椅凳之業以補闕。知其事夫人能爲也。此以知其庸之獨異。起於售業之無恆。

而非由他故也。

且徒以技巧而言。則梓人之業。固比之石工圻者勝矣。然而都市之中。梓人之受庸。往往比石工圻者爲遜。蓋其業不以寒燠雨暘爲殊。其有待於雇者之招邀。亦不若石工圻者之已甚。此其庸所以反遜也歟。

又如有操業者。在他所則常得僦。而獨於一所不然。則其庸亦比例而大。今如倫敦之俗。凡手藝之工。主家雇之。隨時可令之去。與他所之短工同。是以在倫。其庸獨大。常僦日十八便士者。彼則三十之如。倫敦縫紉之工。休業者常以旬計。夏日尤甚。故其事如此。此在他所。往往所得以比常庸尙微劣也。假其售業無恆。與其業之煩溥勞苦合。則可使極蠱之工。售庸過於精業也。蘇格蘭之紐喀所及他諸部。其中煤工業短雇者。所廩常倍或三於常僦之率。此起於煩溥勞苦者爲多。而由於無恆者少。蓋彼自苦之而不願長勤也。獨至達眉河澗卸煤之傭。其煩溥勞苦。誠無以異於入山采煤者。然以煤船到步之不常。是以其業多作輟。而取庸獨優。常倍或三於常僦之率。平情論之。雖至四五。不爲奢也。數歲之前。吾嘗親考其事。知此種傭民。其所受者。常日六先令至十先令不等。但以六先令言。則於常庸已

四倍矣。常庸日十八便士者也。此其庸雖驟視爲甚優。究則傭市供求相劑之自爲。而非人之所能設也。使此率爲優。不止憤其煩苦與無恆。將來者日多。其庸自然減矣。烏得壅以爲厚利耶。至於母財贏率之進退。未嘗以售業之恆否爲差。蓋母財之行滯在人。而於業固無與也。

所謂異生於執業者責任之重輕者。如冶鑄黃金之匠。琢磨玉石之工。雖精巧不必過他工。且有時而遜之。顧其計日受庸。常比他巧匠過者。無他。爲付託之重而已。

故醫療之工。病者性命精力之所託也。律例之師。訟者身名財產之所託也。其所託之重如此。此不可以付諸卑賤人甚明。故其得精責酬之厚。必使若人有以自尊其流品。流品尊而後廉節重。節廉重而後有以受重託而不驚。必然之理也。况之二者爲業。事資學問學。操業難。二因既合。而醫士律師之庸。其非常工所敢望者矣。

至於贏利之不同。又未嘗有待於此矣。人役己財以治生。則無所謂付託者。而其人爲市廛所信否。又不在業也。視其人之財產聲譽才具。於時人意中爲何如。是故業異而贏率不同。勢不能起於付託之重輕也。

所謂異生於所業期成之可恃不可恃者。一羣之中。民各有業。皆重而習之。然而成否之數。業之爲異至多。大抵勞力粗下之業。幾夫人可成。而勞心名貴之業。則成否至無定也。生子而使之業爲履。其長而食於是業也。若操券焉。生子而使之業爲律師。則其長而食於是業也。二十得一而已。故其事如占鬪焉。二十人共爲鬪。十九失而一得。則此一得者。收十九之所失者而獨享之。至公之道也。夫人業爲律。稽古而詎。今年幾四十矣。而後收其報。世但知其精厚也。而不知勤一世而不得精者。外有十九人焉。且合而計之。彼一人之所收。終不敵此十九人之所費。今使取一邑勞力之業。如爲屨者。織鬪者。總其同業之所費。與其同業之所收。則所收之財。常逾其所費者。至於業律之家。則最館署諸公之所得。常不敵其同業所歲耗者。斷可識矣。故其事不能如占鬪之公。得與失常相敵也。律之爲業固然矣。而他勞心之業仿此。食於其羣。雖若甚優。而其責則得不償失也。

其業之得不償勞如此。然而一國之秀民。尙爭趨而勸爲之者。有二故焉。天下惟名可以勝利。業精則名品貴。舉爲名高一也。人之自詭常過其實。徼倖情勝。以爲必成。二也。

夫與衆共脩一業。不企其中平而不能。而我乃能爲其至者。此所謂豪傑穎異者矣。故樂爲勞心名貴

之業者。其所收不僅在厚利也。其半亦爲名高。而名之上下。亦與其能之上下相副。名卽爲其所取價者矣。此在醫業已然。律業或過。至於學爲文詞名理格致之學者。幾於皆名而無所利矣。

度越曹偶。魁倫冠能。人情之所歆羨者也。獨至用此以弋利干祿。則人情或以爲汙。惟人情以爲汙。故其所得不僅取價其前學之勞費。必且有以酬其業處之汙。今夫俳優歌舞。當不求利。皆爲名流。及其自售。風斯下矣。其索賴也。常若邱山。何則。能獨而處汙故也。不知者疑其流品之下。而索賴之優。不悟其索賴之所以優。乃卽在流品之下之故。今使人情忽變。而不以銜技自鬻爲汙。則其業之流品升。而樂爲其事者將衆。衆斯競。競斯微。其利入不能如是之厚矣。且俳優歌舞者。固有待於天資。然不必如是之罕遇。世固有獨具精能而恥以牟利者。使其業不爲世所鄙夷。則所謂度越曹偶者。固不必如是之寥寥也。

至自詭過實。而每懷微幸。尤爲人情之至常。其求事自試。常過於其才之所克肩者。古之知人情者。言之詳且盡矣。獨至幸成諱敗之心。則尙未深發其覆也。世之傾覆顛沛。坐此者至多。蓋常人方血氣之未衰。其計事也。往往於成得之數。自與則甚多。於敗亡之數。自切則甚少。此其心之用事。觀於鬪博

（俗呼彩票）保險二事而可知。今夫鬪博者。天下姦利之一也。而售此者所在致富。蓋人所爭趨。彼之所收必大溢於其所與。此其所以利也。使爲公道。而收於與平。其事將廢。故每鬪之真值。十常賦其二三。以至於四者有之。其事之不公不廉如是。然而人方爭購之者。徼倖之心勝。常自詭於可得也。執數金之貲。而規萬億之獲。雖有智者。未嘗以爲誕也。且也其標愈大。其得之數愈微。而人愈樂趨之。使其標小而得之數多。則相顧而不屑。甚則以求得之殷而多購之。不知數學之理。購鬪彌多。其去得彌遠。設其盡購。則百失無一得者矣。其自與於成得者過。未嘗考之以數。而求其實也。若夫人情之諱敗而過。則保險者。其事與鬪博相反。其得利亦與之背馳者也。保險亦數術之一事。今使其業能存。而斯民之室家舟車。免夫水火之厄。則通所收保險之費。不僅有以償禍敗之常率。將必有餘饒。以爲治其事者之俸養。與夫一切之經費。夫而後事可久也。故使保險者之所收。無過乎此數。則人之所出。與其所保者。正相抵而無贏。天下至公之業也。乃今觀之。則業此者雖有微贏。未嘗以富。卽此爲論。知其業之不盛。而其業之所以不盛。以人樂鋌走。而預爲善敗之計者希也。今者合一國而言之。則以屋廬保火險者。百不過一二焉。至於舟行之險。以禍災之可畏。保者較多。然卽至戰爭之頃。風颶之時。空行不

保之舟。尙至衆也。或謂鉅商之家。連檣接觸。多者數十百艘。勢已自相爲保。節其保費。足救禍災。故其不爲。尙非失計。獨船少之商。不保者乃爲愚耳。然其所爲。未必生於計數。大抵事不經心。而以天幸爲可常已耳。

案此言自斯密氏時如此耳。至今日。則保險之業大旺。而鬪博稍稍衰。獨吾中國通商諸步。其民情乃與此合。呂宋鬪票。售於吾國者最多。較而論之。足以覘民智之高下進退矣。

人之擇術。多在弱冠之年。而輕藐險巇。自詭必濟之情。此時爲甚。其擇術多疏。而終受其蔽者。固其所矣。常人慮難之情。常不敵其幸成之意。觀於從軍少年。與行海新賈。尤可見也。鋒銳奮發。義不留撓。不屑恆靜寬閑之業。而憙儻來難冀之功名。編伍從軍。英制用召募。不由徵賦。月糧微薄。殆劣常傭。而艱險勞動。不翅倍之。乃每當戰事新起之秋。鳧藻鶩趨。爭求入伍。雖其人材力。了不異人。皆盛氣高步。若時事方殷。封侯食肉。俯拾地芥也者。雖以此橫尸疆場。不暇計也。至於浮海之業。以此從軍。固不若是之失多而得少。故少年浮海。多稟其父命以來。至於從軍。未嘗如是。然而少年人尤樂從軍。從陸軍又過於從海軍。蓋海之提督。其爲俗所歆羨。不及陸之將軍。海戰而勝。其所收之名利。亦不若勝於陸者。

之優隆。海之甲必丹。雖例得與陸之喀納樂比肩。而世俗之情。終輕彼而軒此。此其事如鬪博然。大標少則小標多。陸軍多大標。故所欲甚難得。海軍多小標。故其願稍易償。若由此而論之。彼擇業於斯二者之間。當亦知所從事矣。雖然。浮海之優於從軍亦僅耳。海軍之兵。其技擊趨捷。悉優於城市之傭作。且畢生所爲。皆勤劬危殆之烈。課所爲酬。羌無所獲。不過逞其賈勇喜事之雄心。與履險如夷之可樂耳。其月所廩給。與近地之常傭。無以遠過。舟所出入地多。故不如地著之傭。勢常以地爲隔。而畸有重輕。大抵常以聚船最多之步之庸率爲之。倫敦常傭。月之所獲。倍於額丁白拉。而英之水手。比之於蘇之水手。多者不外月三四先令止耳。平時倫敦商船水手。月二十一先令至二十七先令不等。而常庸之率。乃四十至四十五先令。其不同而劣如此。雖水手月廩之外。尙有膳食。然所廩者不足以敵其差。卽或過之。猶無益耳。舟中之餽賜。固不能與妻孥共享之也。

故危殆艱險者。非豪壯少年之所懼。往往緣其如是。喜功好名之子。轉勸爲之。是故貧母之慈子也。遣兒學書計。避海濱之學館。恐其濡染歆羨而樂遠遊也。夫血氣方剛之人。樂蹈危機如此。故海舶雖有風波之險。不足以優水手之庸也。擇事而欲庸優。必辛苦而其事煩溲。不利養生。或損神而常致疾。而

後如此。此既已前論之矣。

案不憚艱險而樂從軍走海上者。歐洲之民。大抵如此。而圖敦日耳曼之種尤然。此其風氣。與中國所甚異而絕不同者也。歐羅巴能雄視五洲以此。支那常恐爲其所逼。齟而終不足自存者。其端亦在此。觀於斯密之論。斥爲鹵莽之愚。可以知其根於性習者至深。而非由樂道而誇大之者矣。嗚呼。用詩書禮樂之教。獎柔良謹畏之民。期於長治久安也。而未流之弊。乃幾不能自存。此豈立治擾民者之前知者耶。

至於贏率。亦以所業成濟之難易爲差。內賈收利。可必之數。過於外商。且同外商也。利之必收與否。又因地而異。北美之商業。責事課贏。比其南島雅墨嘉之經營爲穩固矣。是故贏得之厚薄。與其業之危否。若正比例。事愈無定。則偶贏之爲數愈多。第通而計之。則得也常不如其失。此且作夕僥倒荒商業之所以滋也。貪得情熾。諱敗事成。而計失之數不精。且人俱慕羶。鶩之者多。故其利遂減。偷漏征稅。闖出關入邊關者。姦利而至難恃者也。使天幸可常。則朝暮可以致巨富。然而仆者何多也。無他得失之數。既不相彌。通而覈之。反比他業之常贏爲絀。雖間有厚利。其業終不足以久長矣。

業品互殊。庸之參差者五。而所以致贏率之異。僅有二焉。曰本業之可厭可欣。曰期成之有難有易。然自其前而論。則其例之行甚狹。贏以之異者少。贏之從同者多。自其後而言。則暫得雖饒。通而課之。其得終不償失也。是故合五事而觀之。一鄉一國之中。雖勞力役財。業之分殊至衆。究之庸之爲異或懸。贏之爲異不相遠也。以理擬之如此。以事核之亦然。掃除之隸。所廩至微。醫士律師。常收厚糈。才地既懸。則其庸不可同日而語矣。至商賈之廢居殖貨。贏得之率。質論皆同。卽有時兩家贏利。有若相懸。實則吾人觀物不審。往往混庸贏而一之。非真贏也。

市之賣藥者。其贏得之不倫。殆爲市廛之口實。雖然。此贏也。其實庸也。其別驗製合之務精。過於常工者不待論。卽其責任之重。去爲醫者特一間耳。貧者之疾。無論重輕。所求診者。不離藥肆。富人微恙。亦於是乎咨之。以前者之第二第四例言之。彼之取庸。固宜甚厚。而厚庸之所由取。固以名藥爲最便也。故其藥當市所售。上者歲不逾三四十鎊之值。使其利不相十。或以一而贏五。則其庸匪所出。而莫有爲之者矣。故曰賣藥之奇贏。合庸而後大也。

又有時生業甚微。贏得至厚。析以爲論。其事同茲。今如海陬小集之中。有取生事之所常需。雜儲爲肆。

此所謂坐列稗販者也。稗販之贏十當五六。其斥母不逾數十金。而駟賈動斥萬金之費。以治生逐利者。至多值百贏十止耳。此其故又可得而言也。其所持之物。大較皆居民所必需。又以市場之褊小。勢不足容絕大之母財。此雖稗販。然既已爲之。則不容他驚。故其業必有以贍其生。又其能必與其業相副。具母矣。必通翰札。解會計。能別數十百物之貴賤良鹽。與其地產之所從來。而後有以入廉而出多。而獲倍稱之息。此其能事。實則與大賈相若。所不同者。直擁貲少耳。若此人之庸錢。雖歲數十鎊。不爲侈也。今於其贏得之中。取此數十鎊以爲庸。則其所謂贏者。去常率固不遠矣。故此與前事。其爲異者。皆庸。至於言贏。固不能大異於常率也。

斥母財以求藝利。則駟商之贏率劣。而稗販之贏率優。而二者之優劣。在都會其差少。在鄉鄙其差多。其大較也。假如前喻。使其人之具母。可至於萬鎊之多。則執業者之庸。如くく之入大川。不可見矣。此時稗販之所贏。其率將與駟賈相若。此其貨所以在鄉鄙則貴。在都邑則賤也。雖然。稗販之雜貨物。可以賤。至於酒肉麥穀。則往往不能。蓋物不出於其地。務遠以致之。而本值以貴。致雜貨物。都會於鄉鄙之爲遠均也。而牛羊米麥。則都會距其所出之地。遠於鄉鄙。遠則轉輸之費以增。雜貨物之所以賤。以

都會具母之既多。酒肉麥穀之所以不能。以都會轉輸之較遠。具母多。則庸小而價廉。轉輸遠。則本增而價貴。二者相消長。而都會鄉鄙之價乃相若矣。嘗見一國之中。牛羊五穀之價。隨地而殊。獨至麩麩糜膳。則邑野相同者。其諸二者相消長之故歟。

案鐵軌未興則如此。至道里脩。鐵軌繁。則邑野之物價。日趨於平也。且以城市銷場之恆。百貨彙集之便。故繼今以往。都會物價。稍稍廉於鄉鄙者有之。邑居之中。四通幅湊之衢。就肆之租。什佰往日。坐列者以逐利爲競之般。往往一屋之肆。不能全而有之。皆坐鐵路既興。物價流通趨平。具母甚大。贏率甚微故耳。此西國今市之情形也。

無論大賈零售。其贏率皆在鄉鄙爲優。而在都會爲劣。然而營業之始微而終鉅者。乃必在都會之中。鄉鄙固無有也。蓋市場誠小。則雖有鉅母。無所用之。故其業之增高繼長難。以少本而求奇羨。母贏相課。其率固優。顧率優矣。而總其所獲之數。則未嘗大也。如是則歲進之利微。獨至都會則不然。贏率平。而寬廣幅湊。故其業日以發舒。歲所有贏。輒增爲母。銷場日闢。母本漸恢。故贏率雖微。而最其所贏。什百曩者。以是之故。雖僅數歲之間。由稗販零售而至鉅商賈。可也。凡此皆業於鄉鄙者所不能也。

又有異者。懋遷致富。有二塗焉。一曰經業。一曰屯侍經業者。計母爲贏。循修持久。忍欲纖齋。勤苦運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漸以致富者也。屯侍者。牢籠百貨。屯廬待時。買賤賣貴。以規大利。頓而致富者也。故屯侍殖財者。逐時而遷。不規規於專業。今茲積穀。明年置釀。爲錫爲菸。或爲茶荈。時用知物。與俗上下。利進則先人而爭。利退亦先人而罷。故其贏利折錢。與營經業者無所比例。其趨利也。若鷲鳥猛獸之發。或一發而致富不貲。或增擊不中。而顛沛窮逋者。亦多有之。顧此非處四通穀擊之區。固不可耳。蓋必市場浩廣。消息靈通。而後可遵其術也。

此篇前言五事。雖爲民生諸業庸贏二者所以不齊之由。實則所以益寡裒多。補不足損有餘。使天下無甚苦甚甘之業者也。然必一國之中。政令平均。并兼無有。擇術遷地。悉聽民之自由。而後其例之行。可以見也。設有其壅闕鞭毆。而不令萬物之自已。則其效或不然。且政寬而民自由矣。又必有三形焉。而後其例之行乃益信。外是則其效又或不盡然。何謂三形。一曰其業已舊。甘苦利害。爲國人所周知。二曰際其平時。而不在變動非常之境。三曰以爲專業。待之資生。而非旁及兼營之事。

一。所以知五例之行。必其業已舊而爲人所周知者。新創之業。甘苦利害。既爲時俗所不諳。委人持兩

端。憚於趨業。於是倡其業者。必設厚庸重糈以來之。此所以新業之庸。常較舊業之庸爲厚。必歷時甚久。而後其庸可漸減。以與他業爲平。此不必民智日開之國而後有之。玩好飾觀之事。朝忤夕替。變滅無常。不成爲舊而已化。如綺羅之片段。器用之型模。各國如此。獨至質樸之物。生事之所必資。常歷數百千年而無變。是故操後業者。其庸常平。逐前事者。其庸時起。卽以吾英爲論。蒲明罕一部之製造。前事之比也。薛非勒一部之煤鐵。後業之倫也。蒲之庸優。而薛之庸平。職是故耳。至於贏率之事。大抵新創之製造。新設之步頭。新法之樹畜。其事理皆與屯侍規利者齊觀。倡首之家。常自詭以無窮之美利。然事濟而如願相償者有之。不濟而敗衄困窮者常數倍也。其盈虛損益。與斥母而守常業者。無比例之可言。卽濟矣。其始之得利至優。及其歷久之餘。人知其事者衆。則競者日興。其贏利終與他業等矣。二。所以知五例之行。必際平時而不在變動非常之境者。各業力作之市。時陞時衰。則陞過平。衰則不及平。自然之勢也。今如田作當夏耘秋穫之時。求常過供。而庸隨之長。戰事方殷之日。水手由商船而籍海軍者。率常四五萬。於是求亦過供。第水手之月得二十餘先令者。至此皆月二三鎊矣。此見於業陞第所得過平者也。至於業衰。如製造疲歇之日。其中力作工匠。重於徙業。寧減庸而爲之。此見於業

衰而所得不及平者也。若夫贏率。則自與其貨價相乘除。價騰則其率過平。價跌則其率不及平。亦常道也。顧騰跌之事。貨有不同。或在此易見。而相去度多。或在彼難爲。而相差度少。大抵人爲熟貨。視求爲供。計一市一歲之所銷售。而爲之辦致。雖不盡合。亦稍相敷。是以無騰跌甚過之事。此如英之麻桌。氈罽諸業。各廠之匠指不殊。諸市之匹段相若。烏從過乎。而於非常之市。則亦有之。如國有大喪。元緇頓貴。而平時常物。則無是也。然天生之生貨。與視生貨而成物者。則大異此。每歲之力作同。而以天時不齊。致產大異。如粟如酒漿如錫如菸葉。皆此類也。故其價不僅在供求相劑之間。而常在豐歉不齊之際。此其騰跌所以易見而爲度多也。其騰跌之差既如此。則其贏率之優絀亦從之矣。是故貴賤稽物之事。常在天生生貨之中。知其將歉則急收。察其將盈則盡發。操舍得則大利存焉。

三。所以知五例之行。必其專業而非所旁及兼營者。其人治一業以資生。而不必窮年之力以爲之。使當業隙而售其餘力。則其責庸也。常比以爲專業者輕。古蘇格蘭之民。有所謂噶特爾斯者（譯言塵丁）。至今尙間有之。其傭於田主也。介乎長年短雇者之間。例受宅一廛。園一區。可種菜。芻幾束。足飼一牝牛。外是或下瘠田十餘畝。可以耕。農事殷。田主每七日更給傭雀麥二秉。值十六便士者。然而當

暇日。自治分地之外。猶有餘。則相率爲人雜傭。苟得事耳。不甚計庸率高下也。故其責庸常比他庸爲廉。此在古日尤衆。今者國財進。生事周。所謂噶特爾斯者。稍稍盡矣。蓋戶口不蕃。田疇未闢。田主農頭。養長傭則甚費。不養則無以趨時。此法最便。故噶特爾斯所廩。不可以全庸論。田牧屋居。當其庸大半矣。而世之論食貨者不察。常取此以謂古今庸率迥殊之證。可謂失其實矣。工廉則貨賤。故如是之傭。其成貨索價之微。非他工所能及。蘇之織韃。常比機織者尤廉。大率此曹之所產也。薛德蘭出韃。歲千雙。雙五便士。若七便士。無過者。其地庸率。率日十便士。又常紡麻。每七日勤者得二十便士而止。使非旁及兼營。而以此爲專業。雖欲爲此賤。勢不能也。

案聞印度民常織樹皮爲粗布。樹名優底。布名公尼。然優底公尼價相若。則亦旁及之業也。

夫治一業矣。而傭有餘力。主有餘財。資以旁及兼營者。業之不廣。斯可見矣。故此皆貧國邊鄙之事。富國通都無之。雖然。設有他故。時亦有之。都邑屋租貴者。莫倫敦若。而使僅僦一二分房家具。供張辦者。其廉又莫若倫敦。法之巴黎。蘇之額丁白拉。皆不及。其相反如此。蓋分之所以廉。即在全租甚貴之故。租之貴。都會皆然。地價百倍於鄉。一也。工貴。二也。材木磚石皆遠致。三也。而倫敦之俗。宅之僦者。上天

下地。必全而就之。例不可以析。與巴額二郡之俗異。故業賈者宅既全租矣。則以其下爲肆。以最上層爲家。中間二者。則設供張家具。以待寓者。若逆旅然。彼之治生視其業矣。而析宅得租。則其所兼及者也。故其勢可以廉。此與前之噶特爾斯。事異理同者也。

案今時倫敦無此俗。又都會租賃。自緣供少求多。而得以得貴租。故雖有三者爲梗。而人猶爲之。斯密氏言此爲租貴之由。則犯名學倒果爲因之例。學者不可不察。

以下論政約之異。

案此半篇所指之公政私約。所以壅遏利權。使之不平不通者。今大抵皆廢。不獨辜權專利。舍一二業如醫如律外。皆所不行。卽所謂業聯徒限擇業移工諸事。今亦聽民自由。無爲沮梗者。此可以見英國政令之日以寬大。與其國富之所由來。後主計政者。其亦知所從事矣夫。

舍後三者之因緣而外。則勞力役財者所得之不同。不出於前五事。此雖民氣至伸。擇術自養。一任自由。不能免矣。然其不同。生於本事。是故雖名爲異。實則所以爲平。獨至歐洲國異政業殊約。擢塞壅激。不能因任民情物理之自然。於是庸羸之畸重。畸輕。卉然而起。以比前言五事所關尤鉅者也。

其政令約束所爲擢塞壅激者。大抵不出於三。一曰限其人數使之少。二曰增其人數使之多。三曰禁其徒業。使之不得自然通流。民失其情。物失其理。自此始矣。蓋一羣生業。譬如水焉。水之所以終於至平者。以任其就下之性。而莫爲之壅激也。生業之利害。所以定於和均者。以縱物之自趨。而莫爲之擢塞也。乃今吾歐之政約不然。

一所謂限其人數使之少者。蓋恐任其自至。則勞力役財以操其業者將多。競者衆而利薄也。故城市之業。首爲業聯焉。合同業之家。以持獨享之權利。次爲之徒限焉。使欲操其業者。非始於爲徒不可。制爲約章。以定其一時所得納之人數。與夫學爲是業之幾何年。背之者皆有罰。此無他。不使競於其業者之多。爲之供常劣求。用壟斷其厚利而已矣。限徒之數。徑而爲是者也。定徒之年。使學者費重。來者不多。紆而爲是者也。其所以困人數於至少。一也。

英國辭非勒之劍工。一時不得納二徒。那爾福泊那威支二部之織工亦一時不得逾二徒。犯者月罰鍰五磅充官。國中若新墾地之帽匠。人傳一徒。多者月罰鍰五磅充官。半與告發者。凡此皆業聯之所自爲。而又請官立禁者。外是則倫敦之絲業。聯者僅一年。亦立約禁其工不得一時納二徒。後由議院

專令廢也。

歐洲有聯之業。其徒限皆七年。所由來久。今之學校稱優尼維實地者。本工聯之號。考拉體諾本義如此。古攻金之工。縫裳之匠。皆有優尼維實地。散見舊治城邑典志中。是知以此名專屬文業國學者。爲後起之事。卽令人入國學。執業歷年。經有司考閱。學業中程者。予學憑。稱藝師（其品第視中國舉人）藝師之名。亦古工聯所用也。凡業皆有藝師。不僅文學。蓋師者有弟子之通稱。常人就傳七年。則可售業。受徒稱師。此在百工然。故在文學名貴之業亦然。古之業。凡須學而能者。皆如是。無清濁貴賤之別。其有清濁貴賤之別。而獨文學醫律之倫。得稱藝師博士者。（博士西名達格特爾。其品第視中國貢士。凡醫例稱達格特爾。律家格致家亦用此號。）非古義矣。

額理查白五年。著學徒令。凡國中民業。諸技藝名術。取先就傳七年。而後任售之。不如是者。禁勿令售。由是工聯私章。前行於一鄉一邑者。著於國令矣。其立法期通國共守之。然不行於邊鄙。蓋邊鄙戶口稀。一民之身。取具數業。必便皆經爲徒。則其勢不能。必業有專工。則市場狹。所廩不足以自養。故其令不期自廢也。

令既不便。則民巧舞以與法相遁。彼以謂釋令之文。乃指當時國中。所已有業。業起令後者。所不及也。於是抵牾違反。有絕可笑者。如四輪車令。前無有。而輪人則舊業也。前令行。則輿人不得爲輪。而輪人可以爲車。輪不由輪人爲犯令。而車不由輿人則無罰。其窒礙不通如此。製造之業。降而日滋。孟哲沙之布業。蒲明罕武累罕布敦之機器。操其業者。皆免於七年之徒限。皆以不及令之故。

案學徒令於若耳治第三之五十四年罷。

法蘭西各業之徒限。部殊而業異。如在巴黎。則大較限五年。於英爲輕。顧徒限五年之外。又有火限。火限者。五年徒限滿矣。不得驟稱藝師而自售業。必更爲其傅之火伴五年。通十年而後得自立也。（開徒限之制。前德意志之茂匿克最嚴。茂爲歐洲大都會。其中操業者。自三年至五年爲率。徒限畢。則火限又五年。同業考校。行賈諸邦。如是而歸官。乃給憑爲藝師。其拘礙如此。）

工賈諸業之規約。蘇格蘭最寬緩。不煩苛。業各有聯。聯各異約。雖至精之業。徒限不過三年。設學者猶苦其滯久。得納財自贖。令稍短促。邑有工聯。其應享之利益。新進者入貨如約。則均沾之。其新近業。如麻桌織紡及鑄造織機輪篋諸工。可不出貨而入聯。他如屠業之倫。皆自用無所拘。凡此皆歐洲他所

之所無。而吾蘇獨爾者。

案此所謂聯。西名歌頗魯勒憲猶中國之云會云行云幫云黨。歐俗凡集多人同爲一業一事一學者。多相爲聯。然與中國所謂會行幫黨。有大不同者。蓋衆而成聯。則必經議院國王所冊立。有應得之權。應收之利。應有之責。應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爲聯。故英律注曰。聯有五例。一曰惟聯無死。權利事責。與國永存。二曰聯一成體。有功過可論。其於律也。可爲原告。可爲被告。三曰聯得以斂費立業。其爲議院所準者。得抽外捐及強買業。顧其事必議院準之而後可。外此雖國王所許。不得爲也。四曰聯有名號鈐印。其行事以此爲憑。不以頭目長老。五曰聯得自定其章程約束。以治馭賞罰其羣。具此五德。斯稱爲聯。故西國有學聯。各國國學。皆由此起。有教聯。教門之事。自律自治。於國家無與也。有鄉聯。凡鄉凡邑。凡屯凡屬地。皆有之。相時地之宜。而自爲律令。與國家大法有異同。而其地之士。功水利井里巡兵。多爲所獨斷者。今中國各步租界所謂工局者。猶此制也。有商聯。如印度大東公司。及今之匯豐鈔商。皆屬此。有工聯。則如此篇所指是已。其事與中土之社會差同。而規制之公私。某業之堅脆。乃大有異。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譯之曰會。而強以聯字濟譯事之窮。

焉。

吾前者不云乎。百產基於力役。故力役者。斯人各具之良能。而天賦之產業也。小民之所得於天。所受於父母。舍手足之強。力便給無他焉。設於此而拘囚禁制之。使不得奮其強。力便給者。蓋無異奪其天。子親遺之產業。逆天殘民。孰逾此乎。侵奪者雖奮其飾說。末由解免者也。且人道之相資。事與使二者之相爲擇而已矣。無取於其三焉。儻於其間也。彼儻於其間者。不特侵事者之自由。使之無以爲事。抑且侵使者之自由。使之不得善其使也。事者之善事與否。利害損益。使者當之。惟其於己也切。故其爲擇也精。而去取也當。今乃謂彼爲不必精。不必當。而獨煩爲民上者。閱閱然爲之擇。而去取之。曰必如是而後精且當也。是侵使者之權。而奪事者之利也。是徒糾紛殺亂。而作爲無益者也。

夫考工之政。所爲斤斤。然於必久之徒限者。意固曰必如是而後有良工。而市之器物。不鹽惡也。顧徒限立而器物之鹽惡如故。彼不知器物之鹽惡。不由於操技之粗疏。而起於人心之欺僞。欺僞非徒限之久所能祛也。商標官印。加於產物成器之間。使一國之政誠行。而斯二者。不可以假託。則繩欺塞僞之爲。如是足矣。持金入市者。固惟斯二者之審。何嘗問工人之學製。曾否七年耶。

抑考工者之爲此。將使百工習於勞苦而能爲勤耶。則又欲南望北者矣。夫小民之所以彌勤。惟酬其勞苦者之優且疾。足以使之。故賃工之傭以枚售者。其機必磨而不自知疲。至於學徒之功反此。彼徒爲勤而不見其利也。故勗民之勤。莫若使之早食其勤之報。久於徒火之限者。彼將以其業爲徭爲罰。怨咨疾視之不暇。尙何能以勞動爲甘也哉。國家嘗收孤兒。使習爲業。以衣食之出於其師。故其爲徒尤久。而此曹多惰工。可以見矣。

今之所謂徒。歐洲古無有也。今之師若徒相與之事。載之國律者。可謂詳矣。而吾考羅馬律未嘗及之。希臘拉體諾二種之文。殆無徒字。蓋今所謂徒。非師弟子之義也。試爲之界說。則徒者僮奴。爲其主作。以若干年爲期。期之中。徒者不受庸。而主者教以其業者也。

且人學操一業。不必歷甚久而後能也。故徒限之設常無謂。今夫業之精工。至於時表。過常工者可謂遠矣。然亦不必待甚深年月。而後能通其祕也。蓋成器利用之事。其難常在創而不在因。常在作而不在于述。方時表之始爲也。輪牙筭齒。相得之用。極之繭絲秋毫之間。此不僅成物之不易也。求所以善事之器。已大難矣。故心力聰明之竭。或畢生而後得一當。至其物之既成。而立之成法矣。則明體達用。雖

中資之少年。旬月之教。足以與之。至於羸劣蹇淺之功。數日授業。無不喻者。夫固非祕妙難企者矣。彼久久之徒。限何爲者。若謂甘苦疾徐。心手相得。雖在常技。必歷久而後然。而不期之妙。固不可傳。卽習而能。又不可求於徒限中也。爲此有道。在習者樂執厥功。而用志凝一。欲其樂執厥功。而用志凝一。則莫若早稱事而受庸。勤而善則利優。惰而苦則利遜。夫而後其精奮其巧得而爲習者之門也。此豈爲束縛困苦者。所得貌襲而取耶。雖然。彼一業之人。所樂爲是約而守若詛盟者。亦自有故。徒限設去。學業者不待久而成。無七年不廩之備。是主者先失也。操業之易如是。競爲是業者必多勢。且供溢於求。業利坐減。是徒者亦失也。徒者失。則操是業者皆失也。此其所以不爲而終以徒限爲公利也。然而計學之事。固必取通國之損益而計之。使取通國之損益而計之。則富國之道。在費力省而成貨多。一業縱損乎。固合羣之人有待於是業者之益也。人之自爲業者一。而有待於他成之業者不翅百。故使舉國之業而皆去徒限。是人勉一損而受百益也。所益不亦大耶。

是故工聯之設。本旨無他。所以囿其業之物競。蓋物競旣興。市價將跌。市價跌。則庸與羸自趨薄也。歐洲業聯之制。始皆城邑之民所自爲。無關君上之事。獨英倫民設業聯。必待上令而後立。此非以惠小

民禁并兼。實亦陰靳其權。以之腴利已耳。是故凡業欲聯。貨賂朝行。制可夕下。從此罔利。不爲犯科。其無所入貨而私自爲者。乃號奸聯私會。然雖覺察。不必廢也。但令歲納縱容之稅。則其聯自若。凡一地之工商業聯。皆總而屬諸其地之鄉聯。鄉聯尊。於諸聯所立之規制約束。有考察之權。或許或禁。鄉聯得主之。不必國君也。

案凡約聯壟斷之事。皆於本業有大利。而於通國有大損。若總其全效。則貨棄於地者亦已多矣。且其事必絕外交而後可。使其國已弱。力不足以禁絕外交。而他人叩關求通。與爲互市之事。則貨之本可賤者。吾旣以法使之成貴矣。而他人無此。則二國之貨。同輦入市。正如官私二鹽。並行民間。其勢非本國之業掃地無餘不止。是故壟斷之業。可行於自封之時。必不存於互通之事。灼灼然也。前此歐洲各國患其然也。於是立爲護商法。人口者皆重賦稅以困沮之。乃此法行而各國皆病。泊斯密氏書出。英人首弛海禁。號曰無遮通商。亦名自由商法。而國中諸辜權壟斷之爲。不期自廢。蕩然維新。平均爲競。此雖其智有足稱。然亦以英貨之通於他國者多。故樂用也。自此以還。民物各任自然。地產大出。百倍於前。國用日侈富矣。百姓樂成。乃益歎斯密氏所持之論爲至當而不可易云。

顧鄉聯雖有如是之權力。而主其政者。則皆業聯中人。皆云爲此所以持盈察虛。毋使入市之貨過多。令供逾求。致折閱。實則務使入市貨少。供不及求。以多取贏也。一業旣聯。他業踵起。相率效尤。乃至無業不聯。故居一邑之中。人人皆買貴物。而屈伸相酬。亦家家而賣貴貨。彼固謂此爲裒盈濟嗛。衡從相等。雖有業聯。而同邑操業諸家。不因之而有所失也。獨至以與郊鄙懋遷。則邑中諸業。皆有奇贏。其所以自厚而致富者。用此道也。

然而邑中衣食之源。舍郊鄙無從出也。其所與郊鄙爲易。有二道焉。一曰以郡邑之熟貨。易郊鄙之生貨。如是者。益以操業或貨者之庸。與其斥母養工者之贏。二曰以所致遠方之生貨。若熟貨。易郊鄙之生貨。如是者。益以勞力運轉者之庸。與其廢居居邑者之贏。前之所利。在化生而爲熟。居肆成事。工之利也。後之所利。在移多而就寡。遷地爲良。商之利也。而二者之利。皆兼庸與贏而爲之。故郡邑有業聯。制爲約束。壅滯辜權。以使庸贏兩高。而究極言之。則皆務以郡邑之少力。易郊鄙之多力已耳。夫如是。則工商利優。而農民利遜。始本平也。有業聯而自然之平勢壞。一國之所歲出。利分於在邑在野之民。自爲業聯壟斷之。則在邑之利優。而農人始病矣。

案農桑樹畜之事。中國謂之本業。而斯密氏謂爲野業。百工商賈之事。中國謂之末業。而斯密氏謂爲邑業。謂之本末者。意有所輕重。謂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輕重也。或謂區二者爲本末。乃中土之私論。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雖然。農工商賈。固皆相養所必資。而於國爲並重。然二者之事。理實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嘗誤也。特後人於本末有軒輊之思。必貴本而賤末者。斯失之耳。物有本末。而後成體。而於生均不可廢。夫啖蔗者取根。煮筍者擇梢。本固有時而粗。末亦有時而美。安見本之皆貴乎。必本之貴者。不達於理者之言也。故此譯於農工二業。野邑本末雜出並用。取於人意習而易達。不斤斤也。

財者易中。而未嘗爲易之終事。是故穀畜資材之生貨。邑之所受於野者。即以邑中所出之熟貨爲酬。野邑相受。多寡之數。大較略均。故熟貨之爲售重。卽生貨之爲購輕。此本業之所以傷。而末業之所以利也。

案中國之往外國者無熟貨。外國之來中國者尠生貨。故中國之於外國。猶郊野之於都邑。本業之於末業也。斯密氏此書。其所反復於野邑本末之間者。取易其名。固無異直指今日中外通商之利。

病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亦在善讀者耳噫。

今夫歐洲之生計。其本利常絀而末利常優者。何必徧覽深觀而後能得乎。都凡爲言。已可見矣。無論何國其始以微本經營而終於富厚者。由於製造商賈者百。由於溉田立種者一而已矣。然則或勞力焉。或役財焉。其勞役於末業者獲優價。其勞役於本業者蒙穀報。有斷然者。而力與財之擇優而舍穀者。又自然之勢也。故其趨事也。常舍本而之末。附邑而棄野。

都會之民。黨居而州處。故易相合。雖甚微之業皆有聯。卽有一二未經約束者。或以其事之過於專利。不得頌言而爲之。而其間逐利恆態。黨同業。妬異門。受徒常患其多。商情必深緘祕。務使角逐者希。獨牟厚利。凡此皆不約而同。不期自合。不必立爲條規。載之盟府。夫而後有聯之效也。且操業之家彌少。則其爲合也彌無難。試觀羽毛之業。其中紡織之工千人。而櫛毳者六七家。惟堅持聯約。不納新徒。乃不僅盡收其利。且有以把持羽毛全業之利權。而櫛毳之庸之厚。遂由此而逾等。合之爲私不其見歟。至於郊野之民。其勢反是。孤懸睽處。難以合從。故農業向不爲聯。且無欲聯之意。人業爲農。從無徒限。彼固以其事爲不學而可能者也。顧自我觀之。天下之業。舍士而外。其有待於智巧閱歷之多。殆莫農

若試觀文物諸國。農學諸書之繁富。則其事之非易了。可以見矣。他業雖極工巧。大抵一卷書。益之圖表。則畢其說。獨至於農。則事資心手之相得。且不可獨於文字求之。故有盡讀農術之書。其智不如一常農者。蓋天時地利人功。在在與之相涉。三者不齊。田法立異。非至精審。無以爲之。衆工方之。茫然遠矣。

此不獨農頭田主。有督耕指麾之事者爲然。卽至樹畜常備。其巧習之能。亦較都邑諸工而過。何則。工之爲事。大率庀器飭材二耳。庀器者察其利鈍。飭材者辨其良楛。彼攻木攻金諸工。材等器同。爲變差寡。至於田事。則所用者馬牛之動物。有柔很馴騖之異性。所加功者草木之植物。有腴瘠強弱之殊資。其間天時水土。俯仰遷移。故其責效施功。非有審別之精。作息之信。必不可也。世但見扶犁之工。腰鎌之僕。樸陋蠢愚。而不知彼於田事操舍緩急之間。固未嘗一不當也。徒取色貌辭氣動容周旋。以與市工爲比。則固爲木彊而難通。而自觀物察變擇地施功言之。則田傭固常過也。此無他。田傭於人間。實際事少。而心所察度措注者。於田事爲繁。市工多見紛華。而其業則早暮一致。所爲用心者簡。故也。人苟往還邑野。而深交於二者之間。則彼此之優劣。可以立見。此所以支那印度。亘古重農。其流品利獲。

乃在太半工商之上。使吾洲而無業聯禁制之事。則田傭今日所處。或不至如是之卑卑也。

歐洲政俗。工賈之業。優於田農。其所以然之故。不僅業聯爲之。國家政令。亦有馭之使然者。今如賦稅關征之政。皆主入國畸重。出國畸輕。此其爲效正與業聯等耳。蓋有業聯以爲辜權。則雖貨價騰躍。其利非本國之民所能爭。入國之貨重征。則外貨壅闕不行。而土產獨牟厚利。又不患爲外人之所奪。然二政既用。物值大昂。其害終有所底。破其毒者。野業是已。夫田農旣不能自聯。又未嘗禁他賈之爲聯。而工賈私家。寡然持保護商權利不外流之邪說。以蠱衆心。無有知此實工賈一二流之私利而斷非通國之公利者。而務本地著之民愈益病矣。

案自斯密氏此書流布。泰西風氣一時爲之幡然。英國後此百年。其民情與此所云正反。工商之家。原始要終。知護商之法。自塞利源。得不酬失。則主弛關之說。弛關者。內外平等。不於入口諸貨。畸有重征也。其業聯私約。凡所以爲壟斷辜權者。亦稍稍捐除。至今而盡。獨其中郊鄙農民。乃轉創爲田約。欲以保持利權。重外輕內。遽起以與其時之計臣政府爲難。而計臣政府。亦聯通人爲會。號反田約黨相持爭論。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皮勒當國。反田約黨大勝。而後無遮通商之黨法始行。然而

田野壟斷之私。至今猶一二存而未盡去。故有時而請免麥稅。有時而請立牛羊進口限。使此說行。則何異前之護商者乎。利之所在。民智難開如此。然合前後而觀之。足以覘泰西世運之升降矣。

英國農末利懸。今差勝古。試權野邑之間。則耕夫之庸。差及製造。而營田贏利。亦不下城市之工商。此十七世紀所不能者也。間嘗爲考其由。蓋由前此邑業過盛之故。邑業盛。贏利積。而母財日恢。本衆業均。贏率日薄。業場有畛。而競者無窮。必至之數也。以其利薄。故用母者棄城邑而輸之郊野。郊野之中。本增事衆。而求傭日多。此庸率之所以起也。蓋始也立業聯以賸之。今也因末窮而反本。此其所爲。猶始得之郊野者。今還之郊野而已。歐洲百年以來。田野日闢。皆緣邑中母財。充溢木業。故能爾也。然鄉鄙之業。雖有甚優。而國謀人事。爲之沮奪者尙多。故其效終遲而難據。

每觀城邑工賈同業之家。相聚而謀。類皆操奇計贏。踊騰物價之事。苟利其業。何恤國人。餘雖驩聚燕遊。其會亦寡。故工賈勢聚者。非國之利也。夫謂必取其會合聚謀之事。立之法而禁之。此固違寬大平均之政體。然示之端倪。使之便於爲合。又何必乎。至立之政法。使欲不爲合而不能。則尤下策也。所謂使之便於爲合者。如官設簿書。務令同業之人。署其名業居址。自有是冊。前不相知之人。今皆麇集。苟

欲爲會。則踵門而呼。俄頃皆萃。所謂使之不爲合而不能者。如著令同業之家。死喪相恤。此其意非不美也。而弊隨之生。蓋相恤之事。首資於財。財出同業。則必制爲蠲抽。置之產業。其事非聚謀而公治之不可。而彼乃緣此而謀爲辜權壟斷之事。

既有業聯。斯有約規。既有約規。斯有科罰。此約規科罰者。將誰定而誰責之。勢必以少從多。定且責以聯之太半。由是其聯得歷久而不散。而辜權專利之事。亦相引而彌長。向使其事懸諸人人。則人雜意殊。其會雖成不可久矣。

或曰。惟有業聯而後有約束。業以精良。工無濫廁。此無據之說也。工之良楛。貨之真贋。非業聯規約之所能爲。而視雇與用者之取舍。惟其有失業之憂。而後爭爲其善。而不敢惰欺。業聯立。則其業其貨。無論良楛勤惰欺信皆必售。則視利否耳。何所勸而爲善業乎。是故邑有業聯。則市無良工。苟求其良。且必於聯外之郊野爲此。則主與傭皆爲犯約者矣。此固居邑者之所習知。業日精良。效安在耶。

案此言。通夫治道。蓋家國礪世摩鈍之權。在使賢者之得優而不肖之得劣。則化民成俗。日蒸無疆。設強而同之。使民之收效取酬。賢不肖無以異。甚或不肖道長。賢者道消。則江河日下。滅種亡國。在

且暮間耳。何則。物競例行。合天下而論之。強智終利於存。弱愚終鄰於滅故也。法義二國。以白山爲界。白山者。歐洲最高山也。遊客至沙蒙尼地。過嶺必雇山夫爲導。其二十年前。山夫盡人可爲。而聽客之自擇。於是山夫驍捷。馬驟駟駿。後法國官府以此爲不平。下令凡爲山夫。必先由官察驗給憑。始得執業。而其受雇也。以次及之。周而更始。如是不二十年。山夫健者皆亡。而馬驟亦一無可用者。客乃舍沙蒙尼從他道焉。此事雖小。而可以推其大者矣。

又案業聯之所以病國。在辜權把持。使良楛無異也。使其立之約束。爲一地之公利。不許賈僞售欺。則亦未嘗無益也。今如閩之茶業。人得爲賈。而小民怵於一昔之贏。往往屢雜穢惡。欺外商以邀厚利。貽害通業。所不顧也。二十餘年來。印度茶業大興。而閩之茶市。遂極蕭索。向使其地業茶大賈。會合爲聯。立規約。造商標。令茶之入市。雜僞者有罰。使賈茶之家。久而相任。則閩之茶品。固天下上。足與印茶爲競有餘。未必不收已失之利也。

凡右所言。皆限人數使少之流弊。惟限其業之人數。使取舍者不得任其自然。而民業之優絀重輕以起。此爲大事。言計者所不可不深察者也。

案今歐洲諸國所有業聯之制皆廢。存者獨醫律二家。

二。所謂增其人數使之多者。其效雖與限之使少者不同。而擢塞壅激。使物失其理。不得趨於平。一也。今如教士一業。使任其自趨。爲者將少。重教者妨其然也。於是設爲飲助之費。勸獎之資。旣成學則有歲供。方爲學則有月廩。此或出國家所公賦。或本私家所樂輸。務使開敏少年。勸爲是業。用以豐佐教道。此不僅吾英然也。景教之國。（考唐之景教碑。所謂景教者。實非基督教宗。乃教外別傳。今借用爲教宗統名。以偏概全。古之命名。固有此法也。）莫不知此其資已財以從事此業者。蓋甚少矣。且教道宏深。操行堅苦。必歷時甚久。捐棄外慕。而後能成。使其中有自資爲學之人。則成者執業責酬。往往得不償費。而窶人子弟。藉飲助而成學者。常不計精之厚薄而爲之。故其爲業貧者易執。而富者難操。勢常如此。非不知教以明道。而工以藝鳴。併爲一談斯誠猥褻。然而彼旣以業受財。則固與庸同體。兩皆被雇。不可分也。溯十四世中葉以前。英國私家教士及鄉社神甫。俸五馬克。約今銀十磅。著於國令者也。而同時石工。日四便士。計今一先令。其短工匠夥。日三便士。計今九便士。使二者通年受雇。總其所得。優於教士神甫者多。故后安十二年令曰。教士俸入漸薄。劣足資生。無以勸惰。已事天之士。勅所在

畢協（教士領袖說見部戊）得以承制增加。歲二十磅以上五十磅以下。於是歲四十磅。號牧師常俸。此雖國主議院所立法制。而當時牧師實廩。其不及二十磅者仍多。而同時倫敦傭作。如韃匠縫工。歲入皆不下四十磅。外此雖在下工。所得不能復少於歲二十磅也。由來國制詔以定餼廩庸錢之高下。於衆工常多裁減。獨至教士則悉主增優。然二者抑揚固殊。要皆虛行無實。蓋教士則爲之者衆。過於求。寧受微祿。猶愈於己。其他業工。則業聯既設。供不及求。其庸自厚。此以見餼廩之事。皆有由然。非爲上之詔精空言所能刳制者矣。

案十四棋中葉以前。教士常俸之外。又有牧所丁錢。及教事之營供布施。總其歲入。不僅此五馬克也。

雖然。天下惟名足以勝利。教業居齊民之首。爲世俗所欽式。畢協牧師。有官聯統屬。地望崇高。鄉邑堂觀。有世掌之產業。故雖教侶日多。俸糈劣薄。而清脩之業。人尙樂趨。蓋利不足而貴有餘也。且時而過者有之。此不獨公教之國。教道之尊爲然。卽觀之蘇格蘭與瑞士之幾尼哇。其中教會。品地優。爲學便。使其超躡儕偶。席豐履厚。固亦無難。無怪績學之士。脩絮之人。猶望風而趨。不爲其中有生計甚艱者。

而裹足也。

案蘇格蘭之布里必斯持。與瑞士之葛羅雲大同小異。乃脩教之一大宗。與羅馬公教異門者也。故斯密氏特舉之。

刑名醫療之業。與教士殊。無提舉堂觀坐食產業之事。使其學得人之仗助。獎成。一如教業。則相競之下。將使二業之食報大微。而出重資使子弟學操之者將日少矣。夫如是。將使律師醫士。悉爲貧子。而成學舉由義塾。己之家道已寒。業之同人又衆。競於生事。得少已欣。則二者必日趨於貧陋。又安得如今之雍容閑宴。責酬厚而自奉優耶。

案資人成學。適以使其業之不見貴。斯密氏於此。若有微詞也者。然此以論事勢之遷流。白應爾耳。非以資人成學者爲過舉也。且即使流極果如斯密氏所云云。而合通國計之。其事固有利而無害也。其成學者。於前既無所出資矣。則雖食報太微。亦未云損。此所以西國今俗。其中蠲產助學之事。尙爲至多。且其爲人之周。其款目之鉅。誠皆中國古今所未嘗聞者。而達變洞微之士。終不謂其事爲有損。而不紀其功也。蓋蠲產助學。有二大利焉。一則使幼學者無衣食朝暮之憂。得以聚精會神。

深窮其學。及其既成。遂爲一羣之公利。舉世之耳目。此亦通功易事之公理。猶勞心者之宜見食於人也。二則使開敏而貧之人。藉此而有所成就。而國無棄材之憂。斯密氏固身受蠲產助學之利者。也。巴列窩學校。有助學之餼。與試獲食之。如是者七稔。其學乃大成也。嗚呼。使中土他日新學。得與泰西方駕齊驅。而由此有富強之效者。其諸蠲產助學者爲之一簣也歟。

今者醫律二家。幸而免此。罹其厄者。在俗所謂文人。歐洲此種之民。始多由教門所培植。中經事會不齊。未卽誓度。流徙無業。跡近遊民。其成業非由己資。而同類又復至衆。求少供多。其生計遂不堪設想矣。

考歐洲書有印版。其事甚遲。當未有印書之前。此等文人。例爲師範。或公立。或私請。設科授業。以其夙學。傳教人人。此其爲業。以比近人專爲坊賈著書。以之刊售求利者。事尊而用切矣。夫人自致一學。至成碩師。必天資人力皆不後人。而後能之。比功較勤。固不在醫律二家下也。顧雖有名師。其所得膳脩。相懸甚遠。無他。文人多貧窶之家。藉他人之伙助以成學。而醫律成業。多用己財。爲之者少故也。今使印版未行。無著書刊售之事。一切文士。將皆出而爲師。學者不加大。而願教者益衆。恐束脩之不腆。有

加於今日者矣。往者槩本未行。乞士文人。異名同實。各邦國學。有例許學士行乞自養之條。爲生之難。可想見矣。

國家以廩膳膏火。借資寒賤。歐洲古無此事。故其時成學之子。道足爲師。其食報於束脩者。至爲優厚。此可考諸史傳而知者也。如愛素格刺諦（與智學家之蘇格刺第係兩人）著論刺譏同時師道。曰如此人者。皆懸至美之的。以招來一世。謂其徒曰。誠得吾道。則福慧兩足。處事交人。均歸至當。然則彼之所傳。可謂天下之難得要道矣。及觀於所責報於其徒弟子者。乃不外區區四五麥尼之束脩。夫號智學之師。固將曰其人智也。乃所以與人者至奢。所以取償者至儉。如此。此豈非天下之愚夫。烏在其能智也。卽愛素之辭氣而衡之。其所指之四五麥尼。斷非溢實之語。亦非不及實之言。而試以今幣言之。則四麥尼者。十三磅六先令八便士也。五麥尼者。十六磅十三先令四便士也。一業之傳。束脩如此。夫亦可謂優矣。而愛素猶或少之。以爲受者大愚。至愛素之所自責於其徒。則人取麥尼者十。設壇雅典。一時而授百徒。其豐腴可以見矣。雅典名都。愛素碩儒。而所授之言語科。又爲時人之所最重者。則一業之畢。師得三千三百餘磅之束脩。非誕說也。至同時儒以授徒致富者。斑斑在史傳中尙衆。如波

魯達爾自言其學贄爲一千麥尼。歌爾志亞力能以金範己像。舍之得爾斐之祠。柏拉圖所記。一時名師。如翁卑亞。波羅達歌拉。諸人。其居養皆富厚極一時。而柏拉圖亦雄於賈者也。尤足證者。亞理大德勒。爲馬基頓名王亞烈山大師。其父王斐立厚酬之矣。然猶棄之。遄返雅典開坵授徒學。贄之優。益可概見。是蓋當時希臘國勢盛強。物力殷賑。而文明肇啓。人競於學。故能師道尊而報德厚如此。迨一二百年以降。人文日廣。能者世多。束脩自行。亦稍稍薄。物盛而衰。固其所也。然其中傑出之儔。猶享厚實。較而論之。終未若今日之菲劣。試觀史載希臘遺囑。那提及知阿真二子使羅馬。車騎雍容。於斯爲盛。當是時國勢已不及初。特土地尙廣。自主之權。未墜於地。其禮遇學人。尙能如此。且噶那提者。巴比倫種也。於希臘爲異族。夫心甚異族。不畀以權。古莫雅典人若。而噶力能得之。此非其學術能事獨所心悅誠服者。固不能矣。

雖然。此之不齊。非弊政也。以比前之矯揉立法。以壟斷宰權者。其事判矣。夫學子日多。而師儒之奉。坐以趨薄。道富身貧。自身處其境者言之。固若不便。然於其羣則無害也。且民少出費。而可以受學。與多出費而後可學。孰爲得失。人能辨之。今者歐羅一洲。學官如林。其中規制。尙有不便於民者。正坐學費

貴耳。後有人焉。出而更張之。使民之受學。如乞水火。豈非教化一進步也哉。

三。所謂禁其徒業。使之不得自然通流者。如國有例禁。致一工既衰。民不得移其力於他作。一業既病。商不得轉其財以他營。壅滯既滋。不平遂甚。前之所謂徒限工聯。皆此具也。有徒限則業不得相爲轉。有工聯則地不得相爲通。是以軒輊之差。往往時事變遷。一業之庸。日增月起。而就衰之業。工之饑廩。儼然僅足自存。前者如川方增。招工日急。後者退矣。而工作人數。不減舊時。二者常在一邑一鄉。畫然分區。毫末不能相濟。問其何不舍此他之。則徒限爲梗。業難互更。工聯各保封疆。彼此不容受。彼執徒限之說者。固爲業有專攻。非始於爲徒不可也。不然。製造之業。相似實多。苟許相通。無難更執。試問織泉織絲。二者皆素無文。其工巧有何殊異。卽至轉而織鬪。其事雖有分殊。顧相異至微。數日之間。卽可改操新業。假無徒限。絲泉與鬪三業。卽可互通。當其一業就衰。餘二皆資挹注。則嗷者無缺工。其庸不至痛騰。衰者無浮食。其庸亦不能過跌矣。惟其不然。遂致失業者衆。一業告廢。其中傭作。僅有二途。或無所事事。自稱貧子。而仰食縣官。或降爲常傭。而緣南畝。顧田作勞苦。此曹所不習也。於是稱貧而仰哺者日衆矣。假使其國無養貧之政。則流轉爲盜賊者有之。立法阻民。使之不便徒業。其弊有如此。

者。

工聯禁約立而功力之難通如此。而母財之難轉囚之。蓋母財之廣狹。視人工之多寡爲率。顧母財之難轉。不若功力難轉之甚。每見城邑之中。聯約甚密。而阻商鉅賈。欲役財立業於其間。雖有小費。究無大梗。至於執藝勞力貧民。不屬其地而欲覓食。則難若登天矣。

夫工欲移地爲生。而工聯爲梗。此在歐洲。國而有之。至英國則有養貧之政。此其阻礙甚於工聯。工聯所限者。其地之工而已。積養貧之政。則並其地之常備而錮之。使之售力求生。必在土著之方而後可。去此則皆不能。此緣一邑一鄉。各有贍貧之責。其費卽出於鄉。貧者愈多。其費愈重。而售力執藝之備。多皆貧子。舍故投新。人皆不納故耳。養貧之政。其緣起變革。吾得梗概言之。亦考國俗者所要知也。羅馬公教衰。天主之庵寺毀。孤寒失蔭。坐以凍飢。於是英倫當國者。謀所以振之。而患無術。泊額理查自立。則令鄉縣編戶。各自給其貧民。致死者有罰。鄉置有司。與其地脩教牧師共掌之。廉察收養。以時視其鄉貧子多寡。與鄉民貲產厚薄。而上下其所斂之貲以贍之。號曰養貧之算。

案英國貧算之立防此。明代以來。日益繁浩。竭民耗國。雖欲革而其道無由。論治者皆深病其始之

以姑息而作俑也。斯密氏推原其制。以謂起於公教之衰。貧民失怙。他家之論。則不謂爾。考顯理第八朝。造輕幣以賤其民。窮簷備質。大抵空乏。繼而貪牧畜之利。廢麥隴。毆羊。南畝之民。什九無業。有明嘉隆之際。英野多餓。孳矣。此振貧之政。所以不得已也。庵寺之毀。其益困之一端而已。

此令既行。鄉有養貧之責。於貧戶著籍。不得不詳。於是察理第二令曰。民徙新籍。必安居四十日。而後爲其地民。不及四十日。爲其鄉所不欲納者。牧師鄉有司。以告其地司理。復之於所從來。其著新籍。力能歲出田宅租十鎊以上。或自置質保。不至以貧累鄉里者。聽徙勿拒。

已而禱張之幻。緣令而生。鄉吏往往以財啗其貧子。令他徙。而沈命四十日勿出。則爲新籍民。而舊者脫無累。故雅各第二更令曰。民徙新籍。詣牧師。若有司署其前籍及其家丁口之數。於是日始。計四十日安居者。則爲其地民。

然而未足也。如是則拒受之權在鄉吏。姦無由絕。故威廉第三更令曰。民徙新籍。詣牧師。若有司署其前籍及其家丁口之數。揭之於觀堂。民於安息日所聚禱祈者。自是日始。計四十日安居者。則爲其地民。

一令之不詳。則補救者如蝟毛而起。總其所爲。非使民得移徙也。四十日安居。杳不可得。其效適用錮民而已。而長民者之意。又以錮民爲不可也。則更設四條以通之。一凡民能出貧算者。聽徙勿拒。二爲其鄉所推擇爲吏。滿一歲者。聽徙勿拒。三入其鄉爲學徒。終其徒限者。聽徙勿拒。四爲其鄉實備滿一歲者。聽徙勿拒。然而四者雖設。於勞力操業之民無所益。蓋於前二條。則必爲一鄉所衆許。彼知新來者雖暫出貧算。後未必能也。則拒之。亦終不推擇之矣。由後二之道。則有妻子者必不能。學徒罕有室者。況律又載明有妻之傭。雖受雇滿歲。不得著籍。其效徒使雇傭者。從此不以一歲爲期。此雖古俗。轉坐此令。其俗以變。不獨雇者不樂。因此予人以新籍。卽受雇者亦不願緣此而亡其舊籍也。蓋鄉有貧人。而其算加重。自爲人人所不歡。而貧者於彼此既同一食貧。亦不願舍舊謀新。而去其親戚墳墓也。自食之工。無所倚倚而售其技。則後二條所謂爲徒爲火而許入新籍者。於彼無所用之。大抵如此之工。覓一佳所欲遷。往往不爲所納。納者必歲出十磅之租。抑自置質保其不至仰食貧算而後可。而質之多寡。鄉吏以意爲之。願至少不在三十磅下。知者。以律載買業價在三十磅下者。不得於其地有籍也。則因保貧之質。不止三十磅也。夫三十磅之質。已爲傭者所難矣。況乎其不僅此也。

案移籍著籍之難。其事純起於養貧之政。如中土冒籍之訟之起於學額也。他國無此。民之流轉。自可聽之。而於英民所爲。幾不識爲何事。一貧戶之應歸何養。二鄉涉訟。時時有之。律師訊勘之費。積久不貲。而皆出於貧算。此所謂爭其末而傷其本者也。以其病民之故。同治四年。自額理查白以來。所有籍法。大抵皆罷。則斯密氏不及見矣。

令因養貧起者如牛毛。傭作遂不得就善地以售其力。欲維其敝。於是手憑之制又興。手憑者。威廉第三令曰。凡民徙籍。取本鄉手憑。憑由其鄉之牧師。若有司畫給。兩理官察驗署名。所就鄉皆納勿拒。不得以豫防食算逐之。其真食算者。由原鄉給予。或另徙。徙費亦出原鄉。同條又云。民新徙入鄉。非歲出十鎊田屋租。或在鄉官所受雇滿一歲者。不得著籍。

國家既以令使小民不得自由矣。乃以其敝之故。更以令補救之。卒之其與幾何。觀律家蒲恩之論貧算可見矣。蒲之言曰。鄉受新徙之民。其必責手憑者無惑矣。自有手憑。而民之欲著他籍者。無論以徒限。以受雇。以揭白。以出算。其勢皆不能。賃傭徒夥。不能以手憑移居也。至於貧而食算。得手憑而知所復。卽未復。其所食者。又其故鄉之算也。抑病不能行。予手憑者有資給之責。是故鄉官出憑以予小民。

心至不願持而去者。十八九還。其累本鄉也。或過於勿徙。由斯而言。則手憑爲物。受新者必欲得之。去故者常欲勿予。自然之勢也。徙爲厲民之具。使鄉吏得以禁錮貧傭之生。雖地著之鄉。有至不便。欲適之士。爲甚可樂。而不幸生有定區。則亦終其身於不得出而已矣。

手憑所載不過本丁姓氏年貌籍貫而已。非若薦牘契券。於其人之行誼財產。有所措辭也。顧鄉之小吏。往往斬之。吾聞蒲恩言。往者政府嘗以此爲苛。下教飭牧師監算者順民情畫諾。而王府法司格不與行也。

由前之故。英內地工庸優劣。往往連境迥殊。食力小民。未有室家。身健技精業勤者。不得手憑。尙可他徙。其已娶有子女。則拒勿納。前鰥後娶。前容後逐者有之。大抵慮食算之口多也。是故兩地雞犬相聞。其一雖役急而庸高。其一雖丁多而功寡。相需雖般。不相轉注。蘇格蘭無養貧之政。故無此弊。傭之功異廩。必二地絕遠而後爾。大率都會庸優。鄉野庸薄。去都彌遠。其率彌下。若英之工價。有豐儉相絕。而莫知由然者矣。是故一制之立。衆果樊生。其極等於畫地爲牢。民莫之踰。峻嶺巨川。無以過也。夫爲本國之民。身無罪罰。擇地力業。去若適樂之事。誼得自由者也。爲法錮之。背天逆情甚矣。吾輩英

民恆持自由之說。平日之論。斷斷如也。然其實則與他國之顯愚等耳。日言自由。而不識自由之實爲何者。此所以籍法之虐。身被之者百有餘年。至於今猶自若也。其中潭思之士。論政之家。固常準理抗言。知籍法爲厲民之具。至於庸衆。則相忘矣。前者連坐之令。舉國譁譟。非其令立除不止。夫連坐之令。雖苛。身被其毒者。尙自有數。獨至籍法。則舉吾英勞力之民。年在四十以往者。叩其身世。必有一時大爲之困。於彼則譁而攻之。於此則默而受之。夫亦可謂儉矣。

此篇著論。頗爲冗長。然猶有不容已於言者。則國家平價之一事。古嘗以令平通國之工庸物價矣。有所不通。則令所部相其物土。擇其事類。各自爲之。至於今二者之政皆廢。蓋視前事亦知其政之不可行也。善夫蒲恩之言曰。政治家積四百餘年之閱歷。應知物有至情。不可強制。國權有大限。必不可以逆施。使同業者必同餼廩。則必勤惰同功。巧拙齊效。而後可有是理乎。乃若耳治第三之令曰。縫紉之業。凡工頭雇夥。居倫敦城中。及離城五邁內者。除遇國卹。其日庸不得過二先令七便士。違者取與二家均有罰。此正蒲恩所斥者也。凡議院畫定一業中雇者與被雇者兩家相受之率。其強有力而持議者。恆在雇者之家。故其令主於被雇者則多平而公。主於雇者則多偏而私也。今如廩工。律禁製造廠

主不得以所出貨給工食。必令見財。此法極公。於雇者之家無所屈抑。而售力之傭。免侵漁冒蝕之毒。此主於被雇者也。如若耳治之令。則主於雇者之家矣。雇者之欲困工傭也。常合從立限制而不嚴罰。若工傭尤效爲此。則目爲把持。而刑憲隨之。縱雇者而獨繩被雇者。故曰偏而私也。如若耳法之令。將使傭者雖至巧極勤。其所受。極於二先令七便士而止。此正蒲恩所謂使勤惰同功拙齊效者。小民之困。豈不甚哉。

案縫紉工價之令。於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廢。

又令主被雇者多平而公。主雇者多偏而私。此理自易見。國有議院。而院紳必家產及格而後企推舉。如是則小民失主議之權。而遇事或受抑。必然之數也。前謂連坐之法。舉國非之。而籍法之苛沿而未改。亦以連坐之法及諸豪民。而轉徙之艱。受之編戶。一達之議院。一止於窮簷故耳。

考古平價均輸之制。皆以裁制商賈之利入而設。至於今則其制漸廢。英國存者。獨餅均之令而已。誠以黷麪者民食所必資故也。然使其地炊餅者惟一家。抑多家爲聯。則虞其辜權侵民。均之善也。若人得爲炊。而無聯約。則均之不若聽供求自劑其平之爲愈。何則。均價宜以時上下。而上之爲此。又未必

時故也。英國餅均之令。設於若耳治第二時。當是時蘇格蘭固未行也。以蘇無司市以督責之。其後設司市行之。然夷考其效。有餅均者無大益。無餅均者亦無大損。

案餅均之令。於一千八百十五年廢。

凡國世盛世衰。若進若退。若中立。其爲事於通國之貧富有異驗。於各業庸息相比之率。無攸殊。蓋進則俱進。退則俱退。此比例常同故也。若夫異業畸有重輕。其致然之因。別有所在。不得於國財之進退求之。此所以庸息相比之率。常歷數百年而無變也。

原书空白页

篇十一

釋租

案羅哲斯曰。斯密氏此篇所論田租源流。其說頗爲後賢所聚訟。計學家如安得生。威斯特。馬格樂。理嘉圖皆言田租者。所以疇壤地沃瘠之差。故租之始起。以民生孳乳寢多。沃土上田。所出不足以贍民食。於是等而下之。迤耕瘠土下田。生齒彌繁。所耕彌下。最下者無租。最上者租最重。故租者所以第田品之上下。而其事生於差數者也。其論如此。名理嘉圖租例。其爲書多準此例爲推。亦多爲計學家所采取。顧自今觀之。此例大悞。固已爲斯密氏所前知。而法國計學家如拓爾古等。已爲斯密作解人矣。其言曰。後人嘗謂斯密雖計學開山。顧多漏義。淺者乃肆意排之。不知斯密精旨。往往爲讀者所忽。故匡訂雖多。出藍之美蓋寡。夫租之爲事。生於二因。戶口蕃耗。一也。農事工拙。二也。當

夫戶口寥落。穀價甚廉。耕者之穫。僅及所費。則卽居沃土。不能有租。此主於戶口蕃耗者也。又使農業不精。田作鹵莽。西成所得。僅酬其勞。則雖土沃穀貴。不能有租。此主於農事工拙者也。田土瘠瘠。農事精粗。二者相爲對待。而戶口蕃息。緣此而生。惟田腴事精。而後戶口始進。故理嘉圖所謂戶口日滋。耕及瘠田者。倒果爲因。其說未必信也。英人卽一所之田。考古今徵租之異。而信斯密本篇之說爲不虛。譬如都會近郊。一畝之田。古租率六便士。今日之租。則百二十倍矣。至所產穀價。古今之殊。不過九倍。此之爲異。夫豈戶口蕃耗爲之耶。又豈必迤墾下田致爾耶。揆所由然。則農業日精故耳。故理氏之例。旣非獨闢。亦未精密。其非獨闢。以先發於拓爾古。其未精密。以其倒果爲因。後代計學家見聞考據。常較斯密氏爲博殫。至於紬繹會通。立例賅盡。則往往遜之。

今夫地之有租。所以易用地之權者也。雖地有不齊（謂肥磽便左）其數要皆極耕者之力以爲量。當其授田議租之際。田固地主之所有也。而以授耕者。使得紘且穫於其中。則田主之所取償。固將盡地力之所出。而所遺以與耕者。直僅資其爲耕之費與勞。若子種。若佃傭。若牛馬之糗芻勞損。若田器擾鋤。若耕資所應得通行之息利。統之數者以酬之而已矣。夫統之數者。固耕者所應得而至穀之分

也。劣是則利不償費。而農人不徠。而其田以廢。故租之有限。田主之所得已也。總秋收之所得。過前數者。彼將悉名之以爲租。雖有時以田主宅心之仁厚。析利之不精。而名租之數劣於此。抑有時以農人更事之不廣。責贏之不詳。而納租之數優於此。然而非常道也。夫人情終不遺餘力以讓財。故曰雖地有不齊。要皆極耕者之力以爲量也。極其量者是謂經租。

地天設也。加之人功則益美。爲田主者曰。田之有租。非厲農也。凡以償主者治地之勞費云爾。此固有時而誠然。然非通例。知者以未治之地亦有租也。設彼誠治之。則名租益重。過於未治之本租。且地之治也。出於田主之力者少。出於耕農之力者多。及其期盡。以田授他農。田主常視前農勞費。爲己之勞費。而於後農增租矣。

地之責租。誠無分於治否。且有地焉。非人力所得施。其主之責租自若也。海有藻名葛羅卜。燔之成鱗灰。製頗黎及胰皂者。恆用之。英國濱海之地。幾處多有。而蘇格蘭尤多。皆生海石間。潮及之。日兩番。潮退則露。此之地利。豈人力所能爲。顧田之並海。以此爲畛畔者。田主責租。於常田爲有加。此益見名租與治地二者不相謀也。

蘇格蘭極北有島。曰薛德蘭。海中多嘉魚。爲其地民生所利賴。然漁者必其地居民。外罟不得闖入也。於是其地名租。兼海而課。土之所穫。水之所捕。合而徵之。數魚爲完。英之徵租。所謂任土作貢者。於今蓋寡。此其僅存之一事也。

是故田之有租。所以易用地之權。而與辜權專利者同物。蓋田租高下之率。不與所前費者相準。以爲最高最卑之分限。而獨視農者所有餘能出之力以爲差。辜權之名價也。不視供者之本值。而以求者之喜厭爲乘除。故曰與同物也。

百貨之入市也。必其價有以償其貨之所前費。又益之以通行之贏利。而後貨通。否則棄於地矣。此所謂經價者也。今使市價溢於經價。則所溢者將斷而爲租。使適如經價而止。則租無由出。而市價之溢不溢。又視乎供求相劑之大例。

地之所產。有物焉求常通供。則市價常溢。有物焉求或過供或不及供。則市價亦或溢或不溢。故產前物者。其地常得租。產後物者。其地或得租或不得租。視供求相劑之何若。

是故合三成價。租與居一焉。而其所以入價之情。與庸贏大有異。庸贏之高下。物價所以貴賤之因也。

而租之重輕。則物價貴賤之果也。夫百產之入市。既必有以償其前費。而益之以常贏矣。故其物之貴賤恆視之。至於租獨不然。以市價之於經價。或大過或小過或適均。而租則或重或輕或並輕者而無之。

析而論之。則此篇言租之事。可分爲三。一論地產之常得租者。次論地產之不常得租者。三論二產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

案後之計學家。皆主租不入價之說。而以斯密氏合三成價之例爲非。蓋租之重輕。與物價之騰跌爲無與。故租雖重。厲耕者而無所厲於食粟之民。租雖亡。其地產亦不因之而賤。貴賤者。大抵供求緩急之所爲也。今使一國以其政令之煩。致租稅重。農業病。而民生焦然。是固其法過也。而租不入價之理自若。此後賢如理嘉圖等之說也。雖然。吾觀斯密氏合三成價之說。亦曰價之中亦其爲租者耳。至於價之騰跌。非租所能爲。則彼固曰庸贏者價之因。而租者價之果。本末釐然。未必受後起之擊排也。

又案租與稅不同。今假國家於城市設關以征野之入貨。則供者於其庸贏轉運之外。自必加此稅

者以相濟。則價以之騰矣。至於租者不然。故曰租稅異也。

以下論地產之常得租者。

人道養生之理。與動物同。其進率與食之多寡有比例。是故天下無棄食。如稻粱菽麥。如牛羊魚鳥。凡在可食之科。皆有馭功之量。或用今施之力。或用舊積之財。其爲功同也。今夫以一鍾之粟。食數夫之功。雖以至覈之道行之。其所易之功。常劣於是粟之所實食者。然而既有以廩其庸矣。自必有爲之致力者。而庸率之高下。則時爲之。

案庸率常過於勞力者之所實食。亦不容己者也。備不能常作勞。有疾病。有休老。且必有以長養教誨其子孫。使庸率僅足以養其當時之軀。則勞力之民。彈指盡矣。

地無論便左腴磽。及其可耕。則總其所登。常大逾於所費。天之酬庸。比諸人之爲酬。倍蓰不啻矣。故地寶告登之時。不僅勞力者有以復其廩也。卽具母者亦有以滋其息。二者猶有餘焉。則有地者之所賦矣。

那威蘇格蘭二國。雖極荒之大澤廣場。皆是資游牧。計其中羶酪葷乳之所出。取以償輟擾之勞。覓種

之費有餘。則地主有薄租。地愈美。租愈大。牧場美者。延袤相若。而所牧之畜多。地狹畜多者。其飼視。收皆易。功不煩而產增。故地主之租倍進也。

案有時地雖有租。而其實不中名租。農者所受之田。牧者所受之場。往往善惡相錯。於是名租者絕。長補短。通而徵之。非其地皆中名租也。

田之名租也。土壤之肥磽相若。則視所居之便左。所居之便左相若。而後疇以土壤之肥磽。故負郭之田。其名租也。中下者等於鄙遠之上。則蓋擾鋤之勞雖均。而所產之入市求售。僻左者不能不加費。轉輸加費。則秋收之入。分以爲庸者多。此盈則彼虛。而贏與租皆以少矣。前之言贏也。已明鄉鄙之率。常較都會爲優矣。庸多而贏優。則僻左之田雖耕。其租必甚嗇矣。

凡大道通衢。與凡可漕之水。皆所以利轉輸。利之云者。所費省也。故凡國水陸大通。道里治關。而遠近若一者。太平之實象。而致富之樞機也。蓋遠服之地。關則耕者之幕漸廣。邦畿處其環中。而遠服外繞。距中彌遠。其環幕彌宏故也。夫鄙遠之地通。都會首蒙其利。何則。以不受近郊者之專利也。然而近郊之民。獨無利乎。於都會雖失其壟斷之私。而市場日廣。失於中者收之於外。二者相較而恆有餘。則亦

蒙其利矣。所惡夫辜權之事者。非曰徒以專利已也。國財之理。必分之見於民業之日精。而後合之見於國財之日阜。常智之民。其樂循常厭改轍。而好逸憚煩苦也久矣。使不憂相競之勢而圖存。則其業必難精而易窳。業而如是。國之貧破。不待言矣。五十年前。倫敦近郊諸部。嘗合詞呈請議院。毋許遠部集資。造大道通倫敦。意謂果其聽之。則下邑工庸極廉。成貨運都。必奪近者之利。而城中田主之租。亦且坐減云云。其言如此。當時和者綦多。然而道成之後。近郊之租轉增。卽農業亦日益精進。嗚呼計學之理。豈易言哉。

案此事豈獨於一國爲然。六合之大。盡如此矣。彼斯密之世。汽舟鐵路。猶未興也。至於今則何如。非洲之奧區。烏拉之荒服。致其所產。若在戶庭。此則大宇之內。遠近若一。庶幾太平之見端矣。曩關內外鐵軌未興時。土庶知與不知。皆言鐵軌行則小民業舟車者絕食。理至明顯。云不然者。非覬奸利。卽清狂不惠者也。然自道通以來。舟車數增倍。徒事效反與所期如此。而至今談國計者。尙謂礦路諸政。無益國計。有害民生。理之艱明。豈口舌所能爭者哉。

竊嘗謂聖人之所以開物成務。一言蔽之。事在均其不齊而已。是故衣裳垂則均寒燠。宮室立則均

兩賜。制文字則有以均古今。設庠序則有以均愚智。倉廩者所以均豐歉也。城郭者所以均安危也。甚至孝弟之教。刑賞之施。莫不有均之效焉。至於今世。則所以爲均之具尤備。其力尤閎。其效尤爲遠且大也。火器用而執兵者之羸壯均矣。汽電行而地之遠近均矣。鈔號均用財者之緩急也。保險均人事之夷險壽夭也。光學所以均目也。音學所以均耳也。顧均者雖多。而其所欲均而未能者尙夥。民德之厚薄。民智之明暗。民力之貧富。與夫民品之貴賤。而皆所未逮者矣。大抵至治之世。其民勢均而才殊。勢均所以泯其不平。才殊而後有分功之用。夫而後分各足而事相資。而民乃大和。繼今以往。治道質而言之。如是而已。後之君子。其諸於余言有取焉。

苟以養人之量爲差。則中上之稻田。所出者過於同幕最腴之牧圈。耕之爲勞。過於馱牧。固也。然而秋收之日。所穫者以償子種瞻力庸之外。所餘實多。故使牛羊之肉。與五穀之實。常重等而價同。則耕者之穫。過於牧矣。夫如是。故農者利優。而禾田之租亦厚。地爭墾。田人樂鋤。此游牧之所以轉爲耕稼也。

治化稍稍開。則穀價與肉價之差。隨時輒異。當地廣民寥時。國中無慮皆牧場耳。故其國羶肉多而嘉

穀少。民以穀食爲難。而穀因之貴。南美有地名般那舍利（譯言佳氣）。四五十年前。每牛常價四理亞。當英錢二十一便士有半。一牛之獲。不售捕捉羈繫之勞。其賤如此。耕田種稻。則勞費不貲。蓋其地近栢拉特河。當波拓實銀礦之衝。人趨采銀故也。肉賤穀貴之國。其狀如此。洎文明肇啟。耕耨雲興。則其事反此。肉少穀多。而有非老不得食肉之政矣。

稻田日廣。則牧場日狹。牧場日狹。則肉價日騰。設此之時。其可爲稻田者。不爲稻田而縱牧如故。則牧利之所入。不僅有以償牧費已也。必牧之利與耕之利相若而後可。屠肉入市。其善地之所牧。與惡地之所牧無以異。而其價同。夫如是則惡地之主大利。緣穀牧之利。其得租去稻田均矣。百年已前。蘇格蘭山部。牛羊肉與其雀麥餽。輕重等則貴賤同。且有時而劣之。自南北既合。蘇之牛羊。歐而售於英市者日夥。由是肉價日長。至今乃三倍矣。而山場之租。亦比例而加進。今英國麥肉相待之率。大較屠肉一斤。可易二斤以上最美之麩麴。設穰歲。所易者尙不止此也。

由此觀之。知萊汗日闢之時。斥鹵牧場之利（利兼租贏而言）。視善地牧場之利爲升降。而善地牧場之利。又視已耕之田之利爲升降也。且五穀之利歲登。而穀牧之利則必通四五稔而爲計。是故同

一町田。以之出肉則見少。以之出穀則見多。耕牧利懸而並存。固必於其價焉取之矣。使其取價過平。田將改牧。使不及平。則牧將復田。必然之勢也。

牧出芻。田出穀。出芻者飼畜。出穀者飼人。謂二者收利終底於平者。以舉一國之地。任其自趨。大較必終如是而已。顧有時地勢不同。出芻之利。遠過出穀者亦有之。

案芻場之租。往往較之稻田而重者。其故有二。戶口蕃稠。肉食者衆。而牛羊大貴。利厚一也。產芻勞費。遠減五穀。母輕二也。

都會近郊之地。戶口繁闐。轉輸輻湊。其中人所飲之湏酪。馬所食之芻芻。皆不可以一日闕。又況齧肥驅堅之家日衆。其勢有以使出草之利。遠過於稻粱。然此必其地之形便。有以爲之。僻遠之地。所不能也。

事業繁興。戶口大進。近郭之地。所產芻穀。皆供不逮求。則其地以出芻爲最急。而出穀次之。何則。穀貴而易輸。芻粗而難轉也。今之荷蘭。古之羅馬。芻供於近服。而麥則漕於遠方。職是之故。拉體諾史載嘉鐸之言曰。家饒足。視飼畜。未稻之利。乃無可言。當是時羅馬以兵力雄西海。勝一異部。常徵其地產什

一瞻邦畿。國有慶。則發倉廩與民。其所乏者非穀也。故繞郭之田。盡爲芻牧。而耕之利微矣。

曠野平原。徧種麥稻。就中樹圍柵爲圈牢。其租較圍外耕地。往往而高。蓋田事資馬牛。而馬牛需芻牧。就地爲圈。使田事。故其租乃合所耕之田利。通計以爲償。不以本場所出芻牧定高下也。設其鄰地盡斥爲牧場。其租減矣。蘇格蘭圍地租優。大率由此。夫圍場之善於散牧。所由來久。蓋納畜入圍。不須毆牧。一也。畜自齧草。不受人狗之驚。易肥健。二也。

若牧場隨在多有。不難得。則其地之租與贏。必與左近受耕之地常租常贏。相視爲率。不能獨優也。徒任地以爲牧。則地之出草有限。而所飼之畜難多。此耕稼城郭之國。肉食所以恆貴也。邇者藪草法。行。又以蘆葍薯蕷諸植物。種以飼畜。於是一區之地。所穀養者。其數遠過自然生草者。牧者地如故而畜牧蕃。肉穀二價相比之率。乃減。倫敦之市。今日屠肉麩麴。二價相懸。方之五十年前。其減多矣。

案所謂藪草。蓋不任自然。而以草子播種者也。康熙中葉。英國始傳其法。知者以當時報紙有售賣草種告白。目爲新法。以蘆葍飼畜。其法先行於荷蘭。後乃傳英。其法舊於藪草也。

史家柏爾志。爲王世子顯理作傳狀。附著其時物價甚悉。屠牛四體重六百磅。價約九幾尼有奇。是當

時每百磅牛肉值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也。顯理短世。薨年僅十九齡。時一千六百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也。

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三月。英國民食騰踊。議院雜考所由然。有威占尼亞賈人。自言於前歲三月。爲其海船備食。每罕都維牛肉。二十四五先令爲常價。有至二十七先令者。由英倫至威占尼亞。海道遼遠。非佳肉不足醃致。然以與世子顯理時相較。則百磅廉四先令八便士矣。

顯理時肉價。每磅計三便士又五分便士之四。而其肉則精粗相半者也。可知佳肉入肆零售。每磅不當在五便士或四便士半下也。

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議院所訪肉價。佳者每磅四便士一法丁。粗者約自七法丁至十一法丁不等。此價與往歲同時者爲較。每磅貴兩法丁。在當時卽稱騰踊。顧以與顯理時市價相方。則廉平遠矣。

至於麥價。則當十六稔之首十二年。溫則市中。每括打精麥價一磅八先令三便士又六分便士之一。而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前十二歲。量同精等之麥。則二磅一先令九便士二法丁也。由是觀之。此二百五十餘年之中。英國麥則趨貴。肉則趨賤。此可用以證吾前說者也。

國大治久。其中田野。大致墾闢。無慮樹穀以養民。生芻以飼畜。無荒棄者也。亦有時而他樹藝。(如栽茶、栽蔗、栽鸚粟、栽加非、栽菸葉之類。)則其租與贏。常視芻穀二者所收爲程準。無能遠過者。設而遠過。地之轉而他樹藝者將多。多則其利或不及。而其地又將復以爲牧爲田。此其大較也。

轉而他樹藝矣。其治地若浚墾之費。或重於耕牧。其歲所斥母若子種之費。或重於耕牧。治地費重而爲之。必其租勝者也。斥母費重而爲之。必其贏勝者也。然此二者之勝。必適償其費。而不能甚有餘。必然之勢也。

若苦蕪。(實若松子。可以釀酒。)若果實。若菜蔬。地之藝此者。其租與贏。常視耕牧爲優矣。何則。地中園圃者。有樊渠之費。如是則租宜加。果菜之傭。其勤巧過常佃。如是則贏宜厚。且果蔬之穫。天年不齊。墜損大異。以視芻穀。難恃倍之。故一收之利。必通數稔。而疇其平。此所謂保險費也者。行其中矣。雖然。園圃優矣。顧藝者之家。則十九貧窶。卽有善者。不過中貲。則知此曹計出爲入。曷嘗甚有餘乎。況灌園種樹。足以怡情養生。故富厚之家。往往操之以爲遣日消閒之事。如此則小民之利愈奪。而仰以糊口。贍家室者難言矣。

地經濟關壅護。而所收利增。固也。然亦僅償所費無饒餘。此著自古昔而已然者也。考傳記園圃之產。珍者葡萄。菸蔬次之。故葡萄坪與得水蓄足之蔬畦。農家所絕重也。德謨吉利圖生二千載前。其著書言樹藝最早。嘗笑其時種蔬者計拙。曰種蔬必以垣。砌石爲之則太費。壘塹爲之。暴風疾雨。又往往坍塌。歲時蒼治。愈不勝煩云云。歌路默拉爲書言農事。於德謨說不置辨。則謂易垣以樊插。枳棘爲之。費輕而耐久難闖。夫樊圃淺制耳。德謨時人顧不知之。而待歌路始發耶。同時言樹藝者有哇樂。後四百餘年。有百里知次。皆主歌路之說。由此觀之。則古之農家。皆以治圃爲已費。課其所得。或不償灌溉壅護之勤。況南方諸國。近日炎敲。非《交通得水至易者。不中作圃。而至今歐洲蔬圃。例用棘樊。獨不列顛。泊北地諸部。藝果蔬者。以其實珍。始設垣柵。故英之佳實。厥值常昂。否則不能得藝也。此間蔬畦。亦間用平常果木圍之爲籬柵。果賤而蔬珍。蓋果蔬所收。相輔爲利。以償費也。

自古至今。凡產酒之國。皆種葡萄。種術如法。其得利最優。惟新墾之坪。則利否相半。此意大利農家向所鬭爭。而未定論者也。歌路默拉書。主新墾之利。以所收視所費。謂葡萄有倍稱之息。非他樹藝所可擬。顧經營之事。僅以所出較所入者。其說常差。而以樹畜爲尤甚。信如歌路言。前人論定久矣。聚訟何

爲者。法蘭西產酒最有聲。持論者欲張樹畜之業。大抵是歌路。而舊種之家。則謂新坪多虧耗。其說莫適從也。或謂舊種者於此業稔。故其說多長可信。然亦不盡然。舊種之家。專利日久。伎新墾者之奪其利。乃操此說沮之。吾轉於其言。意歌路之說之或可信也。一千七百三十一年。法之政府令曰。凡種葡萄。無論新墾之坪。抑舊廢逾二年更種者。非王所特許不可。又須旁近民報明其地。不種稼穡若他樹。違此者有大罰。問所以爲此之故。則云恐以酒醴妨稼穡也。不知使國中酒醴誠多。稼穡誠少。供求之例。將使種穀芻者日贏。藝葡萄者日絀。民方振此植彼。無待上令也。又不知新坪利厚。即在官設限制之中。使其縱之。則供求之例。將使二者亟趨於平。不能畸優畸絀也。且云酒醴妨民食者。意謂葡萄占地侵稻田也。乃今者法國麥田之盛。莫白爾根德、基安、狼幾突若之數者。皆栽葡萄產美酒之名部也。而稻田加茂。何耶。蓋葡萄盛則造酒蕃。造酒蕃則手指衆。夫工不能僅食酒也。則以民稠易銷之故。而穀芻二者。亦以利優起矣。豈待爲民上者爲之周防諄命也哉。吾乃知病農之政。莫大於限民之業。業限則貧。貧則不蕃。不蕃雖有地。吾得而耕諸。是故耕牧而外。凡他樹藝。雖其實甚珍。所收甚富。常以治關種植之費多。其所得不大過於耕牧。取其

利例之常相若也。獨至地居最宜。而區羈狹不常有。則其產入市。常索高貨。其利非耕牧常率所可例矣。而此之饒衍。誰與歸乎。曰。歸諸地主。

又知凡疇二產地利之比例。主言常而不言偶。如以葡萄之利較穀芻。則其葡萄必國中之地。無論味。噉。埴。墮。隨地可種。而亦盡人能藝。其成釀和平中正。有其宜人之常德。而非艱得之佳醅。夫如是。乃有比例之可言。而可取爲準的矣。使爲地美之所獨鍾。抑爲人功之所獨擅。則絕類殊倫。非常品之所能爭者。固不可以定常率也。

今夫實之美惡。因土壤而異者。葡萄於諸實尤。吾聞葡萄之美。有某地之植。其芬甘醲郁。絕非培耘。既護之功所可覲者。此之獨美。誠物性然歟。抑人意異歟。姑勿具論。第其美有爲一町數畦所獨絕。或圍諸小邑之一隅。或徧於大郡之太半。雖廣狹有間。而總其所產。終劣於中求者之所需。中求之經。價不足以求。夫而後般於求。而能出溢價者至。求般且爭。價愈益溢。洎價之溢。與供之闕。兩相劑而適平。而交易之事以起。此不易之定勢。而凡物產之稱奇貨。而可居者。盡如此矣。然而價溢矣。而溢者大抵注於地主之租。蓋厚實之歸。必循其本。不然。將歸諸傭力歟。則彼培耘。既護者。豈不比他所爲加勤。然此

不因加勤而溢價。乃溢價致此加勤也。且其產既珍。而鹵莽之失甚鉅。卽在惰傭。猶知慎之。將歸諸斥母者歟。則釀成登市而得價。取其少許。已足酬斥母養傭者之本息。是故大利必歸租。何則。產之珍系於地也。

西印羣島。多歐民所主蔗田。其貴重與本洲之葡萄坪相埒。總其所出之製糖。銷之本洲而見少。安南所產白糖上上。就地常價。每鈞達三佩斯脫。以英幣計之。則十三先令六便士也。法士波亞維爾遊歷泰東所記如是。波於其地樹畜諸業最詳審也。今考安南每鈞達實重自一百五十至二百法磅不等。折中之。可一百七十五法磅。以英衡言。則當每罕都維價八先令矣。此以較西印所造棕色糖。不及四分之一。以較精白者。則劣六分之一也。越地所種民食。稻麥二者爲多。故稻麥蔗三者之利。可卽其地常價。互觀而得其比例。凡地主培植之所資。三農勞費之所獲。皆可以是通其率矣。獨吾英外屬蔗田。與歐美稻麥之利無比例。嘗聞治蔗田人自言。其業之利。但以蔗飴蔗酒（卽西國小民所飲之火酒）。二者之獲。已够所費。其結晶成糖。純爲贏利。此其言信否不可知。特信斯言也。則何異種麥者賣一切之費於秸莞糠麩。而以子粒爲實贏者乎。倫敦商賈爭買西印荒土。置筭事者。資以母財。責治墾植蔗。

規厚利焉。雖海國邈遠。往返不可知。其地刑政乖戾。交易難憑。不爲沮也。今假有極腴之土。在蘇格蘭愛爾蘭。抑北美諸部中。無人爲此。三方道里通平。風波不惡。程期可計。刑政差平。然而人終棄此而適彼者。則必有歐之使然者矣。

案此所言西印情形。今昔已異。當日蔗田所以獲優利者。一以壟斷限田之約。二以純用非洲黑奴之故。可知其利之興。不出於自然。而出於矯揉強致。終之黑奴之工。始利終害。至道光廿六年。專利約弛。來者新舊若一。西印之糖利遂衰。且蘆蔗糖法行。蔗糖之珍。亦用大減。而羣島生事。遂蕭條矣。北美之威占尼亞與馬理蘭二部。以菸利擅天下。種菸利過種麥也。菸草爲物。歐洲地大半皆可種。種之利亦甚優。然而莫之種者。各國賦稅以菸爲大宗。設令野田徧種。則就隴徵收。較之入口時當關納權者。其事爲繁且難。而各國乃緣是而有種菸之禁。此北美二部收利之所以獨宏也。雖然菸利不及糖蔗。倫敦富賈。斥母種菸者。固不數見。卽吾民浮海逐利。其中虛往實歸。由於菸者亦不若由蔗者之多且厚也。歐洲菸市。常苦供不副求。而價昂者。乃北美種菸之家。以術爲之。惴惴然恐新墾者之分其利。乃相聚聯約。令種菸無過於六千隴之限。一黑奴所出。無過千磅之菸。且產草作業之餘。須耕玉米。

田四闕克。又聞藝師道格拉言。種菸者年值咄收。往往聚葉若干焚之。使入市者供不及求。以要高價。此其事猶荷蘭人之於蘇荏。其爲術如是。然則此時之菸。雖有厚利。其勢不可長矣。

由此知無論地產爲何。其名租也。要皆以芻穀二者之所徵爲準。而不能遠有上下也。使其下之已多。則其物將拔而他莖。使其上之。則必其壤之性有所獨宜。而其地之所生。不足給中求者之欲得。過是以往。則不能也。今者總全歐之提封。麥隴最衆。則知凡地之租。莫不折中於麥矣。夫既折中於麥。則吾英之民。於彼法蘭西之葡萄。意大利之橄欖。(以造油。西人極珍之。)復何羨焉。蓋二者雖珍。使通而計之。其收利名租。亦正等於芻麥。芻麥之利。吾英之壤。未嘗後人也。彼貧已而富其鄰者。可以悟矣。民食種各不同。設二種之食。此易而彼難。地之肥磽相若。而出此倍彼。則此之田租。必優於彼。而與農佃之贏庸無與焉。當其收穫。既償財息力庸之外。皆田主之獲也。微論其地庸率高下。所餘既多。食功自廣。而田主之利權自進。故曰優也。

今試取麥稻而並觀之。同一區地。以之種稻。比之種麥。所優實多。常田一歲再穫。每闕克地。所收者自三十布歇落至六十布歇落不等。故種稻雖於麥爲劬。然登場之利。常綽有餘。酬農餉傭之外。其利皆

歸於田主。往者葛羅利納開屯之民。各占地畝。自具子牛種稻。其田歲僅一穫。且田作者皆歐產食麥。非其土之所出。然等而較之。其租於麥隴爲厚也。

稻喜溼。稻田美者。終古沮洳。交春水漫畦者二三寸。故宜稻之地。不中麥。不中牧。不中葡萄菸蔗。實則舍稻無一宜者。苟其宜之。則不中稻。以不能相轉之故。徵於稻者不時例地租。此在稻國已如此矣。外此歐民常食。則有薯蕷。其易生殆過稻。不僅麥也。夫薯蕷之養人。其不及麥固也。今以麥薯蕷二物。權均重等者相較。則薯蕷之中。一半爲水。而麥則堅實多精。然而同一闕克之地。其種麥得千斤者。以種薯蕷。可六千斤。是去半而其養人之量猶三乎麥也。且薯蕷耨鋤之勞。減於莖麥之作。使歐洲之國。他日以薯蕷爲糧。若亞南之於米。而占地與今之麥隴均。則地產養人之量將愈優。以所收較所費。比例之率滋大。然此皆地主之獲也。故用薯蕷則生齒日蕃。而地租日大。

案斯密此說。已驗於愛爾蘭。愛民以薯蕷爲糧。而其地行零田法。地主之租最優。戶口亦不數十年自倍。顧此非愛爾蘭之福也。道光二十五年之際。有蜚爲災。食薯殆盡。其地大饑。民轉死溝壑者幾半。而英國亦從此罷稼法。蓋民生所恃者既專且隘。稍一乏絕。死亡隨之。且食糧過賤。俯拾即足。

者。其治俗亦往往不進。孟子謂菽粟如水火。則民仁義。徵諸實事。乃不盡然。

又使以薯蕷爲糧。而占地與今之麥隴均。則國中他穀之租。將以薯蕷之租爲程準。而與稻不同。蓋薯蕷可生之地。則嘉穀美實。皆可以滋。不若杭稼溼田。難以他蕪也。

往者吾聞藍克沙人言。雀麥之美。以之搏飯。其養人勝麩麩。勞力小民。食此最善。吾蘇長者。亦操此說。顧不佞終疑而不能信也。試以英蘇兩土之傭觀之。蘇傭之醜弱。皆過於英。而南北富厚之家。則無此異。然則雀麥效可睹矣。獨至以薯蕷爲糧則不然。倫敦都會之中。其作使負戴之傭。門者走卒。降至倚市之倡。壯佼豔冶。問之十八九愛爾蘭產。亦以薯蕷爲糧者也。此可以證其物之益人。而雀麥方之。邊然遠矣。

特薯蕷爲物。不中蓋藏。非若稻麥之數歲不腐也。以未售先敗之足憂。故其種之也。常有節而不可過。其所以不能與五穀同量者。職是故耳。

以下論地產之不常得租者。

夫地有所產。其地主常可以得租者。獨民食耳。至於他產。則或有租或無租。視其所遭值之事勢。

案地產民食。亦不必常得租。說見篇末。

民生事之所必資者。食之外莫若衣居矣。方一地之未墾。其任天而有者。食之材少。而衣居之材多。及其既墾。則所產常反是。夫民寡而衣居材多。則強半無所用之。莫與爲易。而無價值之可論。就令或轉以爲民用矣。其稱值也。將僅計其飭治之勞。至於其材。與凡所以爲坯樸者。不齒及矣。及其地之既墾。將衣居之材。日以見少。材少而資之者多。於是交易之事興焉。而價日以起。夫如是則地無棄材。見產者既悉取而用之矣。而求者未已。以求者之殷也。故輦以入市。其名價也。將有溢於運致轉輸之勞費者焉。價溢於運致轉輸之勞費。夫而後主其地者可以有租。

何言乎地未墾則食材少而衣居材多也。初民之衣。大抵壯獸之毛革而已。或射獵。或游牧。食於斯者衣於斯。然衣之勢不能盡其所食者。匪所與易。則棄於地矣。美洲之北境。畋獵之民也。方未通時。其事正如此。至於今則出其餘皮。易麝氈烏鎗善蘭提酒。員輿之上。交通日恢。雖極榛狉之域。第使其地可稱產業。則其國常有與通。取其族所不能盡用者。出以與人爲易。其得價溢於運致轉輸之所勞費。而薄租以興。蘇格蘭山部皆畜牧。當牛羊不能出境時。所與南國互市者。多皮鞞。而牧場租起。英吉利之

羊毛不自織。則致之伏蘭德。伏蘭德國富而民藝。英所不逮也。而英牧場之租。亦緣是而有。此皆斑斑見諸史冊者也。使當日者。英無伏而蘇無英。則通商路絕。是毛革者爛於泥沙已耳。產此之地。又烏從以有租乎。

案所言蓋英國義都活第三時事。當元至正明洪武間。是時英之羊毛。幾通國財賦之所從出也。至於室居之材。任天而有者。曰石曰木。其物方之毛革爲難轉矣。當其荒棄。所產之地。固無有租。此不獨在古爲然。卽今商國。往往而有。今假有石坑處倫敦之左近。則得租或甚優。乃北之蘇格蘭。南之衛勒斯。所在多佳石。主其地者。未聞有所得也。已伐之木。任梁棟者。置五都之市。名千金之資。地產此材。徵租不薄。獨至北美諸部。參天合抱之材。扶疏膠葛。其地主招人斬伐。不名一錢。乃莫肯顧。吾蘇格蘭山中之木。亙古不采。可致入市者。僅其皮耳。而至美之材。常爲溝中斷舊。租於何有。卽有時轉而成器。所可租者。不逾斬削之工庸。其多而無用如此。然有時地勢利便。而適爲建造之所資。則租有時而可得。往者倫敦砌治道塗。蘇格蘭並海石坑之主。遂得前未曾有之坑租。那威海岸諸林。其木常運英得善價。其地亦有租也。

國之庶否。與民食有比例。與衣服宮室之材無比例也。民求食難。而其二若差易。無饑矣。更求其所以禦寒暑庇風雨者。大抵皆可。至煖衣安居而苦乏食者。初民屢屢有之。英國山野之民。其所謂室者。可以一人一日之力而具。其衣以皮革爲之。雖稍費亦易成。故初民一歲功力。用其百一治衣居有餘。以其九十九求食或不足也。治化進。畋牧之衆。轉而地著。一民之所勤動。至少可以食二人。是故半其衆以治地。則一羣可以無飢。而其半以暇日脩餘業。資以養餘欲。給餘求焉。則冠褐屋廬。與夫宮中之械器。其犖犖大者矣。今夫食。富者之於貧。其精粗美惡。與夫烹飪之宜。則容有間耳。至於多寡之分。非絕殊也。而富者之埴殿廣宮。與其篋笥之稠疊。以與巢居卉服者較。將其異者。不獨在品。卽量亦相絕也。（品者以德殊。量者以數異。此泰西學家衡物恆言也。）蓋飲食之事。限之以人腹腸。滿斯不過。獨至安形所需。悅目媚耳。則起居之愜適。陟降之閑都。被服之華。作使之便。其嗜欲之量。有隨人欲而無窮者矣。故民食旣贍之時。莫不願留有餘。以求其他所欲得者。易足者以其有限而卽足。其心所不足。乃在常不能足者。此富者之情狀也。小人謀一飽而猶難。而一羣之中。貧者又常居其大分。則各奮心手耳目之力。求有以得富者之驢心。而求者旣多。勢必相軋。或其技之特精。或其價之較廉。以冀棄人

而取我。此貧者之境象也。至夫田野日治。民食日充。求食之徒。乃愈益衆。於是分功局成。天地之遺利日出。其物材之夥。有過於飭材之衆者矣。是故百產告登。民以滋侈。物或以利用而見收。或以飾觀而見設。自夫粟菽布帛。以至鏤鑿瓊瑣。出諸地腑之深。登諸堦几之近。總是有形。究不外冠褐屋廬。與夫宮中械器而已。豈能奇哉。

由是而知民食稼穡者。租稅之源。不獨能自出租。而他產之出租。亦必待田野既闢。稼穡饒衍之後。而始有也。且他產雖出租以給其地主矣。其爲物之情。又未必常如是也。蓋百產之有租與否。要必視供求相劑之如何。必其求之之殷。使市價有以逾於經價。否雖在田野既闢之國。其勢無以爲租也。市價之所以逾經。其所待以爲盈虛者至衆。非爲詳論。未易明也。

今試卽石炭一事而明之。石炭礦產也。礦必有主人。而發掘開采之後。或有租或無租。恆視二事焉。一曰礦藏之腴瘠。一曰所居之便左。夫較礦藏之腴瘠者。功同而所出有多寡耳。假使礦藏過瘠。而治者不酬其勞費。則雖置其礦於五都之會。采之無所利也。無所利則莫之開。莫之開則其地坐廢。稍進而礦藏差腴。開而采之。其入市而收利也。僅能償其勞費。酬勞力之力庸。復役財者之本息。夫如是則其

礦可開矣。然而不能有租。故其礦多地主自具母財而爲之。所獲者祇通行之贏率。而租所不計。舉以與人爲之。則甚少矣。如是之煤礦。吾蘇格蘭多有之。地主自采。責租則他人莫承。更進而礦藏彌腴。開之勞費。與他礦同。而所出甚富。如是而不開者。則又以其所居之僻左。繞礦之居民鮮少。所出者供過夫求。又無通行大道。與夫可漕之渠。則雖腴仍瘠耳。故其礦亦廢也。

以煤爲薪。或云有毒。故人用之也。少於芻蕘。設其地薪煤並有。則煤價劣薪無疑。(斯密氏生於乾嘉間。其時英民於石炭如是。此又徵其國世變之一端矣。)無論薪價高低。煤之出售。終不能過薪而更貴。今使聞一國之中。其焚煤之費。與燒薪相等。則不問而知其煤價之已極。英國內地如鄂斯福。其居民皆取木煤二物。拉雜燒之。此可驗二薪之價不相遠矣。

材木貴賤。其騰跌之由。與牲畜同所待而相反。皆視農業之盛衰爲轉移。當夫狃榛之秋。豐草長林。觸目皆是。此不獨於其民無所利。且深與田業相妨。如其伐之。爲賜甚大。迨夫耕稼肇興。是莘莘者日以減矣。此其事有二塗焉。或經斬闢而爲墟。或經縱牧而濯濯。耕牧日進。材木以稀。固其理也。夫牛羊之蕃滋。其事固與稼穡之遂生無比例。稼穡者。純由勤力而後有者也。顧牛羊之蕃滋。其事雖不盡出於

民力。而得人爲之穀飼養。其生乃遂。其種乃昌。設無牧養之慈。彼將任天事之自然。際其青葱而飽。亦遇其黃落而飢。猛獸奪其爪牙。蟲蛇施其螫蝕。縱克自存。其生亦隘。得人而後免此。是人有造於畜產者大也。故田事起。而牛羊之生愈蕃。什伯成羣。縱於叢林深菁之中。木之尋常以往。固無或害。而萌蘖之存。必已寡矣。自其新者不生。則雖有櫛櫨蔭蔚之林。不數十百年。掃地將盡。林木之與牛羊。其不能如此。是故一境之內。牛羊日夥。則林木日彫。惟其日彫。而其物乃貴。貴而後交易事起。案價優於斬伐之費。而其地乃有租之可言。甚且所收之利。過於他樹。藝之所期。雖落實孔遲。而大抵足以相抵。此保山林之產者。所以有人也。吾英幾處山林。事政如此。說者謂其利優於耕牧。雖然。時或有之耳。欲其常優。必不能也。並海耕牧甚盛之區。有石炭供爐爨。闢地栽樹。以供營建。轉不若運致他所之材爲宜。故額丁白拉年來。邑居雲興。無一棧一椽之材。產於本國者。可以知矣。

案斯密氏謂草昧之時。林木於民無利。且與田業相妨。此語殆無以易。惟其如此。故理嘉圖創爲租例。謂農業初興時。其民所耕。皆擇最腴上壤。逮生齒日繁。上壤所登。不足以周民食。乃降而耕其次。生日愈繁。所迤墾者亦日愈下。及其名租也。是最下者無租。其餘諸田名租。卽其田所收。與此最下

者之較數。此爲凡租大例云云。方此例初出。計學家論租理者。翕然宗之。以爲不可搖撼。號理氏租例。獨美國格理著論駁之云。理嘉圖謂初農所耕。必其上壤。此物理之所必無者也。蓋其壤既肥。則當萊汗未闢之秋。必早爲灌木叢林之野。初民之羣。散而不合。烏能關其地而播種之乎。故初農所耕。大抵皆下中之壤。治進羣合。而後涪耕上田。此與理嘉圖所言正相反耳。顧理氏之例。終有其不可廢者。此學者所當反覆研尋者也。說載篇末。

又案斯密氏於供求相劑之例。往往信之不篤。守之不堅。故其說爲後賢所指摘。如此節謂材木惟其日彫。所以日貴。而交易事起。有以爲租云云。不知使其求盛。則材木雖不彫何害。使莫有求者。雖天下之林盡彫。只餘一木。烏足貴乎。格致之事。一公例既立。必無往而不融渙消釋。若可言於甲。不可言於乙。可言其無數。而獨不可言於其一端。凡此者其公例必不公而終破也。

煤價與薪價齊。斯爲極貴。顧出礦時。其價必大劣此。否則無以爲水陸運費之地。且礦主之售煤也。與其貴而售少。無寧賤而售多。數礦並開。則最腴之礦。實操定價之枋。跌價以傾並開之礦。冀得專利焉。一礦既跌。衆礦不得不從。非腴而從。自然利減。減甚則歇業者有之。其次雖未歇業。不能有租。

案此所云云。惟出煤甚多。供過於求而後如此。苟供不過求。或煤市旺盛之時。其事乃或反此。價由最瘠之礦而出。而肥礦聽之。坐收厚利也。

礦之所以開。煤之所以出地。而歷久不廢者。其所待與他產等耳。必其所收之利。有以復其勞費。而益之以常贏焉。否雖甚美之煤。無從開而不廢也。故有贏無租者。最下之煤價矣。且如是之礦。必地主所自開。與人開之而不得租。彼何所取而爲是乎。

總地產之出租者。惟煤爲最。常法田疇之租。常三分所收之利而取一。且未嘗計豐歉之異而爲差。獨至煤礦。則五分取一爲最優。什取一者。其常率矣。且計出地之盈虛。從而爲異。二者地利之不齊如此。故買業者。田疇園囿之業。計三十年之利者爲平價。至於煤礦。計十年之利而置買者。稱善價矣。

案所謂業計若干年之利者。謂是業所收歲入。積若干年而與買價相等也。當斯密氏時。煤礦租率。尙有五十一者。至於今乃益下。大較三十得一而已。此其故。坐工庸日貴。彼盈則此涸。故租率不能與銷煤之廣狹相劑爲多寡。然率雖微而實數則倍蓰於前。而主礦者之進。優於前人也。

煤礦之美惡。不獨論其出煤之多少難易也。卽銷場之遠近廣狹。開采之得利與否恆視之。獨諸金之

礦產則不然。其品彌貴。則彌不計所居之便左。蓋其爲物易於挾持。盈握之微。爲值甚鉅。雖以之梯山航海。運費加於本值甚微。故銷場所被。不僅毗連之境。謂之流通宇內可也。如銅出日本。而登歐市。鐵出西班牙。而流於祕魯智利。而祕魯之銀。則由美而入歐。由歐而轉亞。

礦產竊而地相絕。則各具銷場。而其價不相牽涉。如頁洛卜沙與紐喀所南北二境之煤。雖同在不列顛島。而各自爲價。其與法國黎央奴亞之所出。愈不相涉矣。至於貴重諸金之礦。則大不然。五洲之礦。互相繫牽。設有一腴。羣瘠危廢。此如日本之銅。祕魯之銀。其出土之多少。支那歐羅巴二金貴賤視之所共見也。蓋肥礦出產既多。其價緣之陡跌。跌則瘠礦所收。勞不償費。雖欲無廢。不可得也。近事波拓實銀礦開。古巴、聖多明戈、與祕魯諸老礦。皆儼然有不終日之慮。可以驗吾說矣。

案斯密所云。尙是當日情景。後化學之事日精。取銀者多由格利那（鉛升名）號擘提生術。由是出銀愈多。而舊礦往往衰廢。

是故羣金之礦。其利視宇內所開最腴者爲轉移。凡礦利取償勞費之餘。所長蓋薄。鮮能給重租。羣金之價。其中所以爲庸息者多。所以爲租者少。倘者已然（謂鉛鐵屬）珍者尤甚（謂金銀屬）寶刺

士牧師著戈安倭勒風土記。載其地礦產甚詳。謂最腴錫礦。名租不過六分全利之一。下者並此不能。吾聞蘇格蘭山中鉛礦。其名租。腴者亦不過此率也。又西班牙人佛勒芝暨烏羅阿。曾爲海軍官。赴南美洲創鍊廠。歸著書論祕魯礦事甚詳。皆以祕魯礦爲天下上腴。然人有至彼開采者。其地主祇與立約束。凡所收。卅。須付地主所立磨器。礦之價。其值與外磨等。不更索租也。礦有租有稅。租者以給地主。稅則國家抑封於其地者之所收。二者實同物。特名殊耳。往者西班牙徵銀礦稅。五分全利而取一。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始革。是五分一者。卽祕魯銀礦租率矣。設無此稅。地主將取之以爲租。其不復徵租者。稅重。礦之坐廢者已多故也。戈安倭勒錫礦。其地獨克。立值百抽五之稅。此亦無異於租。使無稅。則租將增而歸地主。前言錫礦租六分取一矣。租稅合。將見戈錫祕銀。二租相於。猶十三之於十二。祕礦租微如此。然且不支。故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減爲什一。錫稅則二十而一。而偷漏者錫少而銀多。此不僅多寡數殊也。亦以銀珍易狹之故。故西班牙王之銀稅多漏卮。而戈安倭勒獨克之錫稅差覈實。由此亦知錫價之內函稅多。而銀價之中名租少。又知金品下則租稅易徵。金品彌珍。則所以供租稅者將彌薄也。

夫礦地之徵租。其爲薄旣如此。而卽斥母望贏之家。其收利亦曷嘗厚乎。故烏羅阿言秘魯俗。視具財治礦之家。爲妄人敗子。人而爲礦。通國望而避之。由此知彼視礦業與英正同。其事少盈而多虛。得者什之一二。而失之蓋什八九。世俗有見於得。無見於失。遂爭具財展力而趨之。不知緣礦破家者。前後踵相躡也。

銀礦開。則國賦仰於是者重。故秘魯之法。所以勸趨其民使開礦者。莫不至也。其令曰。凡覓得新礦者。旣報墾升科矣。則不必問何人產業。得循礦脈畫地。延二百四十六尺。袤半之。惟所欲爲。無異己業。戈安倭勒錫礦。其獨克與民立約。與此略同。凡欲治新礦。除民間耕牧已圍地。得任意畫取。延袤若干丈尺。號曰界礦。已界其地。或自采或租人采。蔑不可。其舊主人。不得撓也。吾聞民生財產之重。次身家。有國有衆者。所不可不致謹。且地從主人者。天下之公議也。今爲此。是覬不可必得之虛利。而隳民恒產。奪其自主之權。導之以取非其有。爲相侵牟之事。可謂倒置者矣。

秘魯銀礦而外。則有金礦。其招徠開采之政。與銀略同。而國稅反不過二十而一。初亦嘗定五一什一之稅矣。顧事反所期。欲過二十而一。勢必不可。佛勒芝暨烏羅阿言。其地以采金發跡者。方之采銀爲

尤鈔。智利祕魯二國。金礦稅無逾二十而一者。其漏卮亦甚於銀稅。此不徒因黃金珍貴易挾已也。亦以金苗與銀苗鍊法絕異之故。銀苗出礦。寡自然不雜者。欲去其沙石。則必致之官廠。如法披鍊而後可。如此則其事煩而廉察易。至於金。大者如拳。小者如拇。既多自然不雜者矣。就令細瑣猥雜。其分解之。亦易易耳。或以清泉。或資鉛汞。私家密室。辦此無難。而廉察乃至不易。故礦雖富。以多盜而貧。夫銀稅之徵。既已苛碎而儉薄矣。至於金又加甚焉。由是知黃金入市。其價值之中。所函之租微矣。

金銀入市。其行銷之理。與百貨同。雖其最賤之時。其所易者必及其經價。否而求其出地。必不能也。即使有之。亦可暫而不可恆。特金銀者所以爲幣。故其價若隱而難明。然若干之金。其所易之粟布他物。固時有高下多少之差。其交易之率。固可得而驗也。故金銀之值雖至賤。必有以使采者轉者。償其冶鍊輸將之勞費。而又益之以通行之常息。此之謂經價。至於騰躍之頃。則其價不繫於他物。而獨以金銀在市之多寡爲歸。譬如言石炭之貴賤。其騰跌之際。不僅視石炭也。薪柴多寡亦制之。薪柴賤則石炭不能獨貴也。至於黃金則不然。少則騰。多則跌。其易權之高下。獨於本物焉取之。蓋黃金有獨具之德。以爲利用。非他物與他品之金所得與故耳。

黃金之所以寶貴者三。曰利用。曰榮華。曰希有。使獨以利用言之。則羣金莫若鐵。而次鐵者莫若黃金。其爲物也。不鑿不澀。而恆晶瑩。以爲椀。椀。盤。盃。盂。則不腥不蝕。故以鉛爲鬻。不若以錫。錫不若銀。銀不若金。所共喻矣。其采色又羣金所不逮也。以爲容飾。鑿。媿之稚。皆悅其華。丹漆之施。不若金塗。釦器之耀也。其利用而榮華如此。既已可貴矣。而黃金乃又益之以希有。希有之所以貴奈何。民既富矣。則欲有以觀其富。觀其富者。必示人無而我。夫如是。必取其希有而難得者。蓋其物勞民曠日而後出。挾此者。惟富爲能。不啻其豐有繁多之標幟矣。夫物徒希有。不必貴也。徒利用。徒榮華。亦不必貴也。三者奄焉。此黃金易權之所以大也。且是三德。故上幣以之。有三德可貴。而後爲上幣。非爲上幣。而後利用。榮華。希有也。雖然。旣爲幣矣。則求之者日彌多。希有而求之者多。而黃金遂由此而益貴。至於玉石之采取。皆以其物之榮華。舍爲佩飾。厥用甚希。顧徒榮華。未云寶也。則緣希有而榮華益著。絕幽梯險。勞費不貲。故其入市而索價也。價之中所函庸息至多。而租常至少。而或至於無。使玉石之地而得善租。非至腴者不能矣。往者王工達方尼爾。嘗親至戈羅剛達。泊維芝亞甫二地。閱金剛石礦。其地那博。非上腴出石最美者不開。而餘坑多封禁者。叩其故。則以不酬勞費也。

璆琳琅玕之爲物。易挾而值多。而其貴賤之情。與黃白二金相似。大抵視宇內所開最腴之礦之價以爲差。是故金玉二地之名租。不自由。而必視宇內已開者。肥瘠之何若。相方爲比例。而後能得之。雖肥租不必多。則雖瘠亦不必少矣。今銀礦最肥者。莫波拓實若。然使新覬之礦。其肥過波拓實。猶舊波拓實之過於歐礦。則此礦之開。可使銀日趨賤。雖波拓實之所收利。不足償勞。方西班牙之未通西印也。歐洲之礦。其收利給租。固不亞於今之波拓實也。蓋舊礦之出銀雖少。而今礦之出銀雖多。以易權言。則古今無以異。其地主之徵租也。以銀論則多寡殊。以易物較則多寡均也。然則雖多金不足以爲富矣。

案國雖多金。不必爲富。此理至明。常人囿於所習。自不察耳。蓋易中爲物。猶博進之籌。籌少者代多。籌多者代少。在乎所名。而非籌之實貴實賤也。國家食貨不增。而徒務金銀珠玉之爲積。此何異博者見今日一籌所值者多。他日更博。則多具此籌以爲富。不悟籌之既多。其所當者必以少矣。夫博者之貧富。非籌之所能爲。猶國之貧富。非金銀之所能爲也。不達此理。故言通商則徒爭進出之相抵。得銀則爲有餘。得貨則若不足。與言礦事。聞有黃白之礦。則生歆羨。言及煤鐵之礦。則鄙夷之。此

惑不解而云理財。無異不知經首之會。而從旁論割雞。其不殺人者寡矣。

是故金銀玉石之礦。雖至美極腴。日出百千。而世未嘗以之加富。彼之所以貴者在希有。今既以日出而多。則其所以爲貴者喪矣。由貴而賤。有必然者。然則金玉日多。果無益歟。曰有。昔者桮棬盤盂。與夫佩飾斂彊之事。得以金寶爲之。甚不易也。今者既日出而多矣。則不待有力而後樂此。前以土木。今以金玉。此其適用華美。則有間矣。其有益於世。如是而已。過是以往。所不知也。

至於田疇園囿之產。則大不然。田疇園囿之所登。以養人利用而寶者也。故不必待他所之肥瘠。相方爲比例。而其產與租之利。自若。百頃之地。種幾許稻。收幾許芻。麻枲若干石。材木若干章。而所食所飼所衣。所庇覆者幾人。恆定之數也。主其地者。任土而征之。無間所取之幾何。是幾何者。常有其易貨馭功之量。民之有待於衣食。巨萬襮。而無變者也。則是田疇園囿之利。亦將與爲無窮。且金玉之礦。有其沃者。則礪者廢。而田疇不然。礪與肥者毗。不獨無廢也。且將蒙其利焉。何則。壤沃而收多。收多而民聚。民聚則礪者之產。亦有所銷。壤固各有所宜。有相資者。而其利見矣。

今使以疏治糞溉之勤。而其地養人之量以進。此之所利。不止所治之田疇已也。其他地產如金玉者。

亦蒙其益。而地利以增。蓋田疇治則民食豐。食豐而力有餘。夫而後有以給其餘求。養其餘欲。而一切潤屋潤身。雕飾紛華之端以起。起而後他產之供。有其求之者。而利出矣。蓋食者民之楨幹。不徒國之貧富以此爲差。使衣食之不周。則器用使令。文章藻飾之爲。烏從起乎。昔者西班牙人初至古巴海梯諸島。見其地民。亦用寶石黃金爲頭足襟袪之飾。勺之則輒斥與。未嘗有吝容。及見班民爭欲得之。則相詫以爲怪。蓋彼之視金玉也。猶吾人循山顛水涯而遇美石。以其耀目可愛之故。固不惜俯拾之勞。至有欲之者。雖非親知。亦未嘗靳而勿與。其所值於己微也。彼以其國之少食而多金。故不悟世間有如是之一境。以民食之饒。遂有斥一人一家歲月之糧。以易此煢煢然不盈匊。飢不中煮。寒不中衣之物者。使有人焉告之。以所以然。則客子之所爲。於彼亦無足怪爾。

以下論常得租與不常得租二產。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

田野治。農業精。則民食加多。而他產亦因之以得利。或以其利用。或以其可悅。其得利不同。其待農業隆。而後有利者。則均也。或常得租。或不常得租。治化日蒸。是二產者。常有相待之率。使國故之足徵。是固可得。以表列也。雖然。常得租之產。無待於不常得租者。而不常得租者。則必依於常得租者。以爲其

利之盈虛焉。百工之事日脩。則凡衣裳宮室之材。與夫地中之寶藏。若渾金。若璞玉。勢必好而求者日多。求者日多。而供者不過。其所具之易權。必以日大。其相待之變率。類如此矣。

設都會近郊有白石坑一區。僅是而無他所。則是坑之興廢。必視城中道塗之荒闕。與其戶口之盛衰爲斷。又設千餘里中祇有一銀礦。則是礦之興廢。不以近邑之蕃耗爲轉移。蓋石坑銷場。不逾百里。供求相待。舍此無他。至於銀礦。其爲物周流寰宇。而不滯於一隅。故其利之盈虛。動以一世間爲量。區區近邑。所以牽繫之者微矣。顧使世治日蒸。民之需銀日廣。而宇內新開之礦。其出銀之數。供過乎求。則銀價將亦日跌。而舊礦之利以衰。今夫銀所以爲價者也。曰銀價跌者。由其易權漸微。而百貨日見貴耳。凡論銀價之騰跌。考之於穀麥之價者。其粗迹也。精言之。則極於馭力命功之量。所操之銀重同。而所御之功力。日以見少。則銀之日賤。較然可知矣。

總之宇內以銀爲幣。其需銀日多者。交通國多。而工商之業奮也。其事可分三際。一、假其商務日恢。而產銀之事。不與之接武連衡而並進。銀將日以見少。而與穀食相待之率。亦以日加。銀數等而所易之穀。見多乎前。則曰穀廉。非穀之廉。銀之貴也。二、又使衆礦雲興。腴者日出。而通商之事如故。則銀之出

地。溢於所需。其與穀相待之率。將日以少。銀數等而所易穀減。則曰穀貴。非穀之貴。銀之賤也。三、又使宇內之通商日廣矣。而銀之出地。與之相副。如是銀穀相待之率。將歷久而不減。不增。考銀穀盛耗之間。此其大較矣。

銀者易中。而穀者百產之程準。故求商業之盛衰。校民力之蕃耗。莫便乎於此求之。溯我生之初百年以往。其中銀穀相待之高下。始也穀日降廉。繼也穀日趨貴。至於今則稍稍平矣。其見於英法二邦者如此。則其見於歐羅巴全洲者可知。不佞於詳論租理之餘。將旁及乎銀值。循而考之。求能明乎其所以然之故。其諸學計言食貨者有取於是歟。

案中國以銀爲易中本位。十餘載以還。金銅皆日貴。穀價亦日騰。甲午至今。其騰彌甚。無慮所增三分而一。說者謂往者西國悉棄銀準用金。獨印度、中國、日本、三者用銀。今印度日本亦用金準。用銀之國。獨有支那。故中國銀多進口。金多出口。此銀賤所由然也。顧吾聞商賈言。各口都市。見銀仍不見多。則又何說。不知自甲午以來。中國如鐵路諸事。率作者多。故需銀亦廣。以需之廣。故散而不見多。而銀之貴賤。則五洲之市。合而爲之。他所既賤。則支那不能獨貴也。至於米價之貴。其故一由戶

口之蓄息。一由外國之采買。大抵國進。其穀價莫不由賤趨貴。未嘗由貴趨賤也。吾聞長者言。咸同時以銀買物。已不敵雍正時三分之一。至於今日。又不及咸同之半矣。總之各國既用金準。而中國不變。其受病之大。終有所底。而一時欲棄而從金。力又不逮。此事所關極鉅。上自朝廷之制祿。下至商賈之交通。皆蒙其害。有心宏濟者。不可不廣覽而熟籌之也。

以下旁論前去四百年中銀值之騰跌。（以非釋租正文。故云旁論。又斯密氏生於雍正元年。是書成於乾隆四十年。爲西紀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則其所稱前去四百年。當自一千三百五十年至一千七百五十年也。）

第一期

考英之麥價。大抵當一千三百五十年。至於前此。其每括打麥。不下臺衡銀四翁斯。當英今幣二十先令。由是漸減。至一千五百年。每括打價僅臺衡銀兩翁斯。於今幣爲十先令。至一千五百七十年尙如此。

知麥價升降如此者。有數證焉。一義都活第三之二十五年。著庸錢令云。每布歇洛作十便士。不得過。

以其以令限民之故。知爲常價。非甚貴亦非甚賤者。而考義都活第三時圖法。十便士得銀半翁斯而每括打價當時六先令八便士者。爲銀四翁斯矣。嘗謂考較前代穀價。與其取之史記。不若求之條令間。蓋史記所書。多凶歲之貴價。或穰歲之賤糴。以之取平價難。若求之條令。差無此弊。又當一千三百九年庚德伯理神甫大饗衆。其時食單。載所用酒脯麥麴之數。以所載推之。知每括打麥當時銀七先令二便士。於今幣則二十一先令六便士也。又顯理第三。五十一年。立酒均餅均。以麥價爲準。而均二者之價。自每括打麥一先令至二十先令。通爲表以令其民。二十先令爲最貴時價。而常價三分一爲六先令八便士。則四翁斯銀也。合前數者而評之。知當一千三百餘年時。麥之常價。蓋每括打。易四翁斯臺衡之銀。雖失亦不遠矣。

自此而至一千五百年。每括打麥平價。則漸減而僅及其半。二翁斯臺衡銀也。此於今幣爲十先令。至一千五百七十年尙如此。此之可考者。那丹白狼爾勒家乘中。載一千五百十二年麥價兩宗。一、每括打六先令八便士。一、五先令八便士。當是時以六先令八便士爲銀二翁斯。計今幣十先令也。自義都活第三之二十五年。至額理查白之初年。此二百餘年間。皆以六先令八便士。爲每括打麥之平價。雜

見簿書條令中。顧此價名雖同。而實則代減。而銀之易權亦代增。故當國者用之而不覺也。如當一千四百三十六年令云。麥價至六先令八便士時。販麥者無待給憑。許出口。至一千四百六十三年。則令云。麥價非過六先令八便士。不准運以入口。彼以爲賤如前。則麥出無損。貴如後。則宜納麥外方。可知此價在當時爲適中平價矣。至一千五百五十八年。女王額理查白卽位。麥貴逾六先令八便士者。出口有禁。第以此爲限。則英麥終古無出口時。故其五載。更令以十先令爲限。此所謂十先令。實與今幣相若。蓋英國之圓法。自此以來。爲變甚微也。可知十先令爲麥平價。與那丹白狼爾勒家乘所記。可相印也。考法國杜不黎所記。及穀食志諸書。其中穀價與此相若。大抵前貴。至一千五百六百年之間。則大減。英法如此。而歐洲諸部。大致盡如此也。

由此觀之。則此二百餘年中。銀之易權日大。可以概見。而銀所以日貴之由有三。一則其地治化日蒸。工商業奮。其資泉幣以爲通轉者日多。而銀之出地與前相若。一則交易之事。未嘗廣前。而銀之出地日形其絀。一則二因之中。並有其半。今此二百餘年中。歐洲銀貴之由。則二因並有之事也。當是時歐洲諸邦。文明日啓。戰伐之相尋。刑政之不公。皆比前代爲大減。夫戰伐少而刑政公。則民獲息肩。而其

身家可恃。身家可恃。故樂於治生。而交易之事日廣。且既富矣。則有潤屋潤身之事。栝棧佩飾。日以華奢。此銀貴之前因也。又其時新礦未闢。而舊墾者多。自羅馬以來。地不愛寶。精華日涸。涸而猶取。勞費必多。而贏得反薄。此銀貴之後因也。二因並用。則其物日以見少。以之易物。則物價日微。而見諸民食者爲尤著。

考食貨者多家。皆言本洲之銀。自威廉并英。抑自羅馬凱微以來。降而世賤。固不待美利堅之通。腴礦鑿出。夫而後其易權以微也。此於不佞所前陳。若相反矣。顧其爲說。亦得諸較列歷代之麥價。若他產之價值者。又世俗成見。每謂交易日廣。國富普增。增故銀多。多必值賤。此其所據之是非。與夫操論之得失。試請得以揚摧之。

由來金銀世貴世賤。徵於前代之穀價者。有三失焉。而大抵皆失之太賤。一曰以變徵之價爲市價。古者任土作貢。自麥菽以至雞豚。莫不如此。降而泉幣流通。田主常與農佃爲約。惟田主所便。得依市價折色徵之。此在吾蘇號曰變徵之價。顧佃產土物。不產銀錢。且折不折。一惟田主之命。故方爲約時。其所定常劣於市中之經價。往往有僅過其時市價之半者。而後之考者不察。則以此爲當時之市價。如

佛理禿之書。往往有此。失之遠矣。二曰沿襲官書傳寫之譌。古者平價立均之法。如大小麥每括打幾先令幾便士。則每枚麩麩。每格倫酒。應價若干。其比例皆自最低之價始。由是遞加以至於所擬之最貴者。斟量畫一。以令於民。且以偏行各部。顧鈔胥潦倒。且以謂比例既定。可以類推。則所錄之價。往往僅及最下之三四價而止。如是流傳。後世考食貨者。不悟此之所載。乃發凡起例之資。而非當時價止如此。昧然據之。以折中其時市中之常價。烏得實乎。此如顯理第三五十一年。立餅均酒均。其時所錄麥價。實自一先令至二十先令止。而胥吏遂寫。僅至十二先令。於是言食貨者。遂謂每括打六先令等於今幣十八先令者。爲其時常價。其惑如此。三曰不審古價騰跌之情。蓋古穀價騰跌之度甚鉅。有時而賤。過於今時之最賤者。亦有時而貴。過於今時之最貴者。由於淺化之世。往往道蕪不通。而商旅滯。數百千里之內。豐歉不能相通。如英國諾曼初并時。自一千二百餘年。至一千四百餘年。荏苒屢起。豪酋梗法。一部有秋。而他部以天時不齊。游饑見告。設二者之間。有豪爲阻。則其勢不相救。此以流盜而賤。彼以荒虛而貴。其貴賤之情。固不可以後世之常法論也。而後人徒見穀價最賤之時。遂謂古價跌者。至於如是之微。其常價自必方今爲劣。不知尙有極貴者亦爲近世之所無也。佛理禿常舉一千

二百七十年時麥價二端。一爲每括打四鎊十六先令。則今幣之十四鎊八先令也。一爲六鎊八先令。則今幣之十九鎊四先令矣。此亦輓近所絕無之貴價。而古竟有之。又何說乎。

案佛理禿所考一千二百七十年麥價云云。似不必然。而斯密氏據之爲所誤矣。嘗有人更考其實。知當時麥價。每括打乃六先令四便士。而洛方木及那福克二部。其年七月麥價。則九先令也。豈佛理禿所舉者。果有一二所大饑。不通外糴。偶而然歟。不然。何相戾如此也。又斯密謂諾曼并英時。萑苻屢起後之史家。亦不謂然。蓋當日部會分地。各私其土。督驅最密。盜無所容。而上有彊王。莫敢相侵犯者。故當日南北行旅。遇盜甚稀。道路寧謐。觀其時貨物運費之廉。可以證矣。此言正與斯密相反。存之俟更考可也。

佛理禿於古麥價。蒐討甚備。嘗取自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之麥價。表而列之。每一紀則合而取其中數。今卽其表觀之。知麥價實爲世賤。直至其表末年。始有騰上之勢。佛所用麥價。多以其甚貴甚賤而傳。由是爲推。果能得實與否。固不敢言。顧卽其所表列者推之。將見銀日趨貴。與吾及法國杜不黎之說有合。與佛銀多日賤之說。轉無所合也。而彼獨云爾者。蓋其考銀值貴賤。推之於麥

穀之價爲少。本之於他產之價者爲多。彼以謂當淺化之世。穀爲人力所成。難而後獲。故常比他產爲貴。難以據推。而所謂他產者。又不外牛羊雞豚及雉兔諸物。夫當貧陋僂野之世。是諸產者。甚賤於穀無疑。然以其賤而謂爲銀貴之徵。則大不可。蓋此非銀馭功易力之權大。乃諸產供過乎求。而爲值少耳。使此之賤而足爲銀貴之徵。則此之貴銀必賤矣。而何以銀多之國。如智利。如蒲恩諾查。是數產者。不獨不貴。且復甚賤。如烏羅阿言。蒲恩牛價僅二十一便士。又如貝來恩紀智利馬價僅十六先令。又何說以處此。可知始造之國。地太半荒。其中牛羊雞豚雉兔麋鹿之倫。既可不甚勞而獲。則其馭功之量。亦必不宏。故其賤也。以本物之莫之求而賤。而不足以爲銀少而貴之徵也。

前書謂物有真值。以產之功力爲程。然則論價當求之功力。乃得真矣。淺化之世。天產之鮮。其價不足爲典要。蓋其爲物。時芳草昧。供過夫求。其價遂賤。產至嘉穀。無論世化何如。產之皆由於作苦。是以其供之數。常視求之數爲盈虛。雖有豐歉之差。不能甚相越也。且使天澤地美同。則產均者其需力亦等。力等故真值同。雖有分功善器。致產之能事彌恢。而田事降以日精。其所需田器馬牛之費。粗足相抵。合之數者而言之。可知穀同量者。其馭功之量亦同。不問所居之何世。非若他土物之因所遭異矣。夫

功爲價程。而穀之馭功。又不隨時而異。彼論銀值者。棄穀而求之他物。烏能實乎。且勞力者之資生也。以穀爲楨榦。方其由畝漁而游牧。由游牧而耕稼。地寶之湧。此爲最優。其爲物宜人而廉。故勞力之民。舍此莫食。至夫牛羊雞豚之美。進富之國。小民斗酒自勞。間得嘗之。然亦僅矣。英傭優於蘇傭。蘇傭優於法傭。法傭食肉。必其田事告休。與夫歲時令節。外此不食肉也。故庸率視穀價者多。視他產者少。此又見考銀值貴賤者。舍穀價莫由也。

案此節所云田事天澤地美同。則產均者所需之人功亦等。不問所居其爲何世。此語後世計學家。頗不謂然。精而論之。其失有二。蓋使農學日精。則天澤地力。人功三者皆同。今之所收。方之於昔。倍蓰不啻。今日緣畝之民。比之五百年以往。未見其多。而所出穀食。五倍於昔。又農事有絕大地力公例。名曰小還例。小還例奈何。曰農事有一程限。過此程限。而再加功本。所收還者不能比例而增。當其未過此限時。加功本治之。其所還或過所加之比例。既過此限。加功本治之。其所還則劣於所加之比例。故名此限曰大還限。此例所及甚廣。言計務農者。不可不知者也。以此例觀之。則斯密氏言。不問所居何世。人力等則所產均者。亦未協也。

以上所言。理固明晰。而穀麥諸價。又非佛理禿諸公所不考。乃其論銀值升降。不能得實者。則世俗之說誤之也。俗謂治化進則交易廣。廣則國富。富則銀多。多則值賤。相因而起。有必然者。然而諦而論之。乃大謬矣。夫國中金銀之進。不出二塗。一由礦產之日興。一由通商之日廣。其由礦產進者。本值日賤。可。其由通商進者。本值日賤不可。今使腴礦日興。金銀山積。而百產則同於往日。如是同稱等量之銀。於前易物則見多。於後易物則見少。此其事固然。故曰由礦產進者。本值日賤可也。如以工商雲興。民業殷賑之故。則交易之事。以貨易貨。各資其利。無論金銀之不必多也。即令入國甚多。將有二事焉。因之而見。其一所以給求。其一所以贍欲。其給求奈何。交易事廣。其求用易中也必多。如是則造幣圖法不可緩矣。造幣衆則金銀將不見多。其贍欲奈何。富而有餘。人欲日侈。飾觀悅目。盤盂簪珥。下於銀者不足爲華。夫以金銀爲脩飾之事。其理與耽翫骨董圖書之事略同。吾未聞以國中饒衍之故。而書畫珠玉之售轉狹。則既富之餘。金銀不必賤矣。

案金銀本值貴賤之理。與百貨之所以貴賤本同。視供求之相劑。不以多少論也。夫新出之柏拉丁難。(化學作鉛。俗呼白金。)可謂少矣。而價廉於黃金。化學金類原行四十餘種。半皆取之甚難。見

者甚少。而其價不高。可以見矣。大抵本國無礦。而金銀自外來者。其貴賤定於所與易之貨值。然則仍視夫供求之例也。

故自我言之。金銀本值之所以升降。與世俗之云云正相反。假使新礦不開。而二金只有此數。則生事盛隆之秋。其爲值鉅。民物蕭條之日。其爲值微。在工商殷賑之國。其爲值鉅。在鄙陋不通之國。其爲值微。必然之數也。夫黃白爲物。與他貨同。常趣善價以爲易。而善價非貨廣貨博之鄉。莫之與也。物之真價。在其所馭之功。故使二國食功厚薄相等。其功庸必皆與其民食爲比例。而金銀在富國。以其物博而易多。在貧國。以其生隘而易寡。使是二國者相距甚遙。其差將大見。何則。其物雖背貧而趣富。而以相隔誠懸之故。不能旦暮平也。使其壤地毗連。則其差將微。或不可見。今如支那爲國。富於歐羅巴者也。而二土之民食貴賤懸殊。中之稻。廉於西之麥。遠矣。英倫富於蘇格蘭者也。而二土之麥價差相若。夫中稻西麥。廉費固殊。至於功庸。則高下尤甚。歐洲甚高。而支那至下。此其所以然。又在歐洲進富。而支那止而不進之故。蘇之功庸。固亦不菲。然不及英者。蘇之進遜於英也。觀蘇之勞民多南徙。而英之小人少北遷。則知二國生事之執亟矣。夫勞力之民。其苦樂舒蹙。不以國之貧富殊。而以民業之進境

中立退行異。其理吾於前篇既發之矣。

金銀易權。既極多於最富之國。則亦極少於赤貧之民。赤貧之民。如土蠻生番是已。在彼金銀。幾於無所值焉。都會之穀食。常貴於邊鄙。此不得證銀在都會賤也。乃穀自貴耳。致銀於都會。其費不必輕於致邊鄙。而致穀於都會。其費過於致邊鄙多矣。是故在都會之區。若荷蘭。若稽奴亞。其穀麥皆極貴。內產不足以贍。則常資諸外供。工商之業之匱闕。他所莫及。而民食以轉漕之煩而貴。致銀於安蒙斯他丹。其費不必減於致諸丹輯克。而致穀於安蒙斯他丹。其費過致諸丹輯克遠矣。銀在二地。貴貨相埒。而穀乃大異。今使荷蘭稽奴亞之戶口如故。奪其富有之貲。絕其轉餉之道。當此之時。黃白二物。固已少矣。而穀麥之價將何如。其因銀少而值賤歟。抑將騰躍無藝。等諸饑歲之所為歟。此不待再計而後明矣。可知布帛菽粟。與珠璣金玉。為物殊科。布帛菽粟。需也。珠璣金玉。饒也。當有所需。則斥所饒。而是饒者。既富則索價高。方貧則取價狹。至於需者則不然。當貧乏而愈貴。及富溢而反賤。不賤則無以為富溢矣。

吾論第一期銀值之騰跌。而旁及其他如此。所可斷然知者。則自一千三百五十年。至於一千五百七

十年。此二百餘年中。吾英之銀日進。其進也由於民業之日興。交通之日廣。故其數雖進。而其值不跌。而或騰。此不獨不列顛一島國爲然。實則歐洲之大。莫不如此。不知者見銀數之日進矣。而不悟其因之不同。遂妄謂銀值之世減。意非世減。不足以明其進也。此則實考二百餘年食貨之價。已足悟其非。而駕虛爲說者。愈無當矣。

第二期（自一千五百七十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年）

考古銀值之進退者。於第一期幾於人殊。於第二期則如出一口。蓋自一千五百七十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年。此七十年之間。銀穀相待之率。與前正反。銀之本值則日跌。其馭功易貨之權日以微。穀大騰躍。由每括打二翁斯銀。抵今十先令者。至於六若八翁斯。抵今三四十先令。此似由美利堅新礦之腴且多。而歐洲此時農工交易之事。亦與俱隆。其需銀因以日衆。而無如地產過優。川增輻湊。供之於求。所溢實多。則其值亦不能不減也。波拓實礦脈前得已二十年。而銀多之效。始驗於英國。穀價陡長。乃在一千五百七十年也。自一千五百九十五年。至一千六百二十年。通計每括打上上之麥。值一鎊十六先令十便士。去其九分一。而得中麥之價。則一鎊十二先令九便士。爲銀六翁斯又三分翁斯之一。

也。又自一千六百二十一年。至一千六百三十六年。上上麥價乃二鎊十先令。減其九一如前。得中等麥價一鎊十九先令六便士。爲銀七翁斯又三分翁斯之二也。其不數十年。進而彌上如此。

案計學家羅哲斯言。祕魯羣礦最腴。其勢固可使天下之銀。由貴忽賤。其地利固然。而人事亦與有力也。蓋當日西班牙治礦之政。橫敲土民。力作之勛。過於牛馬。使其不然。而用招募之雇工。則勞費乘除之間。其利自遜。而銀之降賤。亦不能如是之相懸也。是時西印紅種。被其虐者。戶口日稀。神甫拉客沙。目擊盡然。謀所以救其子遺者。於是議以非洲黑人代之。此販賣黑奴之事所由昉也。噫。逐一國之私利。既奪其地矣。且將滅其種而不卹。西班牙之不振。豈天道有時而信者。

第三期（自一千六百三十六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

自一千六百三十六年至今。爲第三期。其銀值大勢。則由賤而復騰。特所騰尙微。不及前此七十年之所跌者耳。蓋自一千六百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此六七年中。所由於美礦充溢而然者。銀賤已極。其致而穀價遂亦漸定。不可復增。直至十七稜之末年。銀值陰趨復騰之勢。而自本十八稜以還。銀乃日騰。雖其進尙微。不抵前者之所跌。而謂之爲跌。則不可也。此第三期銀市之大略也。

考之前志。自一千六百三十七年至一千七百年。此六十四年之間。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中。平價通之。得二鎊十一先令強。較之前十六稔之平價。尙大一先令有奇。是穀價尙微趨貴。顧吾不以云銀跌者。蓋此六十四年之中。有數大事焉。皆能致食貴之效。故此之貴。不第非銀跌之所爲。且非天時之所使也。其大事一曰內訌。（順康之間。英國民變。順治六年。殺其國王。察理第一。英國無王者十餘年。獨有議院。至順治十七年。而察理第二復辟。）民不緣畝。商旅氾滯。蓋不必隔并之屢臻。而糴已貴矣。當是時。通國皆被其殃。而倫敦爲尤甚。以其仰外供也。故一千六百四十六年。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價四鎊五先令。其次年則四鎊。祇此二年。其浮於前十六稔之中數者。已三鎊五先令矣。均攤此於六十四稔平價之中。其數已大。況內訌十餘年。其貴賤固不僅此。二曰獎外輸。而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國家以麥賤之故。特立賞格。募民運麥外售。論者或謂麥外輸而農不病。民爭緣畝。數稔之餘。穀常轉賤。此其說信否勿具論。特是獎令二年而止。爲時甚暫。穀多之效。無由得也。且粒米狼戾時。則以政敲之。使穀外注。至於饑歲。無蓋藏以補不給。焉有不益貴者耶。當前稔之末。偏災所被。固不獨英。而英乃獨酷者。卽以是故。雖一千六百九十九年。有出口之禁。九布月。所救微矣。三曰國

幣日劣。夫幣劣而麥貴者。非麥貴也。名貴實不貴也。自察理第二復辟。而圓法大壞。鑿翦磨銖。錢枚坐輕。而麥之入市而名價也。以實不以名。故拉安德言此時通行泉幣劣於法錢者。蓋四分之一。而麥價則緣此比例爲增。至一千六百九十五年。威廉第三脩圓法（英國官銀行立於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而始復。此則純乎名實之差。於麥少銀多兩無與者。特後世考者不詳則滋謬爾。統此三端。故麥價雖加乎前。吾不以云銀跌也。

前稭銀市之情如此。至於本稭以還。則銀市之不跌而稍勝。愈易見也。圓法既脩。幣之名實相準。無內訌之事。以害農功。沮商旅。而其獎外輸也。政行之時久。其初雖致穀貴。而產銷益遠。民勸農功。則亦有致賤之效。故此六十四稭之間。通其平價。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價二鎊六便士半強。此以較前去六十四稭之平價。則賤十先令六便士也。蓋過四分之一矣。以較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已前之十六稭。當美礦來銀最多時之平價。則賤九先令六便士也。以比一千六百二十年已前之二十六稭。當美礦已開而效未大著於歐市時之平價。則賤一先令也。此以見銀市之本稭而復騰。卽在前稭末年。固已具颺而上行之勢矣。（已上麥價。皆舉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欲得中麥每括打八布

歇洛者。用再九折可以得之。如十八稜首六十四稜。平價再九折。得中麥八布歇洛者。三十一先令也。

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農家金古烈哥里言。其時麥價當中收之年。由田承糶者。每布歇洛三先令六便士。此所謂由田承糶者。蓋無異今之承約價。麥賈與田家立約。就田取麥。限若干年。年若干括打。如是之價。名承約價。其所以與尋常市價異者。就田取穀。則省農人運致之煩。而限以年數。則通豐歉之異。故此價常若與市價爲微。若金所言。則中麥每括打八布歇洛者。價二十八先令也。於前者之。數減四先令矣。當未饑之先。承約價例如此。不足異也。所可異者。當金所指之時。正議院置賞格以獎外輸之日。且云此格。俟麥每括打價四十八先令時罷。設如此。則方之金所核承約價。蓋七而貴五矣。非至荒歉。烏從有此。顧此令之行。嘗考其由。則當是時威廉第三新自洲（英係島國。故稱歐羅巴諸國曰洲）至。國論未定。面爲議紳者。多有田人。親見麥價日跌病農。則建議立此格以救之。冀當更貴。令如察理第一第二時。而威廉初立。且其時國用空虛。正議稅畝。勢不得與國中巨室異趣。此其令所以竟下也。而吾輩居今觀之。益信銀市於前稜末葉。已稍稍騰。繼入本稜。其與穀相易之權日進。其所以不甚見

於此者。乃爲人事所力持。若任夫天時地利之自然。則其效必有異於此者。

主獎外輸之說者。必曰其政利農業。而無害於食穀之家。彼以爲穰歲倉箱豐盈。來牟狼藉。不外輸則穀賤病農。獎其外輸。而後農勸於田業。價常平而穀益多。此兩利之政也。至於歉歲糧乏。罷其令可耳。獨不言穰歲之穀。既競外輸。則留爲蓋藏。所以待凶荒者必少。如此則歉歲之價。無由而平。然則歲無間豐饑。自獎外輸政行。而民食貴穀矣。前考本稭首六十四稔之平價。已較前稭末六十四稔爲微。設無此政。則其愈微可知。議者不察銀騰之由。而徒穀賤之爲懼。此持前說者之所以力也。抑議者又謂使獎政不立。則穀大賤而農病。病則財力之用於田者必儉。儉則無餘。而所以劑凶年者亦蔑有。是獎外輸者。自致其豐盈有餘。而未嘗奪凶年之穀。以輸之於外也。此其說近似。總之獎政。不獨在農。國家所以待工商者有之。此其利害因果之致。原始究終。吾將詳之於後部。顧今所欲言者。則本稭以來。銀之騰。穀之跌。非吾國所獨然。法國之事與此正同。且比例之率亦等。杜不黎梅山斯諸家之所紀錄。可覆驗也。然而法不僅不獎外輸。且運穀出關者有禁。二國之爲政迥殊。而於銀麥效同如此。若謂此間穀麥豐盈之效。必出於立獎政者之所爲。則於法又何說。此真吾愚所未解者耳。

然則此穀價之變。由於銀之騰跌者多。由於麥之豐歉者少。吾於前篇不云乎。較數百年之貨價。則穀不若銀。較數百千年之物情。則銀不若穀。穀以遠而得其通。銀以近而知其漸也。當美州諸礦效形。歐市之時。穀價之長四倍往日。人不曰穀之貴。而曰銀之多。則本稊六十餘年中。穀價之跌。雖曰無多。亦當求之於銀市之中。而不當求之於穀之多寡。此說固然。特人見近十餘載中。麥價大起。而遂懷銀仍日跌之思。則於頓漸之義爲不審矣。不知此政天運之偶然。十餘年來水旱偏災。歐洲幾徧。且往者凶歲諸邦。多仰食波蘭。而波蘭近以國步之艱。（波蘭第一次瓜分。於乾隆三十七年。第二次於乾隆五十八年。第三次於乾隆六十年。而波蘭亡。）其穀之登市者日寡。此麥之所大貴也。夫十餘稔隔并之災。古今所常有。見連年豐稔。則謂爲固然。觀頻歲荒虛。則驚爲僅見。人意自生分別耳。其實既有一千七百四十一年至五十年之有秋。則亦有晚近十年之連歉。昔十稔中穀價之賤。正可與近十稔穀價之貴。互勘而對觀也。當其賤日。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平價一鎊十三先令十便士弱。再九折之。得每括打八布歇洛中麥價二十六先令八便士。且此猶是獎政之所持。否不止此。實考此十稔中所外輸麥及諸穀。爲八百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括打。獎費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三

鎊、而當一千七百五十年爲最多。獨此一年英國家所出獎費。已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鎊十先令矣。故是時宰相白蘭摹以爲言。觀此則知麥價爲人力所持。而不更跌者。豈淺渺哉。大抵本稭田事。五十年以前之二十稭爲有秋。以後之二十稭爲荒歉。故前二十稭之價則不及平。後二十稭之價則過平。雖豐中有一二稭之歉。歉中有一二稭之豐。於大數不增減也。然而後之過平者多。前之不及者少。則獎外輸之爲矣。凡此騰跌之效。以其甚驟。固不能於銀市中求之。何則。麥之豐歉頓。而銀之騰跌漸也。果頓者其因頓。果漸者其因漸。

或又謂言本稭銀市不跌而漸騰固矣。穀價旣爲獎外輸所力持。又以天時之不齊。故雖間貴於曩者。猶不足以證其跌。然自本稭初歲以來。不列顛力役之庸。備賃工價。皆以日起。則又何耶。應之曰。此愈不足以云銀跌也。輒近百年之中。吾島人事駸駸日隆。蓋自都會以至山海之陬。自農工以及商賈生業之進。比諸古昔。幾絕景而馳矣。夫力役猶百貨也。求之者多。則獲善價。於銀市之跌何與焉。法與英之隔。僅一海袖耳（英法中海法人呼海袖）而法之力庸。其率與穀食之價比例遞減。而吾英乃日增。使由銀跌。效豈然哉。自前稭以至本稭。法常備日廩。大抵二十分塞台爾麥價之一。塞台爾者。劣英

之半括打也。至於英傭。不獨日廩之銀數增也。其所得享衣食生事之實。亦入本紀而漸充。名進者。銀跌之所能爲。實進者。非銀跌之所能爲也。則其故當求之於民業之盛衰。不當求之於銀市之騰跌也。大抵金銀之礦。新開而腴。厥利最鉅。蓋新礦入市。得以舊價易物。卽稍遜亦不相遠。此美洲祕智諸礦。其初年獲利之所以多。至於源源繼至。則常索高價不能。而易權日損。損之又損。經價乃形。經價者。償其勞費之外。而益以通行之贏率也。祕魯礦稅什一。而租在其中。此什一者。非遽爾也。其始嘗征其半矣。浸假而參之。浸假而伍之。終則定什一以爲常。相沿至今。此可驗其利之始鉅而終微。至於今僅有以維持勿廢而已。者。考西班牙之取祕魯礦稅也。其減爲五分取一者。在一千五百四年（弘治十七年）後四十一年。而波拓實之新礦出。自此至一千六百三十六年。經九十年之久。而銀多之效。遂大著於歐洲。其價亦賤極而不復更減。此之爲勢。不獨在銀一物爲然。無間何產。但非壟斷專利之爲。則歷茲百年。其勢必趨於經價。使降而更劣於經價。則其產不復出矣。

歐市之銀值。何爲而不復減。西班牙之銀稅。何爲而不同。金稅由什一而降爲二十一。其所開諸礦。何爲利之旣織。而不大半停罷。則一言蔽之。礦尙獲利故耳。其產之多如是。其采之久又如是。何由而尙

獲利。曰、用銀之事。與之俱多。用銀之事何以俱多。曰、自美洲開通以來。天下交易之場。日以廣遠。其勢不獨有以持今之銀值。使不復賤也。且即今之值。以與前稊中葉相衡。若尙覺其微進者。此其所由來遠。吾將分其事爲三支而言之。

一曰歐洲之舊市日進也。自墨鏞肇興。而歐治日進。進故工商業繁。此近而易見者也。若英倫、若荷蘭、若法蘭西、若日耳曼、皆大進。卽至若瑞典、若丹麥、若俄羅斯、農商邑野。皆殷然異昔日。若義大里。不幸王綱解紐。民生唵伊。但事在祕魯見并之前。而其後方稍稍復。如是則亦進也。諸國之中。退者獨西班牙、波陀噶爾耳。顧波陀噶爾之在全洲。僅爲一隅之小國。而西班牙之衰歇。又未若言者所云之甚也。蓋當十六稊之初。西班牙已爲貧陋之國。與法國同。特法自此而國勢日張。而西班牙則止而不進。察理第五知兩國事。嘗云民業中事。凡法之所多者。正班之所乏也。以此見二百年中。西班牙退境之無多。夫此洲民業。日以駢闐如此。則其待易中以爲通轉者。自以日宏。而室家殷賑之餘。而以爲藏錕寶器盤盂彊劍之事。亦必日奢。此則所以資銀。使其值不至坐減者一也。

二曰美洲之新市日增也。夫美本新通之壤。邇歲以來。其客民戶口之蕃滋。農工二業之競進。持較舊

洲。殆過之而蔑不及矣。英民所墾。始皆狂榛叢穢之區。而西班牙、波陀噶爾之外屬。若古冷那達、若曼加坦、若巴刺軌、若巴西。未通之先。若游獵、耕種之所居。不獨無文教。耕稼陶冶。亦未所知。卽其中有不。得純以野蠻目者。若祕魯。若墨西哥。舊爲強種。無耕稼。善爭戰。其士人自詡武功奇蹟。至今弗衰。顧試讀其史書。平心而論之。則其中農功商業。殆比亞洲烏庫連之韃靼不如。夫數美洲之舊治。則當以祕魯爲巨擘矣。然其用金銀也。有環珥瓔珞而無圓法。其懋遷有無也。有交易而無買賣。則分功之不宏。可以見矣。蓋其治僅及耕稼。而未覩久化之成。故民力田矣。猶自築其宮居。自創其械器。降至衣裳冠履。無一焉不待於自爲。卽有一二業爲工師匠作之人。則皆官府之隸。王及巫祝部貴人之所豢畜。於編民固無與也。高曾規矩。業者相矜。而無一貨焉。中吾歐人之用。曩西旅之入其國也。多者五百人。少者半之。而儲胥芻餉。隨地而窮。非輜重自隨不可。此不僅深山大澤然也。卽在通都大邑之中。莫不如此。至於清野之事。彼何曾知。此益信其所謂古極富庶者。爲非事實之言矣。西班牙之於外屬。固常虜用其民。遠不若吾英之寬大。勞民勸相。尤所未能。然而地歸新主。則戶口日蕃。蓋天時地利旣優。田廣價廉。民趨樂土。雖政刑峻刻。不足阻之。故佛勒芝於一千七百十三年。最賴摩戶口。不過二萬八千家。

至烏羅阿於一千七百四十六年計之。過五萬戶。其餘祕智諸都會中。進率仿此。較之英屬戶口之進。不相下也。凡此皆前者銀市所本無。二百年間。從無至有。則其爲美礦銷場者。又可見矣。此所以持銀值使不墜者。二也。

三曰泰東之商業日恢也。美礦產銀。其流入泰東者有二道焉。一徑一紆。徑者由南美往東印之阿喀。擊勒古公司。此自礦開至今。其勢固已日大。紆者由歐達亞。此其進境。尤不可以尋常比例計矣。十六。棋歐羅巴所與泰東互市者。僅波陀噶爾一邦。獨享厚實。非餘國所敢望。至其末載。荷蘭躡而分之。於印度立步頭數處。迨十七棋。波荷二國。若中分五印度之商利者。後來居上。波陀噶爾則日退矣。由是而英法繼起。入本棋而大盛。英法而外。則瑞典丹麥。歲月間往。此皆以海通焉者也。而莫斯科哇商民。數萬里結隊毆駝。絕鮮卑舊壤。躑葱嶺並天山。度瀚海以達於支那之燕薊。此以陸通焉者也。爲海爲陸。無間梯航。其商務皆降而益隆。中間退者。則法蘭西以近日戰事。印度商業。幾於掃地無餘矣。當乾隆中葉。正英法二權。在印爭爲存亡之秋。乾隆十一年。法據南印度之馬都拉斯。立步於番提車利。而歐洲以爭與皇承襲。有七年之戰。二十一年。英失羯羅屈閣。而英會克來福復之。敗法印合從之師。

由是而英權大張。各部以次附之。然其地尙爲大東公司所轄。非王有也。至四十九年始設印部大臣。而其地爲外藩。當是時歐洲所銷東產。以茶爲大宗。此十七棋中葉以前。民所不識爲何物者也。至於今日。則僅吾英所入口而征者。其賦過一百五十萬鎊矣。而其由荷瑞餘國闖入不稅者不計焉。其日盛可見矣。餘產如支那之花瓷。馬刺甲之蘇荏。孟加拉之麝香。率皆比例而增。今日英船噸載。過前棋中全歐商船噸載矣。夫用銀之多寡。與商務之廣狹。息息相關。今商業其進如是。則美礦產銀雖至多。然其值至本棋不跌而更起。有由然矣。

歐亞始通。亞洲金銀本值。皆比歐洲爲高。至於今尙相懸隔。亞洲多稻國。歲再穫或三穫。故民食以較。麥國廣輪相若者爲饒衍。食饒則民蕃。此亞洲之庶。所以過於歐洲也。富者厚積而有餘。其役衆馭功之權與俱大。故東方貴人。儻從輿臺。雜沓雍容。擬於歐之王者。且衣食至足之餘。遂以佩飾陳羅相炫。此珠玉錦繡。欲得者之所以多也。是故金玉諸礦。卽治於二洲者。肥磽正等。而其產之入市也。亦將居東者之所易多。居西者之所售寡。而由印度北抵葱嶺陰山。其中產玉石者多。產金銀者少。故金銀之入其地也。以之易穀食固多。卽以易玉石。亦較之在歐爲有贏也。金剛石。奇飾之尤者也。以其較廉。故

其物嘗自東而徂西。金剛石及他玉石。饒也。稻及諸穀。需也。其在泰東以金銀易之。雖貴賤迥殊。較之泰西則皆賤。至於力役之庸。印度支那。其率皆下。勞力之所得。以易衣食之數既微。而穀食之價又賤。故二土之庸。以較歐洲之庸。再受削矣。夫民之勤巧均。則其製造諸物之價值。與工價爲比例。泰東工之勤巧。不讓歐洲。而其價之廉如此。則其熟貨又廉也。至於轉運之費。歐洲東南多山國。道路險遠。轉輸甚難。其成物也。前有飭材之勤。後有致市之費。勞費既滋。物價遂長。而支那印度之爲國也。滿地江湖。交輸互灌。行旅之便。倍於歐洲。則其轉運之費又減也。統前數者而論之。則是亞東物產。持較歐西需者如粟菽。饒者如珠玉。中間如製造之百產。皆此貴而彼廉。而獨金銀二品。爲此廉而彼貴。則西人徂東逐利者之所宜挾。莫二品之最便利。明矣。俸色揣稱。其易權皆在泰東爲大。此不僅往日之事。然也。至於今猶未改。且二品固皆利矣。而金不若銀。蓋其相受之率。在彼則十與十二之於一。中國金價。國初至乾隆間如此。而在歐則十四十五之於一也。是以由歐赴支那印度諸船。以載銀爲利市。阿喀璧勒古公司。由孟尼拉所運往者。舍銀幾無他物。則知此二百年來。新舊洲商業歸然。而由美徂歐。由歐徂亞。爲金銀流轉之大經矣。

案歐商行買東方。多載銀而少餘貨。此不僅初通爲然。至今未革。輒近各國用金爲準。則幾加厲矣。此不僅銀得利多。而亦由吾人喜於受銀。而不欣他貨之故。故至今言商務者。尙以出口土貨多進口洋貨少爲佳徵。夫出口貨多而進口貨少者。其所有餘者固皆銀也。彼若知金銀亦貨。進出之間。初無所謂有餘不及者。多少必相抵。而業進之國。在出入二者俱多耳。抵制之旨說。庶有瘳乎。

金銀爲用既廣。摩損亦多。海宇交通。市場日大。每歲出礦之金銀。不特必足其用。且必有以彌其損。而後不至日消。致其價因之日貴也。蓋其物。范爲泉布。與製爲栝捲釵飾之微。所糜剗者。日計不覺。歲計已多。至合天下而綜之。亦甚鉅矣。吾英蒲明罕各廠。製諸種釦器。其塗金貼銀。歲不下五萬鎊資。凡此皆一散而不可復聚者也。夫天下不獨一蒲明罕也。錦繡之所緣飾。土木之所被施。以至梁櫺釘鋪。圖書帷帳。積以爲計。夫豈其微。且轉徙既繁。則或沉溺。藏弄之事。亦有瘞瘳。假年月既溼。刻舟無跡。亦等諸銷滅而已矣。使出者無以彌其耗損。金銀有不日以見少者哉。

西班牙口曰克諦支。波陀噶爾口曰力斯彭。計此二口。每年所入金銀。無分征漏。約六百萬鎊之數。麥庚斯於此事最詳審。其言云。自一千七百四十八年。至五十三年。通六年而取其中數。計兩口所入。無

分征漏。銀重一百十萬一千一百七鎊。金重四萬九千九百四十鎊。銀每鎊值六先令。爲價三百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一鎊十先令。金每鎊值四十四幾尼有半。爲價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合計爲值五百七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鎊四先令也。麥庚斯所覈如此。又兩印通商錄云。西班牙金銀歲進。通十一年而取其中數。得歲三百八十二萬五千鎊。波陀噶爾二百二十五萬鎊。合兩國之入。則六百七萬五千鎊也。其數微浮於前。今以六兆鎊爲中數。歲增歲減。相去當不遠矣。美礦歲出之金銀。固不盡入於二國。有由阿喀璧勒古公司。而輸之亞洲南洋各島者。有觸禁私售他國者。有留於本洲不出口者。入二國其大數耳。且天下金銀之礦。采者固不獨美。而美爲獨腴。餘礦視之。若不足道。吾英蒲明罕所銷金銀。已抵美產入於二國者百二十分之一。約計天下所歲銷。與諸礦所歲出者略相抵。卽有不及。所差蓋微。其供者或不及求。故近歲銀價。稍稍騰也。

銅鐵歲出之多。過金銀遠。然不得以其出之無藝。遂謂銅鐵之價將日微也。此銅鐵所與金銀異者。蓋銅鐵爲麤金。其用之也。亦麤而不甚惜。以不甚惜而滋耗。顧諸金之價。其騰跌之情。皆以漸不以頓。品愈貴則其價之騰跌愈漸也。物惟金石最壽。以其值之不驟遷。故其材中爲幣。若嘉穀則一歲所收。大

抵濟一歲而盡。銅鐵今茲所用。出地數百年者有之。金銀出地數千年者有之。是故積大地每歲所收之田穀。其量必與一歲之民食相均。銅鐵出土歲異。歲銷之數。不必從之。至於金銀。愈相絕矣。故諸金之產。其歲收之異。比之田穀爲多。而其價之相殊。比之田穀則爲寡。

以下論金銀相兌之變率。

美礦未發之初。各國金銀兌率。泉局主之。大抵金一而銀十若十二。至前棋中葉。南美諸礦開。其腴富爲前此所未有。於是二品之易權遞微。而出銀尤多。其微尤甚。而相兌之率。乃金一而銀十四若十五。則今日之市價也。（乾隆中葉。）其亞洲金銀相兌之率。古與歐同。雖二洲互通。爲變差緩。故至今日本。猶金一而銀八。（此價至道光間。額羅金、阿爾格二英使。至其國時。尙未大致。故英人來者。但以銀易金已得大利。）支那則金一銀十二。獨印度之羯羅屈閣。乃金一銀十五與歐市同。蓋銀之由美逕往。與由歐往印度者至多。故然。

麥庚斯曰。歐洲歲進之金銀。大較銀二十二而金一。然則任物情之自然。銀之易金。當二十二而兌一矣。顧今之金價不然。常以十四五而易一者。則銀之由歐而入亞者。二十二其七八矣。二物在市之多

寡者其困。而相兌之多寡者其果也。吾意不然。夫二物市價之比例。不必其在市之多寡比例也。如麥庚斯所言。則今者英市牛每頭價十幾尼。而白羊之羔。則三先令六便士。是牛價之於羔。六十倍也。由是而曰英羔之數。六十倍於其牛。則牧豎笑之矣。麥論金銀。何以異此。且如麥庚斯言。歐洲金銀之多寡雖懸。夫既貴如其所寡。賤如其所多矣。則二品之值。將常相等。不知貨之在市也。設一賤而一貴。則賤者之多於貴者。不僅常過於所貴之倍數也。總二貨而衡之。則賤者之總值。亦必比貴者之總值爲多。近於一家。遠則一國。莫不然矣。麪與肉較。肉貴於麪。則市中麪多於肉。且綜麪之值。必過肉值。屠肉之勛數價值。必過於雞鴨。雞鴨之勛數價值。必過於雉兔。賤而常者多其售。貴而珍者寡所購。其相過之爲量。不止如其貴賤之不齊也。二品之事。固亦同此。中產之家。器用寶飾。二者兼有。然衡其重。必銀大而金微。疇其值。亦銀奢而金儉。有其一而無其一者有之矣。就令並有。爲積蓋微。若時表。若鈿合。若條脫簪。謂其重與值。過於銀之所積者。殆無有也。家然。國何不如此。吾英國幣。銀寡金多。此獨英爾耳。蘇格蘭未合於英之初。其金幣之值。溢於銀幣者甚微。至於他邦。皆銀幣多而金幣寡。法國以銀爲本位。度支大數。皆以銀言。入市求金。常苦不足。此獨以在泉貨者論也。至於寶器儲藏。則五洲之中。無

論何國。率皆銀多金寡。以衡言如是。以值言亦如是也。

執市人而問之。莫不云銀賤金貴矣。吾乃今將曰金賤而銀貴。聞者將斥以爲狂。雖然有說。較物產之貴賤者。有二術焉。自其求者言之。則差其市價之低昂。自其供者言之。則程其贏得之厚薄。前可以貴賤言。後亦可以貴賤言也。物產之登。最賤必如其經價。下此則其物不來。經價云何。償勞力者之庸。酬發貯者之息。而地主之租之有無。抑其次矣。西班牙之礦稅。於銀什一。於金乃二十一。而金稅之數。又不若銀。采金之利。方之采銀爲更薄。然則產金者之贏得。劣於產銀者矣。劣則其市價去經近。去經近。故其物廉於銀也。故曰金賤銀貴也。苟用此說而推之。將天下至賤之物。莫金剛石若。夫亦以采者之勞費。而市價之去經微也。

西班牙銀稅可以減乎。曰。難言也。以稅道言之。則金銀有稅。稅之最宜。稅取饒而不取需。金銀饒也。況銀稅爲西班牙歲入之大宗。減之則立乏。故難言也。雖然。稅之有無厚薄。非名稅者之所得爲也。彼前者既由五一而爲什一矣。則何不可以再降。且金礦之徵。既已二十而一矣。則見於金者。何不可見於銀。且凡礦之爲事。始易而終難。鑿洞日以益深。積水日以益大。外與天氣相絕。扇之入礦彌難。此固言

礦學者所共知者也。（采礦金多浮出。銀多沈入。故銀礦之事積久彌艱。）及是雖有腴鑛。與瘠者同。開采既艱。三效遂著。一曰銀值日昂。二曰銀稅罷減。三曰銀稅雖罷減而銀值仍昂。蓋難而猶采。其費必有所出故也。且三效之中。其最後者爲尤似。往者金稅減矣。而歐市之金價方騰。則後此銀稅雖蠲。其本值亦未必不大也。特獨稅之效。終有所見耳。何則。鑛之不任稅者。將以無稅而猶開。則入市者其數終多於未減。故一千七百三六十年。因西班牙減征礦稅。歐市銀價。賤者什一。可以證矣。

自我觀之。則西班牙鑛稅雖遞減。而通本稜之六十年以爲計。銀價猶稍稍騰。雖然。不敢固也。其事本微渺而難窺。故至今言計之家。幾於人殊。或以爲進。或以爲止。或以爲退。此勿更論。所灼然可知者。則歐洲金銀歲進之數。終常與其歲銷之數。不久而平。蓋歲進彌廣。其銷亦彌多。而歲銷之所多。或且過於歲進之所廣。使其產不能增而無窮。則進與銷之量將相劑。至於相劑而歲進或減。則銷必過進。過進則昂。昂久則銷與進。又相劑而平。循若無端。如是而已。

彼世俗以本稜銀值爲跌者。亦自有說。蓋彼見歐洲之日富。富則金銀日多。多則賤。且輓近以來。百產騰踊。故銀跌之說愈益牢也。顧吾謂金銀緣民業之盛而日多者。其本值不能退。反覆辦證。既已煩矣。

金銀者百貨之二物耳。百貨常趨於善價。則二者何爲獨不然。在歐洲之所易者寡。在亞洲之所易者多。則金銀常由歐而趨亞。由美趨歐。亦猶是耳。使其反賤。豈更來哉。至於百產之日騰。亦由治進民蕃。求之者多。所以如是。乃其本物之日趨於有用。非必銀與相形。日以見細也。故銀入本棋。其本值之進退。誠微渺而難言。特世俗以此爲之因。而定爲銀退。則吾有以知其不可也。

以下論物產區爲三類。民生日進。著效之不同。

地之所產。輒而舉之。可區爲三。有其多寡任於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甲。有其多寡人力所能爲。而其供之數。常視求之數爲進退者。乙。有其多寡人力所能爲矣。而或有大限而不可踰。或無定程而難預計者。丙。當民生之日進。國財之日盈也。是甲乙丙三者。甲之價將始於至微。終於至鉅。若日長而不可極者。乙之價則日長矣。而有不可逾之程率。卽逾之亦難久。丙之價其大勢亦日以長。然有時而騰。有時而跌。有時而不跌不騰。視人事天時相得之何若。總地所出。盡於是三者。

物產甲

所謂物產緣民生之進而價日高。始微終鉅。若不可極者。蓋其物之蕃彫。非人力所能爲。產於自然者

有數。其爲物又無金石之壽。可以斂儲。國日侈富。民之嗜欲日滋。求之者衆。而供之如初。不足則爭。其價遂長。長之量。隨爭之淺深爲無窮。故曰不可極也。此凡珍鳥嘉魚雉兔麋鹿之屬。盡如此矣。今使吾英木雞在市。枚至二十幾尼。而木雞之歲捕。與今之數。當不甚異也。羅馬民主全盛時。嘉魚珍鳥。價至不貲。而闢者方曰其時銀賤。豈銀賤歟。吾嘗考之。羅馬古民主治。至沃古斯達乃轉而爲君主。際變政之後先。其銀易權。皆比今歐洲爲鉅。當是時。昔昔利賦制什一。史言其麥入羅馬。一摩提價三塞斯特。一摩提當英量三格倫。而三塞斯特當英幣六便士。顧此非市價。昔昔利臣屬羅馬。法麥入國在什一內者。抑其四分之一。以當賦。過此方以市價糴。市價者。每摩提四塞斯特也。由是知其麥每括打爲二十一先令。而英麥平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知羅馬時銀之易權於今。猶三與四之反比例。羅馬銀之三。其易權當今銀之四矣。然則非其時之銀賤明矣。拉體諾史家柏來尼。記塞遏斯購一白鴛獻王后。阿骨力畢諾。價六千塞斯特。今之五十鎊也。又阿審涅購紅鯀一。地中海嘉魚。紅色。脊有金綫三條。有鬚似河鯉。價八千塞斯特。今之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也。奇貴驚人如此。然以真值計之。尙損三之一也。跡其所以然之故。決非銀多而賤致然。蓋物力豐盈。珍奇之產。欲得者多耳。

案斯密氏於此。僅及地之所產言之。故所云止此。然製造之物。亦有數已定而不可加多者。民生日富之秋。其價之增亦無藝。若鍾鼎尊彝。若圖書碑版。若良藥舊醞。其在世間有數。而勢且日涇。皆此類也。蘭亭石刻。吳道元畫壁。淫於其事者所共喻矣。

物產乙

凡地產供與求偕進。民生日厚。國富日增。其價與之俱高。高至其限而不得逾者皆此屬。有樹藝之產。有畜牧之產。方其草昧。出於自然者。樊爾而多。人民鮮少。懋遷未興。以無所用。亦無價值。洎夫治化肇開。或焚之或驅之。其物乃日以見少。而民生日聚。求者轉多。物減求增。其價乃起。久之其物之利。將與民力之所專藝。腴壤之所常植者同科。而其價之日高以止。猶不止則他藝之人力。他植之壤土。將轉而藝之植之。故曰其價有不可逾之程率也。

此之爲事。最先見於牛羊。使治地爲牧以飼畜。與治地爲稼以養民者。厥利維均。則牛羊之價。將止而不進矣。猶不止。則爲稼之場。將漸轉而爲芻牧。治進之秋。田隴日闢。而天然之芻牧坐減。倉箱日富。而食肉之人民亦多。此腴膳之所以不淹。而芻豢之所以日滋。至於利均稼穡而後止。雖然。耕牧力等。其

效常遲。方其未至。而民生猶蒸。則芻豢之價。高未艾也。今歐洲諸國。尙有然者。蘇格蘭多牧地而不中耕。故未合於英。牛羊之價不極。英耕牧利等者。亦但倫敦及左近之野爲然。前稭之初。蓋已若此。而遠所鄙僻。尙未然也。

耕牧利均。此其關於一國者至鉅。蓋使牧之利不及耕。則其國雖有至美之田。將無由以悉墾。田距都市城集遠。無糞以蘇其地力。故鄙遠田之治否。視廬舍之糞爲乘除。而廬舍之糞。又視所畜田牛之數爲多寡也。糞不出二術。或縱牛於田。卽收爲糞。或飼牛於宮。出矢以糞。今使牛羊價微。而牧之利劣。耕則縱牛散牧。以中耕之地爲之。旣不可矣。欲飼之於宮。出矢以糞。則費重而力彌不逮。蓋飼牛於宮。其芻藁之所從來。必由沃壤與已治之地。而後芻美而飼者不勞。使其蘇諸荒穢。將用力鉅而所得已微。故使散牧之利不讎。宮飼之折閱乃更大也。由是一莊所擾之牛。其數必僅足於田役。過斯以往。其勢不能。然而足田役矣。其所出之糞。則不足以復其所耕之田。使地力常有餘而無竭也。於是糞之所及。農將擇其最美最便之地而加之。及其旣久。則中耕之田。僅有此耳。其糞所不及者。地力旣竭。無或能生。卽有少芻。而瘠薄之收。取以牧病馬羸牛。猶不足。是故計其所畜之數。以可耕之區言之。則太少。以

所得取而飼者言之。則又過多也。逮六七稔以還。或以微糞之積。則取其少許之地而加耒焉。將亦有升斗之雀麥。與夫犗且惡者之收。既甚薄矣。乃轉盼而地力又竭。則又顧之他。置前所耕者爲犂田。以更待此微糞之積澤。更廢迭代。而終不足以言腴。此古蘇格蘭與夫今日貧國耕其下田之常法也。其常得糞而中耕者。一莊之田。不出十之二三而已。下此皆更取而竭之者也。夫使其國之田法如此。則凡民業之盛衰。物產之貧富。教化之淺深。皆可不再計而得之矣。雖然。彼農豈不欲變哉。而無如牛羊之價甚賤。牧之爲利。必不足以齊耕。則勢不得不出此。所未如何者也。顧亦有牛羊之價既昂。其田法尙有循是而不改者。則以野人智下。而樂因循故也。抑事多爲沮。勢不可以卽變者亦有之。積畜常微。值牛羊價騰。雖欲增多。其力不可以驟辦。力可辦矣。而牧場之治關需時。又非可苟而已也。故曰勢不可以卽變也。總之畜牛之多少。與田疇之蕪治相謀。牛多欲其地之無治不能也。欲地之治而畜牛之少。亦不能也。牛稀則糞儉。糞儉則地不肥。地不肥則芻少。芻少而牛多。必飢。故曰二者相謀也。且牛羊之價既長。牧之利足以敵耕矣。然欲變舊以圖新。亦必農者之儉且勤。數十年以往。而後其封內之地。乃皆可耕也。吾蘇南合以來。易事通功。其收益於英衆矣。顧無如牛價致昂。其惠利爲最鉅。山國之

日闢。出值之日高。其近效耳。工商之隱賑。文物之駸駸。可數計耶。

案斯密氏此言。乃當時實境。至蘇格蘭。繼此之休明。斯密不及見矣。今者蘇境之高里洛典斯諸部。田疇之治闢。稼穡之盛美。英殆弗如。而英市有牛。其最臍碩者。問之皆北產也。百年之間。果能有爲。其進如此。中國士大夫。好譏空言爲無補。言誠有無補者。然如斯密穆勒諸家之言。利存民生衣食之際。蓋無異慈母持嬰兒而乳之矣。其功豈可量哉。

大抵新墾之國。其地舍打牲游牧之外。無所用之。蕃息至易。畜多民少。其價自微。以其價微。耕牧之利不均。田事之弊。遂與前等。此之實事。見於美洲者也。美洲舊無牛馬。自與歐通。來者常挾與俱。十數年。字乳彌多。價值至賤。卽入山林。轉爲野種。主者不更求也。故治場牧牛。萬萬無利。田雖廣而牛則稀。糞溉不足以蘇地力。而新洲田法。遂與蘇格蘭往者如一轍矣。瑞典遊人嘎沐。嘗於一千七百四十九年。親至其地。歸而著錄云。英之小民。素號知田。吾嘗徧覽北美新地。田疇楷惡。不見所謂知田者也。其耕有播種無糞溉。得一地必盡其力而後已。劣三四稔。輒棄舊畝卽新田。又竭則又徙。其犍犂皆縱牧荒莽中。然多饑羸。不任田事。緣芻草歲生。榮乃播子。方春萌芽。不可縱牧。縱而鬻之。其種立盡。來歲灌濯。

彌望皆惡草。而牛飢矣。北美中芻之草甚蕃。歐民初至。徧地斃然。長三四尺。可隱人。以縱牧無節。今乃掃地盡矣。前一區可以飼四牛者。今所飼不過一。前之牝牛。乳多而濃。今乳比昔。亦四而一。由此推之。則地力損者十六倍也。夫地力之衰如此。故牛種不供。苗碩降而彌羸。今之所出。大類蘇格蘭前四十年種也。然蘇自合英。得所補救。而北美之弊。則補救者誰乎。

案北美洲自始立以來。事事長進。至今農業之盛。甲於五洲。稻麥轉輸徧天下。斯密氏此言。當時事耳。

耕牧力均。而後農之闢地。殺牛。其勞費有所出。然不易至。羣去草昧而進文明。凡此產乙之中。利能均。耕者。尙以田畜牛羊爲最蚤。設不能。則其國將終古貧陋。求如今日歐洲諸邦無由也。蓋惟民生殷賑。而墜膳價高。而後田畜牛羊。可爲場圃圈牢而畜。爲場圃圈牢而畜。而後糞有自來。而田疇可以盡闢。不必爲曠田遞易之規也。且芻象之族。不僅牛羊也。凡歧蹠枝節。皆可擾而畜之。但使銷廣價昂。則殺牧之事自起。故其事見於牛羊爲最蚤。見於麋鹿爲最遲。英國此時鹿脯之價。其利尙不足讎治苑養鹿之費。故莫爲也。昔羅馬有小鳥名鷓鴣。甚爲人所象畜。以此哇樂泊歌路默拉二家書。皆言其利之

厚。今時法國有時鳥名阿拖藍。至則捕之。置幽室中。哺以黍令肥可食。國人珍之。英民珍鹿脯。使民俗日以修富。則治苑養鹿之事。在旦暮間耳。

產乙之中。價之以國富而昂。昂而至於其極者。以牛羊爲始。以鹿雉爲終。牛羊產之需也。鹿雉產之饒也。始於所需。終於其饒。民生之事。莫不如此。然此二候之間。有無數物焉。價昂而極者。譬如雞鴨。農人厥倉場圃中。多滯穗餘粒。不可盡收。以飼羣雞有餘。使其不飼。終於播棄。故其畜之也。於農人爲無費。而所得之市價皆贏。雖或甚賤無損也。戶口未稠時。所供已足。故其價不過與他賤等耳。顧無費之所生。終較出費專營者爲不及。且民俗滋奢。人情常易其所多。而珍其所寡。故物力日優。雞鴨價常趨昂。貴於牛羊之賤膳者有之。至於極高。有以讎樹柵治埒之費。畜雞之事。且爲專業。而有母本贏息之可論矣。其利至於敵耕則止。不能復優也。嘗見法國數部。以畜雞爲田家勝業。特斥中耕之地。種黍稷彫胡之屬。以爲雞糧。中農夫畜四百餘尾。則其利之優於藝稻麥。可想見矣。英國不然。於是難者曰。旣曰價昂力敵耕。則有以爲專業者矣。今雞之價。英貴於法。法雞歲輸英市者。其數至多。非彼低而此昂。不能如是。然而法獨以畜雞爲專業。而英不爾。何也。曰。俗之轉變須時。而當將轉未轉之際。其物價常最

高。英食法雞。不自專業。職是故耳。若夫既轉。則穀養者每從新術。能使地大小同。而所出之數加昔。產多而母輕。其價將降。使其不降。其產之數。又將復初。倫敦屠市膠膳之價。本稊賤於前稊。亦以用蘆菹。馬覓之屬。種以爲糧。餒飼之術不同故耳。

案此言亦以各有地宜之故。英之雞價。雖貴於法。然使其地他藝。利過畜雞。則寧食法雞。不以自畜也。此類物產。英之仰於他國者至多。不僅法雞一端而已。自無遮通商法行。地各出其最宜。法之雞子售於英市者。當咸豐壬子稽冊已一百八兆枚。至光緒戊寅。則七百八十三兆枚。價雖日貴。何嘗自產乎。

蔬食不獨與他畜之棄餘。故人家畜蔬猶雞。爲費至少。使如是而足以供。則蔬肉之價。常較他膠爲賤。國日富庶。供之不足。其價因起。儲家爲楮。所費自增。而其價貴賤。與牛羊肉上下之間。則又以其地產農事不同爲判。法國牛蔬二肉價墜。而英國則蔬肉貴於牛羊也。

英國雞豚降而愈貴。考其所由。則自田法之變零畝爲縵田始。夫農業日精。則所耕之田羸彌廣。其理固然。然自斷畦零畝。前爲小民所主者。無以自存於其間。則雞豚下生。必以驟貴。蓋田家雖所耕至狹。

而二歲五雞。不俟費而辦者。猶邑居人家。雖窮簷猶畜貓犬也。朝脯之餞。滷醑之所棄。益之以溝塍之可獵者。常足給其糧矣。至於變爲縷田。一家所耕。連仟越佰。夷蕃平壟之後。棲畝之餘糧既稀。繞屋之微生自寡。供少求多。其入市之所名亦以貴矣。使其民生猶進。則價且日騰。騰極而後區專地儲專糧。以象畜之者。其費乃有所出。其勞乃有所酬。則其產遂源源以不竭矣。

滷醑之產。與雞豚同。始於田事之無棄。蓋有田必畜牛。而數牝所出之乳。以哺其犢。飲其主人婦子不盡。其爲物易敗。一歲所出。時寡時多。春夏藏。不過六時。不飲可棄矣。由是而揭之爲酥。搗之爲脯。 (俗呼牛奶油) 前之不日者。今可以旬矣。入之以鹽可以年矣。更壓而堅之爲燻蠶 (俗呼牛奶餅)。則可以儲數歲。一家享之不盡。持之入市以售。然所得必與勞費當。夫而後可以不倦。使其甚賤而不與勞費當。則價無聊者。彼亦出之以無聊。一宅之中。無專室以爲此庖。滷瀦。恣以爲之。味餽色惡。有固然者。此三四十年以往。蘇格蘭之乳油乳餅。所以舉不足道也。大抵滷醑之貴賤。與脰膾相表裏。蓋惟芻牧善。而後脰膾精。亦惟芻牧善。而後滷醑美也。此由民生日進。食肉者多。而價貴。貴而以爲專業者。有以償其本息。酬其勞費。彼乃區極腴之壤。以牧以芻。畜多牛而以搗酪爲專業。至於此時。其價

乃極。英諸部中。滙酪價極者多有。故馱牛之場多上腴之壤。蘇格蘭則不然。舍都會之旁。其價皆劣。故南北二產之高下。視其價爲差。價之高下。爲因產之精粗爲果。由價賤而後產惡。非產惡而後價賤也。由是而知。道國之事。欲四境之內。莫不盡闢。而有以充地力之所能生。非物產各極。其善價不能。極其善價奈何。使其地所收之租。等於上田。使役財勞力者之庸息。等於爲稼。蔽以一言。利必敵耕而已。夫物價極善。一事也。土地盡闢。又一事也。顧前常爲因。後常爲果。欲地力盡而物價未高。必無之事矣。且此物價之高。非銀多所爲之謂。銀多所爲。僅其名耳。非真值也。百產充溢。民業日蒸。有其求之。而後勞苦勤劬。爲之致物。則其所以待而沽之者。不在虛名之銀數明矣。總之民之勤而脩業也。志以求益。不以爲損。使登一產而入市取酬。不及前者所出之勞費。則損也。非益也。今使道國者知田疇治闢。地力充盈。爲有國者莫大之公利。則當知物價踊騰。爲其事之先聲。舍此其境無由至。固當目此爲幸福。而奈何轉以爲憂乎。彼求國富而以物價之長爲憂者。無異求一身之康強。而以加餐爲大戾也。

案華人嘗言西國稅重。中國稅輕。西國物貴。中國物賤。二皆實錄。而常俗之情。且即以此爲民生樂業之據。而豈知吾中國所以貧弱之由。卽在此欲稅重而不堪。欲物貴而不能之故乎。

物產丙

此屬之物。其價亦隨民生之進而日昂。顧人力欲爲之廣供。則或其勢有限而不可踰。或其情無定而難預計。以天時人事相資之不齊。故其價有時而跌。有時而騰。有時而不騰不跌。天之生是物也。常使之有所麗而後生。故其數必以其所麗者爲之畛。如毛革然。國中所產之少多。常視其牛羊之數。而牛羊之數。又觀其農牧之業之何如。則前論所已詳者矣。

其爲物相待之情如此。然則事之能使腴膳價善者。亦將使毛革市高。且其所高。宜相比例。是說也。使一國之牛羊。其毛革之銷場。與腴膳之銷場相盡。則必信而無疑。顧雖通商至狹之民。二者行銷。遠近絕異。則求得其情。固不能若前說之易易矣。凡腴膳之銷。以其易敗也。常域於產地而不過。愛爾蘭北美常醃之爲脍臠脯臠以遠售。然爲此者僅二國耳。至於毛革。雖遠可以捆致也。毛無所飭治而可行。革雖有所飭治其功亦寡。其爲物。資以爲材者多。故雖本國製造之業不興。而他邦工盛之時。其產亦因之而長價。

案鮭菜果蔬。所以易敗者。緣風中有蟲。近自抽氣裝筩法行。食物不爲天氣所蒙。自能經久。而一地

所出。雖不必即銷。亦可致遠求售。以收大利。此法美澳二洲用之最多。近香港澳門各步。亦有此製。其爲益民生甚大。亦斯密氏所不及見者也。

農事鹵莽。戶口蕭寥。往往一畜之價。所存於毛革者多。所資於肌肉者寡。吾友哲學家休蒙言。英國當撒遜之世。一羊之值。什四任毳。又吾聞西班牙往往殺羊。非以爲肉。爲得毛毳脂。替以售。至於全體。常委積野間。飼彼鷲鳥猛獸。而南美智利蒲恩諾查。中美之海梯島。其殺牛常爲皮革。較之西班牙乃或過之。肌肉之賤如此。

民生進而戶口蕃。境內牛羊。因而得價。然其價見於肌肉之價者多。見於毛革之價者少。肌肉之市。盡於本境。故人口衆而求之者增。其價以長。至於毛革。則其物本可以行遠。故不以產地之銷場爲重輕也。然使民業日盛。製造功興。則前之運致於外方者。今則內銷於產地。如此則運費與折耗可省。而其利則產毛革與治製造者分得之。是故民生日進。毛革價長。雖不若肌肉之多。然亦終於所進。至有減跌。則必無之事也。

羊毛一物。其在英國。有獨異而不可以常法論者。蓋英之戶口日蕃。而製造工商之業。今亦勝古遠。獨

羊毛之價。則古鉅而今微。考一千三百四十年常義都活第三之代。羊毛每拓特值十先令有奇。此爲今幣三十先令。今之羊毛每拓特以二十一先令爲善價。是徒以市價言。古之於今。猶十之於七。其賤固已多矣。以真值言。則相懸益遠。真值在麥。古麥每括打常價六先令八便士。故古之十先令爲麥十二布歇落也。今麥每括打常價二十八先令。故今之二十一先令爲麥六布歇落也。然則以真值言。古之於今。猶十之於五。其相去不更懸哉。顧吾前謂毛革價跌。爲理所必無之事。而英羊毛之價。乃古鉅今微如此。則知其非任物勢之自然。而必由人力之強致也。其強致奈何。曰爲之法令。使不得任其自然之勢而已。其爲之法令奈何。曰禁其出口。一也。由外國至者。不加征以徠之。二也。屬地之所出。必銷本國。禁不得售之他邦。三也。以三令之行。英之羊毛。遂不得他之以趨善價。而西班牙愛爾蘭之所出。又使之常爲競於國中。此英之羊毛。所以古貴今賤。而愛爾蘭鬪毳之業。亦以不昌也。

案前數令。皆於道光五年論罷。而道光二十四年。英羊毛之進出口者皆不征。

考古皮革之真值。視毛毳爲尤難。蓋古毛毳。制爲常貢於王。有司以時疇其價值。而皮革無此。雖然。往者佛理禿以搜討之勤。常得之於鄂斯福教寺之紀載云。一千四百二十五年市價。犍牛之皮五。爲價

十二先令。牝牛之皮五。爲價七先令三便士。二歲牝羊皮三十六。爲價九先令。黃犢之皮十六。價二先令。其所標識如此。自今觀之。則此時國幣之價值於今。其所云十二先令者。猶今之二十四矣。以五除之。得四先令九便士半。而今中等犍牛之皮。約十先令。是以市價較之。古之皮價。不及今遠矣。更試卽麥以求其真值之上下。此時麥每括打常價六先令八便士。故十二先令可糶麥十四布歇落又五分。布歇落之四。今麥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則十四布歇落又五分四之麥。需價五十一先令四便士。以五除之。是古一犍皮。抵今十先令三便士所糶麥也。然則執古較今。市價雖相倍不啻。而真值則微跌也。至於牝牛之皮。比例亦爾。而牝羊皮價。則古過今遠。蓋古售羊皮。常與其犍倍。其黃犢之革。在古甚賤者。牛羊價微。犢生不牧。則殺之以節乳。此在蘇格蘭三十年前尙如此也。

而之所以然之故。則亦政令之所爲。其事雖未若羊毛之多。然亦未任自然之致也。如近日皮價大賤。因獺皮免征。而愛爾蘭及北美所至牛皮。皆與豁除之故。故通百年之價。而取其平。則今之皮價。於前爲稍貴。特無多耳。皮革爲物。與毛犛殊。以之久藏行遠。皆有朽蝨之慮。苟鹽之使鹹。其品斯下而利亦減。故其物在不製造之國則廉。在製造之國則貴。在蠻野之部則廉。在文物之邦則貴。在往古之世則

廉。在近今之世則貴。英皮革之不日貴者。固有或沮之者矣。國家待攻皮之工。常欲其價之歲減。則以政爲之。於是其價若反於自然之例。雖然。吾例實自行於其間。未嘗反也。

田野已闢。生齒已繁。則此令所爲。於野業之民無損。毛革雖以其令而賤。而肌肉亦以其令而貴。夫民區中耕之壤而爲牧。其畜之價。必有以償其租庸息者。不償於毛革。必償於肌肉。不償於肌肉。必償於毛革。二者相爲消長。苟全畜之取盈。於其計爲已得。而孰多孰寡之間。農牧者所不甚較也。而於食肉之衆則有殊。田野未闢。戶口彫疏。其事反此。蓋牧而不耕。一畜之利。毛革居其大分。肌肉之所出。供常過於求。故其價不能起。而皮革之價既落。租庸息與之俱微。使此時而毛革出口之禁行。其病國不僅使地力不盡。田價日微而已。民生一切進境。將從此而不興。世常謂英之此令。始於義都活第三。非其實也。

案凡論物價。當先知其物之爲正產副產。每有一正而副者不一。使副者得利。則正者可以至賤。此如今時南澳洲羊毛價大昂。其肉價則名存而已。淺人言價。往往不察其然。居今論古。徒執正產之廉以相詫。不知此正如斯密氏所云。主者但籠統計利。不較其爲正產副產也。

大抵羽毛齒革之業。皆有所限而盛衰無定。不若產乙之可與民生偕進而無窮。爲致力者所可操券。其有限。以其地所產之有數。其無定。以他處所產之難稽。其難稽。不僅在所產之幾何。而在所不自製造而以外輸之多寡。使其自製造。又視其國進出禁令之如何。故其事純非操業者所得主。吾於此屬物產。所以云能事有窮。而其利不可預計也。

物之有限而難定者。殆莫如魚。民居距海有遠近。其地之江河湖陂有多寡。其產魚有稠稀。凡此皆限之之事矣。戶口既滋。魚之銷場益廣。捕魚者非益其勞費爲之。不能副也。且所增之勞費。常降而益奢。不僅與求者之多爲比例。昔者登市之魚。歲千。今之登市者。歲萬。則漁者之勞費。不止十倍於前而已。欲求多魚。勢須遠去。艤舫小舟。不足周事。則必有駕海之舸。而簪網帆索。舉以益繁。而或爲其力所不能辦。求多供少。其價益高。此漁者所同歷之境也。其爲無定。非謂得魚之數也。列筍扈。具網鉤。一日所得。卽不可知。然使通四時合數歲計之。其爲數當不遠矣。顧吾所謂無定者。以其事牽天繫地。不以人事爲程。國富而民勤者。可以得少。國貧而民蠱者。或以得多。其事之興衰。不必由於民生國財之進退。非所謂至無定者耶。

案計學家羅哲斯云。斯密此謂勞費之增。出於求者加多比例之上。乃獨指此屬物產而言。至於常法。則銷場彌廣。產費彌輕。蓋求之者多。則供之者勸。且由是而分功彌密。作術彌精。故有產費彌輕之效。然羅與斯密均得一而失一也。凡地產之興。有大小還二境。二境之間。卽斯密所稱之產限也。凡爲地產。無慮皆有小還之日。故國土養人之量。將有所窮。而過庶所以爲禍。此例所關至鉅。乃後賢所立。而斯密與羅或所未窺。故其說各明其一如此。

至於礦產。取之地腑。登諸通都。其事固與民力相引爲無窮。而不必有限制。特其利至無定耳。國內金銀之多寡。不關礦之腴瘠有無。而常以二事爲差。一視本國民業之盛衰。一視同時宇內所開諸礦之肥瘠。使其國工商興盛。出物繁多。則所轉以與金銀爲易者自衆。而二品之出於本國。抑采自他邦。無所異矣。又使宇內之礦。產之非難。則其流轉世間。用爲易中者日溢。其國中雖無一礦。黃白趨之。若衆流之匯大壑矣。支那印度。國中無礦。其去南美祕魯智利諸部。夫豈不遙。而金銀之湊於其市者。不以是而沮也。且由民業日盛者。金銀雖多。其價不跌。民庶則功力之庸率必廉。積貯多則所出以爲易者衆。此金銀易權所以常大也。其由礦肥者。金銀日多。價乃日跌。其所跌之數。若常與礦之所溢。多有比

例。此前論所已詳。不必復贅者矣。

夫宇內民生。降而彌進。則見礦之肥磽。所采之豐儉。要亦自爲一事。而與國用之盈虛。閭閻之舒蹙。所係蓋微。民智日崇。人跡所通。日以漸廣。新礦之出。今易於古。此可知者也。舊者之寶藏既竭。新者猶闕而未開。則不可知者也。采取金銀。其利最爲難恃。必待其產之實與。而後可言得失。否則擲資虛牝。覆車相尋。可勝道哉。繼自今。或新覓之礦大肥。出金如邱山。或降而愈艱。腴者既盡。瘠者方來。凡此皆難預計。而吾學所可言者。則民生國用。不以爲殊已耳。夫謂由金銀之數有多少。泉幣之值有重輕。由泉幣之值有重輕。百貨之所名以異。說亦近似。雖然。其名可殊。而其實之多寡盈虛。不可變也。使金銀而大有。後之有一先令者。其用同於一便士。使金銀而大耗。後之有一便士者。其用等於一先令。國幣之所準。固大不同。然而當其有先令。不比便士而加富。當其無。便士不比先令而加貧。其爲異將徒見於盤盂器飾之間。多而賤則增華。少而珍則反樸。舍此而外。非吾之所知矣。

案斯密氏之論金銀也。可謂獨標先覺者矣。先是歐人覘國貧富。必以金銀之多寡爲衡。自斯密論出。羣迷始寤。名理之言。有裨於民生日用如此。雖然。自今觀之。亦少過矣。彼當物論晦盲。意不如是。

則無以收廓清摧陷之功。故寧爲其過而不暇審其平。言所爲各有攸當也。顧金銀爲用。其於生財。又曷可忽乎。使懋遷既廣。而易中之用。不得其宜。則在在將形其氾滯。故其物一時之甚少過多。均足爲民生之大患。今主計者求其國金銀本值之恆。則固不可得已。然而事制曲防。期於其變之漸而舒。則國家之大政也。比者中國銀值之微。較之三十年之前。幾於三而失一矣。凡吾民所前奮三倍之力而爲之積累者。乃今僅有二焉。銀之所積。損之所在矣。合吾國二十餘行省而籌之。則坐銀跌而國財受削者。豈其微哉。豈其微哉。

又羅哲斯考金銀出地之數。自道光己酉至光緒戊寅。金總值八百五十一兆鎊。銀總值四百七十七兆鎊。

以下結論銀值進退之理。

言計者言人人殊。要皆以金銀寡少。國中物產價賤。爲化淺國貧之明證。自不佞觀之。化之淺深。國之貧富。與國中金銀之多寡。判然兩事。絕不相因也。由金銀之珍少。所可推知者。不過其時宇內所治見礦。瘠而不腴。金銀猶貨也。流入人國。必有與易。貧國之物產彫稀。富國之物產盛侈。當其取易。必不能

貧國之所與易者反多。而富國之所與易者反少。明矣。若謂金貴物賤。則必化淺國貧。又何解於支那金銀大貴。物產功力甚廉。而其國反富。大抵操前說者。徒見年來歐洲各國治化日亨。民業日繁。而金銀亦日多且賤。二者同時並觀故耳。而不悟二事雖同時並觀。而致然之故。則各有其原。不相涉也。金銀之日多日賤者。起於美礦之特腴。此爲偶然之事。非民力所能爲。而治化日亨。民業日繁。其原甚遠。往者吾洲原爲據亂之世。蠹居基處。各各厲民。民奮其勤。不食其實。比者景運肇開。長夜時旦。由據亂而轉爲竝治之規。無限君權。稍有所制。勞民歌詠勤苦。各食其所自生。政公刑平。而無侵牟奸欺之慮。農工商賈。淳然奮興。此國值之所以增。民業之所以繁。夫豈美礦腴瘠。金銀多寡所能爲哉。且必謂多金爲富。則曷觀波蘭。今者各國之治皆新。而波蘭獨否。然其國所產穀麥。市價何嘗不增。其國之金銀。本值何嘗不賤。乃其貧陋。無異厥初。其金銀固日進矣。其歲收地產。則未聞緣此而加多。其農工諸業。亦未聞緣此而治巧。其敗法亂紀。與凡其閭閻之所嘯蹙。又未聞緣此而蠲除也。金雖多。何益乎。若以是爲不足。則請更觀之西班牙與波陀噶爾。是二邦者。非獨有南美腴礦之國乎。試入其地而訪其俗。則其貧陋。去波蘭不能以寸。若必以金銀之多寡。視人國之盛衰。將金銀之多且賤。莫茲二邦若。何則。

金銀固由彼而後散諸各國者也。美礦之所出。彼全而收之。出國則有舟車之費。保險之費。卽闖出邊關。亦有偷漏之費。故至各國者。終不若在彼之廉也。其國金銀之數與歲登之物產。比例爲多如此。而尙不免爲貧陋之國者。何也。則其治雖離乎據亂之規。而君民相與之際。猶未進於文明之實故也。金銀之多且賤。旣不足爲富教之徵。反是而少且珍。亦不足爲貧陋之驗矣。

雖然。有一類焉。使其價過賤。則以決其國之貧。其民之野。十可以得其七八也。如牛羊。如雞豚。如雉兔。使其物甚賤。則由之而可推者有三。知其國之田狹。而山林叢薄之廣。一也。地價甚微。而未闢之地猶多。二也。其積畜與人民之數。與其地不相副。三也。蓋物值之貴。所由來二塗。或以戶口之蕃。民生之進。或由礦產之多。易中之溢。二者不相亂也。由易中溢者。物值之騰。徧於百貨。或參而增一。或伍而增一。其所增之率。必與銀本值之所減者同。由民生進者。則入市之貨。騰跌不齊。卽其悉騰。騰率亦異。此如本稊英國諸產。所貴至多。而麥價所騰者甚少。知不止因於銀跌矣。蓋麥價本稊六十四年以來。較之前稊尙爲稍減。此不僮吾英溫則市紀爲然。蘇格蘭各部司均（主平市價之官）之所著錄。法蘭西梅山斯杜不黎二家之所討論。皆相脗合。食貨一事。向爲繁碎難稽。今之確鑿如此。殆前人之所無者。

至於輓近十餘稔麥價之大。則天時使然。不由銀跌。益無疑義。觀此則知時俗之說。至爲不根。而非考諸實事者矣。

或曰。同是銀也。在前稜則所易者多。在近世則所當者少。此之事效見前者也。小民勤苦。歲進幾何。乃握銀入市。終於受損。斤斤然審其事之起於銀多。抑其效之由於物貴。二者雖分。於小民固何益乎。應之曰。是固然。今夫言計者。於一物價之低昂。必明辨博咨。至於得所由然而後已者。非曰以此之爲。彼小民將知買賤而售貴也。吾聞爲治之道。視已成事。知所由然之故。而後有以爲後事之師。故於民生之進退。務知進退之所以然。此最切之學也。今者百物之價。降而日昂。此其故或由於銀賤。或由於民業之蒸。使由於銀賤。則可推而知者。不過美礦之盛。而吾國財之實境。與夫地利民力之所歲登。若波蘭波陀噶爾之日退可。若荷法諸邦之漸進可。舉無以定之矣。使由於民業之蒸。則吾國百年之中。地力必盡。田野必闕。嘉穀之農必益多。倉箱之積必益盈。治化必日益休。風俗必日益美。胥可一言斷之矣。所關顧不大耶。且一國之財。土地終爲其大分。而爲最恆最重之民依。使吾黨之勤於此。而得其定論。有益來葉。豈可數計。不然。吾何取於勞精苦思。而爲無益之分別耶。

案後之計學家。皆謂土地人民。雖生事所必資。而不得名爲國財。國財在所積貯與其民之能事。今斯密氏以土地爲國財大宗。蓋當時計學家之說。後賢所不由也。

且其用不止此。輒近勞力小民。每以糧食之日貴。訟言庸率之宜加。聽者莫衷其說。此亦今日言計者之一大事也。使前說明。則庸之宜加與否。可一言決矣。蓋使其事由於銀賤。則力庸之率。自所宜加。而加宜適如銀價之所賤。使不由此。而由於土地之日闕。農事之日精。則庸之增否。與增之比例。必審計而後得其平。不若前者之易易矣。今夫民食非他。穀與蔬肉已耳。耕牧之利既均。則腴膳之價。必昂於往日。然而肉食貴矣。而瓜蔬之價。將以其物之日穰而日賤也。彼芻豢之所以貴者。因區中耕之壤。以爲牧。牧之利必均。耕。農與田主乃勸爲之。農之贏。主之租。皆不下於耕而後可。而瓜蔬之所以賤者。因其地沃而所植蕃。地沃故畦幕省。而用力舒。植蕃故薯蕷、蹲鴟、菰蔣、印稻（玉米西人呼爲印度米）種皆外來。移植英地。裨益民生者至鉅。且求者日多。則供者日奮。若蘆菔椰菜。昔之種以畝者。今則種以畝矣。故農事日精。民食有其不得不高。亦有其不得不賤。衡量二者之間。而審其相補之何如。何物於此民爲急。何物於彼民爲輕。而後有以定其庸之加率。此非靜諦之士。固不能矣。百年來吾英。腴膳

之價。舍彘肉而外。固莫不增。然至此殆將極而不過。設他日者。他畜之價又騰。如雞豚、如鵝鴨、如雉鹿、如魚鼈。於小民固無傷也。何則。肉食之所費。不敵其蔬菜薯蕷之所贏也。最後數年。以天時不齊。麥價陡高。誠編氓之所苦。然使歲僅中收。則麥價平。有含哺之樂。他物雖貴。無害於民。故民生今日。所困於生貨價高者。遂寡。而受累於熟貨稅重者。轉深。若鹽、若繭、若皮革、若氈鬪、若麩蠟酒漿（謂麥酒）之數者。皆民生日用所不可無。而常困於賦稅。則人事之不臧。而非天時地利所馴致者矣。故吾乃繼今而言熟貨。

案近百年來。英國肉價日貴。而蔬穀之價日平。戶口降而益蕃。是農事日精。民食日高之言。益信矣。以下論民業日進。其效見於熟貨者。

民之生業果進。熟貨之價。莫不趨廉。此其故不難知也。手足巧習。機械益精。其分功部署之法。亦日善。用力寡而成功多。不如是則無所謂進矣。雖此時功庸之率。莫不增多。而二者相較。常大有餘。此熟貨之所以賤也。有一二事焉。以其坏樸之材日貴。則民業雖進。亦有不見廉者。如梓匠之事是已。若其材所貴者微。則其價亦日落。本稊以還。熟貨之降賤者。莫著於下金之成物。時表之內機。昔之以二十鎊

售者。乃今不過二十先令矣。是所減者二十倍也。他若刀劍。若鎖鑰。凡蒲明罕與薛非勒二部之所出。莫不如此。特未若時表之多耳。是二部之所產。令歐洲他國爲之。雖再倍其值。所不能也。此他國工所自言者。蓋其物分功之密。機械之精。若不可加。故能成物之廉如此。

屬毳之業。價減亦微。三十年來。呢質日精。其價亦比例而貴。或謂由用西班牙羊毛。其約克沙所織。用本國羊毛。則其價見減。此皆未爲定論。第其價所不見廉者。百年之中。織屬之功。進者甚少。所用機器。亦不逾前。然終有少進。其價亦稍減也。若取其遠者與今較之。則織事之精粗。呢價之廉奢。皆大可見矣。一千四百八十七年。當英王顯理第七之四載。令曰。凡國中所售呢。無論上下赤經。抑他經法。其零售價。每碼不得過十六先令。違者依所售碼數。碼罰四十先令。由是知所稱每碼十六先令。抵今幣之二十四先令者。爲當時常價。而市中之價過此者有之。今上上呢價。不過碼二十一先令。是卽品色相等。呢價所減已多。況古佳呢不及今之中品。而以真值論。則其時之十六先令。爲麥二括打有半。以今平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言。是猶三鎊六先令六便士也。是則古今呢價之差。古三鎊有餘者。今則一鎊。其所減三倍不啻矣。

熟貨市價代減。粗者已甚。精者尤多。一千四百六十三年。當英王義都活第四之四十三載。令曰。凡田傭者。僮僕若郊鄙之工。其所衣服。每碼不得過二先令。此令幣四先令也。今約克沙成。價如此者。固是佳品。非當日田傭賤工之所能望。且二先令古爲麥二布歇落有半。在今值八先令九便士。然則當日每碼之呢。小民所以爲易者。猶今之八先令九便士。可謂奇貴。而當時制令如此。則非不常之事可知。又同時令云。小民不得服織韃。其價乃十四便士。於今幣爲二十八便士。以麥課之。則抵今五先令三便士。使今日小民。有以此數買一雙韃者。人將云何。吾聞義都活第四時。歐洲少知織韃者。其所用皆以布若罽縫合爲之。此織韃之所以貴也。英人用織韃。自額理查白君王后始。聞乃西班牙使者之所獻也。觀前事知細貨之價。所降賤者尤多矣。

案額理查后始以絲縷自織韃。非始服織韃也。斯密所云少誤。

織造之業。無間精粗。皆古遜今遠。蓋二百年來。織造之業。機器之用。有大進者三。而小者不計矣。其三維何。一曰紡機。二曰經緯之機。三曰碾機。其在紡機者。則改紡輪爲排簾之架。已事半而功倍矣。益以織機之用。持耑引緒。經緯理極。化織事之至繁者爲極簡。又前者已成匹段。必入水蹙踏。而後堅緻。需

力多而歷時久。自礪機出而功省布密。蓋十六稜已前。英倫暨歐洲北部諸邦。水確風輪。罕知其用。知者獨羅馬舊邦之意大里耳。製造之業。古窳今良在此。古貴今廉亦在此。其成物也。勞費既滋。其登市也。索賴自奢。不易之理也。當日英倫工業。與今淺化不進之國正同。一切粗礪之熟貨。大抵家而爲之。無店肆大廠之事。且脩之於農牧之隙。雖收成貨之利。不必視爲專業以資生也。故其勢能廉。至於精細之功。則固古英所無有。必富厚鄰國如伏蘭德者而後脩之。彼則資生專業。其勢不得甚廉。且由外而入。則有邊關之稅。雖其時護商之法未行。而國中長者貴兒。居養甚豫。遠方異物。欲其輻湊。未必爲重征。使之裹足。而征而價增。則所不免者也。由是知織造之貨。其價精者降多。粗者降少。蓋粗者由廉降廉。所以見少。而精者本貴之賤。所以見多也。

案此與今英情境。固大不侔。今英一切熟貨。無不降而日廉。機器之用。仟佰於昔。分功之細密廣遠。幾於不可追求。且舟車大通。懋遷有無。徧諸大地。則資財坏樸。亦無由貴。故製造之事。力庸增長。雖已數倍往日。而物之廉賤自如。此其爲功。豈僅計學一端而已。若測算。若格物諸學。皆實爲之。培庚有言。民智卽爲權力。豈不信哉。

以下通結本篇論租。

此篇本釋租之言。而益以二金消長之所旁逮。物產貴賤之所類推。遂使文辭冗長。然尙有未盡者。則謂民至合羣成國。其中一切進化利民之事。凡可使地產日增。民生日裕者。無一焉。非有土者之大利。其爲利也。或徑而得之。或紆而後見。要皆使租稅之日多。地主馭功致物之權日重而已。

自其收利之徑者而言之。則爲之而租增利饒者。莫捷於田野之治闢。田野治闢。所穫加多。所分之租。比例而鉅。此最易見者也。且此產真價值增多者。田野治闢之第一效也。而地產價值增。則田野亦將以愈闢。故始也地產價值增。爲田野治闢之果。而繼也地產價值增。轉爲田野治闢之因矣。二事相爲因果。如牧事以牛羊價昂。而地租遂長。且其所長。常不止於價昂之比例。卽此理也。夫田治。彼地主之分租既多。而產貴。則所分之真值又長。是地主之利再進也。且利之因價昂而進者。其產之固。無俟加勞費也。故發貯之農人。勞力之佃者。受其常贏常庸而已足。則農佃得其少分。而田主享其大分。又何疑焉。

更自其紆而見者言之。物產旣充。國中之熟貨必賤。蓋分功繁。民增巧習。而爲之者疾故也。夫云熟貨賤者。與云地主易權日充。田租加多。異而無以異也。分於田者。爲一身一家之奉。而有餘。則出之以與

國人爲易。其所易者。十八九皆熟貨也。而熟貨又適廉如此。則地主之利又進。而生事必需之餘。舉凡適意娛情。華炫玩好之事。相因起矣。且積貯豐盈。生之者衆。故其國無游民。無游民則緣畝者多。積貯充則食功者衆。物產滋而民獲其依。則租稅雖深不病。故曰無所往而非有土者之大利也。反是而觀。則田野荒者必生貨日以賤。熟貨日以昂。積貯蕩然。而民生皆窳。其爲有土之大害。豈待言哉。是故善國租重而民樂。罷國租輕而民煩。

案斯密氏此論。與前者言地產之宜貴不宜賤。皆理財精語。學者所不可不知。原富一書。其有功臣。開悟來學。大抵此等處耳。

又案生財之術益巧益疾。如講田法。用機器。善分功之爲。固通國之公利。使生齒之繁不過。則力作小民。獲益最廣。所患者民愈愚則昏嫁愈以無節。故民智未開之日。生業之進。終不敵其生齒之蕃。雖有善政良規。於國計不過暫舒而終蹙。此則雖有聖者。所無如何者矣。

今者綜而籌之。則一國之內。地利之所歲出。民力之所歲登。無論以土物言。抑以所當之泉幣言。自然之勢。實區三塗。曰有地之租。曰勞力之庸。曰發貯者之贏息。三者民之所歲入。所賴以養軀命。繕家室。

長子孫者也。然而國之財賄物力。同於三塗焉。取之。而三塗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則有合有離。是又不可不區以別之也。夫地主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相爲關通。已概見於前論。國利而地主不利。國害而地主不害者。未之有也。當國家有所廢興。羣喙盈廷。各自爲政。用有地者之說。常多是而少非。何則。人意多出於自營。此之自營。適與公利相合故也。所慮者學識之不明。更事之太淺。則亦有時焉。不可用矣。蓋三塗之衆。此最逸居。心手不勞。以租自贍。往往咨以疾苦而不知。問以盈絀而莫辨。席豐履膴。無所用心。同與論一政之施。窮源竟委。所收效於事後者云何。斯無望已。其擅利勢以陵人。自是而懷諫。則又一事也。

若夫勞而後食之氓。其利害之與一國相關者。殆與前庸無以異。大抵庸率最優。莫若進治向富之國。中立不進。所得將微。故國勢進盛之秋。大利固歸於產主。及其衰退。其蒙罰尤酷者。又莫若勞民也。顧其人智識蹇淺。難與計事。與地主所因雖異。其效則同。所謂與羣休戚之理。備者未由知也。終身勤動。固無有考道問學之一時。且由其地勢以成心習。即使慧黠過人。爲其佼佼。亦難使操國論而執事權也。是故羣有大議。小民之所呼籲者。世常弁髦置之。其有時挾衆喧厯。則往往爲狡者之所指嘖。而其

所持之說甚且與其衆之私利相逕庭也。夫亦可閔也已。

其三則有發貯逐利之家。賃傭鳩功之主。自無母財。則贏利不生。故其衆爲有國者所不可廢。操奇計贏。心計獨精。而勞力執事之夫。待其餽養指揮。而後有收利生財之效。獨是贏息之進。與租庸殊。租庸國休俱休。國戚亦戚者也。贏息之利。與國相反。民貧而後子錢加。國彌富則息率彌微。國治衰退。民生困窮。息率彌大。至其極高。其國與羣。殆將亡而散矣。故彼與羣相待之際。異於前者之二民也。工魁黽賈。役財最多。以其殷實。常爲一國之所重。且計慮精審。爲田主工傭所不及。持說巧密。信從者多。然其意之所主。常以其業之利害爲先。而一羣之甘苦爲後。則難用也。譬如今之大賈。常謂國宜廣銷場。而狹市競。而後國富乃蒸。不知云廣銷場。固邑野二業之大利。而狹市競。則壟斷辜權者興。物價日騰。資物產者將失廉而得貴。而小民之生計日艱。此與無名之賦又何殊焉。於彼誠利矣。而於羣何益乎。故商政之議。而出於商。不可不諦聽而深察之也。彼非樂於害羣也。一家之私利。與一羣之公利相違。則逐一己之利資。於羣不能無損。及其已甚。顧利否耳。雖罔民病國。何憚焉。

案斯密謂役財者之利害。常與國羣之利害相反。言稍過當矣。其謂叔季末流。子錢日鉅。夫豈不然。

然此特保險費多。非真贏也。至於敵極之時。則強硬詐僞。侵欺蠶起。彼役財者庸有利乎。故亂國之厚息。不若治國之薄贏。政謂此耳。總之生財之術多門。而民富必基於政美。使刑罰不中。法令冒黷。則倉庾筐篋中物。靡廩乎且不可恃。况乎所仰望而未收者耶。必謂貧國退治。而後子錢日大者。亦非摯言。進境之國。地廣物蕃。可與之利未艾。當此之時。民求母財之用最殷。以其遺利之多。故子錢之酬亦厚。此政贏息最大時也。斯密前者釋贏之篇。所舉北美墾地。事政如此。豈忘之耶。吾意斯密之爲此言。意中必有所指。懲議院之過聽。遂不覺其詞之失中。計學所明之理。宜爲千世立程。不得以一時之用心。使其理失實而有漏也。中國此時貸子錢亦重。此半坐民不信任。半坐立事方多。使繼今以往。鐵路宏開。遺利歲出。子錢之率。勢必大增。使不大增。必由二故。中國自立銀號。章程詳善。民出滯財。無所疑慮。一也。殷實之民。儲財外國銀號。經其擇保出借。亦可無憂。二也。由前則中國之利。由後則中國之損。主國計者其審焉。

又案釋租爲全書最繁重之篇。其中雖不乏精湛之言。而於田租源委性情。顧均未盡。其論金銀二貨之消長。物產三類之蕃滋。與租涉者蓋寡。此在後之作者。方將特起篇目。未必屢之釋租之中也。

故後賢揚推此書。僉謂此篇最爲斯密氏綆矢汲深之處。其言未盡過也。格物窮理之事。必道通爲一。而後有以包括羣言。故雖支葉扶疏。派流糾繚。而循條討本。則未有不歸於一極者。斯密氏之言租也。不特不見其所謂道通爲一者。且多隨事立例。數段之後。或前後違反而不復知。如篇首謂地有主人。租名乃起矣。是其多寡厚薄之數。純出於田主之所爲。乃入後又言租以地產豐富農力高下爲差。如是則多寡厚薄之數。又若非田主所能爲矣。於一業則云。租者物價之一分。租長則價加。租因而價果也。於他業又謂租之能進。由價之昂。租果而價因也。卽其區物產之有租無租。其說亦非至確。無他。理未見極。則無以鄂衆說以歸於一宗。卽有奧旨名言。間見錯出。而單詞碎義。固未足以融會貫通也。後此言計之家。思所以補闕拾遺。爲之標二義焉。而求其極。其一曰知物。所以究租之爲物。所與他利不同者爲何。其一曰求故。所以討租之厚薄升降。起於何因。其說於此。多所發明。而英之計學家。則理嘉圖與其弟子穆勒父子爲職志。雖德美諸家。於理嘉圖租例。尙多措擊。而當世碩師。如倭克爾、馬夏律諸公。爲之論定折衷。而後知其例之必不可廢。今以其例之所關宏鉅。乃取穆勒雅各釋租之說。譯附是篇。以俟學者之攬擇。並以覘學問之事。講而益密。彼前賢常長後生。

也。

附穆勒雅各釋租。

田腴瘠不同。自山田犂确。沙田墤疏。澤田斥鹵之幾於無所收。等而上之。黃墟黑墳。上腴之壤。性品之殊。有不可以猝數者。其產穀也。雖在同田。其多寡殊。其難易判。譬如有田。始收十石。繼而倍之。再進而三之。其最初之十石易也。其進求之十石難。其更進之十石愈難。每進之所收。其勞費必深於前者。故例曰同田增收。後收之費。深於前費。

國之始闢。土之始耕。所斥毋財。收利相埒。洎夫腴田盡耕。母充其量。後有繼者。事乃異前。故國土出穀之多。其量皆有所域。過限求進。勞費加前。故田功用。本之情。可區爲二。一曰大還。一曰小還。大還利厚。小還利薄。

小還之由。致之者二。或母施於新田。其土之腴。次於已墾。或施之舊壤。其用母已充。二者用母同而利皆趨薄。故曰小還。民之斥財而求利也。則以新舊之難易。勞逸爲歸。假如施之舊耕。僅添八石。別耕次腴。可致九石。彼必舍舊謀新。無疑義也。

案此篇所疇田品。當兼腴瘠便左而言。其義始備。

今設疇地之腴瘠。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諸等。而同田先後所施之母。降而收利愈薄者。命之爲初度、次度、三四等度。自其初而溯之。當一羣之始合。一國之肇興也。凡無有能生之田。勢必莫之爲墾。降而有墾者矣。而田餘於民。所耕者皆上上。未耕者無所出。有欲耕之者。皆可奄其地。而名爲己田。當此之時。田固無租。雖已經焚闢斬刈之田。與夫萊汙荒穢者有異。民耕前田。於已作治者恆有所納。然其納者固非租也。租者緣地而後有。此之所納。緣人之勞費而後有。則等諸用人之力。而予以庸。用人之財。而予以息。是固庸也。息也。而非租也。故曰當此之時。田固無租。羣合而孳乳寢多。民食之所耗日廣。上上之田。轉瞬盡闢。苟求足食。不能不進耕上中。抑具次度母財。而益耕舊治之上上者之二事起。乃入小還。

常降耕上中時。假有人焉。具若干母財以治此田。其歲收僅及八石。而治上上者例得十石。則彼或求治上上。祛二石以易用地之權。抑姑治上中。收八石而無所費。二者之事。於具母者爲利正同。但設爲其前。耕有主之田。率什二以償主者。則租之名物。於此基矣。

更假有人焉。以謂具母而降耕上中。不若以此爲次度母財。而仍耕上上之爲便。顧其受母之量已充。大還之限已至。故初度之母收十石者。次度同母。僅收八石。此其事效。與前乃同。蓋自上上諸田受母之量既充。大還之限已極。十石之贏。必無從得。則具母治田之家。勢必以八石者爲贏利之通率。以八石爲通率。則主上上者固可與具母治田者爲約。而得其浮於八石者以爲租。故曰其與前同也。

循是爲推。則知租之所增。以治田遞用之母財。收利之降減爲比例矣。設究其說。他日戶口愈蕃。民食愈亟。上上中。都已墾盡。不得已而降耕上下。其所收僅及六石。如此則上中之壤。必與升科。爲率二石。其上上諸租。同時必進二而爲四矣。假其卽舊加母。以求多收。則爲第三度母。其效亦與別地降耕者同。上中之主得二。上上之主得四。然則租之物情。大可見矣。民之役財以治田也。或用之異所。而有肥磽之殊。或用之同壤。而有先後之異。其計母課還。昔有大小。時至利分。其最小者。則爲役財之家。贏利之通率。彼非不欲多也。人競於求利。欲增益毫末而勢不能也。過通率而有餘。則皆主其地者之所獲。是故租者可一言而界其說也。治田之租。大小還之較云爾。

卽前之三租而明之。國田迤耕上下之時。則出八石之上中。其租爲二石。出十石之上上。其租爲四石。使不別地爲耕。而母財悉施於上上。則以初度之收十石。次度之收八石。以與三度之六石爲較。則初度之贏四。次度之贏二。合而征之。得六石也。

租之爲例。其賅簡如此。而爲用則至闕。顧彼持論之家。尙以是爲不足者。則以謂田至各有主名之世。無不租而耕者。雖蘇格蘭極穀山田。治之者必有所納。厚薄雖異。爲租則同。前說謂最下之田無租。無乃有未盡歟。

一例之立。難者環生。而察其難端。有爲本例所深病者。有與本例實無損者。苟其無損。則難者之蔽。恆由二因。審理未精。不悟已之所持。無關立例之宏旨。抑守舊不化。遇有新理。樂攻擊而事吹求。今如前難所云蘇境山田未嘗無租。固也。而不謂千頃之田。歲納五鎊。析而著之。每頃之租。不過一便士之數。而每頃耕播之資。不下十鎊。則執多課少。其與於無租者幾何。固知此之區區。立例者雖心知其然。不暇計矣。

矧夫難者之言。固非實耶。難者徒知蘇格蘭事耳。不知宇內他邦。不耕無租之田。所在多有。使見亞

拉伯之壤。自流沙不毛。至於沃野上腴。名品差殊。不可殫列。有地能生矣。而穫不償勞。則永無墾者。有地墾矣。而歲收微薄。養備之外。羌無餘糧。則雖耕而不租者也。

國於員輿之上。其疆域稍廣者。皆有耕而不租之田。耕而不租者。其地之所出。僅足以敷勤動者之食。而不能餘也。必升其租。其田立廢。吾英境內。亦有此田。山石瑩确。叢薄蒼蘚而外。無或能生。蘇格蘭藐山之毗。無不納租。固也。而不知雖至劣薄之山田。其中皆雜有甚腴之澗壑。佃者動受數百頃於其間。乃計頃而納至薄之賦。取盈補絀。通其有無。苟執此而云石田有租。不大謬耶。